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輯

沈雲龍主編

濤

園

集

沈瑜慶著

附：年譜

文海出版社印行

沈敬裕公遺象



濤園詩集序

拔可印濤園集竟。謁余爲序。余讀未竟。心惛惛不自得。謂拔可曰。詩道至今且大窮。作者未易傳。傳亦未易論也。就吾黨今日之所欲言者言之。而天下後世嘗乎不知吾言之所存。而何論吾所稱之作者。言若是不可以已乎。濤園之詩。要當合其無韻之文字。平生議論簡牘雜文。參伍錯綜。互相證。交相發。而后意匠所經營。所謂居要而警策。所謂詞高而意遠者。乃視而可識。其特工於發端。誠有若昔人所謂剝落數十重者。其稱古事以况今。亦往往別有會心。絕離尋常心識徑路。自擘牋分韻時。合志同術者。倉卒且不能喻。欲自釋而曲折不能詞達。而安得期諸異世之人。而安所得山谷之天社。荆公之鴈湖。爲紬繹其旨。箋其字句。發其微抉其隱乎。雖且妄意穿鑿之。趙次公蔡夢弼亦絕不可幾於異政之國。異俗之家。詩以言志。志異者情異。哀樂異。恥尙異。所以樂出蒸成者罔不異。則今所謂警策所謂工者。忽焉而師說泯不傳。終無由詔瞽者以五色之觀。而粉米絺繡與亂帛敝絮

同量於幽國也。豈不唏歎。雖然。深者固不可淺量。曠者固不可以狃理。王迹不熄於人心。悲愠戚歎自然品節之根極於象帝之先者。其合緜緜。不相知而自相籀引。則意若亦有兆焉。昔君偕余登鍾阜之顛。下視臺城。長江湯湯流天外。日落西山。草木異色。余涉憂患多退思。君慷慨俯仰。倏然有凌轢一世之意。相與瞻眺吟諷。歸而就君齋讀君詩。磊砢豪宕多奇語。今集中往往佚之矣。余顧謂君。近人言同光派。閩才獨盛。假有張爲圖者。太夷爲清奇僻苦主。君爲博解宏拔主乎。入室誰。及門幾人。君當時意氣道上。頗自任。猶若有不足者然。晚歲歸自黔中。病後氣益平。默默渺歎矣。而友朋夾持。吟事猶得不廢。嘗過海日樓。值余晝寢。舉蘇氏睡起清風酒在亡之句。余起相答。君遂抗聲誦終篇。至於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真有若晉人所謂唾壺擊碎者。又好誦左傳子家子語。倨句抗墜。往而不復。余奇其意。亦不能盡其指也。世咸知君爲詩好用蘇詩左傳語。舉茲二例。君所會於二子者若何。後之讀君詩者用心若何。異代揚子雲或不無取裁乎。余昔爲君作濤園記。頗以天風海濤之音。廣君意而達其

悲思。乃今復瀟翰序君詩。兩篇淪瀾。固亦交互而可相證發也。庚申六月嘉興沈曾植序。

濤園詩集正陽篇詩序

余舊作元詩紀事。采摭至王逢梧溪集。張憲玉笥集。周霆震石初集諸家。多紀元末時事。每詩自繫敘跋。或長至一二千言不等。論者以爲少陵詩史家法。可補志乘所闕。書成。濤園既出貲爲余刊之矣。而濤園茲編之詩。適與梧溪玉笥石初諸集相彷彿者何哉。余與濤園文字相與者且三十年。上下議論。有時若異趣。其實臭味則無弗同也。濤園年十三四。卽英氣過人。才思橫溢。下筆動數千言。行坐諷誦左氏傳。史記。杜集。蘇集。庾子山哀江南賦。凡長篇鉅製。不絕於口。習舉業亦振筆直書。不知揣摩風氣爲何事。余少喜爲詩。稍長爲駢體文。二十以後悉棄去。爲攷據之學。濤園弗之喜。顧見余心得處。則咨嗟動色不能自己。吾鄉烏石山麓有致用書院。課經史。與濤園鄰。濤園者。侯官甌香許氏廢園。有松數百年物。故以濤園名。濤園用錢二百四十萬買爲文肅公祠。遂以濤園自號也。余與濤園就課書院者數年。課日。余率或經或史。以一篇日斜完卷去。或遇陳弼臣張燮鈞劉紹

庭諸人。聚談之酣。濤園命其園中庖人治肴大嚼。則上饍方操不律。展卷疾書。余亦二鼓然後歸。月得膏火銀。相提付酒家大嚼。吾鄉多海物。螺蚌尤美。濤園所酷嗜。幼時言志。當掘池畜蚌者也。十數年來朋輩星散。濤園官京師。與余屢困禮部試。濤園遂改官江南。歷典要務。余亦攜家旅食江湖。雖與濤園同在大江上下。無終年不相見者。而論文角藝于焉蓋寡。辛卯九月。濤園總金陵水師學堂。招余往遊。所居水榭。枕秦淮。余三夜踟壁臥焉。一夜有文字之役。脫稿甫二更。被酒伏枕。濤園挑燈爲余謄寫。點竄或易數字。則呼告余。余漫應之。明晨余行矣。甲午中日戰事旣殷。南皮張尙書權督兩江。濤園總籌防局。接應北軍餉械。兼午夜草奏治軍書。旣益更事。而目擊感憤。間形諸詩。一時初未卒業。今年榷鹽淮北。乃記憶補綴。六月至滬。手一巨編相示。則長篇大敘。皆諸將入哀之遺也。梧溪玉筍石初。特余之采摭元詩聊用相况而已。他日有爲國朝詩紀事者。此編當十采七八。則真必傳之作矣。濤園少爲詩。未成。喜治經濟家言。足以推倒一時豪傑。生平肆力。深於少陵昌黎。不如其深於眉山。而是編

詩皆學杜。敍皆學韓。絕少蘇家習派。則信乎才人能事。雖以三十年文字相與者。而不足以測其所至矣。丙申六月。侯官陳衍序。



濤園詩集總目

正陽篇

古今體詩一百五十首

春申篇

古今體詩三十八首

南州集

古今體詩七十四首

義熙集

古今體詩一百六十七首

補遺篇

古今體詩二十八首 詞五首

附錄

年譜

墓誌銘

福建通志本傳

濤園詩集卷一

侯官沈瑜慶愛蒼

正陽篇

官道。

美貴前有作。盛為後可師。朝令而暮改。彼信則此疑。收京三十載。瓦礫多險陂。周遭百里間。舟悴亦馬疲。迅流古淮口。沙洲亘中歧。再涉乃得濟。叢莽紛交披。炊烟富西南。豺狼當逶迤。劇吏每坐困。當官詎弗治。碾平沙石覆。潤以澤水滋。捆載方輻湊。弧斜忘陵夷。河梁亦並駕。牙錯方交馳。中條已成軌。坡折臨四垂。人事有乖午。吠怪騰交疵。司墓有當道。毋乃乖曹規。爭利期在市。羨意輟所施。遂令召棠甘。未見周道砥。孔門羨蒲治。單子決陳危。鍾山銳其巔。淮水清其湄。非民之所利。此語將誰欺。

金陵城垣太廣。亂後人烟稀少。余為南皮公言。由下關建馬路以達城南。功垂成而移鎮。同

官某有當道之宅宜毀。向新節度力言其不便。

人日同午君上海耀華樓照相。齊年四十矣。

平頭且舉齊眉案。挽手差宜著鼻禪。相慰題詩值人日。他年合影寫瀟園。太平卿相年勞在。隨宦兒曹課業溫。自斷此生終見惡。君雖美我欲何論。

午君同作。

宦情何似鮎上竹。世味真如蠶處禪。八日入春忘甲子。勞生斜日感鄉園。放翁畫卷留吳夥。坡老鬢眉照潁溫。海上栖遲聊共慰。

時擊式兒就醫海上。不及相

從淮穎之行。 醜顏藉酒為君論。

三月三十日同馮庵作。

花時走馬如蓬轉。春盡何因悵折枝。豪奪山僧愁作惡。逃禪老友勸吟詩。綠陰分付風前實。綺夢提防覺後疑。結習消除吾豈敢。傭書長日也相宜。

詩抄杜詩。

鵠兒偕陳三彌歸試福州。詩贈三彌。

我與賢翁憾。每聞科詔驚。穀難取豐下。軾轍看齊名。乃兄大彌先歸。 蟻子忘時術。鳥鳴求友聲。中年性命意。癸巳入都補官。馮庵贈詩。有中年性命思朋友之句。 重觸別離情。

獨夜呈馮庵。

戒心笳鼓轉清嚴。行部州官尙打尖。前夜有盜殺人。今日春漲早期淹二麥。壽州刺史按問到此。清輝獨照冷重簾。去兵有策還增幣。草檄無功却賦鹽。廣我閉門陳正字。論詩向曉更磨磨。

和馮庵示三彌歸試詩。次韻。

交期忝羣紀。弱冠先知名。不數元龍豪。慰此雛鳳聲。立身要端重。置器戒欹傾。正學今垂絕。滄海流方橫。我言恐負氣。君策亦非情。不信民弗從。蹉跎負平生。敦厚爲可繼。艱難玉女成。垂老厭科舉。後來殊崢嶸。苦口論心學。道貌噤羣英。時俗雖云偷。金石開以誠。老成有典型。春夏滋勾萌。兩小相愛護。臨歧咨課程。

舟發和馮庵詩竟。再作此寄鵠兒。

昔聞吾父言。作官誤兒輩。我今味此語。顏汗發聲嘅。冷官長安城。鹽米嫌細碎。改外太早計。手版多挂礙。鹽官簿領勞。幕府文書對。兒亦無事忙。本業芸人貸。爾資亦中人。轉眼心自慙。過時自勤苦。儉腹乃逐隊。自誤以誤兒。何辭此百喙。堂堂太邱公。元季從相誨。諒拙式穀謀。便及我心愛。人師實不易。親仁幾無背。家法羨傳人。

。雁行時厲淬。慰爾無多言。去日恨不再。猛省慎勿遲。祖訓此焉在。  
與馮庵約早起。扣戶呼之。起而作詩。因次其韻。  
不解焉能且擊虛。相繩直自惜居諸。舟行有夢歸江海。官冷從人守屋  
廬。宿火未吹將燼燄。明窗補寫未完書。磨人侵曉緣何事。強韻詩成  
却起予。

馮庵午睡。

醉生夢死彼狡童。庭除掃洒煩而翁。詩人明發自夙夜。君子作訓初鮮  
終。貞元朝士獨鞭辟。搜討掌故懲憊風。幕府不禁夜談客。客坐假寐  
將母同。老人張目光熊熊。挈壺號令從當躬。安身聽政國僑節。養生  
至論靈素功。相從匆匆受約束。扣戶爲報晨光東。欠伸杖屨從容撰。  
起削塾課如追窮。食飽逃禪遣長晝。一篇傾倒翻莊蒙。如聞捧匱重牛  
耳。豈知支枕歸龍鍾。達官詩老各有態。後來步武殊匆匆。司馬惜分  
自勤髡。良臣視蔭寧驚聾。碧紗如烟竹如水。老者筋力誰當攻。頽然  
不辭宰我誚。聖衰時復夢周公。

早起剪花。馮庵以爲習勤。因以自課。

易如成紀天難幸。嚴到臨淮壁可攻。莫倚當壚誇雜作。須從入廡懍修容。濃陰草木饒佳植。清課庭階媿惰農。借得并州快剪在。朝朝搜剔學花傭。

官廚。

廿載官廚艱宿飽。每談鄉味便流涎。因思澤國饒螺蚌。欲及春風薦几筵。徹餞山房可留客。醪錢村釀亦烹鮮。多虧口腹慙奔走。豈在北山鶴怨篇。

晚翠軒月上。主人睡矣。

夜色涼如水。虛窗靜自扃。三星方在戶。明月可中庭。苦竹一叢短。湘簾半桁青。豈知人意倦。詩夢不曾醒。

望月憶去年此夜。京寓飲歸。信步天橋。愴然有懷。

籌筆朝衣晨點露。登臺雲物夜占星。從知供奉如天上。只許更番直漢庭。萬里鹽官空偃蹇。十年郎署况伶俜。觚棱金爵情何極。宣室蒼生感欲并。

粵客饋鹹魚。馮庵爲之健飯。感賦一首。

邇來鮭菜通千里。自隔關梁直萬錢。海物每思下鹽豉。豬肝遠累致腥  
鱸。嗜痂有客亦成癖。逐臭之夫誰與憐。番舶不來交阯罷。從教每飯  
意難蠲。

閱滬報知閩中大水。淮河亦正苦漲。有作。

新法郵書滯往還。

新設郵政。家書逾月不至。

牛毛細字讀難刪。外家結屋沿河澗。

舅氏林居

文藻山最窪處。

客夢懸思流水灣。

文藻山對岸地名水流聲。

支枕從知同浩浩。倚欄更與聽潺潺。

。記量堂下平階日。光緒三年我出山。

予居爲桂。水所不及。丙子丁丑歲亦平階。故老以爲未會有。

述憶。有序。

吾鄉林范亭先生。名廷禧。閩縣人。九歲有神童之目。應童子試。童子不衣裘裳賦。援筆立就。起語有十年曰幼。五尺稱童句。一時傳誦。遂冠其軍。弱冠成進士。觀政郎署。京察一等。簡放雲南迤西道。值回變。衣冠坐堂上。賊以矛陷之。立殞。一妾殉焉。瑜慶聞先公言。先生性坦易。神情瀟灑。當時賢士大夫樂與之遊。善飲能詩。而不以詩名。下直時過從。恆抑鬱若無可告語。失後母歡

。門庭之內。扞格勃谿。有未可以常理測者。心焉憫之。先生終未忍以相語。丙辰以後。宦轍杳不相聞。林歐齋方伯言其正命時。京師未得耗。中夜輪直樞廷。入城。見有迤西官鐙前引。雲車風馬。馳掣而沒。逾月而警報至。大吏避嚴譴。以微詞蔽先生。後經昭雪。廕恤如例。先生無嗣。太翁狼狽歸。有弟不才。槁餓以死。己卯先公由金陵寓書林勿邨中丞。請擇其族人嗣之。以千金置祭田。並將木主配食西湖宛在堂。蓋開化寺旁舍。鄉人以祀閩中詩人林子羽以下十五人者也。先生丁家國之變。忠孝凜然。既不獲歸骨。詩亦散逸無存。悲夫。先公爲謀血食。藉慰忠魂。九原可以無憾。瑜慶得聞其略。未及詳請其事。今又二十年矣。恐久而失傳。并沒先人風誼緣起也。長句紀之。聊備志乘採擇。並待鄉人之謚先生者證之。光緒丁酉五月十八之夜。

一鐙相對話疇昔。往事前言忍棄擲。談史傳書執手悲。萇弘化血傷心碧。神芝突出信無根。出言長老驚辟易。弱冠登朝衆所傾。獨居深念愁難懌。斜街花好時過從。

先公京寓上斜街。

作達微言隱相釋。一朝持節滇海西



。就道從知心匪石。雜耕未安反側子。倉卒彎弓反相射。大夫守官妾死夫。官閣殘骸憐枕藉。家國之窮恨有餘。忠孝粗完心未適。名流翦紙爲招魂。萬里天閨來咫尺。江南垂老念神交。爲買墓田展宗祏。家室漂搖事可知。湖山香火分茲席。春渚蘭泉例好事。樊榭山谷合相惜。

王蘭泉湖海詩傳載樊榭無子。沒後四十年。何春渚淇于漆葬中拾得。其粟主。送黃山谷祠。酒掃一室供之。蘭泉屬同人于忌日。酒脯焉。

前輩風流事可師。我爲傳

志勤拾撫。當時相詔未致詳。述德感懷傷永夕。

壬辰四月。余管江南水師學堂。值新寧尙書大閱。禮成。方盛服陪侍。有韎韋跗注趨而過予。則雲南鶴麗鎮總兵朱公洪章也。款曲傾吐。立談未能畢其辭。遂並馬出城。到龍脖子。則豐碑屹立。曾威毅伯爲公紀所部四百人同日死事之壘也。正值忌日。健兒具酒脯待公。奠畢。與余登鍾山絕頂。指示賊所築天寶城者。拳石列坐。下瞰形要。遂縱所談。公貴州鎮遠人。益陽文忠爲守時。以親軍從殺賊。文忠甚壯之。隨下武漢。匪役不從。文忠母壽。諸將畢賀。公中酒爭坐。傷其曹。文忠辭焉。密風曾文正收之。遂隸曾部。與畢公金科攻吉安賊。文正以

憂歸。江撫滿州某公。挾糧臺夙嫌。斬餉促戰。畢公戰沒。公突圍奪尸歸。文正再出。令選精銳數千人。從威毅擣金陵。時威毅所部皆楚將。公以黔軍特立。有危險事。公任其衝。以此知名。威毅亦信任之。開龍脖子地道。垂成而陷。四百人無一全者。公僅以身免。二次地道成。威毅集諸將問誰當前鋒。莫對。公憤退而出隊。從火燄中躍衝缺口上。賊辟易。以矛援所部。肉薄蟻附而登。諸將從之。城復論功。李公成典於克城之次日以傷殞。威毅慰公。以李列首。公次之。呈報安慶大營。文正按官秩敘先後。公列第四。故諸將有列封五等。公賞輕車都尉世職。以提督記名而已。公謁威毅。語不平。威毅以鞞刀授之曰。奏名易次。吾兄主之。寶幕客李鴻裔所爲高下也。盍刃之。公笑而罷。湘潭王闓運成湘軍志。乖曾氏意。威毅使東湖王定安改訂之。亦緣官書。未改正公前事。時承平日久。公感髀肉之生。不能無缺望於威毅。因論其書。至抵几而罵。威毅雖優容之。新進排擠。幾不能自全。公慷慨爲余言。余許爲

文或詩訟之。久之未就。甲午。東海事起。南皮張公移節江南。檄余總籌防局。以將才爲問。首以公應。南皮亦夙耳其名。令募十營守吳淞。在防各營。統歸節制。嗣移駐江浙連界之金山衛。修臺築壘。市廛不擾。軍民肅然。公久廢驟用。又嘆喑宿將。同事者輒訾議牽掣之。使不得行其意。未幾傷發。沒於幕下。南皮公屬余草疏。請卹於朝。遂得以所聞於公。略敘曲折。得旨賜諡建祠。節終典禮。皆從其朔。公可以掀髯於地下矣。余因曩言。不敢以負亡友。略具顛末。賦詩紀之。雲霄張目。庶無諾責。

每飯意不忘鉅鹿。眼前魏尙翻爲戮。少年不自惜功勳。垂老對人羨蒲穀。蒼頭特起黔中黔。太守益陽與薰沐。潁川罵坐雄萬夫。酒失豈真棄心腹。一爲楚將亦冠軍。遷地爲良敢雌伏。屯兵堅城勢欲紉。連營百里氣轉蹙。忽驚地道墮垂成。四百兒郎糜血肉。卽今豐碑龍脖子。空使詩人歎同谷。破敵收京誰第一。再接再勵瘡痍復。衝鋒讓前受賞同。公等因人何碌碌。當時大樹恥言功。今夕灞陵還止宿。文吏刀筆

錯鑄鐵。幕府文書罪罄竹。誰知東海又傳箭。矍鑠據鞍更踟躕。不侯枉自矜長臂。再植何堪擬羣木。飄零草疏訟陳湯。鼙鼓聞聲思李牧。白首忘年悵較遲。奮筆成詩助張目。行空甲馬如有聞。我有長歌方當哭。

金陵粵寇之亂。故家多陷賊者。顧星伯布衣。獨閉戶自焚。其女許字袁姓。壻不知所終。守義不嫁。嘗語其弟雲。不以歸熙甫貞女傳之論爲然。亦微以見志也。雲主吉林書院。將軍以聞。得旨。入祀金陵忠孝節義祠。徵同人題詠。

在野曰草莽。委質乃爲臣。在室曰處女。同牢方許身。信如所茲言。獨行無完人。我觀顧太公。殺身以成仁。有女義不嫁。白首甘酸辛。王道取平易。危苦非所珍。此爲庸衆言。豈以律天民。人中有奇傑。物亦有鳳麟。當此滄海流。砥柱非無因。如何歸太僕。引經言陳陳。可以風薄俗。會當式明禋。有子今白頭。述德常如新。君看一門內。綸綍留貞珉。

川楚江漲。饑甚。宜昌當其衝。南皮公疏聞。旨發內帑五萬

兩賑之。余居宜三年。不能無情。亦倡捐以廣公之意。系之以詩。

流民一疏最悲辛。覘國從知大有人。敢以艱難勞聖主。誓將匍匐救凡民。汎舟相繼愁防汎。嘯聚何辜且療貧。我有三年桑下戀。少紓願力也前因。

齒蛙示馮庵。

自笑平生咀嚼忙。屠門未快敵先剛。驕人往日如編貝。刺舌而今重作芒。世味飽諳忘苦楚。詞鋒漸鈍覺冰涼。相煎相鍛知何極。欲向先生乞禁方。

余 八世祖天祥公。由湖州竹墩邨移居杭州。生 仲文公 後泉公。墓在錢塘門外許家窪。 仲文公生 籲彥公 金奇公 巨美公。墓在東山衙。遷閩 支祖子常公。則 籲彥公之第三子也。自 子常公遷閩。至 先父文肅公。凡五世。皆不反葬。 先伯祖蔭士公。始入閩縣學。中嘉慶甲子科舉人。 先祖丹林公。始入侯官學。中道光壬辰科舉人。此後會試過杭。必

登墓。吾父兄弟尙奉行之。道光二十七年。蔭士公重修墓碣。書竹墩沈氏祖塋。并重修年月。原碣無存。知爲天祥公籲彥公所葬者。據蔭士公族譜所載也。孝廉船改海道後。會試多不取道於杭。光緒壬午。余與二兄塋慶往祭一次。後大姪翊清亦再往焉。去年九月。余引見南旋。又往祭一次。則蔓草不除。水道多壞。蓋距蔭士公重修後又五十年矣。粵寇再陷杭城。族人皆盡。光緒丙子。有適黃氏姑挈族叔名宏鼈號海門者。謁吾父於金陵節署。乃知尙有子遺。則巨美公之裔。蔭士公書碣所鐫廷揚子也。吾父以八百金付之修墓。未就而死。今惟其次子名瓏慶號仲良者存。年二十。習緞業。頗謹愿。來見。以母老病身未娶爲言。因以二百金助其婚費。以三百金託許子春貳尹董修墓事。三月清明破土。逾月工畢。紀之以詩。并序緣起。俾後有所考焉。八世孫瑜慶記。

許家窪與東山年。此日沿緣與澌源。吾祖計偕三度過。本支亂後一家存。聘錢已許償河鼓。尋斧無教縱墓門。丁酉清明重負土。願伊勿替

永孫孫。

葛藟猶能庇本根。行人未識沈家墩。諸姑可問如鄰母。

二葛皆黃氏姑指示。

奕葉

歸來有耳孫。魂魄憑依經喪亂。湖山香火薦雞豚。代謀慰我無窮意。

肝膽輪囷是許渾。

子春名。錢塘人。

鄭肖彭刑部改官吳中。出都分手。一別經年。憶前事却寄。

南頂歸來便僵臥。無賴長安夏難過。爛飲况爲汗漫遊。烈日敝車任顛

簸。廣文愛我苦語侵。馬耳東風吹隔坐。翰林陳誠束手舍人鄭蘇笑。

金火中燒濕土挫。君獨洞見垣一方。乾薑石膏相間和。三月扶杖漸能

步。騰沸羣疑茲始破。名心已死口難鑿。庚寅後不復與試。乞外權鹽當清課。彝

陵訪我山水區。前事在莒戒無情。木樨香重蟹子肥。千里吳船致包裹

。食之百日作寒瘧。杜老韓豪無可奈。清晨飲我竹葉湯。頓得安眠解

束縛。從知技也通乎道。南人不反君勿唾。都下貴人惜國醫。吳中幕

府盛賓佐。時參撫署文案。願君袖此煦物手。一爲吳民起沈羸。孟河老費亦專

門。藥不及病計終左。寄語故人頑健多。日長且以詩相磨。

石榴。

儘說當時照眼明。長淮對此意難平。畫家顏色從和墨。詩老情懷觸暗驚。綠意健人牆外艷。黃流醮影水邊生。軍容終古如荼火。六月戎車感出征。

### 淮北行

漢家縣官擅煮海。牢盆計臣持國憲。關中豪姓皆素封。強幹弱枝謀豈遠。江淮自昔擁鹽利。亂後公私歎重困。建瓴蜀船勢莫禦。齊豫捆輸亦殊健。繫我追維陵替由。商而改票票改販。長沙經濟世無匹。救弊權宜暫相遁。湘鄉戡亂務寬大。一時網舉從謙遜。正陽五河假苗李。反側羈縻難具論。承平官吏病因陋。比量淮南更滋蔓。載鹽卽以船守輪。鹽難周轉船久頓。勞則思善逸則淫。盜賣夤緣毋乃溷。積重忍隱戒鋌走。剗肉補瘡虧巨萬。典鬻俱盡且免脫。始知水懦爲民恨。當時亦有經營議。斤斧未終梗初願。美意中隳悔莫追。頽波日靡誰當輓。變遲禍大古有訓。民難圖始謀方寸。改張安得盡人意。苟利君民敢辭怨。古者商與國有盟。庸次比耦終無憾。周衛肇牽重服賈。詎狃積習昧言異。三占從二弗汝狗。千倉萬箱正營建。通均合作仿徹田。本末



相維若徵券。衆擎易舉始無亟。衆志成城疇敢恩。觀成爲報老尙書。日影量磚料健飯。衆商樂業官課最。明年我亦占肥遯。

留行

遼海歸來歎止戈。君臣莫便等閒過。殷憂宵旰勤勞甚。征繕甲兵輯睦多。善飯廉頗鞍可據。向師蹇叔髮空皤。留行齋宿原無取。累疏當如手詔何。

感事

貴而能貧。家無長物二語。先人恆言。時含晶家以驅務受累。官紳合而構之。罰款十萬。馮庵不平。並督及同時明輩之莫爲援手者。

貴而能貧言可味。家無長物汝何求。假威齒冷形鹽虎。顧後心傷孺子牛。子罕區區憂宋國。叔孫赫赫閔宗周。簡書誰復能相恤。空使論交歎五流。

哀餘皇。並引

光緒乙亥。日本構釁臺灣番社。先子奉詔視師。勒兵相持數月。日人情見勢絀。願繳營壘軍械作價四十萬元就款。言路騰謗。以爲縱敵。先子不爲動。師旋。遵旨復陳練兵籌餉製械儲材遊學持久六事。請飭各省合籌。每年四百萬金。分解南北洋。計日治海

軍。期以十年。成三大枝。彼時遊學者亦藝成而歸。製船駕船。不患無人矣。又恐緩不及事。請四百萬儘解北洋。先成一軍。再謀南洋。蓋處心積慮。並日兼程。猶恐失之。嗣北洋徇言官之請。挪海軍款濟晉賑。先子以爲大憾。奏請前款仍分解南北。力疾遣學生出洋。監造鎮遠定遠二鐵艦。而先子病遂不起。易簀前夕。命瑜慶就榻前口授遺疏。先是日本夷琉球爲冲繩縣。庶子王先謙疏請伐日本。廷旨飭議。未及復奏。至是遂言天下事多壞於因循。但糾因循之弊。至於鹵莽。則其禍更烈於因循。日本自臺灣歸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不可謂非勁敵。而我之船械軍實。無改於前。冒昧一試。後悔方長。願皇上以生安之質。躬困勉之學。所謂州來在吳。猶在楚也。疏入。廷旨促辦海軍。合肥亦悟。北洋海軍。權輿於此。而出使大臣李鳳苞請廢船政。謂製船不如買船。而已私其居間之利。後希中旨者。又挪海軍款辦頤和園工程。甲申一挫。甲午再挫。統帥不能軍。閩子弟從之死亡殆盡。無更番之代。倚角之勢。專一之權。以至於一蹶不可復振。淮楚貴人居恆軒

眉扼腕曰。閩將不可用。海軍難辦。噫。真閩將之不可用耶。抑用閩將者之非其人耶。纍纍國殤。猶有鬼神。此焉可誣。而今日之淮楚陸軍何如乎。是可哀矣。吳公子光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長歌當哭。遂以哀餘皇名篇。

城濮之兆報在邲。會稽已作姑蘇地。或忍或縱勢則懸。後事之師宜可記。昔年東渡主伐謀。嚴部高壘窮措置。情見勢絀不戰屈。轉以持重騰清議。鐵船橫海不敢忘。明恥教戰陳六事。軍儲四百餉南北。并力無功感盡瘁。宋人告急警鞭長。白面書生臣請試。欲矯因循病鹵莽。易簣諫書今在笥。蓄艾遺言動九重。因以爲功宜可嗣。誰知一舉罷珠崖。東敗造舟無噍類。行人之利致連檣。將作大匠成虛位。子弟河山盡國殤。帥也不才以師棄。卽今淮楚尙冰炭。公卿有黨終兒戲。水犀誰與張吾軍。餘皇未還晨不寐。州來在吳猶在楚。寢苦勿忘告軍吏。

前題。

魚龍熱海果何堪。天醉人家夢自酣。愁絕當時庾開府。聲聲盲左咽江南。

述訓

曾氏甚戒出位思。教收放心反其朔。程氏自求腔子裏。恐忘平日反覆  
梏。操存之久泰天君。外物憧憧難撼岳。我生遊騎病無歸。涉獵雖夥  
鮮堅確。先人手授近思錄。當時恐臥如古樂。喜談經濟問官書。干  
祿有懷終齷齪。遺言懍懍猶在耳。留心時務尤防學。先人家訓語。馮庵聞此  
意肅然。策我公餘事追琢。內咎方深濩落悲。堆眼况溷涇渭濁。粗才  
勞形已載寔。豪氣斂手敢橫槩。

馮庵得晚妝花。棄瓶中石榴易之。

先生自記烏山種。童子偏爭楚水強。蕉萃那堪誇照眼。姬姜新得晚來  
妝。

濤園。

國初許甌香先生別業。周樸園贈句云。文獻舊家餘頃  
土。河山故國有濤園。庚辰余購之。營先公專祠。

故山有賜祠。厥初名濤園。二百四十萬。買價具券言。許氏作別墅。  
遺民留清門。甌香擅風雅。文采光子孫。松嶺緣細路。半淙流其根。  
竹垞刻石在。櫟園贈句存。金石富北宋。般若碑獨蹲。相度孟夫子。  
攷工高墉垣。劉段助全錢。剛洲觀察。培源都轉。此意矢弗諠。吾母耐信州。天

語今猶溫。同德百世祀。故鄉例可援。名臣與名士。異代聯淵源。爰  
拓東偏樓。香火棲詩魂。祀嘯香先生。相得此益彰。千載寧爭墩。龍吟有獨  
樹。手植茲益蕃。孫枝看出林。書聲開西軒。纍纍荔子實。宦夢忽驚  
翻。周遭二三里。猿啼與鶴怨。船官有子弟。春社陳蘋蘩。而我獨栖  
遲。花期負上番。三碑煌煌峙。不朽真殊恩。任子誠戀棧。何當酬至  
尊。

題林噉谷述祖德詩後。

林福祚大令。侯官人。道光己酉科舉人。安徽東流縣知縣。事具噉谷原詩。

毀家令尹急平反。裕後宜昌駟馬門。我自過庭感明德。子因念祖足長  
言。  
當年有待表瀧岡。述德今看作作芒。地下老人應不恨。渠孫文已似歐  
陽。

六月初一日早起次馮庵韻。

宿戒漸如日月至。養生已覺起居宜。繞廊一夕雄心動。兀坐千端不合  
思。旭旦驚風秋有信。哦詩攬夢曉應知。蹉跎強半從今始。竹木殷勤  
請自治。時方有建倉之役。

次晚翠軒韻。

信誓不渝如夏日。詩魔難伏似殷頑。晨穿榆柳雙行出。遠見雲霞一邏  
殷。月朔告虔只循例。端居供課豈偷閒。眼前領取差強意。爽氣西山  
未我慳。

寄高嘯桐孝廉。兼簡林迪臣太守。

去年八月半。並槩西湖遊。選勝約那子。林貽書太史同行。哦詩逢青邱。太守

况愛客。風流真吾儔。脫粟勵自公。魚鼈勤獻酬。高談絀玄妙。勝迹

窮追搜。高子獨喜我。科頭從操舟。自極雲栖勝。却厭韜光幽。歸途

留錢塘。沙痕尋潮頭。豪氣罷射弩。淺揭狎浮鷗。蕭桐落水。衣履盡溼。街卒衛書

記。郡卒護江船飛酒籌。論文枉中夜。侵晨聲未休。別來人說項。謂

見白眉不。令弟夢且自福州寓書時務報館諸君以為問。余實未一面也。蔑胘聞言善。僑札喜紵投。里閭乃相

失。江海將焉求。即今淮壖夏。故本從校讎。移書重相責。芳草安所

收。來書以振興學校見教。多壘較都會。不濟為君羞。平生索居苦。願共適野謀。

當乘趙趁風。平原容再留。

南皮張文達公挽詞。

在昔得君說吳縣。如今代謝數南皮。一時風度求難得。廿載師承伏可思。聖主臨軒愴鞞鼓。南齋進奉冷書帷。浮雲寂寞千秋事。自信丹青不朽期。公小品山水。爲近代所無。

寄內。

平生狎江海。洄溯長淮隄。老妻解和悅。諸兒亦角犀。舍我避炎暑。結鄰雜羌氏。金焦留後約。嬌女相攜提。官書稍留滯。古人時與稽。秋高意彌健。宦情吾不迷。侍人能將意。更看玉照題。

出海。

鄉人六月送出海。閩俗。夏日送瘟神。水際。名曰出海。舞衫歌扇真若狂。門風爭道過頃刻。填街溢巷觀扶將。就中無賴茉莉香。雪毬珠貫編籃筐。水手高按湖船調。船娘好凭墜馬妝。明璫翠羽果何取。粉團玉琢方披猖。朝官薰茗試香片。詞人雋語誇南強。當時嗜好頗殊衆。勉強軟語從姬姜。十年南北倦奔走。逾淮包致偏爲良。孤根灌溉百護惜。一朵兩朵開相當。從知遷地罕爲貴。中夜宦夢爲徬徨。對門已成廣陵散。伊人可在水中央。

呈馮庵。

文字觀摩信夙因。弟兄生小便相親。百年姻婭重申日。萬里間關急難人。幕府輸君多大略。深叢坐我兀吟身。他時聞道寧知晚。金石更期白首新。

得損軒書。作此貽之。

我生七尺軀。隨時寧俯仰。近覺世議隘。周旋終勉彊。外爭晉楚衡。內畫牛李黨。使君一往心。好直乃見枉。策奇主弗諒。計拙技苦痒。到官五月餘。四野淨伏莽。誥誡鑒懸書。流亡集負襁。何來貝錦言。奪我撫字長。寇借信有期。公歸勞夢想。保身在明哲。羣吠正狙獍。江水東西流。至誠通胥蠻。蒼狗與白衣。初意恐恂怍。我心有真宰。胡越如指掌。主奴惕方來。雞蟲况已往。大官盛鼎鐘。蚯蚓飲槁壤。倚伏未可知。國亂本無象。新詩雖有作。未必逢真賞。中立觀諸侯。此意爲君廣。

馮庵好以蛙紙寫詩黏壁。滿輒去之。

苦吟恐瘦勸餐加。寢饋思儕古作家。老筆未妨蟲蛙紙。舊題豈羨壁籠



紗。  
行看蠻布繡弓衣。清課勿忘日一詩。最是閒官生計在。古來惟有宛陵知。

馮庵以瘦戒詩。既又請卜夜。僕不任渝盟之咎也。

腸熱偏能作冷語。誚我解衣當徂暑。北窗高臥羲皇人。不以筋力宜可許。苦吟先戒杜甫瘦。揚解應坐杜黃舉。積健爲雄又致師。攻其不備出後拒。勝之不武不勝笑。臧孫有言君似鼠。

夏夜。

夏夜秋風猛刺肌。挑燈苦語各凄其。何堪耳冷心灰後。對此星微月墜時。下番看花上番了。一邊得意一邊癡。故人從我探消息。拋卷黃梁夢已疲。

春後梅花。

歲暮。外省官饋京僚度歲資。隱其名曰梅花詩若干韻。此舊事也。

最是長安羅雀門。殷勤春後惜孤根。江南百韻詩重疊。我爲梅花一斷魂。

追懷王蘇州仁堪。

冷官乞米好相恤。元白子孫長隔牆。百粵兩川瞻使節。王文勤公由四一川移督兩廣。

麾萬里銜殊恩。先公由御史簡放九江府知府。兩公期許已不負。中間世好申姻婚。試院

馳書賦招隱。汾州遺表羈忠魂。文勤公以工部尚書內調。乞病居汾州。先公在江西巡撫任內。知壬戌科貢舉。於試院內馳書勸歸里。旋病沒。不果行。

文孫對策旋第一。流寓使者歸轡軒。公督學山西時。寓園猶存。麻衣鄉里與相值。己卯先公見

背。公亦奉太公子恆比部喪歸葬。三年視息餘淚痕。偶然覲面從廣坐。執手中夜聞一言。

燕市往還共豪飲。上齋建白開天闔。任重朝野仰公望。競爽晨夕偕金

昆。豈知激直觸時諱。丹陽作郡愁南轅。官程取道數相過。政成方葺

百金園。郡齋開闢。恰需百金。故名。雜居蕃漢戴威德。辦理教案。中外翕然。詎識循吏從詞垣。彝

陵十月正病瘡。蘇州徙治方眉軒。一夕哀音溯江水。識與不識同聲吞

。天不祚善怪蒙昧。咸亦不下問煩冤。家人生產知不問。君親中道傷

寧論。太夫人於次年沒里第。後來奮發各有取。金石信誓吾弗諼。有子目光短似我

。十年夙約昏吾門。濬冲能知中散狀。况兼先世留淵源。

陳芸敏侍御沒京師七年。去夏。婦翁濟寧尙書歸其喪過滬。適

余有金陵之行。不及臨送。頃來正陽。與馮庵檢篋中遺札。愴

然有作。

南人臨終警南人歸骨滯燕雲。嫠稚間關遠送君。白髮中郎餘涕淚。黃泉

詞客可知聞。故鄉有夢家何在。左掖避人草亦焚。己卯先公入觀。同鄉集讀草堂君有左掖歸來讀草堂之句。

只有馮庵老居士。青箱根觸見遺文。

追懷陳絨齋太史。名與問。庚辰翰林。

外家僚亞來長安。三老相從陳沈劉。劉冰如公家太公獨早逝。尊人幼養與丈。己酉拔

賈。小京官。病沒京邸。令伯亦護太守。擊公兄弟往謝縣任署。激養愛護遺所生。河間世父方憐憂。長君才名亦藉甚。贈萬大

有弟式好俾無尤。紹季秀相攜葬母歸鄉里。船官幕府謀前籌。明年失

第頗狼狽。大藩開府招中州。丙子。劉文耀豫撫。延司書記。翰林詞賦試高等。庚辰覆試第一。朝考第二。

以庶士用。一時觴詠多名流。我亦攜家嬾眠宅。半截隔巷時相求。故人丁叔

。鄭太夷。共晨夕。酒壚酣飲從科頭。法曲節按長庚拍。歌者程長庚。末年供奉南府。能為新聲。至今

梨園子弟爭慕效之。鼓書珠串胡十謳。大鼓書胡十常在密台賣藝。酒闌為我話疇昔。欷歔老淚揮無

休。先輩風流已難繼。吾衰顧後非良謀。百年舉案恩中絕。方夜割血

藥哀投。劉夫人病殆。令子爾彭割股和藥以進。山東歸裝橐如洗。戊子典試陽羨得米秋誰收。

長公胸萬選宜興縣。未出都病沒。期喪去官真古義。一門孝友今無儔。我因無賴方病熱。三

月僵臥君為瘳。同廡起居更相恤。己丑與余同居。飲食敢使魯無鳩。別時方夏

君娶婦。江南秋後聞喪舟。當時負咎苦無語。比來狀況勞追搜。孝子豈有葛帔憾。典型倘得虎賁不。前言往行吾安放。幾家中表能勤脩。

寄朱子涵。

父事子產兄平仲。籍福灌夫宜弟畜。賢豪長者盡當世。羔雁禮羅難自鬻。朱家古之有心人。廷尉高門盛品目。

魯公修伯丈。直權廷多年。官大理寺。

公子少年嫺吏

事。三輔五陵摘姦伏。

君任南路。同知順天府治中有聲。

臺閣風雲頃刻間。鐙燭波瀾輻湊穀

。即今手版江南道。廳事顧我翻輸服。通家不辭一齒長。夜闌莊語忘更僕。窺客東廂大有人。用間酖人誤羊叔。近來濟水慎勿取。藥石相需多旨蓄。

與馮庵縱談

傭婢能詩亦大工。奚僮哦句漸如翁。杜陵論次次山定。坡集流傳六一功。或挽或推知有數。爲前爲後詎無同。白樓若負西行意。止麼能傳許友風。

得荔虎馬西來書。意多不適。詩以譬之。

里居既不適。洛遊復長慮。慷慨萬里行。臨歧不忍去。妻孥苦相舍。

顧我語多絮。馬西有來書。嘖嘖羨富庶。只少寒陵石。妙解誰與語。儕偶狎無猜。不吐亦不茹。自乾聽唾面。不足豈設箸。容卿且百輩。並坐勿蹲踞。方言編楊子。善學功無遽。主人有能事。典司慎箋疏。竹實恥校量。鸞鳳待高翥。數年忍不宴。神武幸駕馭。明發矢夙夜。犬羊敢窺覷。盡歡卽鮮終。得道斯多助。行矣惟忠信。可濟其仁恕。絕域慎起居。吾言終可據。

讀史。

補存甲午秋日作。

伶官濫賞李天下。守藏心傷張老奴。領取寺人孟子意。大夫君子痛心無。

寶井堂記成。書後寄李氏姊信州。

一從癸酉來。長罷中秋節。吾母之生辰。忌日此哀絕。諸兄方罷試。歸領便永訣。誕降大蒙洲。月望事多缺。每病輒瀕危。

每逢中秋。肝痛輒作。或有他驚險事。

驚秋如一轍。生固有自來。事往詎忍說。信州方嬰城。乞援書刺血。千軍煮糜餉。萬幕驚燭滅。明月邀相慶。白雲望對咽。所託以爲命。酒脯酬井渫。九死而一生。惴惴如臨穴。子孫不可忘。寒泉猶凜冽。

。後來四十年。外孫攝官闕。奉母秉爲政。邦人懷往哲。寶井額其堂。  
。題銘刻其碣。寓書屬爲文。鈍筆敢少輟。香花士女歡。旌旆雲霄烈。  
。佳序年一逢。痛腸時中結。國典祀雙忠。人情歎百折。螿白信絕妙。  
。蓼莪廢悲切。詩以示吾姊。垂老涕應雪。

甲午與太夷同事金陵節署幕府。階下有枇杷一株。高與牆齊。  
太夷有詩。噉谷和之。余以少時手植。有觸於中。作起二語。  
因他事輟筆。今足成之。

少小插寸根。十年已童童。鄭子賞晚翠。首唱詩殊工。林子名其軒。  
雋語羞從同。而我顧有思。當時難追風。經年數轉徙。夢想如深叢。  
鯉庭近東閣。幕府延羣公。花時實纍纍。庭院皆蔥蔥。孫枝今齊屋。  
不見他年翁。移植盛京洛。棄置或轉蓬。主人異嗜好。羅列精而豐。  
愛博未省嗇。枝蔓同推崇。巡行舊池館。手種驚一逢。漂搖已如此。  
焉用相磨礪。園丁謬解事。老死根其中。龍鍾顧笑語。寒暑兩星終。  
喬木每代謝。蕃衍誰爲雄。主人今作客。日月眞朦朧。林子既不及。  
鄭子寧當躬。若將誇詠物。余病來雕蟲。

先母林夫人課瑜慶兄弟讀詩譜小序。閩塾子弟授詩。皆用朱註。故坊間無譜序單行本。手寫全部。命子婦永以為法。先祖

母林太夫人教先公。手寫大學中庸註一部。

故吾家讀詩必用鄭譜小序。遵母訓也。讀四子書

必用朱注。遵祖母訓也。

己卯先公疾。夢老人授傳心經一卷。展視則學庸朱

註也。遂命檢先祖母先母墨蹟各數葉。刻石以貽後來。並

以拓本分餉鍾山尊經書院諸生。

丹黃狼藉尙聞聲。盈耳當年口授成。譜序永遵毛鄭訓。流傳寫本作單行。

佐罷官書課兒讀。

先公在江西巡撫任。所有密摺。皆先母手繕拜發。外間無知者。

疾遵母訓刻心經。後來子婦知

書者。教子勿忘此典型。

南隄報功祠祀先文肅公並湘鄉曾文正公。

臺諫論公賊可戡。

先公在諫垣。疏請專任曾國藩勦賊。

後來幕府尙同參。

外簡九江府。調文正公南康營次。暢談累日。強留辦理營務處。

是為訂交之始。平反冤獄水難濟。

都司劉青雲詐騙贖命。文正以為疑。全案移送安慶。訊鞠半年。竟從原擬。而意終不釋。

賓客盜言亂用餞。

時江西盜革之員。多向安慶投効。建業遣官猶對字。

江南專詞均在龍蟠里。

淮壩私祭亦同龕。

毅皇溫語褒

廉藺。

文正欲提九江關茶釐。先公疏請留供江軍。文正疏爭。藉多負氣。上諭均分。並引廉藺賈寇為勗。

一一老當年謝弗堪。

同時均有謝表。

南歸呈常熟師二首。

末坐抗言承莞爾。數年違侍却幡然。獨居深念臣心苦。遺大投艱帝力堅。交際國僑長潤色。往來李泌託神仙。羣公輯睦方征繕。東閣論思在任賢。

兩世師門感夙因。瀕行苦語最艱辛。焦勞弟子懷眠食。威重華夷愛笑嚙。善政流風今有託。憐才雅意古何人。淮流不盡秋風早。昔日少年白髮新。

曉起戒行。風雨驟至。留別馮庵。

人無別意天將妒。詩有餘音輟又吟。官舍傳鈔吏腕脫。平陰勇爵子先鳴。由來已狎江潭險。此去空聞風雨聲。蓐食捲單方待發。世情一爲叩先生。

五河縣饑。羅少耕觀察書來告糴。正陽亦苦旱逾月矣。方捆載赴之。中夕。風雨大至。喜而作詩。

告糴偏教秦亦饑。下田二麥浸多時。何辜旱魃更爲虐。相繼泛舟未敢疲。支枕雲陰聞變態。倚裝行李想淹遲。我無官守心滋慰。夢裏先成



喜雨詩。

廣雅尙書六十 賜壽。

天道自強純不息。惟嶽降神壽何極。彤弓天子錫諸侯。羔羊素絲勵退

食。大君宗子益修省。上游老臣况長德。十年侍從建白多。萬里儀型

百辟式。蟋蟀在堂奢示儉。山右災善後。虎狼狎處變防亟。粵東西防務。濟師問道赤嵌

東。別將收功諒山北。鐵冶洪爐試轉鈞。工女機絲看細織。于漢陽武昌設鍊鐵織布各廠。

已遣天人識漢相。俄太子遊歷請見並索贈詩。剩有一韓驚西賊。東藩更戍倏揚波。南

柱擎天咨動色。甲午以更換朝鮮戍兵。與東洋捕獲。峴帥督師。公移節江南。諫罷珠崖累表爭。恥償金幣從人

貸。吾謀不用未無人。前事不忘思致力。江南下吏本無狀。荊州階前

虛一識。軍吏前驅從負弩。幕府夜談容侍側。側窺禦侮內政修。差多

經術吏治飾。伐謀遠交而近攻。察吏烹阿封卽墨。國老杖朝禮亦宜。

匈奴未滅臣請抑。異數駢蕃錫純嘏。溫語優加頻手勅。君臣策勵堅金

石。邦民維繫救匍匐。好我者勸惡我懼。敢以天下從六國。沼吳告廟

賞元勳。不朽之名永刻勒。黃金鑄我范大夫。無量佛光照西域。

錄丁酉正月至七月詩一卷。壽廣雅尙書。

籍湜走僵爲韓子。秦晁黨附忝蘇門。肝腸豈敢於公掩。得託千秋更感恩。

八月二十四日。與山妻午飯。馮庵以桂花見贈。媵以吉語。時兩家兒子方省試未歸也。

風信家山路尙歧。菊花香裏欲霜期。故人好語勤相慰。客底平分桂一枝。

橫秋故作老龍吟。月下孫枝已出林。怕誦黃榆綠槐句。杏花消息夢魂深。

粉榆昔茁寄生草。松柏今施凌霄花。人間天上情何極。貝闕瓊樓近有

家。

亡兄第三女。寄養舅家。近方定議與三彌合婚。

老人結習未消除。月地雲階懶著書。我對妙香慙舉案。紅糟螺與半鹹魚。

水退遲。鹽船致中州菊花未至。

官齋已如洗。偃蹇擅高致。頗思隱逸品。羅列供廳事。賓客况詩酒。良時謀一醉。秋色渺東籬。水落但赤地。西風動簾幙。常恐辜此意。

三徑彭澤心。扁舟杜陵淚。安得淡如人。相從傲爲吏。中州有佳植。佐艖遠將寄。突兀窗格間。彷彿門月媚。作詩與馮庵。寸根冀夢寐。

一念。

馮庵頗論含晶談道。以爲非能自樹立者。又以我似之。遂以往憂含晶者憂我。而不知其不然也。

彈指了千偈。着心無一塵。君言吾氣短。我謂付物因。衆生方淪沒。載胥寧爲仁。儒者戰天人。佛力定主賓。覺岸看立地。皈依率其真。取勝耳目間。詎舍要路津。拾芥固欣然。垂翅未失身。乘時可再駕。懷卷亦所珍。故人倘似我。冥悟非翻新。導師具全力。妙諦若爲神。懲前以毖後。往復含酸辛。今我念故人。東施可憐顰。導師怒凡骨。終且反吾脣。豈知四大間。恆河迹陳陳。方寸勤積累。一念落荆榛。何如去驕矜。磬折隨摺紳。掉頭在俄頃。爾時勿逡巡。

書譜。

拋殘殿體覓鍾張。白首相從得鴈行。與馮庵同課。若使寡人耽若此。秋蛇春蚓也迴翔。

行草當年問字亭。墨池筆塚此專經。顧名思義承家法。大令還應愧過庭。

鹹帶魚。次五末全韻

每飯所不忘。鄉訊來疑未。海族有餘腥。雞肋無棄味。宦遊瘖馬足。  
夢寐聞蜃氣。長老有遺言。物離土爲貴。昔供一夕資。今勞萬錢費。  
尋香口流涎。煎油鼎騰沸。應令海濱人。悔作吳市尉。僮僕殊臭味。  
盤甕望生畏。山人有同癖。馮健飯情差慰。朶頤耐咀嚼。斯飢想蒼蔚。  
痂血啖劉邕。蝮魚耽曹魏。長巨玉纏帶。寸斷刀斫緯。酸腐醉鹽醋。  
腥鹹徹肝胃。誅求乃到骨。滑濁寧屏涓。桃花昭君唾。王餘夫差彙。  
喉咽知不饑。口腹果何謂。逐臭有痼疾。恨鱗未忌諱。專享卽盛饌。  
百味等凡卉。狼吞付羸秦。龍困呼柳毅。但受盤餐饋。惡用釜鬻漑。  
曾子問餘無。羲和奏食旣。叱狗無望投。越人何所譏。庖人雖可繼。  
行炙未忍暨。宿飽久已艱。開懷茲用飲。肺腑芒刺生。氣息絕續无。  
千里致包裹。猶懼遠不蔬。客中饑寒共。推食與解衣。三軍偷得此。  
葶食思致餽。其臭芬以芳。其形變以黷。近來海禁寬。蜃蛤詎封燠。  
乘潮展月望。捉網值風旣。東海方淪胥。填膺生憤懣。長鯨誰當屠。  
封豕敢終獮。蜃戶利半失。水府情如恚。臨風用歎息。當食且歎欬。

。誰實勤家室。先事欠塗墜。人海孰魚龍。病日吾以概。鱗甲富之而  
。毛刺如居盤。含沙與射影。心謗而腹誹。肘腋邇仇讎。甘棠無蔽芾  
。音書至迢遞。風味思髣髴。不須下鹽豉。會可醫熱痺。夢幻與躊躇  
。晦冥看黶黷。想見圍而洋。遽失灌與濟。量圍吾腰折。混珠汝日費  
。嗜好異白科。啼笑學猩鸛。南船客問米。東道主供屝。有酒可無詩  
。不食豈病痺。淮壖地卑溼。兩足痛若躄。水漲淹二麥。田園災有蜚  
。宮寢減清讌。越裳虛翠翫。下牀畏毒蛇。擇木防離爵。出處兩無當  
。三嗅心怫悒。海物奉書生。尙書却褚絹。入饌溪無毛。作貢桌有麇  
。吾土終所懷。惟錯誰許氣。行看作重九。共插異鄉藟。

買山。

歸鴻影落菊花天。嬾著單衣向酒邊。爽氣西山拄頤笏。故人南郡索碑  
錢。臨池居士晨慵課。說夢癡兒夜不眠。只合登牀作豪語。買山約在  
得官前。

雜言。

問汝何爲而肥。只緣作詩不苦。底須較量道力。便欲唐突初祖。

讀書不求甚解。作計安用官爲。嬾向先生問字。却輸嬌女填詞。

九月十二日讀舊唐書裴晉公李衛公傳。各系一律。

戎機定策對延英。慷慨聲情毅請行。幕府白韓擅文字。後生牛李競功名。東都晚歲多新構。河朔頻年未解兵。滅落平章閒節度。老來到底意難平。

料量丁壯蒜山渡。進奉文章丹扆箴。淮甸師興寒賊膽。維州事去快戎心。功名一代恩中絕。朋黨三朝怨更深。老死蠻方應不恨。孤寒下淚到而今。

童塾落成。

閒來愛聽讀書聲。小葺西榮恰趁晴。汰絕土音便宦學。摘鈔故典牖童萌。寒天重閉遮風雪。矮几連棲侶弟兄。三十年來餘味在。白頭來對短燈檠。

二月二十四日待發。爲風雪所阻。題烏衣客舍四首。

僕夫况瘁我何如。豈不懷歸畏簡書。雨雪載塗天有意。官程何處是康衢。

夙心紆難毀無家。軍府追逋意未賒。中酒情懷正春半。漫天玉戲忽飛花。

時方責令差缺官員認借昭信股票。

卷屋拔茅夜叫風。曉來山色轉空濛。行人明發苦留滯。咫尺環滁憶醉翁。

我似誠齋畏邸鈔。端憂那復更占爻。穴中計畫免營窟。幕上綢繆燕有巢。

金陵粥廠遣散流民。過江凍斃者相屬於道。心焉憫之。而作是詩。

秉心君子涕既隕。蒿目詩人首暗搔。覘國人皆思子罕。療飢餓豈待黔敖。馬蹄礙雪行難穩。驢背禁寒聳更高。玉帛聞方索敝賦。

方廣攤還洋流款二萬萬。

亡嗟莫怨屯膏。

雪後過滁州。朱虎臣大令邀看豐樂亭醉翁亭。并揚碑見贈。

昔人四十便稱翁。今我早衰將母同。我來作客翁作主。慙無健筆追宗工。文章偶然作遊戲。賓客可欺寧兒童。如何一代論風雅。門生乃爾相推崇。故人途遇朱公叔。邀我來看西南峯。豐碑屹立恣摹揚。老梅

媚嫵藏深叢。羣山奔赴雪初霽。澗泉一夜添清潔。亭前置酒當日暮。  
山僧秉燭頭如蓬。詩人循吏自有在。盛名飲啄皆爲功。官長今無醉翁  
醉。歲事不見豐樂豐。時晴僕夫促更發。鹽官行李殊匆匆。

懷辛幼安。

不數元之與歐九。風流信美未專前。我來欲訪繁雄館。收集流亡議屯  
田。

臨淮道中。

炊烟上處有人家。暮雨瀟瀟路轉賒。泥水聲中蛙鬥鼓。飄鐙影裏蟹爬  
沙。輿夫涉水行。入夜未已。怨聲大作。故人望斷春歸信。僧寺應留雪後花。未厭間關聽鳴鳩

途遇西婦騎驢冒雨。

且吹塵壁覓塗鴉。

馮庵約春日留鬢。方有金陵之役。歸途賦呈。

君美誇長鬣。吾衰及二毛。鬢鬢方在鬢。種種亦爭高。輩有後先序。  
牀分上下曹。漢廷方重老。官閥較年勞。

舟程。

扁舟當月黑。一雁亦宵征。山影隘江路。沙灣轉棹聲。漁翁星火遠。



水手刺篙行。切責官書急。痛吁氣未平。

南塘睡醒。

千層雪浪倚窗開。萬壑松聲入夢來。等是春濤喧午枕。蒼髯白甲憶親栽。

堤上望霍邱壽州山。

雲容疊巘起滄溟。兩角山光照眼青。只有披襟人獨立。四無邊際一茅亭。

夜識亭。有序。

忍冬藤一名金銀花。先文肅公甚愛賞之。逝將歸老得半畝園滿植此種。作亭其間。榜曰夜識。取杜子美詩意也。鞅掌勞生。竟成虛願。瑜慶一官奔走。買山何年。茲來正陽。監建鹽倉落成。是亦公督鹽時結畫未完之一端也。因就旁地結茅爲亭。藉成故事。並以慰邦人好事之意云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月。瑜慶謹記。

韓云愛博精不專。此語真可藥時賢。公亦垂此不貪訓。守約未厭壁

壘堅。

瑜慶少好買書。公語之曰。讀書自有新得。勿貪多也。因舉韓語杜詩爲訓。

平生自號希狷子。

公少時自號。

定志豈從外物

遷。陋矣宋相誇辭玉。淺乎阿堵羞言錢。宋學繩尺律出處。秦法強富淪陌阡。組織詞人文獺祭。收藏名士書城連。何如守約而過寡。退若不勝修陳編。忍冬之花出澗壑。獨陵冰雪關腥羶。杜陵詩老知我意。風語藉作惡石鐫。他年誅茅得佳處。移根倘許虬龍纏。故山夢斷歸無所。小子耳熱心空懸。官書火速促工作。大地水落差安便。築亭學圃當清課。且述祖德歌風愆。

漢廷。

漢廷重賢良。天子親臨軒。太學集高材。橫舍崇墉垣。郡縣偕上計。徵辟禮猶存。傳疏紛聚訟。師說留專門。異等使絕國。鑿空通方言。經術飾吏治。寧辜側席恩。如何武周間。科詔日益煩。扃試天下士。棘荆加蕪藩。量才憑玉尺。國體亦不尊。貴游事關節。詞賦安足論。有宋變科舉。救弊例或援。金陵固執拗。眉山從批根。後來方踵事。排比辭蕪繁。謬爲代字訣。老成貌虎賁。有明三百年。荒經如覆盆。國初有閭顧。絕學鳴煩冤。戴王足後勁。錢阮追前蹤。衆賢萃本朝。積重固難翻。功令有專習。沿流迷其原。不種而求穫。不息而求蕃。

唐宋之弊政。刻舟求其痕。竹刑用鄧析。刑書著范宣。坐令神明裔。被髮爲陸渾。空言世無補。老死經誰溫。禾黍閔大夫。宵旰憂至尊。失禮念求野。當官憐彼昏。需才信若渴。腹疾求井智。紆緩不及事。朝夕謀饗殮。小儒休咋舌。臺閣多鸞鷟。

詠史寄虞山師。

留侯誠天人。商山友四皓。強臥傅太子。辟穀苦不早。處人骨肉間。憂虞能自保。君王共患難。勇退要有道。海上安期生。授我如瓜棗。洛陽之少年。夙負天下望。欲答中行說。立談取卿相。絳灌既不怡。遂有長沙放。宣室問鬼神。前席重悽愴。展轉就梁王。忽忽意不廣。左右以諭教。爲傅乃無狀。蕭生亦可傳。儒術益高致。輔政領尙書。前朝與政事。中間以毀廢。舊制病更置。尊師而重傅。恩禮會有異。門下士朱雲。底用多風議。不見安昌侯。已請肥牛地。東南有遺寶。李唐留舊臣。周旋二姓間。終不失其身。衰年多念慮。薦士殊悲辛。好漢張柬之。夢語如有神。朕復子明辟。具禮歸天親。

古稱天民者。梁公如其仁。  
臥內有山人。來自嵩穎間。  
早櫻楊李忌。託疾歸衡山。  
彌縫父子中。神仙時往還。  
豈真由詭道。抑以匡時艱。  
物論或未愜。蕭然有餘閒。  
夷簡非相才。一長終可許。  
調停兩宮間。進退非首鼠。  
母子恩如初。廟社晏鐘簾。  
女中有堯舜。後來司馬呂。  
中傷忽流言。舊事從毛舉。  
社飯念老身。臨分聞苦語。  
堂堂張太岳。威重真空前。  
倨坐引朝列。尺書行九邊。  
選將鎮遼薊。陳義高經筵。  
慈聖隆保傅。官家方少年。  
手敕備恩禮。錦衣籍土田。  
往事類如此。後來獨誰憐。  
撫箏望桓伊。慷慨聲回天。

宿南塘和馮庵韻。

淮楚鑿兵地。濤園障水塘。  
音書來冉冉。歲月去堂堂。  
門韻詩相磨。捫星斗挹漿。  
他年留寫本。阿買爲公張。

補錄丙申二月夜自滬河坐小輪船達蘇州。醉醒作。

樓上清歌徹夜闌。四圍花影泥人看。  
鶯聲如沸潮如酒。侵曉吳江雨作寒。

從馮庵扇讀豫生見寄之作。

君手吳門扇。示我許生詩。許生向不作。邇來亦復爲。人窮詩乃工。此語殊可悲。廬陵廊廟器。何似宛陵癡。許生真官人。錦袍顏如脂。中年舉進士。江海空一麾。船官敍勞績。晉秩爲監司。忽爲憂時言。中亦含刺譏。衆中獨念我。我方詩尋醫。詩書等祿蠶。經濟皆肉糜。憑君致許生。轉語療我飢。

喜馮庵至。懷噉谷津門。

東舍馮庵西晚翠。唱予和汝正陽詩。暑中熱客作歸計。花下郎官行苦飢。風雨孤鐙師有道。星河萬里夜何其。此邦不信成都會。人物猶堪記一時。

聞贊如准補迤南道。

仙人歲月壓蓬萊。抗節奮髯御史臺。漢水相逢重惜別。

庚寅與贊如別於京師。甲午。權鹽宜昌。

贊如赴官雲南昭通府。六月以書約會武昌。文譙連日。愴然而別。

時義寧陳右銘中丞在湖北臬司任。聞贊如放昭通府。馳書王夔石制府。言昭通爲極邊烟瘴。前守

死者九人。林某以言事棄外。斷不宜飭令赴任。以足十人之數。願擇善地處之云云。二公蓋未謀面也。余介紹其間。置酒縱談。相得歡甚。

蹉跎積久聞遷秩。烟瘴勤

消拓酒杯。回首觚棱清夢遠。且栽荔子待歸來。

海上有高樓。

海上有高樓。息偃鳴秋雨。天圍鴈影孤。霜落楊枝舞。之子久離索。寄寓非春廡。夜闌想情話。爾汝懷風土。皈依無盡證。豈信折腰苦。男蠹解談藝。女亦能道古。厭老自解嘲。含飴方擘脯。

海上有高樓。夢入從之游。歸期未有期。一雨驚成秋。天上方七夕。河漢淡欲流。鞅掌不自決。明月幾當頭。憶稅午君駕。同泛姜溪舟。

往在宜昌。于姜詩溪。亦臨流結屋。

翠檻俯危峽。輕槳追清幽。南塘一帶水。傑構應與侔。虛幌念香霧。晚江憐白鷗。清娛強解事。新寒料衣裘。

答馮夢華太守次馮庵原韻。

天道寧教裨竈知。憂時未用苦吟詩。一官江海歸何日。滿目流亡念在茲。竹木勞人憐我拙。斗鍾爲德恐君疲。長堤障水無窮利。遠迹塗山問導師。

雜感。

百年盛舉勵顏行。萬騎雲屯待鞠場。父老歡呼望天日。君王神武類高光。

一疏分明見典型。却從文字費調停。鴻都門外車千乘。半學方言半寫經。  
功名晚歲事多憂。去就如今豈自由。客子西來須檢點。關中頽喪老穰侯。  
絕學師徒抗孔顏。詩書一例可修刪。誰知論薦交章日。清夜掀髯草辨姦。  
萬國車書事豈無。宏開賓館照通都。何人品第丹青手。待寫他年王會圖。  
聖明不諱豈招尤。一紙風行速置郵。正苦線裝充棟在。更繙蠻語作蠅頭。  
不明牛斗獨靈箕。隸圉風流盛一時。憶與羣賢游洛下。何曾數有蔡充兒。  
不道駕言以寫憂。友朋謂我且方舟。平津邈日開東閣。抵掌書生萬戶侯。

賈誼

漢家起草昧。百度方經營。書生擅制作。天人發皇明。兩者既相須。蒲輪宜歡迎。云何乃自鸞。上書鳴不平。既非豐沛舊。痛哭疑非情。帝后好黃老。吐屬厭儒生。屏藩諸侯王。大者方百城。功狗與龍種。馴擾宜勿驚。投分既深厚。從容戢亂萌。道合古有訓。交淺言亦輕。染指念覆鼎。嚼蠟思調羹。乃知士不遇。不如退而耕。麒麟嫌突兀。鸞牡終安行。君臣每俱失。所懷空崢嶸。

### 鼃錯

老父抱幽憂。智囊不解事。親支貴梁王。反骨疑吳濞。高帝之子孫。帶礪盟裂地。天下乃公器。剪桐古無戲。衆建以屏藩。豎儒乃異議。謗咎之所歸。取爲一人媚。帝亦刻深人。居守終遭忌。縱無袁絲言。豈免市朝肆。刑名輔少主。弊事襲秦季。傾危骨肉間。因緣以爲利。賢者引當道。遑復論趨避。正以言謀身。須臾不可棄。

留別同鄉江叔海徵君。并呈許豫生觀察吳門。

七月二十九夜。

故人自蜀歸。

陳敬如副將。

爲狀元魯山。

江建德太史。

傾倒杯酒間。占籍

况同州。相望無往還。書生擁專席。幕府窺一斑。蜀中變學派。王

湘人



。廖

蜀人

。真抗顏。流傳有謬種。騰沸驚神姦。云誰扶絕學。正論砭愚

頑。邂逅偶執手。陸沈憫時艱。百年潛研堂。建霞爲予言。徵君攻嘉定錢氏之學。麻絲遺蒯菅

。優詔求巖穴。論薦非等閒。突兀看變化。麒麟遊天閑。臨歧語珍重

。再宴或不慳。主人富文采。豫生爲予置酒。錄事亦都爛。歌者甚鄉人萃吳門。

酒腸吾方孱。

大沽舟中聞友人談都下近事。

事亦有至難。百爲無一可。千鈞繫一髮。狂瀾欲轉柁。濯濯少年銳。

側眼自頤朶。出門占同人。立談修負荷。江湖望南斗。中夜重起坐。

之子亦可念。世路殊測叵。癡兒已見幾。謂遲恐不果。我倦答癡兒。

月固不勝火。

用莊子語

靈苗與毒草。辨別幾微間。可憐採藥人。荷鋤入名山。衆中野狐禪。

說法亦點頑。白日真飛昇。何須論九還。羣生無主宰。天寶假神姦。

我獨念王子。仙骨非等閒。速化爾何心。辛苦方躋攀。既茹不可吐。

哽喉難駐顏。

蔓滋每橫逸。種美多不熟。歷數我生初。一一可列目。每况以愈下。

起滅如轉轂。風雨經幾番。眈眈欲逐逐。味爽而不顯。猶恐淪臣僕。  
變故骨肉閒。鈞黨方屠戮。士氣既不伸。國勢日以蹙。治獄非經生。  
梁事難輸服。閉門吾自懼。傷心遑野哭。

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寫經竟書後。

春及東坡百日期。牛衣身後夢猶疑。誰知呵凍書丹夜。獨對清齋禮佛  
時。望帝煩冤天許醉。世尊救苦事何裨。桐宮左右精靈繞。嫠也招魂  
恐未知。

書宜春帖。聞渦陽警報。

老將方驕蹇。朝廷豈厭兵。流亡成伏莽。宿衛滿王城。白日淡無色。  
閒雲遲有情。發春多好語。華髮不須驚。

和馮庵先生留別之作

乾坤雙鳥歎牢籠。勞燕東西鷓退風。兒女異鄉忻戚共。兵戈垂老亂離  
中。頗聞命子同元亮。却喜清談與阿戎。世事無功思汗馬。書生有技  
總雕蟲。

樓櫓家山話甲申。當時朋輩已無人。登車攬轡吾猶在。躍馬橫戈氣未

伸。昔日風霜憐獨夜。

獨夜風霜惜羽翰。先生甲申贈別句。

衰年涕淚感前塵。眼前區畫匆匆意

。更遣兒曹念苦辛。

題崦樓詞卷。

婚嫁願粗了。吾欲老邱樊。志業既不遂。矧乃衆論喧。勞生呢兒女。息影求田園。邂逅記當時。年少王公孫。詞女得所適。食貧宜清門。名聲忌藉甚。論詩耽鈍根。書叢恣冥想。置筆窮溷藩。一朝忽舍去。肝膽奉至尊。論思任親切。旬日看翔鶻。士論謂庇主。子弄疑推袁。諸侯誣萋叔。太學訟陳蕃。成仁他弗恤。羣吠安足論。詩卷留天地。千秋晚翠軒。勁節耐冰雪。忠魂依天闈。崦樓絕妙詞。合校聲暗吞。酬子嗽名意。空舫啼哀媛。須臾忍性命。待子理覆盆。抑情更感逝。腹痛能無言。鍾山那子翁。晚歲彌溫存。結構決明年。突兀懸江村。

時家書有卜藥  
變壽與之議。

老夫謀少憩。精衛方銜窻。

讀漁洋山人精華錄竟。偶系一絕。

正宗才力王貽上。無病呻吟吟鄭善夫。愁苦易工原結習。歡愉愛好入時無。

南塘補種花柳。以小詩二章寄壽州童次山觀察乞募花匠。似此好事。不貽大雅所哂否。

江海詞臣童次山。淮舟弄月占清閒。憑君乞與生春手。點綴南塘十畝間。  
眼前生意已婆娑。種柳蒔花不厭多。癡想他年作圖畫。倚天照海裏山河。

與庵樓寫詩

庵樓錄已作。吾寫昌黎詩。摹仿所到處。古人直可期。論詩貴微至。昌黎非神奇。云何中晚間。靡靡日相隨。畫龍忘點睛。畫蛇忘酒卮。長慶病辭衍。西崐尤格卑。鈍根與神韻。枉自言起衰。或譏無病呻。哀吟矜杜皮。差喜歐陽子。異代山斗推。宋賢脫窠臼。坡老與心追。淋漓潮州碑。論定百世師。遺山譏淮海。荼蘼臥晚枝。拈較山石句。知是女郎詞。女郎有健筆。宗匠寧獨辭。曠代但相感。鐙火此神馳。人窮詩乃工。此語良可悲。寫詩兼遣恨。况爾多天資。人生亦由命。韓豪不吾欺。

書韓公示兒詩後

一時著錄盛貞元。名輩通家張與樊。覘轡踉蹌知瑟僂。傳家典故失金根。詎同杜老思宗武。猶爲鄴侯惜李繁。短日每多門戶計。韓公世事不堪論。

留別羹梅書院諸生。

三年留滯淮之湄。水溢海竭商民疲。課最無功謬所規。只有談藝軒吾眉。此邦人士多權奇。好事今無韓退之。循吏不修孫叔陂。孝慈不立召南祠。舊爲劇縣今則夷。學宮規模亡尊彝。別駕禦寇職秩卑。士鮮士著多流羈。友無聲氣師無資。舉業恆屈於有司。城中畫眉求入時。四方半額癡復癡。天荒欲破底用疑。暇日肆力古文辭。熟讀深思子自知。精槩足本勤手披。朱熊徐馬予所期。豈獨趙德能爲師。石可爲錯玉可治。葦蕤崛強終起衰。草綠河水方流澌。吾欲去此歌將離。桑下三宿戀在茲。贈君處我意勿歧。譜入韻語哦新詩。豪情急調酸心脾。

留別南塘精舍

柳正垂絲草未勻。官程明發我知津。瀕行惜別詩留壁。急就刊碑客笑

人。

時方刊鹽倉碑記及詩。并馮庵鹽倉公  
廟記。十日而成三碑。可謂急就。

百匝小園如十里。一澆寒菜足三春。折枝

滿載連江雨。照眼渾忘白髮新。

吳江舟中示向子振潘芸孫。

使君手拓浯溪頌。

子振守浯  
州多年。

料量山谷與石湖。等視雞蟲寧有失。論材竹

木已嫌蠹。同舟不信橫流急。悉索猶堪竭澤無。

時方派重臣  
駐吳籌款。

只合沈腰共潘

鬢。澄江三影照蕭疏。

再疊前韻

旌旗真畏春申浦。行李偏尋少伯湖。市尉神仙猶可隱。罪言刺史不嫌  
蠹。貞元朝士典型在。慶歷才人黨籍無。圖畫扁舟載三友。歲寒踪跡  
未應疏。

子振芸孫約趨府吳門。根觸舊遊。方遣人赴杭延僧爲亡友資福  
。中夜有作示二公。幸有以釋吾悲也。

當年此地同稽呂。魂魄清明怨白紵。一杯深黑付頽然。不問江心明火  
炬。坐中潘向皆人豪。醉後論詩出餘緒。起予剪燭賦木瓜。曹鄴支吾  
大國楚。鞅掌官程德不孤。欲藉清詩卻殘暑。詩成出我正陽篇。五字

長城方我許。我方感逝迴中腸。永夜哀情愴詞女。恨君未識江夏黃。昔日山塘篇已鉅。斯人之慟今則無。魚肉猶聞伺刀俎。錢塘寶剎道場關。圓澤精魂呼可語。倘教足我崔嵬詩。海日江潮沛莫禦。

黃浦舟中晤濮紫泉太守。時方有迎送之役。

松江太守一葉舟。賓客欠伸屋打頭。十年京國困乞米。一朝江海求其儔。平生戲語矜將相。南屋輪值煩前籌。賤子一官類蓬轉。時亦書檄供諸侯。點竄不畏相公嗔。濩落真爲府主羞。謀人之事了無異。如或知爾將焉酬。不如松鱸下紹酒。當筵歌舞消百憂。方爲客坐忍性命。寧復船算窮誅求。連檣高艦晚無數。篷窗夜雨乘春流。

瀟湘歌者。十年前曾以度曲乞書。忍公席間重見。殆難爲懷。

書示紫泉剛侯。

千金一曲對揮毫。江上峯青雁影高。舊事已成廣陵散。新聲猶愛鬱輪袍。帝京景物君須識。海國才名我欲逃。忍淚不勝人事感。篋中別縉字如毛。

舊唐書王叡話  
有別縉書。

揚子舟中呈鹿芝軒中丞。

同光之間數偉人。過庭之訓猶酸辛。地上突兀行麒麟。韓范歐富自有真。繡衣直指來八閩。枯魚銜索甑生塵。天恩似惜廉吏貧。不欲孤兒嗟負薪。數年能仕遊峨岷。尙書噓拂坐生春。嶺南舊治起按巡。弱弟磬折亦垂紳。得賢而事昔所珍。書生芻狗難重陳。省嗇而用等繫纒。十年仰止如夙因。吳民遮看甫及申。高下在心矜笑頰。坐鎮且使士氣伸。覘國倘或消強鄰。秋風樓櫓金陵津。城闕猶是旌旗新。二老同心秉國鈞。小子差可酬咨詢。

九月朔由金陵回滬上差次。示趙香圃觀察。

斯人宜吐哺。所坐乃驕客。倨見如坐尸。不與等刑印。臥治未擇人。策蹇翔千仞。蘭臭氣自芬。寶山屋亦潤。官資方憎眼。餘威懼一震。馳驅今十年。冉冉霜生鬢。且莫悔輕來。豈復傷見擯。性命忍須臾。冷炙終得餒。孟孫之惡我。惡石勝美疢。煩君語綠衣。師是仕不進。

趙姬人最傾慕余。

過侯府有懷。

天公生尤物。顛倒世間人。西子昏吳王。夏姬蠱巫臣。豈真能伐性。



自不葆其真。况在淪胥地。謂是要路津。餘氣主進退。衣冠趨屈伸。就中奇特士。道旁望絕塵。不識狡僣幻。自覺可憐顰。不得且徇之。梁惠何不仁。至人要有道。談笑弄橫陳。吾欲從之遊。珍此不貲身。故人呼不醒。第宅主亦新。黃墟感今昔。渺渺愁白蘋。

九月二十五夜奉和范肯堂見懷原韻。

聖賢列鼎食。王公差溪毛。窮達兩不厭。風節相爭高。人情重緩急。因付隨所遭。臺饋昔致餼。諸侯能投桃。果腹論風雅。坐嘯劉與曹。鄭伯索敵賦。吳王徵百牢。九重掃巢痕。百鳥鳴啾嘈。既歎士不遇。豈有名可逃。望洋忽返駕。風雨聲蕭騷。行役念予季。昨夕送季弟赴粵。神交飲醇醪。國子退太學。妻啼而兒號。晨炊方乞米。對客猶揮毫。生塵置范甌。作詩追韓豪。

和峴莊宮保留別原韻。卽送入覲。四首

昔時子弟亦中年。相對故應感雪顛。聖主有憂方枕警。大夫雖老敢車懸。威儀不損心如石。愛惡何知膝與淵。趨闕早孚還鎮望。咨嗟南柱要擎天。

溫諭從容不忍催。延英久爲老臣開。危疑共信能尊主。拳曲無遺總愛才。壯歲澄清常慷慨。衰年深念却低徊。瓊樓玉宇寒深處。有脚春來萬象回。

天恩縱許放還鄉。夢寐江湖恐不忘。事有至難思李泌。公眞善病似張良。支持城社防狐鼠。愛護梧桐庇鳳凰。願得讀書爲宰相。好教善類託甘棠。

握別臨歧重有憂。後來未雨好綢繆。集思葛相賢勞久。畫一曹公念慮稠。不遣流亡成伏莽。行看滄海障橫流。同舟豈但咨君爽。繼起還期有黑頭。

自題正陽篇後

監史臣家豈具官。溷牆置筆事皆難。懷人生死心多疚。述德文章意未安。欲問前朝遺老盡。敢將新得等閒刊。卅年散失從頭數。百感情懷幾日寬。

濤園詩集正陽篇終

濤園詩集卷二

侯官沈瑜慶愛蒼

春申篇

林希村同年約夜談。旋赴酒家之招。期以明日。出扇督書。鐙下有感。以詩堅之。兼示曾紉茶孝廉。時紉茶方下榻敝齋也。

相逢戒作無病呻。黃公墟下多前塵。悠悠未改憂時盡。誰數江湖汗漫人。咸同諸老無窮願。當時憂盛甫及申。後來吾黨二三子。旅食猶是

京華春。

太公中丞與先文肅公及忍齋祖文勤公。皆以夙好同官京師。吾兩人又久困春官。

前席未虛遺愛作。摸蝨人往往悲辛

忍齋由上齋出守京江。終以不召。

俱言吳越山水窟。乞外往往求其鄰。

余需次江南。公近亦改官越州。

杭州約

略亦感逝。

林迪臣太守新亡。

行藏欲問無周親。白樓詩人昔健在。日日望吟申江

濱。

邳州葉損軒刺史。甲午同在滬上。頗多唱酬。

差慰天公佑善意。懸河未許談維新。愧我冷官猶浪

迹。餘生机阻傷掌珍。故人惠恤無可說。但怪非時而有麟。強樂多防

兒輩覺。殘羹未厭儒冠身。懸知變幻在俄頃。從汝意態淑且真。南斗

觚稜望萬里。舊交零落等星晨。明日酒醒當過我。子遺愛護齒與脣。

南豐先生亦愛客。拋書午夢能欠伸。

希村和章未至。再疊前韻速之。

與子坐作寒螿呻。十年誤踏軟紅塵。相酬天地有雙鳥。况復風雨來故人。交期海上逢叔弼。妙語林際看春申。人前袖手弄神勇。醉後落筆誇生春。不聞能事受迫促。惟有作者知艱辛。萬人如海學無友。吾道一脈德有鄰。先輩因緣真夙世。兩家子弟因其親。歐蘇盛名待繼起。鄒魯微言留海濱。邇來正論誰復譚。剩有詩語能出新。投桃望報吾有取。以珠彈雀君所珍。世稱虞山老宗匠。乃許新城獨角麟。築亭流傳修史筆。著書珍重等閒身。孤山高節林處士。鑑湖狂客賀季真。得官行將廢此事。尊酒切莫辭達晨。同堂弟子且入室。欺余先生防反脣。火速追逋惜清景。君子杖屨當欠伸。

罪言。

有道守四夷。天子家四海。立賢本無方。所居日行在。國家起東北。天潢儕寮案。豐沛與寒門。一體論功臯。中興盛湘淮。諸老意未怠。莫敖狃蒲騷。侏儒戲傀儡。原氏不說學。王叔政以賄。鐫碑錮黨人。

不平天下宰。將取呼嘯徒。命以後車載。賈禍由狐鳴。剗肉當虎餒。寸磔不蔽辜。噬臍其可悔。周家忠厚基。雖衰命未改。秦關四塞險。西巡古無殆。翻然以更張。日暮猶可待。讒人投有北。賢者禮郭隗。轉移此妙用。事半功必倍。君門萬里遠。變雅誰當采。

贈洪蔭之司馬。

常州人。北江先生曾孫。甲申三月。余訪陳伯潛侍郎於信州試院。始獲訂交。言論意氣。殆不可一世。二十年來。海上相逢。患難之餘。情好彌篤。追維前

後。益以近日時事。不覺其辭之繁也。

憶我初識子。負氣相角逐。隔坐抗狂言。爾師管才叔。亦常州人。校藝動勒帛。刻論多入木。謂是名公孫。其言副要腹。當年君世父。遺書嫌韞匱。過江攜寫本。行世苦不速。家君為集貲。補刊未完目。至今卷菴閣。世間可盡讀。君行念此意。向我益輯睦。安仁漉石子。信州叩祠屋。人物王與謝。忍齋故如。同時老尊宿。主人復愛客。後菴侍郎。夜語忘更僕。胡馬一窺江。氣象頓頻顛。南北各分馳。平安未一祝。君隨恪靖幕。轉佐臺陽牘。龍性固難馴。人情亦反覆。方知獄吏尊。未得臧洪服。脫身幸來歸。回首成沈陸。遼左與兵事。謗篋猶折軸。世人那得知。遭遇真栗六。海上更相逢。所憂在饘粥。故交半黃土。門戶等陵谷。

彈指去來今。陶情絲竹肉。昨得螺江書。尙問更生福。謝老亦健在。舊事記可熟。烽火及燕郊。南方宴羣牧。天王恐蒙塵。奔告奚我獨。諸侯多中立。舉事何畏縮。同室誼被髮。凡民理匍匐。誤國豈二秦。書罪難罄竹。一老在江湖。何以憂輦轂。子亦老賓客。庭槐安所哭。但對楚囚悲。難覓詹尹卜。意念各已灰。語言忍再瀆。綜將事十年。寫作詩一幅。震瓦要聾聽。擊楫誓力截。請君慨以慷。勿用含與蓄。

程雨亭觀察爲誦南皮公禰衡詩。以爲不可及。余謂此南皮公少作也。士旣不能明哲保身。亦曷若歸死於知己。衡奈何自辱於表與黃祖乎。

欲將賦手抗荆臺。未數曹家八斗才。黃祖腹中何曲肖。孫郎帳下漫驚猜。平生薦鶚書猶在。晚節依人事可哀。畢竟士爲知己死。建安橫槊曷歸來。

有騾病狂。不忍賣去。爲奴子所給。誤買病馬。遂有徒行之歎。作騾馬行。

內廐有騾馬。主人舍車徒。騾也狠而顛。馬也蹇且瘠。以健得愛惜。

索價辭鄰胡。以弱伏鞭策。易與爛僕夫。馬券得沾潤。騾棧慳薪芻。  
 蹇瘠厭戀豆。狼顛終妨吾。兩者俱失計。我僕從濫竽。弱健兩難用。  
 束手一策無。即今狡憤者。六飛誤羣騶。銅駝在荆棘。况如汝區區。  
 郊原富苜蓿。高蹄方長驅。孰謂子產智。乃作華元愚。市駿既無識。  
 相士焉可誣。黃金擲虛牝。索驥今無圖。

劉少如太守表兄六十壽詩二首。

東閣叨陪閱事多。中年偕隱豈蹉跎。別來滄海波應淺。歸去華堂鬢未  
 皤。親社漸推君祭酒。林文忠晚年家居。設親社。課感中子弟。詩懷休訝我殊科。鄉心付與南飛  
 鶴。長笛聲聲祝老坡。

人望蘇程知壽骨。我從梁孟慶梨眉。棄官昔日矜高節。學道華年惜令  
 姿。有弟偶來話疇昔。諸郎見過慰權奇。移文莫便嗤頑鈍。似此浮沈  
 未可知。

吳仲懌廉訪。名重憲。山東人。壬戌舉人。由江安糧道升福建臬司。消寒初集。賦呈恩藝堂方伯。

名壽。江寧布政使司。達右文。名斌。漢軍旗人。山東糧道。徐叔鴻。名樹鈞。湖南人。江寧鹽巡道。郭月樓。名道直。安徽人。三

觀察。

舊衣猶著巴圖魯。

右文戎裝  
甚偉。

新曲怕聽雨淋鈴。君自秦來吾欲問。

仲澤新自  
行在歸。

五陵三輔高建瓴。瞻園主人潘署園名擅風雅。承平韻事談零星。自是夷吾

出江左。何勞名士悲新亭。坐中狂吟瀝丹客。衣冠雄古窺魯靈。巡方

使者今詞伯。當年簪筆直樞廷。平原漫書爭坐帖。洛社初序真率齡。

序齒月樓  
首席。詔書一夕行萬里。本日電傳變  
法諭旨。弊事並洗諸羶腥。論功上客酬曲突。

治絲以亂懲寧馨。一時人物各開府。銅符預兆維藩屏。仲澤以大中丞  
漢章贈瞻園。江海

有人舒倦眼。去思來暮行且聽。我亦海濱故家子。幸接鉅公吾眼青。

收京先草迎。鑿表。磨崖待勒中興銘。文字但得俳優畜。歌詠願儕南

府伶。

除夕與訪西表兄夜話達旦。試筆。

當仁古不讓於師。子獨奚取謙遜為。清華門地天人姿。高文典策矜當

時。名場結習往猶疑。蹉跎回首今已遲。晚入幕府略見知。遞相傳舍

未之奇。喬木世臣禮亦宜。宣室一問旋復遺。長安時事如奕碁。相公

蔽賢焉可期。治經無效晚論詩。再逢我正詩尋醫。為君起製除夕詞。

一字推敲中夜持。方今子聖而母慈。收京計日六師馳。尹雖已往陟猶



伊。桑榆之效舍子誰。華國不合以自私。履端百度襄軒義。祭不及禰語尤悲。兩家有田誓營祠。欲稽籩豆存有司。家祭兼拓中興碑。訪西以外祖

文忠公賜詞並舅氏家廟未立。語之愴然。故詩意及之。

乞假回閩展墓。訪西以詩送行。依韻答之。

漫論今是與昨非。十載離家得暫歸。慰逝何堪虛口惠。

去年與唯樓有送其歸里之約。

傷

時已覺減腰圍。得官此日情奚慕。誓墓他年願倘違。多謝先生詩力健。曉枝強爲起薔薇。

待船未行。訪西又以兩詩來。依韻再答。

君以爲雄敢不雄。散材備位取能充。巢痕到處泥銜燕。浪迹頻年爪印鴻。宦轍遠徵先世事。文忠公再出。曾任淮揚道。歸帆方趁早春風。外家治譜如相乞。

作記虛堂舍蓋公。

非時豈合冀遭逢。官興不如歸興濃。踏月未同三徑夜。圍爐怕及五更鐘。承平事往君能說。聽斷才長我欲從。更僕休嗤阿所好。環生妙緒擅談宗。

和肯堂寄題召伯埭斗野亭和秦少遊及蘇黃諸子。

廣陵別同舍。蘇公語難平。後來友秦黃。一時成三清。得意斗野亭。傑構累層臺。俯眺廿四橋。欲倒東南傾。曠代得精意。吟情悠然生。三子此勁敵。五言真長城。新詩發舊癢。久飢飫南烹。捲簾夢揚州。勝此寧西行。匝月憎官書。倦眼時一明。因君結古懽。廁名吾所榮。王岑之惠所揚秦郵帖。賦謝兼示肯堂。並送東綠五弟之官浙江。

范子昨吟斗野詩。王公今揚秦郵帖。誰知堆眼畏官書。到處汗牛艱發篋。一行作吏便爾俗。何待勅敵方氣慴。愧難據案答詩筒。險韻哦思一再疊。故人不諒促揮毫。判牘餘瀋書小箒。昔賢詩成手自寫。公事晝完客夜接。我今四月猶清和。耳怕蚊雷衫汗浹。對牀忽夢浙江潮。明日清風趁茗雪。杭州山寺墨本多。捆載無妨重歸楫。

防汛高郵十餘日。風日晴好。秋漲未落。例不得歸。卓安禪師

金陵人。今年六十四。

住錫放生寺。極花竹之勝。收藏亦富。彈棊讀書。聊慰

行役。將別。以所作篆書並墨搨各種見贈。師以書法名有年矣。賦謝。

兼旬河上數石齒。神龍避壑蛟潛宮。王事得從方外樂。臨池賭墅誰爲雄。勝固欣然敗可喜。瘦既無取肥寧工。吾師退筆已成塚。推枰斂子顏如童。祝我石刻媵墨本。十年篆畫追斯翁。自言平生得力處。篆法本與真行通。幽棲已破鐵門限。况敢好事從鉅公。竭來精舍尋妙緒。書法北派禪南宗。裏河百里禾被野。方庇佛力貪天功。忙中得閒殊不惡。歸途所載亦已豐。賦詩未厭疥寺壁。作草留待不匆匆。

題香圃悼其亡姬詩後。

鄉園裙屐擅風流。二十餘年汗漫遊。今日忠州陳刺史。緘書和淚說蘇州。姬定情之夕。予與忍齋太守幼海刺史皆在賓客之列。

豪舉平原信可誇。年年沈醉爲看花。長安乞米何須帖。典盡金釵付酒

家。余無賴。每就香圃索飲。姬謂之惡客。然必咄嗟以順適其意。

內子往曾推叔隗。替人今又覓賢妃。姬自傷薄質。勸娶吳夫人以主中饋。晚因多病。又勸納姬。生天佛界無遮

礙。沈陸神州早見幾。

相從手版到江南。妙理頻聞破劇談。一夕哀音溯淮水。吞聲憶語影梅庵。

天上雙星事倘非。人間七夕記依稀。當年師是今猶在。感激公言有綠

衣。

前年秋。余以學沈就香圃語不能平。姬寄言多方慰藉。

與君衰鬢漸成翁。廳事秦淮笛未終。淒絕闌干重倚處。年時曾此照驚鴻。

月上不隨樊榭老。眉生早識孝升才。憑將哀誄編詩話。一樣悼亡有別裁。

廣寒高處已深秋。撒手全無根蒂留。十萬俸錢何足羨。一時贈句盡名流。

司直彥強兄弟來徵其叔旭莊太守五十壽詩。

逸少風流最妙年。祇今霜雪亦盈顛。論交兒子寧須誠。幼學兒曹並象賢。京國衣冠棲海上。江南消息豔梅邊。遙知此夕華堂酒。定釀當時供奉錢。

去臘虞山師貺我王石谷寒林雪霽圖。同王旭莊太守沈子封太史詣謝。師又出石谷長江萬里圖。宋槧施註蘇詩。屬題卷末。暢論文字。流連兩日。今年歲事又屆。子封來浦告我將北行。感

而有作。示子封兼呈吾師。

兩朝造膝託肺腑。寂寞歸來守環堵。廟堂鐘簾今依然。得失著龜略可睹。兩載江湖滋味深。牛市第宅憐接武。棠甘人念召所憩。言直盜憎主所府。都門舊邸。爲袁爽秋京卿所居。芒刺何曾緣色悖。俯首不敢言杖杜。畀我寒林雪霽圖。割愛無妨失左股。天旋地轉臘又盡。隔歲題詩義何取。吾宗告我將北征。根觸舊遊歌換羽。寄語虞山白髮翁。侍坐何人與揮麈。

壽新寧宮保兩絕。

平戎仲父憂王室。薦士梁公感舊京。痛定若思茂陵策。故應險絕念平生。故事承平禮數多。幾番慘綠侍皤皤。歲時長記醉司命。難遣王郎磊落歌。

子封自海州來。肯堂中林兄弟自通州來。競談張季直沈兩人倡墾通海洲田之盛。已而二范別去。余謁府金陵。留子封少住十日。未及期。函書以婦病告歸。却寄兼柬兩人。

東西二帝子遨遊。南海北海風馬牛。城闕恍闔矜自由。子持故技將焉

售。主人出門以寫憂。謂客爲我十日留。京塵消息渺悠悠。馳書勸作

致書郵。來書勸辦淮海郵政。中言婦病未少瘳。清輝香霧催掉頭。白日看雲胡不謀

。久不得子培信。二范友愛真吾儔。門內之治勤自修。人生如此復何求。舉比

課士勞校讎。防攻子盾以子矛。一度揚塵一斷流。巧取豪奪等浮漚。

眼前突兀逢麥秋。彼此疆界畫鴻溝。流亡無術給耒耨。挺險未忍窮錄

囚。諸君肯使魯無鳩。哦詩與子爛雙眸。東漁海上兩人太史。能狎鷗。千頭

已長木奴洲。我鞍子佩何時休。盍不耦耕偕老歸黔婁。

留金陵十日。困於酒食。歐陽潤生約飲。未果赴。香圃復餞別

江樓。書所見爲謝。

官道攀槎柳。寒塘繚斷垣。豈知手種者。長憶玉關門。馬路兩旁柳。皆徐星槎分轉所種。柳成圍而分

轉遺戍新張矣。

故人濠堂上。已自念鄉里。昨寄武昌詩。重複誓江水。過鄭太夷濠上草堂。讀壁間舊題。

髡貴緣齊贅。公歸作楚宮。侯家幾易主。車蓋尙童童。侯府有唐柏數株。今建洋樓。

諸侯昔合縱。幕府真愛客。書空咤怪事。謀野欣有獲。憶去年文正書院事。

歲事已崢嶸。笙歌終夜聲。此中十日住。長飶五侯鯖。

優詔許罷謁。解頤頷執贄。昨者偶扶杖。一接匈奴使。  
鍾阜雲如墨。衝寒出白門。江樓沈醉意。惜別語猶溫。  
口惠吾終感。知心子亦曾。新詩慰離索。未用老廬陵。

壬寅元日試筆。呈筱石漕帥。

經天日月耿重光。錦衣使者宣河防。掃除宮闕逐天仗。馴伏狼虎襄賢  
王。荆棘幾人扶善類。浮沈三載飛潛郎。京兆粗完留守責。行在又抗  
迴鑿章。麻鞋涕淚臣心苦。輯睦甲兵羣策良。承平轉漕成故事。江淮  
重鎮資迴翔。名臣文武垂看盡。黑頭將相誰當行。痛定宜思前事戒。  
豈云水火紛廟堂。發春吉語首興學。下吏驚奮情欲狂。乾嘉老輩久不  
作。濩落忽睹金玉相。失官敢鄙夷爲陋。蒙養端由業不荒。長淮驟失  
河漕利。千指萬插今凋傷。况增歲幣重民困。不誘其智儔能強。公爲  
斯文培元氣。欲發錮疾攻膏肓。但卜諸生得正鵠。勿使博士傷瘦羊。  
規條待草進學解。鐙火已措饋貧糧。且借公館拓上舍。傾耳絃誦聲浪  
浪。

濤園詩集卷三

侯官沈瑜慶愛蒼

南州集

百步廊邀墨園伯嚴同作。

十笏官園百步廊。匝月木石虛平章。蘆簾棊几闕清晝。磨詩削牘嫌相妨。逍遙散步苦無和。起予千里來陳黃。瓣香共祝滄趣老。江海弟子遙相望。我生慣作合并想。插架猶使聯雁行。能事相逢况並世。前除置酒須盡觴。湖海樓高據白戰。高挹廬阜俯甘棠。邇來悲歌滿燕市。書生沾嗶韜光芒。浮屠三宿有餘戀。名山一席誇誰強。眼前儘作蒼茫勢。起伏蒼翠盈巒岡。得月較遲却宜雨。更有蕉竹生夏涼。棋聲書聲晚相答。入夜鳴瓦聽浪浪。

壽李畚曾五十初度。並示拔可。

惟賢能知非。惟聖能知命。吾儕憂患人。奔走殊未竟。與子生齊年。履豐却憂盛。吾姊夙哺我。荻畫更絮詠。焚鬚老愆約。贈佩晚歷聘。



此邦歌雙忠。私祝聽萬姓。板輿過舊治。香花擁溫清。任子非象賢。宅相說後勁。過客賦高軒。咱我勞主孟。歌酣壺擊碎。談久塵脫柄。雞肋戀祠祿。牛衣諷朝請。山中客移文。水上吏行鏡。南州冠冕集。東湖簫鼓迎。傾城張水嬉。太守正家慶。諸郎壽而翁。白戰聽號令。榴花澈座紅。草色黏杯淨。我誦稽生篇。兼受孟氏正。養生卽幼學。孝友可爲政。馬援戒汝曹。冀缺饁相敬。持此示阿戎。美官得新娉。拔可新得美眷。壽身家有師。老語嫌生硬。

和歐陽立齋七月十四夜東湖泛月原韻。並呈胡蘄生中丞。

西山蘸影邀眞賞。斂子推杯遲月上。十頃玻璃淡蕩風。一刺瓜皮乘輿往。蒼然樓閣已含煙。對此酣歌聲獨朗。藕花四壁不知路。人家上鏡如夢恍。主人愛客舉連觴。好事拏舟亦三兩。中邊澈底激鍊清。一鏡近秋人意爽。粉房和露忽開合。舞袖凌風時俯仰。衝行定破鷗夢穩。擁楫皆作翻壽響。老子南樓興自豪。六一西湖情酷仿。蘄生中丞慨念往事。浮瓜沈李逐年少。畫燭銀箏更連幌。前遊與客樂旣望。後夜攜家來並槩。

次夕余攜家再遊。

池塘昔日春草篇。逍遙匝月連牀想。新句方將調紀羣。長筵近

已聯凡蔣。

讀何梅生病後詩草偶題。

何郎病起愛吟詩。丈室安禪語最奇。庭樹經秋飄葉盡。盆蘭著雨入瓶宜。所希縹緲成孤往。閱世艱難總耐思。魯女周嫠言可念。更生未合怨衰遲。

送龍。

龍果能神應見首。烈日飄風需汝久。香火靈山百里間。多事奉迎惟恐後。我無治狀干天怒。苦尼巫尪拜芻狗。魚服微行詎偶然。潛德韜光古亦有。阿香不下推雷車。木偶還將問土偶。西郊幾度見同雲。涓滴何當慰萬口。夜半流膏稍快意。九日斷葷誰忍受。送汝還山要雲從。膏潤天下足耕耨。處士就徵重聲價。蒲輪安車謝印綬。幸脫韁鎖任飛騰。苦負禱祀酬羊酒。竭忠盡歡古有戒。豚蹄篝車神所右。天人感應理或然。實事交修致殷阜。能勤穡事自豐年。龜亦可投天可詬。新法承平那有此。妙言還質東坡叟。

贈默園。並送其勸學廣信。

吾師丰裁式浮靡。猶子多才捐故技。昔別嶄角未垂髻。異地論詩推巨子。君家十研士所宗。悱惻芬芳誰比擬。邇來風雅有別裁。抗手真看擅張弛。海藏滄趣各雄視。子亦傲岸能自喜。歸裝一卷匡廬詩。餘味至今盈頰齒。從知此事無遮限。直抑中晚追正始。吾衰况坐簿領叢。持較羣賢無可恃。咄咄留題官齋壁。門險未終促行李。此去信州山水區。二十年前游可紀。當時賓從已無人。使者東山行再起。

甲申三月事。

余從伯潛侍郎按部饒廣。係

百花洲樓成贈伯嚴。

魚鱗萬竈俯蘋洲。突兀人間百尺樓。懸榻有心孰冠冕。撰碑無媿已山邱。談筠叟事。欲東欒伯終吾帥。豪舉平原豈壯遊。賦罷青蠅退無悶。料量詩卷載清秋。

。 張公聽水第二齋落成。同默園又點作詩見憶。昨伯嚴書來。言陪赴白門讌集。蘇戡於陶齋坐間評其詩爲國朝第一。若疑其推讓異於平日者。余方有官謗。未敢置辭。還質張公。當有品第。

聽水齋頭竹有實。第二還當勝第一。碎葉勁節亞洪濤。怒筍伏流更橫逸。主人老氣凌秋高。二客才源倒峽溢。春風樓外記懸瀑。千里生徒起居悉。巡行歸咤山頭白。歐陽去年游廬山歸。言公督學時所營之春風樓圯矣。未至休摹輞川筆。又點約游廬山約。歷愆有錫重評第二泉。螺洲總戀千頭橘。由蘇滬徑歸。寄我新詩一味清。貧營趵突當前失。故山自笑猜猿鶴。客坐底用談膠漆。著我吟身坐兩齋。晚歲相從較詩律。徐州教授管是非。少谷山人妄甲乙。在山更比出山忙。投檄江南老乘駟。

爲陶齋尙書題卷。

天發神讖碑。並武昌陶公評碑亭。

峴首崔嵬殊整暇。乘興又稅江南駕。孫郎坐大信人豪。子布能文天所假。十年訪古石頭城。孤本誇人遂無價。醒汝沈迷劫火餘。逮我風流客坐借。百年肯使魯無鳩。一役定知秦可霸。國璽重回征虜魂。嶧碑願肆斯翁赦。猛士詩人嘯龍虎。橫槊詎在建安下。

張敬因碑。

和州刺史彼何人。一頌中興自苦辛。不識眞卿作何狀。開元天子已蒙

塵。  
關中金石記碑林。開府江南尙夙心。欲把行間忠義氣。并傳書法作金鉞。

柏林拓歸北涼且渠安周造佛寺碑。

季子觀諸侯。考父守殘闕。但使振斯文。遑復論斷髮。史無金匱藏。書少洞天窟。遂令兵火餘。百代聲華沒。尙書殷求野。海外搜遺碣。且渠割據耳。君臣太勃忽。未足喻勅勒。詎許齊突厥。西土寶貴之。文斐殊矻矻。諸賢考年月。荒裔淪攻伐。願闢圖書館。萬間看突兀。私家並內府。合璧防顛蹶。不朽實自公。牛耳司節鉞。強鄰隸壇坫。主民戒玩愒。懃直公勿棄。他時還請謁。

陳其年紫雲出浴圖。

十年京國佇停雲。檀板金尊久不聞。搜索枯腸無綺語。乞靈再拜孔璋墳。

范忠貞公武夷曲遺墨。

土室三年繫不死。逆藩不鋤死有恥。誰歟從者泰寧許。足抵田橫五百

士。西臺朱鳥不歸來。如意擊殘聲變徵。幔亭仙樂如天上。日影從容  
猶起視。吁嗟乎人關開國功第一。節鉞再傳得令子。閩南立廟山水區  
。丹荔黃蕉百世祀。中興先德謚法同。媿我比公無一似。爲公題圖  
三太息。觸我鄉愁逐江水。故山猿鶴恐笑人。幕府主人方粲齒。

戊申九月。寄祝贊如中丞六十正壽。並示子久。

昆明問劫灰。武昌攀官柳。還君仗內身。猶見當年守。長安似弈棋。  
汴洛多耆耆。孔席與墨突。初意非不厚。云何夔虎姿。終作牛馬走。  
珍重惜羽毛。慷慨萃淵藪。所規或異同。期許詎有負。南軒早聞道。  
一堂看授受。果藝亦如翁。刻苦聞無偶。遙憶重陽後。應置西山酒。  
坐間起舞人。誰復如老醜。

高嘯桐太守扶病寄書索詩。書達而訃亦至。寄唁子益夢旦。兼  
示畏廬石遺。

陽城昔教授。鄉里薰善良。佐幕忽治郡。衆弛乃畢張。羣公交論薦。  
召試登明堂。晚遇握長算。報國惟文章。好直取盜憎。明夷豈佯狂。  
試列第一。項城  
擯之。不記名。海上望鳥號。憂時頭如霜。扶病促我行。手書莊且長。我

實負諾責。莒戒誓勿忘。天聽如人意。迂叟方治裝。公百計為瘦老推較勸駕。江亭為位哭。公靈宜質旁。鄉信來白雁。客夢熟黃梁。天涯老同叔。初平尋裏糧。雪涕林與陳。奠醑同傾囊。

題何潤夫侍郎江亭翫月圖。

出門負手向江村。淺水蘆花沒舊痕。亦有高寒宮闕意。朝衣清露想貞元。

三年別意寫雙清。千里樓臺共此情。今夜與君憑檻望。萬人如海隱王城。

題何潤夫春風四瑞圖。

畫梅花牡丹石榴菊花。

高才常恐不同時。獨有春風醞釀之。四海千秋一壇坫。蘇黃李杜合論詩。

避面由來怪尹邢。一堂四美門娉婷。先生早具調羹手。晚節商量唱合并。

何潤夫屬題惲孟樂太守同年宣南話別圖。

時出守建州。

城南踪跡最相親。龍樹留題壁已塵。

乙巳余外放廣東臬司。孟樂餞我龍樹院。有詩送行。

獨有沈吟何水

部。梅花春半坐懷人。

誓墓當年願已違。故園風景尙依稀。種松料與甘棠長。白甲蒼髯我未歸。

章曼仙部郎屬題尊甫銅官感舊圖。

湘陰左文襄公平江李次青方伯皆有字紀靖港之敗。曾文正投水。价人先生抱起之。

末俗說報施。事後勞責望。當時共義人。意氣各悲壯。援手可言功。姑息豈分謗。衣冠送易水。生祭訣丞相。苟非天下才。孰若匹夫諒。借杯消磊塊。左李固雄放。江湖已相忘。俯仰忽高唱。雖貴不易交。當仁亦豈讓。不問西山爽。未合南樓障。題詩信佳話。淺語敢相餉。草堂故人在。幕府揖客抗。第念搗門人。猶見西州愴。誰當起隨會。再肖平生狀。

爲何潤夫題祁文恪詩卷。

趨庭南國感前塵。操行從聞追古人。

先公在兩江任內。密陳學政考語。有操行清苦。力追古人。尤以安徽學臣鄭某爲最。

三晉

百年添掌故。一村兩姓結朱陳。長安第宅多新主。洛社耆英有夙因。前度別時君醉我。此來展卷又花晨。

爲何潤夫題雲山春宴圖。



舊塵拂壁更留詩。碧玉春流問晉祠。一角西山五年別。登樓人在對支頤。

題龔懷西太史蘧莊畫卷。

春水英雄方抗手。簾影紅樓人在否。江山勝處坐人豪。點綴俄看羅萬有。問舍求田也自賢。閑閑更有桑兩千。畫圖縮本收瀛海。著錄密記存木天。廿載蘧莊問尊宿。兵火何曾損喬木。記從出蜀稅行旌。再世論交數更僕。

甲午歲。權鹽宜昌。光祿公出蜀。維舟姜詩溪。談宴竟日。

至滬呈子培伯嚴樊山節庵四首。

高層擁被幾多時。下界人來漫與之。念我生還頻問訊。喜君作健老耽詩。十年前事從庚子。一月流光送義熙。丈室降魔鬥千勝。金剛努目要支持。

萬里歸從海上看。兩家海外有號寒。釀錢且博連朝醉。哦句先求險韻安。詩卷噉名寧早計。函書慰意強加餐。相蒙相忍無聊甚。骨肉間關事至難。

社飯明年念老身。艱危定策失勞臣。亡羊我與君無策。得鹿醒疑夢是

真。履道爲墟同傳舍。月泉重集共酸辛。九原倘起梁公問。厝火誰遺曲突薪。崇陵遺命。奉行未竟。卒留大愁。豈所及料哉。武昌官柳向誰栽。詩酒料量幕府才。雪往已增今昔感。星行况復亂離來。衙齋連壁人何罪。上堵聯吟事可哀。契闊死生重執手。戰塵猶問兩京梅。

題胡瘦唐侍御匡廬奉母圖。

冀君一悟俗一改。不報連章猶可待。匡山頭白早歸來。寸草春暉人健在。河山舉目泣新亭。花月不殊春似海。我辭五老落蠻鄉。夢寐耦耕情未怠。與林貽書學使合築耦耕園於牯牛嶺。近聞爲九江軍府佔據。舊種松杉長幾圍。相逢淪落皆同罪。車馬遠念江亭客。干戈還見萊衣綵。門詩賭酒過楊陳。吟谷伯嚴。日日借杯消磊塊。龍眠恣筆在西園。千萬買鄰吾不悔。

題錢虞山宗伯王夫人壽序手稿後。

爲李子申同年作。

華堂明燭坐周嫠。禾黍傍徨介壽卮。手校一篇歸太僕。承平格力似當時。宗伯最提倡震川文派。校刻而序行之。黨魁完我不貲身。法界華嚴妙入神。陵谷變遷才思盡。賣文還仗捉刀

人

相傳宗伯垂沒。有筆墨未了事。挽黃梨洲於家足成之。資以喪葬。

爲朱象甫世兄題尊甫竹石先生所藏林文忠公餘札前卷。與先德菜堂侍郎論河工事。丙申過吳門時。先生屬書一律。距今十七年。先生亦下世三年矣。象甫攜來海上。索補圖書。並以後卷爲請。撫今思昔。感慨系之。

遺墨留題憶丙申。蘇臺感舊更悲辛。十年泥爪留痕補。一代風流繼起人。不見黃河還故道。却驚滄海遂揚塵。玉京方丈如相問。白髮人間未了身。

象甫屬題其尊人致憂圖卷。

中散天人表。侍中立鶴羣。當官避正舍。小吏識郎君。全活多陰德。艱難語夜分。吳民化忠孝。天未喪斯文。

乙庵三疊移居詩。依韻奉和。兼示樊山節庵。

名士過江怨播遷。陸沈滄海尙留孀。見幾前事嫌吾晚。結屋當年待子先。戰後玄黃渾未決。痛深邛岷更相憐。宅中居正非無望。舊業重安定不偏。

魯公本不厭顏標。况有惠連慰寂寥。子封同好句聯吟在烟雨。故鄉歸夢

亦凌霄。凌霄臺在烏峯絕頂。有朱晦翁題壁。裝車薄笨無長物。撼枕朦朧有怒潮。相庇容吾

老兄弟。山猶可挾海能超。

秋風何處著閒身。玉宇瓊樓總斷魂。火急詩追逋客債。式微歌過寓公

門。忽逢椽筆圖行樂。席上有日本畫師。以長筆爲樊山寫真。此後吟窩月告存。野史亭邊幾來

往。涼宵清夢有啼痕。

家具何曾束兩車。文君聊復對相如。等身著述無年月。容膝門庭但掃

除。學術溝通翻佛案。病源切要問靈樞。兵家衰竭詩家健。梁父三終

起草廬。

散原雨中見憶。依韻答之。

涼氣宜人得句清。登牀強起索歡迎。響沈蟋蟀吟磁盎。鞭逸蒲萄戰豆

棚。莫恐後時難獨立。翻緣誌喜獲嘉名。人生欣戚從相借。溫語能巡

挾續兵。

樊山五疊移居韻見贈。再答之。兼示節庵壽平。

泗水長淪鼎不遷。漢儀未改廟垣墀。管絃酺飲傷凝碧。寢殿櫻桃薦奉

先。開府適歸終負咎。草堂甫老曾誰憐。詩筒急遞無虛夕。留滯西南各一偏。

壇坵何勞榜與標。樊詩有漸閣二沈。主詩壇之句。詩翁老病託松寥。節庵久主焦山松寥閣。下方號令留白

戰。上界人天會絳霄。渭水金仙齊雪涕。越州白馬正奔潮。壺公無術

通幽顯。張文襄公晚年自署壺公。拔宅吾輸一着超。

博醉還憑舊告身。綵雲一曲最銷魂。流傳宮禁呼才子。點定詩文付及

門。余壽平中丞。行在詔書諸道泣。時倉卒西行。軍機章京未到。詔誥之事。公一人承乏。貞元朝士幾人存。麤官

涕淚談西幸。麥飯溲泔覓舊痕。

一篇却聘謝安車。公離南。北徵辭。高節清才世不如。詩不逢時羞歇後。真能兼

草詎專除。孫過庭書譜。草不兼價。殆於專謹。太清樓本。專謹作專除。孟僖補過殷求學。韓愈成家羨秉樞。

請業師承有微尙。相攜來造鄭公廬。余攜式兒謁公。來詩卒章及之。

和樊山琴天閣觀書畫。列坐攝影。卽次其韻。是日之會。余不預。

暫賃鳩居庇風雨。却聳驢背談輕肥。苦中作樂亦不惡。筆下生面誰爲

開。大烹不預謀小集。造物未息吹塵埃。就中代嬪惟壇坵。圖卷例署

歐蘇齋。抽毫授簡不及我。乞取競病突如來。萬錢未必厭匕箸。一翅

猶許羹鯤鮓。長筵高宴或專恣。金縑玉軸憑推排。玄談險韻特難客。  
坐無謝女誰解圍。不將促迫誇能事。別有歌行解人頤。坡老斂衽袒摩  
詰。吳生畫壁驚退之。吾宗詩家非畫手。好奇兄弟爭漢陂。陳侯隨衆  
作冠冕。魚鳥何取天人姿。髯也十日九不出。平章嬾作瑕與疵。君擅  
韻語精評隲。剝盡杜骨與杜皮。摩挲石刻及墨本。槍旗鬥茗甌花瓷。  
酒餘日旰臨跛倚。客退火繼仰以思。君不見青山淥水圍獨樂。樂天晚  
節依兜率。插架兼翻貝葉經。撐腸猶懼不學落。卷帙供養金剛身。仙  
佛鍛鍊長生藥。祇容流水照鬚眉。底用龍眠淡生活。比來東西獻技人  
。長筆明鏡競迫真。世上不公惟白髮。人間何物回青春。黃冠野服陪  
清醮。明河叩槃寧作健。筵開廣坐一人隅。歌和接輿往事諫。獨酌可  
無宋嫂羹。療飢還待伊家麵。長汀伊學卿太守家製麵。流傳都下。出門便過屠門嚼。出山枉爲  
山人勸。黯黯秋懷幾日開。茫茫長夜無時旦。盲翁作場技最神。盲者王玉峯。  
以三絃度曲。名震中外。吳姬壓酒嬌無限。奕棋回首望長安。白頭吟望雜悲歡。舉杯  
對影月成三。叔夜自知七不堪。霜落三百洞庭柑。解渴偃息能無貪。  
叢林架壑更分欄。夕陽纔送下西崦。桂魄窺人開珠簾。浮屠盤鶻方合

尖。

陳庸菴尙書津門歸。病起見贈。依韻奉和。

松菊荒柴門。歡迎煩里埃。羈栖苦無和。莞爾陪尊宿。板蕩喜完節。郎當慚舞袖。五言長城堅。九夷君子陋。異地偶相尋。舊雨情偏厚。竭來青門感。豈獨黃花瘦。霧曉昏連雲。月暈恍當晝。寒蛩噤不語。怒蛙亦罷鬥。王氣失龍驤。平津餘馬廢。恥同溝中斷。共此不材壽。避世尙無方。被髮詎能救。泛宅與浮梗。仰屋皆卮漏。黔中萬里歸。海上一椽構。世病已難醫。身病還可灸。偃蹇公勿悲。持攜吏如舊。舉案梨眉齊。載酒後車轉。長公收藏富。箱軸貴亦售。唱酬逮賓從。老健天所佑。家山各烽火。子遺憐劫後。走筆謝來伴。等閒忘節奏。

嚴幾道先生六十壽詩。

蒙頭鬢髮各成霜。意氣聊發少年狂。作詩調君還自笑。擾攘胡足論行藏。當時所期豈如此。晚節瑟縮韜光芒。望去援止隨所適。誰欲叩馬誰鷹揚。著書壽世亦阿世。反脣學子方逢場。突不黔兮席不暖。矛雖攻兮盾奚傷。西家愚夫東家聖。溝通哲理寧相妨。獨坐自娛休自悔。

無待覆瓿先侑觴。膝上文度差解事。集錦介壽盈奚囊。絕江歸夢陽岐  
楫。洲前木奴垂千行。短篇一爲賦招隱。義熙年月忘柴桑。

和蘇戡題天寧寺聽松圖卷。

有寺不知路。陰陰掩重局。老僧清課罷。撼枕日夜聽。哦詩彼何人。  
按節亦泠泠。大可亞洪濤。細亦含芳馨。寥天傳鶴唳。閱世添龍鱗。  
不擅奔騰勢。祇爲攢刺青。崛強怨不怒。唱酬影和形。律不中琴材。  
化猶堪石銘。上有萬杵烟。下有千歲苓。淒風不憑之。離立疑亭亭。  
一唱而三歎。尊宿溫遺經。大夫受封媿。老子無病呻。長安問歸客。  
御碑傾天寧。耳聞口不言。潛然涕先零。毀傷那忍說。朝士如晨星。  
故園昔補植。甌香曾乞靈。喧賓吾豈敢。詩魂喚重醒。

題蘇戡海藏樓圖卷。

叢梅壓檐頂。下有打頭屋。煦園金陵節署園名。罷庭趨。與子相間讀。一去逾

廿稔。幕府勞案牘。曩插枇杷根。甲午從事金陵幕府。晚翠作枇杷詩。余與海藏樓皆有和作。倏見盧橘熟。小

試典孤軍。荐歷儕方牧。興亡忽轉眼。海上斯歌哭。聚孥暫棲止。望  
衡匪休沐。經營當盛時。好事收尺幅。海藏與濤園。變遷何太速。早



知有陸沈。無計殉溝瀆。詩卷非噉名。留題付卷軸。清夜夢衙齋。沈痛驚尊宿。茂先南皮尚書詡博雅。羅致枉標目。賦就哀江南。熱淚向誰掬。縱有變雅作。無救百里蹙。故山無一椽。健步移林麓。衝寒一枝亞。彷彿暗香復。祭竈更祭詩。殘臘懷舊俗。

劉宣甫大令六十壽詩。

埃翁晚歲癖文字。獨茁老幹看孫枝。當時二父官京國。我生不及龍門時。甲子一周陵谷改。親社人物勞尋思。外祖林文忠公。道光辛亥。由雲貴總督乞病歸。作親社。集感黨子弟課文為樂。異

地弟兄看壽骨。同州宦轍旋分馳。蠻荒生還重握手。吳門解組愁撚鬚。兒曹內集修故事。督姪萬生。於滬邸置酒。召集中表。內外會者四十餘人。老子扶杖從酣嬉。就中彌甥競

年少。騰仕姻婭能權奇。廣文樗散亦健在。朱陳村本邢侯姨。韓希杜為妹婿。少

子詔生又與女姪崇萊新昏。中州江左紹清德。後來宅相誰雄雌。起舞以次當及某。歌辭

崛強還揚卮。遙想人天會方丈。寧堪世事爭奕棋。昨者賢郎持札至。屬書箴語真忘疲。新撰戒弟辭語。伯業好學實過我。遂良衰鬢今成絲。

和卓芝南觀察寄東綠舍弟杭州原韻。

禁寒雪未消。照影波猶綠。湖山君所懷。夢遊我亦足。昔時東道主。

冠帶嫌拘束。再來閱世人。滄桑感遺蹟。行役憐予季。宴安豈懷毒。  
塊磊意難平。澆此一樽醪。春草生池塘。絕唱湘靈曲。己酉芝南守杭。余遊西湖。攜樽就飲。劇

談竟夕。別後余入黔。芝南移湘。東緣亦與  
樵關溪。忽忽五年。人事變遷。不堪回首。

### 南昌饒再先封翁五十壽詩。

偃側多時仰滅明。飛騰雛鳳有清聲。十年遊學歸瀛海。三月尋春醉禁  
城。章貢風波談約略。紀羣氣類足平生。南州弁冕今餘幾。畫錦留題  
次第名。

### 陳任先屬題其遠祖詹事公僧服遺像。

詹事崇禎末年以擊賊  
落職。國變後出家。

吾言不用去何從。名輩通家此敬恭。等是遺民餘涕淚。不堪寂寞問禪  
宗。

### 王莪孫母林太夫人六十壽詩。

久耳蕭然林下風。官書夜燭話崇公。不徒截髮資賢母。但說傳經亦女  
宗。並世高才推軾轍。四方名士附膺融。登堂慨念君家事。我亦當年  
老濬沖。

### 郭南雲大令五十壽詩。

科名佳話溯同光。垂白來登畫錦堂。桃李芳園太白宴。蘭亭曲水永和觴。吏才世守真無忝。詩筆諸郎亦擅場。近與長公謀會合。封胡羯末各騰驤。

樊園修禊。同人賦詩。用少陵麗人行韻。

石泉槐火幾同新。義熙日月羲皇人。借人池館會率真。芒角得酒澆難勻。薄寒宜人嬉當春。天驕側眼窺鳳麟。舊學商量寧反唇。橫流滄海肩一身。凜然大義懷君親。豈有桃源堪避秦。絕豔衰朽對寫本。曲沼新漲游金鱗。主人馳箋罷據案。雅集入畫兼垂綸。閒居何人拜路塵。累書却聘非席珍。舌有風霜筆有神。皈依焉用疲梁津。不勝杯酌過三巡。好客未惜污車茵。醪錢微薄薦溪蘋。倒載接羅岸角巾。蘭亭高唱皆絕倫。後至競病防微瞋。

劉葆良觀察母董太夫人八十壽詩。

代林貽書作。

范蠡偶用計然策。功成勇退卽泛宅。三致千金旋復散。吳越湖山從浪迹。劉侯昆季信人豪。鐙影機聲間荻畫。官書夜績昔耳熟。服賈孝養寧居積。陶母之才滂母賢。結客黃金付一擲。

劉兄弟善賈。屢起廢闕。歸來菽水足承

歡。清白傳家宜愛惜。前除介壽盡名流。子婦後堂課刀尺。流觴曲水永和春。豈必當時門列戟。

樊園修禊分韻得羣字。

瓦解終移國。星行方離羣。頗聞衣裳會。狙擊誰解紛。川原浴新綠。花柳猶清芬。未央洞門戶。士女來如雲。哀情與吉語。雜沓何足云。大義伸梁髻。禮服持舊君。彼其實不稱。正論聞一薰。某中丞洋裝向。臨裕太促歸及花晨。寫詩張吾軍。主盟遠公社。餘韻淵明分。山林留梁節庵所故事。卷帙求遺聞。俯察盛品類。有感於斯文。

會周少樸中丞泊園詠蘭。限豔韻。

平生抱孤芳。涉想無凡豔。空谷遺寸根。爾室消百念。苦心畏螻蟻。魁首司壇坫。草本故自珍。國香誰敢僭。從來持論者。異產動遭砭。三湘七澤間。詞賦尤坐占。土著固蕃衍。騷人誇典贍。氣類倘相從。君子求屬鑿。贛閩頗晚出。委曲每伸欠。花花挑箭鋒。葉葉穿蒲劍。標置鑿素心。紛披抑翠湫。以此當中原。庶幾可無忝。別有寫生筆。淋漓濡酒醞。天籟時自然。客慧或不厭。孤臣忽露根。率土閔昏墊。

本穴事豈殊。速藻文獨揆。會合如挾纊。呻病託寒店。奕葉鍾王氣。當門遭僨奄。池館掃巢痕。憑陵倡狃獫。護惜灌園叟。左券操可驗。吾道終不孤。服媚看箕斂。不愁塞主窮。猶稅寓公幘。流落俱江湖。濡沫等喋噉。有酒可澆花。傳箋還握槩。

送林健齋樞相遊泰山詩。

并序。

甲午六月。健齋出守昭通。其時余權鹽宜昌。電招來滬話別。過武昌。義寧陳丈方陳臬事。出示致滇帥函。略云昭通極邊烟瘴。水土惡劣。守而沒於其地者。相繼已有九人。林某以直言外謫。斷不宜使之赴任以足十人之數。能調首府固善。卽不能。亦擇善地處之。余問丈與林素諗耶。云未謀面。旋爲南皮督部述之。遂招邀到鄂。縱遊琴臺月湖諸勝。兩齋談讌。無間昕夕。勾留旬餘。盡歡而別。此爲陳林訂交之始。余介紹其間。今二十年矣。丈已墓門宿草。而余與散原旅居申江。健齋適至。卽有登岱之役。超社同人賦詩贈行。散原與健齋亦初面者。追言往事。不勝感歎。敬敘緣起。用識老輩風誼云。癸丑浴佛日。

仕宦山水詎背馳。人生會合從可思。十年官書厭堆眼。晚節行遯方探奇。主聖臣忠容極諫。一麾出守聞滇池。當時海內盛氣類。識與不識同驚疑。武昌官齋恣吟詠。張陳風雅真吾師。款曲先爲東道地。料理不支西山頤。易播自惜千盤惡。叱馭奚知九折疲。我佩古誼欽直道。居間往復申以詩。石湖已返驂鸞旆。後山不留放麈期。西江詩派嗣宗匠。爲君置酒言當時。紀羣一見皆如舊。齊魯未了寧不悲。欲爲黍離徵故實。註家任李今其誰。坐間不少醉翁客。號令更與談南皮。河聲嶽色吾所羨。追蹤腰脚及未衰。選佛場開更選勝。牟尼宣聖憐其癡。何日澄清洗兵馬。齊州九點方伸眉。

超社第五集。梁節庵屬題聽水第二齋圖。寄懷陳弢庵師傅京師佳處茅庵冷閉關。未妨取次聽潺潺。源清豈有流能濁。中歲還山晚出山。經事無妨置兩齋。春風鹿洞與濂溪。諸生講學差同異。獨有論詩脫徑蹊。

補救何從啓沃新。玉泉供養老吟身。爲言冲主須強相。調護甘盤舊學人。

依舊黃封出大官。頭綱八餅賜龍團。臣家亦有君謨譜。忍向江湖理釣竿。

落成示我寄懷詩。第二源頭更出奇。已怯翻江喧午枕。誰知更有陸沈悲。

多時諫果却回甘。世味炎涼已飽諳。一壑暮年專不得。相韓家世獨懷慙。

星奔同軌幸隨同。上食山陵禮未終。又見成連刺船去。曹溪一勺拜南

宗。前月孝定皇太后奉移。按公屬節庵馳書。約赴京叩謁。嗣與節庵先後南歸。明日節庵又戒行。赴梁格莊百日之祭也。

呼吸清空氣自高。參之太史與離騷。浪翁水樂無凡響。萬里天風上海濤。

止庵相國置酒徵難兄子濬太守七十壽詩。

慣閱風濤畏犖确。晚落蠻鄉恣謠詠。忽聞西南太守賢。傾耳政聲如立卓。子濬久任安順府。與余同官二年。未謀面而耳熟其賢。誓掃民毒恤民困。持以從容戒操促。顏行敢抗警

苗頑。濟猛推誠首崩角。

黔省派軍隊履行禁烟地畝。愚民阻抗。余持其議。公主其事。無枉無縱。事集而民不擾。

三年風節仰个臣

。相國贊權廷。余尹京畿。相從三年。萬里循良得雙丘。間關烽火數歸程。聯合詩篇祝降嶽。

方知淡薄本壽徵。飲啖吾曹累口腹。

相國不茹葷。

昨者吾兄自楚歸。聞說長公

益健復。蘇門賓從附晁秦。介壽題名廁卷軸。銅狄咨嗟五百年。黃門

夙講養生學。

超社第六集。爲樊山社長題鄭所南露根蘭倪鴻寶南枝柏橫幅。

世間草木鍾靈氣。恥與凡卉同臭味。况丁陽九披閨圖。寫照寫生俱不諱。九畹百畝託根厚。忠愛靈均尙詞費。霜皮黛色閱世深。忠魂勁節平生萃。五城北狩痛不歸。六陵冬青種無地。井函載筆總露根。金陀舊聞空蘊淚。開國燕雲本不完。南渡衣冠病僑置。傾心葵藿詎回光。南人歸南尤觸忌。乾淨已無窮立錐。孤露猶許貞完志。岷強南枝亦偶然。何期曠代人服媚。鄭公自敘信可悲。倪老儀人差自慰。延津劍氣今合并。展卷遺民交涕泗。從來南北排鉤黨。不悔淪胥悲往事。相從幾輩話酸辛。盡是宣南餘氣類。

題陳庸菴尙書水流雲在圖。



蠻風瘴雨馬流鄉。清白子孫長發祥。茹痛已酬滂母節。競爽特見白眉良。西川節度推其眼。此座何足羈韋郎。平津姻婭各虛舍。十年潛署方騰驤。河山再造迎鑿表。奠掃腥穢清畿疆。我初謁公自淮浦。一見如故容包荒。磨詩削檄共昕夕。虛己不惜盡人長。善政畢舉旋移節。中州吳下相迴翔。一官一集恣酬唱。山川佳處必呼觴。魏城新墓已宿草。同安和悅吟當行。我辱公知踵公後。尹京展轉過龍場。欹側官居蝸涎壁。艱難生計鶯粟漿。督責文書興百廢。療貧療病兩無方。公展松楸出徙楚。我讀瘞旅神感傷。北門必借萊公鎮。上堵何堪豎子狂。外侮猶能仗威信。內潰何以遮周防。劫後相逢那忍說。從公誓以黃冠黃。宗周既隕緯奚恤。宴集祇餘詩可商。寓公清夢定回首。寮社蘆笙悽斷腸。

盛杏蓀尙書七十壽詩。

蓋世一翁霜蒙頭。黨牛怨李無時休。尊前覆按十年事。空局殘棋更九州。我亦當時效官守。蒙塵奔走干諸侯。晚歲嚮用公無負。謬領一道吾誰儔。用趙未了廉頗恨。歸蜀恥作黃權謀。諸老憂時已滋甚。况當

劫後思前遊。論世何人登廣武。畫錦再試癡鴻溝。滿地秋光更狼籍。  
望公如歲商汎舟。太公盛德富積累。稽鍛絕業矜箕裘。我爲周餘歌召  
父。長句索和煩勤搜。

袁海觀督部屬題金冬心梅花二首。

月地雲階供養身。往還同是過來人。江南驛使無消息。幾度開時傍戰  
塵。  
松風亭上淮南村。墮砌仙雲嬌斷魂。亂後寫生無此手。頽唐海上老孤  
根。

濤園詩集南州集終

# 濤園詩集卷四

侯官沈瑜慶愛蒼

## 義熙集

藝風老人七十壽詩。用香山體。

縱然不黨亦成魁。雅集稱觴第一回。野史亭邊人未老。月泉社裏句頻催。校書中祕刊殘本。遺事南都話劫灰。洛下耆英添掌故。海山兜率費疑猜。潮聲前夕江頭枕。桂影今番雲外杯。壓卷千言烜爛序。八月二十日壽

辰。樊山有辨體壽序。極佳。何堪授簡次鄒枚。

超社十一集。王旭莊觀察置酒樊園。卽席限屑韻七古。止相兼訂桃源隱之約。並呈同社諸君。

偷閒揮塵恣奇譎。脫略形骸佐談屑。社集論詩時一周。昔往楊柳今雨雪。主人置酒就樊園。馬速枚遲總雙絕。傷今思古賦無題。吉語哀情去不別。節庵北上軒轅不墜烏號弓。臣甫再拜杜鵑血。相公詩律取六一。聚星號令嚴寸鐵。白衣送酒約桃源。欲就避秦問仙訣。斷葷客亦愛

逃禪。止酒吾其差飲。漑。乙庵新章。余素不飲。大官無復試龍團。少戇猶宜烹雀舌。

主人以武夷茶餉客。按譜翻新喜圓轉。斷句流傳防拗折。樊山欲填詞兼打詩鐘。少樸以妨礙社規。不允。諸賢嗜好

已殊科。綺語春風隨變滅。吳中相敵有尊豉。客座何妨兼醴設。向者

戒律寓滑稽。止相有駢體啓文。戒同社儉約。同飽雞豚須擢節。五簋鄉規溯名輩。湘鄉曾文正公官規。

萬牛堂餐寧貪餐。人生萬事止屬饜。立監佐史無異說。詩成還以質樊

王。不待酒酣先耳熱。

### 題徐積畚觀察狼山訪碑圖。

風流人物有消歇。文藻江山不盡藏。但無好事勤搜剔。翠崖蒼蘚凋風

霜。狼峯斗絕跨江海。舟程相望卅年強。山下故人已宿草。范肯堂中林兄弟。詩

卷流傳天地長。愛玩留題多感歎。不勝世變憂滄桑。昔是前知今見及

。俯仰陳迹誰能忘。多情最是徐騎省。祕本精槩收官箱。潮汐漸漸刷

山骨。攀藤石刻追齊梁。懷人好古兩不厭。篋中奇特生光芒。

### 題積畚隨庵勘書圖。

道匪異人任。守先以待後。載籍苟不存。斯文亦何有。古來擅作者。

千金享敝帚。鏤板廣流傳。叢殘萃淵藪。豈惟供賞鑒。豪巧兩消受。

苦心不見收。孤本憐覆瓿。散失當吾世。區區若負咎。隨庵澤古深。家世席深厚。校讎富朋輩。好事競奔走。示我勸書圖。蕭閒栖數畝。興滅而繼絕。搔癢更刮垢。光芒取六丁。鄉嬛守二酉。况丁兵火後。異說尤狎狃。絕續一髮懸。聖學須擔負。吾衰懼濩落。朝夕篇在手。囊空滋懷慙。傭寫到白首。對此覺神王。百城慎寶守。

超社第十二集。止庵相國招飲桃源隱酒樓。所設食器。爲陶文毅公印心石屋遺製。益陽胡參議家藏物也。限七古陶字韻。

先皇精鑒官分曹。道揆技藝皆爬搔。丹青款式妙秋毫。有時宸翰加貶褒。聖純二廟餘琅璈。東房西序藉錦條。詞臣奮起追風騷。變法下逮鹽河漕。內府督造溇饒陶。長沙東南持節旄。躬親鉅細狎波濤。連檣敖倉通成臯。士人理財抑強豪。百流順軌纔沒篙。三官變置公翔翺。南河總督揚州鹽政皆裁并歸兩江督部兼管。漕督雖未撤。拱手受成而已。百年積弊。一朝掃除。自有變法以來。無如此痛快者。匪惟心勞力亦勞。巡行江海歲周遭。芙蓉錦繡仙擲桃。嘉名肇錫屋索綯。臣心如水寧養饗。一器一皿歸澄淘。江山文藻時持螯。沸騰浮議帝弗撓。賓客湛輩慚濫叨。自非天語誰題糕。中興玉潤相爭高。艤艫戰艦來萬艘。衡鑒不利

總戎韜。益陽芻豢黔藜蒿。武漢再復鞞藏刀。中道雨泣哀同袍。老成已往疇補牢。相公食我投醇醪。感舊折柬兼魚羔。兩家風雅隱腥臊。當壚滌器能親操。避秦家世從曹逃。勝於阿諛隨脂膏。賈而欲贏勿惡囂。方今時事多吹毛。賈胡夜光飲葡萄。連城百萬非弁髦。傷心抱器待建瓴。長歌不成成口號。

和樊山得孫女識喜原韻。卽以奉賀。

詩翁掃雪與烹茶。風味何曾似黨家。黃絹好辭憐少女。青門客館有宮娃。再傳鍾氣應無匹。先兆充閭亦大佳。賓客飽諳湯餅會。折枝唐突玉臺花。

超社分韻。漁洋生日得東字。

杜陵長句推山東。並世由來角兩雄。相酬韓孟鳴雙鳥。宗匠寧爭一字工。新城昭代開山手。名輩折節虞山蒙。生有自來老益重。天然愛好非雕蟲。當時海內論壇坵。博極還推竹垞翁。晚歲齊名躋上壽。尙書遭際光熊熊。鈍根神韻本異趣。後來嗜好羞從同。蓮洋弟子早入室。序行轉以煩龍鍾。風雅豈有兩賢厄。門戶何取異派攻。守先待後必有

事。感舊點綴留殘叢。平生載酒題襟處。白首文章老鉅公。春風仙掌揚州路。詩人作主城芙蓉。說是少年舊司理。晝完公事夜詩筒。西風白下又殘照。社集秋柳坊永豐。還從海上修故事。瓣香一爲薦秋菘。悅神恐不悅君意。半是悲歌黍黍風。

爲林朗庵題泰山秦刻二首。

皇帝巡行極海東。登封篆刻待斯翁。蜡賓一老喟然歎。混一遷流便大同。

金石名家亦太偏。莫求遺草累逋仙。狀元宰相皆精鑒。南渡風流有格天。

同橘叟江亭看雪。兼柬陶庵默園。

西山寒色侵窗櫺。覩眼浩浩重關扃。並載聳肩衝凍出。尖叉冷峭誰當聽。舊題年月暗塵壁。劫後好事如晨星。昨者旌旆照原隰。珠襦玉匣藏神靈。彤帷雨淚灑陽燠。光景似塞銜悲人。痛定偃僂撥灰話。過市對酌傾空瓶。二客後至赴盛集。遙想宣勸杯無停。禁體號令嚴白戰。主人擁被君當醒。當時入地報分寸。關心豐歉煩明廷。夢寐恍惚那忍

說。瑞應屏絕還講經。高寒天上試回望。玉戲切莫忘江亭。侔色揣稱隔梅訊。故鄉花事談伶俖。

題機聲鐙影圖。

爲陳獻丁母齋太夫人作。

譜出何傷宋伯姬。傳經還以母兼師。千絲萬縷拚辛苦。一目十行垂涕洟。孤子有成慈訓在。餘光焉用乞鄰爲。題詩根觸彌天恨。深愧宗周不恤嫠。

超社十六集。東坡生日。子培置酒樊園。以粵人朱完者所繪圖象分題。中多翁覃溪詩跋。率成長句。呈同社諸君。

吾宗牙慧無所拾。有鞭甘爲涪翁執。比來私淑到蘇門。也向畫圖拜屐笠。一年兩度主牛耳。

六月十二山谷生日。亦公主席。

借地傳箋催火急。西江宗派嚴世系。縱筆肯容少闖入。滑稽戲效宗師體。僵走企望籍湜及。相期真諦匯楞嚴。妙緒環生不暇給。曹溪人士得南宗。寫本流傳久襲什。蘇齋好事起凡例。歲歲瓣香禮合十。杭州放鴿懺消除。儋州磨蝎傷於邑。寒天無雪鬥尖叉。漢臘梅花香浥浥。祭詩舊例久棄捐。丹荔黃蕉還雨泣。我欲唐突媚初祖。細字殘年鈔杜集。



甲寅立春。超社第十九集。賦得何處春生早。用元微之韻。贈同社諸公。以止相冠首。餘以齒為序。後八首自述。

何處春生早。春生杖履中。鹽梅初夢賚。霖雨未歸濛。禾黍徬徨什。

淹留矍鑠翁。五陵鬱佳氣。三戶問南公。瞿止庵相國。

何處春生早。春生卷帙中。官銜虞祕監。山館馬玲瓏。淹雅推名輩。

漂零老寓公。搜求四庫外。遺事話蠶叢。膠嶺山京卿。

何處春生早。春生詩史中。遺山作亭願。枋得却書同。避地翁能浪。

論文叟不蒙。春王書法在。小技豈雕蟲。錢牧齋有學集先和此詩。樊山方伯詩先成。題署和錢。沈觀中丞不以為然。賀諸止相改。

從和元。

何處春生早。春生烟雨中。湖山供小隱。風雅得吾宗。彭澤辭官早。

惠連覓句工。草堂經宿處。舊事已朦朧。庚子乙庵避亂南下。主予滬寓。適聞袁許之難。至今以為痛。

何處春生早。春生長德中。楚人思令尹。蜀士拜文翁。瓜葛爭相似。

公卿慙豈同。西湖香雪海。道路已交通。吳子修學使。

何處春生早。春生章贛中。承家吾有愧。流寓子偏同。湖水侵衣綠。

山茶照眼紅。百花洲畔路。兵燹幸年豐。陳散原吏部。

何處春生早。春生妙手中。著書常閉戶。方技亦兼通。詩未尋醫去。

人寧避俗同。攢眉豈無計。入社早推崇。

左芻卿  
觀察。

何處春生早。春生愷悌中。本原守忠孝。世德慎初終。驥子憐杜甫。

龍門老孔融。痴聾博長健。準備作家翁。

王旭莊  
觀察。

何處春生早。春生易水中。穹窿松柏路。灌溉歲時功。馬齒鬣爭長。

鵷行食自公。山陵新奉使。飛白已褒忠。

梁節庵廉訪奉崇陵種樹之命。得賞歲寒松柏之匾。不欲與當路要人齊年。欲增長一

年而弟  
余。

何處春生早。春生甲第中。臨邊歸獨將。勁敵和隣翁。不解香山白。

何論拂水蒙。立朝有正色。當日避青驄。

周沈觀  
中丞。

何處春生早。春生爛熳中。兩家仙眷屬。十載宦隨同。得酒思京口。

攀條記永豐。看花人未老。廣坐辨猶雄。

林貽書  
學使。

何處春生早。春生館閣中。填詞王建淚。作賦馬卿工。門第中朝盛。

韋平際遇同。諸孫能競爽。吐屬已如虹。

吳綱齋  
學士。

何處春生早。春生道路中。謁陵餘涕淚。伏案注魚蟲。臘盡輪飛鐵

。江灣水入虹。春明回首望。生意已青葱。

何處春生早。春生會合中。晚從真率會。誰是滑稽雄。城府皆洞徹。  
文章待折衷。他年傳汐社。謬附忝羣公。  
何處春生早。春生夢寐中。松楸多望祭。子弟喜從戎。佼佼談何易。  
星星髮不公。衰年慎意氣。隨分作癡聾。  
何處春生早。春生几案中。墨池初解凍。筆塚已成叢。非帖摹風子。  
牆詩笑晦翁。草書吾有待。他日不匆匆。  
何處春生早。春生池館中。廣場堪藉草。薄笨亦追風。禿柳垂絲嫩。  
官梅索笑紅。舊題儘人物。誰見碧紗籠。  
何處春生早。春生院落中。登臨先自怯。飲啖不能工。按節傳頭換。  
看花老眼空。師師垂老過。誰與惜嫣紅。  
何處春生早。春生棋局中。小兒差近道。先着已無功。斂子諳全勢。  
推枰角兩雄。父兄信龍虎。絕技爾能充。  
貽書諸郎。棋皆能手。新猛突過乃翁。  
何處春生早。春生杜集中。秋前鈔腕脫。臘底線裝功。五色批爭訟。  
千家注不同。升堂觀大雅。吾欲問涪翁。

梁髯惠 崇陵雪水。索詩爲謝。來函有改從戊午與余齊年之說

。答之并示伯嚴。

我非李衛公。不辨中冷味。相從同軌中。一掬酸寒淚。都門昨來歸。復遺飲一器。此中有神靈。涓滴皆君賜。南方臘愆澤。膏潤難取次。佛力待枝灑。天怒吝玉戲。欲假汲綆長。悔無挈餅智。山陵徹底恩。虛白騰霄氣。井渫慎勿惻。火德宜可沸。不與同天日。幸未孤氣類。先衛屈蓑叔。尙德嘉魯季。天上入餅餘。人間第二試。陸有品茶經。顏有爭坐位。主人重轄投。賓客沾釜漑。是日伯嚴置酒樊園。爲髻洗塵。罷爭滕薛長。驚迴鸞鳳字。匪我獨思存。人物須牢記。

林太宜人八十壽詩。

已丑舉人。廣東歸次知縣陳元凱之生母。

匹婦與知能。正論俗所忌。綠衣俾無詆。綵服聊爾戲。內寵如葵邱。初命未易置。屈節爲門戶。伯仁知此義。孟子有遺言。當室敢異議。謙讓母弗居。率循兒養志。煌煌乞言章。歐荻具文字。寧受以德愛。不從以子貴。推崇非所安。燕喜轉虛僞。我賡介壽詩。至德永錫類。賢母辨等威。用以風有位。

花朝。旭莊招飲貽書新居。並約道路稍通。歸省廬墓。止相散

原亦將有湘贛之行。留識小別。

連日尋春共轍迹。牆頭辛夷恣雪白。移居未省買花錢。置酒還邀同社客。斜街望衡去一箭。仙眷地主炫雙璧。雖無隙地與攜耒。喜有健步來照席。門前羅列書畫架。此戶彷彿鶯燕隔。黃四娘西子美家。梅花中有逋仙宅。折枝烟雨載連江。瞥眼繁華接油碧。勝遊常恨聚無多。他日追歡應可惜。歲時人家上塚人。雞犬太平慰行役。遷移城郭未爲墟。逆旅光陰敢浪擲。長從異地長兒女。恐有遺民話疇昔。捲單分道期逾月。返棹清風如咫尺。解裝各出奚囊詩。填寫待看簪花格。清和主孟更啖我。白魚紫筍嘗新麥。

超社二十二集。梁髯招飲。屬題全謝山先生像。

在昔四明有狂客。歸裝祇載端溪石。畫圖骨冷復神清。文字驚心兼動魄。薦舉不預詞科試。館選又脫承明籍。臨川李穆桐城張文和爭壇坫。垂

翅江湖終健翮。投文前輩早傾襟。初白望溪修禊名流方接席。杭葦浦重登天

一收殘本。范氏天一閣從祀白沙與奠釋。吾髯好事將母同。一幅徵題相促迫

。經師到門劃泥水。詩老款客撤籠柵。南飛憐我得暫歸。北向知君仍

遠適。倚裝且讀結埼書。援筆請署藏山額。

龐勗庵中丞屬題常熟翁相國臨倪文正山水長卷。

慷慨桓伊罷撫箏。凋疎喬木見崢嶸。儘多溫室難言事。想見揮毫老淚傾。

正是長安病夏時。舟中相見怪支離。

已丑七月同舟南下。

誰知寒食江頭路。又賦

毗陵感舊詩。

少牢誰念曲江賢。朝露溘先寶器遷。地下老成重有恨。衣冠不及甲申年。

樂生蹇叔無窮憾。衡獄忠州不召身。安樂君臣幾魚水。淒涼門館問平津。

展墓雜詩。

司空已竭水衡錢。比死難忘子弟賢。江上嵯峨遺廟在。不堪方丈會人天。中鼓

奔湍十里傍山行。亂石澄沙作鏡清。腸斷父兄攜我處。白頭來此聽溪聲。馬坑

別墓飢驅事可哀。梅亭松柏記親栽。兩行家國倉皇淚。新自 崇陵捧  
土來。梅亭

臨風酌茗麤蘆店。歇擔聽泉玄帝亭。不惜餒餘留草草。媿無健步踏青

青。先公遺訓。子弟步行上塚。麤蘆店臨風酌茗。大有佳處。

休寧聒絮課諸郎。一第承家晚可傷。別十五年慳一面。讀書有種已無

香。中軍后范春十兄。

老屋欹斜一徑幽。廣文教授足風流。人間星宿猶無狀。篤初公喜余夫婦。私語叔母云。伊二人必

星宿下腹痛經過八角樓。八角樓。

失怙逾年主器傷。亢宗如汝亦先亡。諸孤刻苦饒家法。裕後知為奕葉

光。丹曾

太守清風笑吉安。蘭溪高論亦酸寒。莫愁橐筆長為客。久宦能貧可是

難。魯兄東弟。

只有廣場供打麥。猶聞遺事話燒烟。驂鸞一去無消息。化鶴歸來不記

年。拜林文忠公墓。

鐙屏絃索列分曹。郎罷新詞狡獪多。為戀土音慕君子。聽翻京調作洋

歌。

如峯巖  
樂部。

幾士惠亭同遊小雄山聽水第二齋。一宿而返。作詩寄弢庵師傅。並呈同遊諸公。

叢篁嘯四山。江流此一束。舍舟踵危磴。細泉如噴玉。鳥道隔重雲。百步已數曲。苟非避世人。何從著此屋。友石開山祖。已結畏吾局。主人果何取。湖光與山綠。喝水據層巖。復此求懸瀑。壯年念在山。選勝亦望蜀。豈意晚復出。變遷餘此築。曩忝寄懷詩。矜濯滄浪足。今尋讀書處。琳琅不滿幅。題鳳鳥非凡。乘龍人不俗。漫移北山文。且泊西崖宿。小橋通斷澗。廣場穴深腹。曳竹軌成轍。倚仗流出伏。下山阻帆風。夜遊勤秉燭。小詩付急遞。清景摹火速。雖無謫仙詞。豈卽徐凝辱。頭白好歸來。追陪吾請續。

林陽江夫人六十壽詩。

我昔未就滎陽婚。夫人舅氏居對門。當年得壻吾中表。卽今垂白多兒孫。陽江佐治留遺愛。古田封鮓申訓言。後堂加餐平反喜。西箱截髮賓客存。別時曾枉太翁駕。歸來重傾令子尊。垂楊明月同此夜。飛觴



桃李猶芳園。欲談四十年前事。座有老薛知開元。明日刺船復江海。諸郎好自勤晨昏。

題陳劍溪別駕窮邊獨騎圖。

腐儒慣解作豪語。矍鑠據鞍忘苦楚。斗大州城策蹇行。弩張餘勇前驅賈。悔不追陪款段遊。轉詫按行土司部。蠻風瘴雨入五溪。碉樓社寮擁千戶。有時竹馬迎兒童。何處蘆笙相爾汝。牂牁一線西極天。我亦三年窮塞主。空拳何以障橫流。掩卷猶堪思莽鹵。還君此圖三太息。叱馭威風在何許。燕南趙北今畏途。侷促相依等邛岨。

步樊山和乙庵佛字三十四韻。

過家方清明。返棹及浴佛。行樂思陶陶。久居常鬱鬱。每念世變滋。無乃人事闕。忖度余有心。作色爾何物。夏至日方長。周王月初吉。風雨慰懷人。芝蘭欣入室。門險答傳箋。聯吟催擊鉢。拜涪演宗派。摹泚到皮骨。攢眉酒待送。解頤詩可說。過江衣冠人。半壁山水窟。舉目泣何殊。斯人臥不出。微言夷夏防。大義陽秋筆。不怨世議紛。但取薄言楨。本意與廓清。突來謬嘘拂。讓長史無三。避世人已七。

易定乾坤位。聖諒夫婦匹。我佛豈平等。子遺徒泣啜。管寧欲穿坐。達摩總面壁。鼠輩惜懸弩。龍劍慎吹映。率舞誑虞賓。失弓非楚得。關中諾聞季。敵國隱有劇。遺逸夷節操。文字盤屈詰。堂堂樊山老。彌天真勁敵。雙鳥偶唱酬。一言成典實。雞林重聲價。龍門徵得失。編集分內外。紀年具起訖。緬懷乾嘉盛。下逮同光末。羽翼誠有功。補救翻無術。賤子忝追陪。舊學商邃密。公田秣分種。家律黍未溢。箭鋒已落機。能事未可畢。杜鵑感涪萬。蠹魚窺天一。相從且走僵。請益皆莫逆。論詩猶餘緒。爲教亦多術。

和樊山落花詩四首。

唐宮百五過韶光。惆悵江南讓國王。天子郎當思李白。相公忠厚進姚黃。池塘明日都成綠。風信前番太放狂。凝碧管絃供頓盡。可無天寶貴人裝。牡丹

櫻花似較海棠嬌。謬種流傳遠祖祧。

余謂日本櫻花。是蜀中海棠移接者。乙菴甚然其說。

佛國沾泥禪悅

絮。蜀宮花蕊玉奴簫。錦官紅濕詩無着。

杜少陵晚來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宋人以爲詠海棠之作。

閣道春殘

酒可澆。牖戶未安脣齒冷。東山風雨怨漂搖。

海棠

醉夢膏騰喚不回。東風啼鳥復歸來。早驚葉底灘簧滑。應悔堂前羯鼓催。故妓曾陪儀鳳館。王孫上躍龍臺。劉郎也作人間客。燕麥菟葵次第開。桃花

繁華金谷散如烟。老幹無心閱百年。樹上支離供點綴。人間瓜蔓肯株連。當時不枉凌霄志。晚節猶憑託地堅。早識半空風色緊。不應攜汝去參天。藤蘿

題蔡韶九先生慕陶圖卷。

爲法平世仁兄作。先生法平曾祖也。翰林散館。爲令蜀中。子澂堂先生。亦以翰林改御史。爲先君子受業師。諫垣詞

垣。相從文譚。晚節賈東道員。謝病歸。購且園以終老焉。且園數易主。法平贖歸。爲余置酒。榜而識之。並屬題卷。筱緣起如此。

文舉元禮稱世舊。東坡眷眷淵明後。千里歸拜慕陶堂。一夕爲置且園酒。當年西蜀載琴鶴。後來東觀承師友。松菊經過閱世多。結構還爲君家有。已自趨庭徵故實。更展長卷瞻山斗。校書中祕分杖藜。內集後堂預剪韭。述德詩成莫紀年。家法義熙慎寶守。

劉景屏雅扶兄弟寄海蚌索詩。答之。

水淨沙明蜃氣嘘。涎脂滑澤出泥淤。結胎璧社珠無價。作柱江瑤玉不如。鄉信腥鮮千里致。宦情阻絕十年餘。吳中敵此惟鹽豉。爲報題糕

隔歲書。

感事。

秦法由來等借鋤。不堪周召出刑餘。罪非公冶妻良苦。疑到曾參母亦如。軍將未知獄吏貴。革車誰式大夫閭。引經自可平梁事。讀律何妨更讀書。

同宣甫彝俶遊杭州。遂偕劉崧生林魯生攜妓至富春。歸憩雲栖寺。十首。

蠶市光陰幸解紛。作堆蒼翠望如雲。停車更問桑麻好。身是華亭舊使

君。

宣甫宰華亭五年。

三行二客感前遊。賓主招邀第一流。廿載篋中懷舊集。杭州涕淚又梧

州。

丙申八月。偕彝俶來杭。林迪臣爲守。高少桐爲客。今皆歸道山矣。

重門檢點亦壽張。霹靂驚魂覺後忙。最是惱人眠不得。忽來邏騎脫奚囊。

繁絃急管下危樓。中酒情懷待放舟。却趁雨絲風片裏。殷勤載作富春游。

丹漆重經十五年。猶能健步入危巔。相看不用嗟銅狄。天女維摩亦解

禪。六和塔。

維舟江上此虔祈。松竹參差上翠微。香火應憐晚淪落。故人中散早皈

依。蓮池大師墓。戊戌之夏。晚翠軒有別蓮池大師詩。

雲氣泉聲散步長。透迤中著一亭涼。支筇莫漫尋歸路。領略僧廚筍豉

香。雲栖半山迴龍亭。

一番金碧見新祠。名世標題旋復疑。更有不平風利語。書生要撰紀功

碑。

鳴弦揆日不能平。一慟相隨撒手行。故向比丘參法喜。精魂石上悟三

生。庚子春暮。曉樓病甚。先期上山參禮。臨訣語我。有輪迴必歸報也。

指歸淨地擬相逢。舊徑重尋壁觀峯。不負此行差解悟。尊嚴髮屬本吾

宗。乙庵示讀本師行略。始悉師亦系出仁和。

贈劉崧生表姪。

崧生罷職員充律師。徇余女莫邪之請。仲陳尚書父子之獄。余既憫尚書之爲法受惡。又憤伯貞之篤行見疑。作詩以貽崧生。亦取木瓜歸美簡書相恤之義云。

昔我去里門。文度猶置膝。聲名驚老朽。風誼由質直。小大察以情。市朝肆猶力。遂令緹縈女。一慰囊餽職。老夫感欲泣。因親以相及。

衣冠今陵夷。日暮有緩急。朱家誠大俠。劇孟允敵國。折衝已無地。

新閉議

護法終有術。抗不失民望。辨豈貽口實。秉茲一往心。可通萬念

塞。匹夫繫安危。正氣療疾疾。奇語輒破涕。愈痛嗟動色。公道事已白。卿材頭尙黑。平亭富新知。積累思舊德。請書壯節亭。屯田敘來歷。

宋史。劉渙字澹之。官至屯田員外。朱文公爲作壯節亭記。

偕貽書崧生謁嚴祠。並登釣臺西臺。觀謝皋羽先生痛哭處。

櫓柔似答畫眉語。摩眼山花滿洲嶼。柳陰更挽上灘舟。明滅蒼崖翳復吐。東西突起據層巔。撐腹祠堂著戶宇。神仙偕隱亦偶然。獨行一傳前無古。後來痛哭到西臺。汐社更有開山祖。二老眞成曠世交。千尋未惜迴環數。躋攀嶙峋苦支持。斷續潺湲每延佇。從遊二客亦殊健。山谷紅妝相爾汝。催歸返駕未及晡。買酒得魚猶可煮。挑鐙就飲讀石刻。符離留題果何取。殷紳末刻張魏公題句。返照峯巒忽金碧。孤篷漸瀝償辛苦。明朝歸謁蓮池師。準備連江載烟雨。

梁節庵爲泰寧總兵岳梁柱臣索書扇。卽以寄贈。

屬國歸來謁茂陵。白頭二老奉嘗烝。一年兩度玄宮祭。四字孤臣異數

膺。鐘鼓更番嚴宿衛。松杉休沐夢觚棱。悲歌慷慨思燕市。淪落江湖病未能。

承露真成不老仙。憂時霜雪亦盈顛。胡僧歸話昆明劫。壯士來耕易水田。明月垂楊中酒夜。鬢絲禪榻落花天。華堂賓客如相問。強飲哦詩又一年。

梁節庵爲黎露苑太史屬題明文文肅公致劉練江先生手札長卷。明良膠漆際會身。以文會友友輔仁。諸札貴賤生死備。死友不負况君親。未達已任天下重。柄用何遽無親臣。規諷職方不假借。存恤老父猶昏晨。敬恭前輩決後起。貞山景文皆絕塵。以此鑒別當世士。廟堂進退寧失真。近情豈爲竿牘累。清介要使氣類伸。舉棋不定終誤事。一瞑不視餘酸辛。淪胥遑復辨愚智。麟爪空爲時所珍。祖堂待詔盛文采。有明一代能幾人。哲弟別以琴供奉。抱器話舊時沾巾。通家白髮老祭酒。祠堂竹塢歌悅神。輪庵和尚鼎湖序。逃佛猶子子遺民。龜鑑鐵石本家法。狀元宰輔非無因。吁嗟乎進不能進賢去佞正風尚。退亦當講學教授明人倫。又不能撥亂反正扶危局。亦當守先待後勤傳薪。

豈料騎箕未遠陵谷變。坐使東南黨禍連摺紳。傷今思古兩侍從。愛談掌故悲維新。寓公不用式微歎。兼金收買非全貧。哀哉吾黨二三子。感泣異代瀟海濱。

超社廿四集。宴會無詩。補呈止庵相國。兼示散原節庵。

周之東遷依晉鄭。我生及見中興盛。屏抑權倖進寒門。負展親賢堯舜

聖。御門得相歲三遷。宣廟三次御門。湘鄉曾文正。由檢討擢升侍郎。回籍辦理團練。遂以肅清髮捻。黔中一守膺異命。益陽胡文

忠。由黎平守擢任湖北巡撫。遂以克復武漢。白頭幕府亦雄飛。布衣崛起雄方鎮。湘陰左文襄。以舉人賞卿堂。督辦軍務。遂以底定閩浙陝甘

新疆書生後起占清班。翰墨受知典文柄。還朝恨晚及蒙塵。行在麻鞋

憂國病。老成凋謝待英俊。匡復功名期再震。辨姦詎意有流言。一臥

東山霜滿鬢。為捍外患起內鬩。戰栗何年失初政。朽蠹不用振流亡。

伏處轉以騰浸潤。宣統二年。湖南飢民鬧荒。毀撫署頭門。官吏辦理不善。鄂督督各及在籍巨紳。奏參革職者。皆一時耆宿。士論大譁。六州鑄錯誤金

湯。一夫夜呼啓梟獍。海天吟望感吾衰。前輩風流失後勁。還聞綿蕞

起朝儀。豈有衣冠奉朝請。國家養士三百年。祇遺一老懷忠盡。抄家

幸無美新草。俟死不忘順受正。頻年黨禍厭南北。不悔陵夷惜奔競。

昨得品茶感慨章。今向尊前反覆詠。散原先有張國系話七絕二首。遜荒同調漸寂寥。居



夷片土留乾淨。后山未死道不孤。藏山不渝言可信。

易州使至。寄 崇陵棗栗。辛園伴來。致忌日餽餘。廿載悲懷。一夕駢集。感答南海。兼報節庵。甲寅八月十三日。

故人私祭許懸圖。不受人間血食誣。

近有人爲戊戌死事諸君請祠者。沒而有知。必不任受。

季子來歸寧舍魯

。靈胥遺恨竟亡吳。今宵明月傷心事。半壁神州淚眼枯。昨日梁髯絨札至。一盂麥飯亦燔吾。

音容入夢已模糊。碧血寧爲絳市蘇。海外人歸爲位哭。劫餘老去痛心無。前朝遺草分明在。楊氏遺孤徽實錄他年點竄殊。料得斯文天未喪。更生正氣不曾孤。

楊氏遺孤徽  
總宗手詔。

超社二十五集。藝風京卿出所藏吳儂繪顧亭林先生象徵題。吳蘇州人。祁文端督學時幕客也。

嚮往縈夢寐。誦讀通警欬。况有寫真人。妙手得前輩。郡國利病書。南北哭陵淚。巾箱書五車。建瓴關四塞。縱有優詔徵。忍奪遺民志。諸甥各頡頏。老子惜氣類。絳雲不能屈。太冲自強對。通經以致用。好名恥爲累。壽陽好事人。門下盛藻績。崇祠傍慈仁。長卷勤紀載。

人文蔚中興。山斗當典試。擅場有吳生。影堂重瞻拜。末造稍陵夷。大義惡破碎。安得起斯人。舊學掃拘礙。西北田可耕。實邊符初議。流人幸得食。先覺合報賽。翰林珍此幅。晨夕見意態。尙友附歸奇。刊行續潘耒。吾黨二三子。歲暮幾人在。招隱思古人。節短聲以慨。

爲丁默存中丞題邊頤公山水冊。

邊以隱雁得名。山水所不經見者也。

詩思滿江湖。夢寐佳山水。歸計無一椽。虛構輒累紙。平生稻粱謀。每爲矰繳止。持此售世人。豈合捐故技。廿年弄淮月。觸眼忽驚起。君亦避地來。解裝出相示。玉軸委道旁。神護差可喜。道途稍可通。掌故徵畫史。延緣葦間人。敬恭桑與梓。

爲默存中丞題張力臣符山堂圖卷。

是日值東坡生日。

梅庵欲削芝麓籍。蘇戡補登亭林詩。諸賢頡頏興逾昔。摩挲病眼忘吾衰。袁浦縮轂中原地。符山草堂傾當時。漁洋聲華矜一顧。能事促迫猶遲疑。高人可望不可卽。青山綠水相娛嬉。一經結構便殊絕。况有妙筆繞尋思。擾攘每留片土淨。波靡幸遇大力持。晉陽中丞愛前輩。設齋卽席徵題辭。挂名紙尾莫孟浪。淮月弄舟吾所師。

爲默存中丞題曲江樓手札後。

淮上西銘舊草堂。當時壇坫匹儲方。諸生禮樂爭絲葛。社集長荒陸氏莊。

半生程穉爲科名。戰藝烟消舉業輕。頭白韓公空感歎。秋堂眞棄短燈檠。

康南海何女士行狀書後。

南海先生喪其愛姬。道場初啓。名流畢集。手撰哀詞。有疑過禮者。余援魯人汪錡之例。讓皇有功之言。藉以釋存者之

悲。伸逝者之氣云爾。

人生憂患苦無端。垂老功名悲不就。公言且喜出綠衣。具眼相看是紅袖。一朝絲竹撤後堂。申道棄捐各心疚。不情乃逢禮法士。屈節若爲門戶詬。忠臣齧節恥無偶。哲婦成城忘出走。去帷何礙通子賢。漆室遑問市門繡。交通縞紵尺量才。錄就金石集玉漱。已從狐趙負羈縲。詎與燕環論肥瘦。介母甘就縣山焚。木蘭不預明堂奏。不櫛他生備折衝。虛牝當年輸買鬪。感甄洛水見音容。祀廟安于宜俎豆。素蠻先證兜率天。笄珈猶祝山河壽。頗聞偈佞讓杜祁。况有伯仁興絡秀。

林文忠公手札題後。并序

子培宗兄出示 外祖林文忠公與令祖侍郎公手札累冊。計三十餘頁。自外任杭嘉湖道。以迄雲貴總督。首尾畢具。可稱完璧。因將兩家年譜詳校年月。廣徵題詠。以備掌故。附五言古體一首。並乞正和。按文忠公鄉榜爲嘉慶九年甲子。時年二十。就旁邑記室。以所削牘見賞於閩撫張公師誠。遂延入幕。是爲知名之始。會試爲嘉慶十六年辛未。出侍郎公房。時侍郎年三十四。文忠二十七也。文忠嘉慶二十五年簡任杭嘉湖道。所署八月初五日一箋。中述帶家信過無錫事。卽庚辰八月。侍郎以翰林院侍讀視學湖北。差滿還朝。眷屬省親在無錫。時侍郎年四十三。文忠三十六也。附函八月十二日聞 仁廟升遐。蓋七月部文八月到杭也。所署子月一箋。侍郎手批十二月十三日到。當係道光二年壬午。侍郎典試福建。卽留視學。文忠權篆浙嵯。旋授淮揚道。時侍郎年四十五。文忠三十八也。又署九月十一夜一箋。失去前頁。亦同時所書。又署嘉平望後一箋。賀權副憲之喜。當是道光十一年辛卯。文忠任南河總督時。侍郎年五十四。文忠四十七也。另箋一紙。當是乙未年。文忠以江蘇巡撫

赴江寧入闈監臨。侍郎以安徽學政赴江寧考試錄遺。總督陶文毅公。主試卓海帆相國。皆侍郎會榜同年。繪乙未入簾圖。各賦詩紀之。時侍郎年五十八。文忠五十一也。又交卸兩廣督篆後一箋。當係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燒烟翻案後所書。侍郎已於戊戌六月開缺。留京養病。文忠旋遣戍新疆。時侍郎年六十三。文忠五十六也。又入關署陝甘總督一箋。當是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春初作。侍郎於是年八月南歸矣。時侍郎年六十九。文忠六十二也。最後在滇督任內一箋。有補寄去年壽屏之語。末署六月中澣。當是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六月。時侍郎年七十一。文忠六十四也。文忠生平持論。以爲交際啓事。第憑尺一以通情款。於此而不竭吾誠。烏乎用吾誠。公旣擅絕詞翰。復篤於師友淵源。雖羽書旁午。親切函札。從不假手於人。僚吏稟牘。寫作佳者。每親自批答圈點付還。時先伯祖蔭士公在幕中。問文忠得無嫌瑣屑耶。文忠曰。寒士緣此增重。官吏亦緣此加意佐治人才。所系固不細也。先祖癸巳會試。道出吳門。問文忠向物色尺牘人才。今得其人否。文忠云。聞湖北藩署書啓李君。

嘗從陶雲汀宮保處知其人。詞翰爲天下第一。前歲託人以千金聘之。已辭館入都會試得館選矣。所謂李君者。卽湘陰李文恭公星沅。時方爲孝廉。後代公爲欽差大臣督辦廣西軍務。亦卒於軍者也。因校對文忠手札年月。并記趨庭時所聞於先公者。以歸子培。幸賜裁正。乙卯人日。

漢人重師傅。唐宋優科第。關節絕貴游。寒士稍吐氣。侍郎與文忠。相知以文字。考官賀得人。龜鑑徵古誼。卽今論沆瀣。嘖嘖稱當世。公述祖德言。我悉外家事。典學與分巡。漸聞巧易地。感激酬主知。過嶺干吏議。荷戈復持節。蠅頭猶壯志。末馳滇池書。補壽還山歲。未荒陸氏莊。及掬寢門淚。一德傷中絕。萬里豈棄置。再召虛宣室。乞歸三致意。君罷配天詔。宣廟因身案腫痛。遣詔罷配天之祀。臣亦齋志逝。平生重師友。款曲擅書記。後起賞長源。落星追管桂。遺墨經散失。珠還殊可異。甲子逾一周。諸孫亦老至。珍重付裝潢。人物勤紀載。匪獨數家珍。亦用稽昭代。

和康南海元日與門生談國事。

祭詩兼辦送窮文。元日新詞付與君。同歲相看吾亦老。及門猶在子何云。小樓聽雨波添綠。廣坐吟梅酒半醺。忍死來還天有意。商量中說待河汾。

朱象甫世兄屬題海天夢月圖。

叩扁小玉報平安。縹緲參差憶廣寒。爲有潛行風浪惡。凌波始信步虛難。

月地雲階地位強。影梅公案費平章。多情公子驚兵馬。復有閒愁似辟疆。

重見非耶事可疑。經年魂魄果何之。玉簫再世尋常事。莫遣韋郎兩鬢絲。

鏡中圓缺近春陰。大地山河正陸沈。如此樓臺如此夜。人間天上白頭吟。

止庵相國招飲乙庵寓齋。作逸社第一集。呈庸庵尙書古微侍郎病山方伯子勤黃樓兩觀察。並示同社諸老。

腥羶溢廣土。轉徙苦僑寓。同罪非義之。相從輒引去。尙書夙好我。

蒿庵亦念故。朱王同舟人。平生同旨趣。生力張與楊。刻燭催斷句。平津興猶昔。新舊兼愛護。却徵疑薛詭。高飛豈揚慕。六逸與七賢。選格妨旁妒。主人拓園居。深叢坐書蠹。假借聚星堂。勿忘角弓樹。禁體試難題。廣筵非草具。先成挑叔弼。有韻辭子固。韓孟偶相逐。端復愛名譽。但有文酒歡。遑恤行李遽。並載又花時。欲歸吾且住。

與貽書約歸上塚。貽書先行。

宛在堂落成。示林惠亭劉步溪。

重見西湖水接天。還將餘潤溉多田。公孫舊德稽圖志。

道光二年。林文忠公自杭嘉湖道乞養歸。

倡議濬湖。及今八十年矣。葦蘆淤積。居戶侵佔。旱潦均以爲患。此次重濬。惠亭董其役。悉依前志基址。兼城內河道。去年冬初開工。今年春盡竣事。 嗟尹常平索社錢。除集

園宛在堂工程外。濬湖之款。皆索還鹽署所欠常平倉積穀變價者。步溪都轉之力爲多。 未信風流無嗣響。何曾賓客減當年。雌雄

杭穎吾何敢。秋菊寒泉薦水仙。

次韻和林可珊見贈之作。

命子死黃花岡之難。

歸來松菊已無存。題鳳人亡忍到門。

君壬辰歲就劉禮

於金陵。 經師粵海一堂尊。

十年前於廣州講堂晤玉衡賢兄。

黃墟零落難重過。白首文章與細

論。不待安仁懷舊賦。當年問字有淵源。

永福黃質夫姑丈。我之師。君婦翁也。



答可珊宛在堂詩龕詩。

經學門戶詩別裁。杜陵開山亦汰哉。西江子弟定世系。樂天海山留將

來。此堂舊供十五子。挂一漏百誰知之。後來踵事有增益。疆界時代

稽然疑。來詩以補祀張松寮不及余澹心為疑。迤西死忠無傳集。江南移書緣一哀。先公戊寅歲。函商林勿邨中丞。增林

范亭先生之祀。都下名輩論詳略。滄趣老人來書。言不宜詳近略遠。豈為元氣爭肝脾。湖山香火薦尙

友。草堂賓客談當時。此次新增之陳馮庵葉損軒林晚翠。皆從余於金陵幕中者。拘牽不及騎驢叟。劉後村湖南江西道中詩。只

饒白下諸國叟。未敢拘牽入社來。榛莽偶拾栗主歸。王蘭泉拾樊榭及姪人月上木主。附祀楚蘆庵黃山谷詞。昔賢風誼各有取。阿其

所好誰當規。

遊鼓山聽水第一齋。酬陳幾士。

幽勝若相待。出處非無據。百轉復千重。懸流儘奔注。國師偶得之。

便已矜常住。如何朱李輩。題名復舍去。李伯紀朱晦翁各有題名石刻。主人黑頭歸。相

度讀書處。刻石在上頭。寄懷難走遠。英靈漫移文。板蕩傷晚遇。豈

不戀巖棲。何堪舍嬰孺。經年不相見。尺書遠寄素。借榻閉僧房。披

圖污寒具。差喜小坡賢。解誦而翁句。妙語復起予。送客忘歸路。城

中鐙火繁。諧謔作談助。已傾薄釀醺。猶似供濤怒。

逸社第二集。百花生日。蒿庵中丞招飲式式軒。分韻得春字。席罷余適有展墓之行。歸途補呈。

奔輪老光景。容易逢茲辰。蕭瑟復繁豔。衣冠多陳人。公來主壇坫。此會亦率真。兩世託風誼。餘年談苦辛。客座記鍾阜。宦轍同淮濱。開篋偶感舊。得句多酸神。招隱意良厚。移文寧可頻。市樓每置酒。傭保翻相親。還家反爲客。歸期勞望塵。似此迭賓主。豈復嫌清貧。饜屬將軍食。醉吐丞相茵。舊歡非零落。吾道從屈伸。益貺恰送別。綠陰遲餞春。起滅付一夢。崛起祇兼旬。多事楊夫子。奇文枉劇秦。

贈老者王培元。

培元廣信信府號房書吏。先公滋信守。培元年方弱冠。書法秀勁。問其所學。則吳縣潘文恭搨本也。即以充簽押之役。賊來。僕輩盡逃。培元獨從。時

余與三兄始生。皆由培元抱去。寄乳四鄉。以其土著。易於託付。先公卸九江道任。乞養歸。曾文正公從寬善書者。先公屬培元。適曾公奉命入川。培元以母老不能從。先公起任讀撫。緊要摺奏。多由內經發。餘皆培元任之。信其謹懇誠默。異乎常吏也。培元日作細楷萬餘字。公讀之外。尙能爲余兄弟鈔詩經及唐詩。今讀本尙存。培元年已七十有五矣。余五十初度。培元擊兩孫來賀。健飯豪飲。談往事甚悉。余插撫篆。培元從入署。仰視堂樹曰。不覺一別四十二年。惟煤渣成山耳。索酒痛飲。明日辭歸。作詩以寵其行。

府吏生太平。善書學吳縣。先子守信州。軍令方傳箭。拔之稠人中。少助機宜便。脫腕爾弗愆。旁午人健羨。我生在襁抱。長圍方酣戰。寄乳聽所之。得全非始願。稍長母幼學。手書常徑寸。佐治偶弗遑。

傳鈔及經傳。患難無鉅細。誦讀輒千萬。乞養方受代。湘帥索轉薦。  
祇因蜀道難。未割慈闈戀。重來值開府。相從仍几硯。封章內寫定。  
分勞亦雪片。卽今披丹黃。想見檄曜電。去治四十年。手植樹蕃衍。  
攝官避正處。郎君識舊掾。忽來白髮叟。相從清夜宴。泥飲美中丞。  
一誤甘老賤。自言迫衰老。往事時在念。府君尙威嚴。號令懷寒顛。  
夫人矢並命。煮糜兼手劍。憐我癡黠性。少假顏色善。傳舍有變遷。  
屋烏各蒙眷。囊錢分貢餘。讀署繕摺吏。例分貢餘。社酒嗜村醪。杖行忘老跛。肉食  
每屬饜。諸孫已長成。薄田亦足贍。眉壽祝初度。醉話恣深院。煤渣  
已成山。棠憩無虧欠。流光七十五。風燭能幾見。且盡匝月歡。幸趁  
餘年健。我聞府吏言。轉觸風木恨。濟美負期許。讀楹復頑鈍。信水  
與靈山。前身如識面。作詩慰老人。坦率非研鍊。先德在桐鄉。夙夜  
寧不忝。禿鬢對短檠。牛毛吾未厭。

泰安馮使君來書。爲趙小魯索還蕭君所藏錢文端進御扇子。媿  
以四絕。

我愛平原欲繡絲。不須牢落怨衰遲。請看八十田園叟。燈下猶書供御

詩。

毛薛相從未可輕。璧完秦曲返連城。麈尾一代明良盛。膠漆何堪說太平。

卅年就菊問馮園。晚接洪都檠戟門。亂後相逢賢令尹。泉聲嶽色宴清尊。

平生豪巧縱難償。數宿仁風已奉揚。伯仲兩家吾所羨。更從微直訊蕭郎。

早起示王又點。

石甫松寮事可疑。興大獄。客館有不安居之勢。白頭吟就欲何之。兩賢枉自矜風雅。不

及公言有綠衣。

舖餒從人未算窮。夙興誰與唱玲瓏。撫絃評畫消長夏。隔巷相看那子

翁。明末閩人林古度。攜女居鍾山。號那子。與又點情景相似。

李律閣約同林貽書梁衆異林亞嘯來遊戒壇。再宿。明日當往潭柘。率成長句。

宏深結構陪宸仗。尊宿盈廷空偃蹇。五朝懷故淪劫灰。翻資佛力留寶

藏。卅年官跡輾京塵。咫尺去天每悵望。比來登岱賈餘勇。布襪青鞋一相訪。弔古咨嗟活動相。活動松已化。向人彷彿虬髯狀。強胡且試弩末手。

德軍官與恭邸小王子校射。

宮裝猶見內家樣。萬戶憑高盛燈火。四圍開門得屏障。侵曉太行沐宿雨。極目桑乾流夏漲。上方僧設賢王供。粉壁伶寫旗亭唱。

二客後至捨銅鑄。我亦登壇窺色相。色目蒙古多造像。節度唐家初饋餉。大興朱相國碑記。敘張韓公事。寺僧偶爲述舊事。禁地如今任開放。晨裝重飽行廚味。

圍棋更敘幽情暢。媿媿休咎亦有徵。山鬼所知夫豈妄。玄黃反覆復幾時。慈悲功德總無量。願節西師買鬪金。留與諸天作供養。

由戒壇至潭柘得六絕句。

重樓複院費搜尋。小試山行本不深。一枕思量無限事。滿山風雨作龍吟。

金光示夢託幽州。儒佛平分願力周。別縉答書各精絕。太平相國擅風流。

讀壁間大興朱文正公爲兄石君資福碑記。

前身合是此山僧。醇酒婦人病未能。晚歲詩篇傳集錦。兩朝涕淚在金

集中草木記南方。入洛叨陪榆柳行。昔笑支離今亦叟。爲君哦句向眞堂。僧房有張文襄影像。

連理中分事可知。一時附會亦傳疑。神孫隆準多駢脅。強幹何因有弱

枝。

灑拓銀杏一株。駢根分幹。俗呼爲帝王樹。

松陰中著一亭閒。捫腹逍遙散步還。五月行人不知暑。拖棉帶夾聽潺湲。

金陶陶女士屬題令祖竹庭先生遺照。

知識見聞足愈愚。睦姻敦族亦嘯枯。一家教化關王業。看寫幽風七月圖。  
諸孫述德見封君。款接名流天下聞。我羨王孫偶新婦。謝庭詠絮亦空羣。

八月十七日海寧觀潮。歸途示吳鑑泉李伯行季皋昆仲。

沌渾奔騰來萬馬。吞吐乾坤刷龔赭。奮武振怒起無端。倒行逆施誰似者。遲明空巷赴歡會。平地跳丸勢猶下。穿城準備到亭午。未及錢塘且謀野。飛潛身手古所無。請謝江神酬海若。儘言此地足王氣。任使

披猖天實假。有憤莫止越甲鳴。有酒誰向青天把。鏐王衣錦已無軍。  
枚速賦才孰與寫。回車更攝雨後屐。餘響并入月中瀉。延陵太原老骯  
髒。故國無術完解瓦。跨海豪氣尙談兵。梁園吏才亦聊且。好儲詩興  
待重來。明日大觀我寧捨。

逸社第四集。庸菴主席。以都下故事命題。余得斜街花市。父  
兄故居在焉。又近彰義門。爲當時圓明園趨直之便道也。感賦  
長句。

由來大隱隱朝市。跌宕猶能近文史。爲識貴賤愛評花。退食何曾廢填  
委。當時吏議尙寬大。尺五城南容轉徙。移居詩老占壇坫。秀野主盟  
更長水。相從唱和喜卜鄰。且使園丁捐故技。時花開過復唐花。雪窖  
猶能誇酒美。玉堂富貴出天然。老圃隱逸尤可喜。長椿寺古過留題。  
君子館開來接趾。嘉道以來飾園居。彰義官栖從尺咫。風珂中夜便承  
直。塵談衝途迎倒屣。父兄出入已再世。姻亞諸王復繼軌。王文勤公并又  
探忍齋兄弟。  
承平櫪馬喧盍簪。今日桃符換新紙。我亦卅年鞅掌人。池館繁雄感彈  
指。自從胡騎炬焦土。履道衣冠非昔比。後來踵事惜物力。遑問嫣紅

與姹紫。過闕偶爲問學留。前騶亦爲推敲止。墜歡重拾不愛惜。並此淪落復誰恃。癸卯秋間。南皮張文襄公。由鄂督入覲。留定學部章程。住護輔先哲祠。余尹京兆。文襄過從無虛日。寂寞無從賦古槐。本根何由庇葛藟。故居再過愴爲墟。海上幾人看暮齒。

玉胎羹。

以竹蓀與晚香和成之。清脆無比。庸菴尙書屬貽書以新法添入食單。止相命散原爲之名。亦人間之至味。宜爲好事所流傳也。

草木有殊性。妙手司調羹。譬如俊傑人。氣類收合并。竹蓀最晚出。岷峨鍾其英。晚香亦仙卉。芳譜非先鳴。自負各孤介。豈易合班荆。相公與開府。造端達勾萌。翰林試手段。點綴成南烹。詩人諳故事。肇錫留嘉名。老幹都生菌。濟時要取精。單紗捲腴理。玉雪紛晶瑩。體物慙未逮。二妙惜挺生。但有鹽梅和。保無滕薛爭。酸鹹貴適可。珍重吾同盟。

八月二十四。浙俗爲稻羹生日。逸社第六集。乙庵主席。以秋成詞命題。諸君各賦鄉風。余家世以筆墨餬口。守先人遺訓。亦未敢以官祿置田宅。除尹京兆扈從從親推。及行省晴雨祈禱外。殆未嘗一日親農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是之謂矣。賦十絕句。



洪縻兩度獻坻場。率屬隨班亦降康。聖主憂勤諏日吉。齋宮夜半起焚

黃。每歲耕籍。順天府率屬先期在署演耕。上宿齋宮。親推時。府尹恭選鞭耒。畢事。率所屬謝恩。余兩次從事。皆值景皇躬行典禮。

代耕循分課晴陰。卅載飢驅匪自今。身是退閒歸不得。無田萬事不關心。

穀賤難償子母錢。猶將捆載赴釐捐。辛勤只博蠅頭利。底事官符禁釣

船。閩粵多山少田。歲食之米。皆仰給江南。寧波釣船輸運。常數百萬石。故江寧所收釐捐。米為大宗。地方官紳。以本地備荒為名。禁止出口。資緣為利。小民生計苦矣。

土濡方信米如珠。亢旱山田二麥枯。包穀番薯閩讀平音。聊果腹。帶徵催到

隔年租。閩省出米。不給三月之糧。城中紳富粒食。山鄉皆以包穀番薯充飢。

由來貴粟是良圖。餘羨猶能易有無。子弟不知饒本計。品茶枉自費工

夫。山民趨利種茶。出米益少。漳泉土俗。細種茶價。常十百倍。富戶往往以吃工夫茶破家者。近來茶市失敗。民間益形蕭索矣。

連天黃氣抵氈氍。蓐食何能一宿無。野人都覺金銀賤。瑾戶天寒擁草

鋪。閩俗以稻葉束草苦為禦寒之具。暖氈氍。有金鋪銀鋪不如草鋪之語。

姬姜織手織新涼。一幅猶煩百疊裝。齊魯萬家足生計。九秋已滌肅霜

場。西洋人以麥桿織帽。摺疊無痕者。值可百金。燕窩出口。歲數百萬。

際天被野若無憂。攫食虛勞借箸籌。簫鼓廟中殷報賽。龍神社鬼更何

求。

一隅殷富得褒嘉。識字耕田易起家。聞說嗇翁真嗇者。桑麻不問問棉

花。

嗇者傳。歐人所作。

行窩隨地自安貧。霜露年時亦薦新。所樹猶煩問夷跖。恐妨客有采薇人。

與蘇龕貽書在滬攝影。今三十年矣。偶話及此。向新民主社踵修前事。各系以詩。以爲再來之券。乙卯九月二十五日。

膠漆相依忽太平。流離暮齒念平生。一周甲子成今昔。四海肩隨此弟兄。三子同趨不同道。百年逃死更逃名。兩行誓墓分明在。松竹猶應記舊盟。

爲葛詞蔚題其尊甫毓珊部郎三十小影。其兄余乙酉鄉榜同年也。承平傾耳羨科名。入洛無由接老成。令子齊年吾亦忝。影堂劫後眼初明。丹砂有訣貽孫子。家集逢人問父兄。邂逅兩番皆適願。阿戎北去亦飛聲。

吳子修提學夫人六十雙壽。爲令子綱齋學士作。

一江上下擁輜駟。典學兼傳絳幔經。行在承恩臣侍從。太平偕隱子趨庭。文章家世窺中祕。眷屬神仙伴客星。供養湖山領梅鶴。唱酬詩句滿西泠。

逸社第八集。哈園登高。用九言體。兼懷不預會諸君。

古來重九騷客例悲秋。况又樓非吾土強登樓。去年選勝黃浦最高頂。今年避囂西北園亭幽。我正謁岱歸來試腰脚。便欲黃花漱酒太華之峯頭。何來結構突兀出平地。堂坳丹漆出沒俯寒湫。眼前蒼茫巡行作萬里。借人池館未合多淹留。披圖有恨左股失蓬萊。高談誰咎半壁沈神州。稚圭移文猿鶴有啼怨。公孫同乘兄弟胡不謀。西望南海髯公之忠悃。節庵東舒東山臥子之吟眸。散原登天折翼欲上不得上。遇坎不止欲籌將安籌。不辭慷慨爲君反招隱。樊山常恐杯酌無力消煩憂。豈知江水發源岷峨客。還尋天目玉氣徑山游。傲我雲霞明滅千萬態。壁間題句故事嫌刻舟。王病山新游天目錄。

劉崧生屬跋曹能始石倉園賣券真跡。並竹醉亭詩。龔穎叔所貽也。媵以二律。

江山再易姓。風雅尙留園。等是無家客。遑爭異代墩。舊題憐竹醉。本穴露蘭根。龔子殷持贈。劉郎善寶存。

百年共烟亞。展轉買茲山。寫券分明在。巡行取次攀。水松猶對壘。池荔亦懸灣。好事望吾子。重新非等閒。

同林松明王鑑清攜寶珠肯地游金山塔。順道訪石倉園。

詩篇唱和趙十五。莆田詩人。其名。亡其名。儒藏提攜卓長君。石倉藏書甚多。仿二氏釋藏例。修儒藏。卓長君。洪塘妓。轉以衰

年虛問舍。何堪劫後更論文。中流湍急金山塔。橫吹紛飄白練裙。挈榼飛觴留續約。江聲月色要平分。

江上酒樓。

回尊落日下洪塘。汗漫經過博醉場。三百年來無此樂。朗吟詩句夜光堂。

穎叔世兄屬題其尊人含晶先生寫雙驂園圖。率成二十韻。

林壑永不改。紙墨亦如新。如何主客圖。俯仰皆陳人。賤子方年少。往還從比鄰。王陳數中表。小希荔丹胸。萬弼臣。馮庵館西賓。唱和無虛夕。損軒詩

降神。白髮賦歸來。幾家談苦辛。巡行舊池館。水石猶粼粼。再躡遊

山屐。置酒及方春。語我當時事。諸郎皆絕倫。依稀履道集。彷彿樂天真。紀載搜前志。羅列數家珍。瀕行出橫幅。索題徵前因。西湖與南社。香火分明禪。感舊媿後死。牢落成遺民。虎賁倫貌似。龍性仍難馴。跋尾署猶鈍。同龕晒勿瞋。去載杏花雨。歸及荔支晨。近聞石遺叟。亦避桃源秦。空山抱殘稿。乞靈須饋貧。不嫌不速客。飽喫留兼旬。

景屏出示石遺寄題三百有三士亭長句。同作二十韻。並呈二君。古人論交堅比石。况乃函丈間請席。一石一士刻名氏。登山沉淵徵今昔。揚之同升列廟堂。附之驥尾彰載籍。漢京諸生刊石本。唐宋量才憑玉尺。舉主門生宴盞簪。彈冠脫驂效忠赤。倘教聚散付搏沙。俯仰何從覓陳迹。卽今此義已淪胥。氣類尤宜愛士傾。大興好士古無匹。切磋他山忍拋擲。兄弟相繼蒞此邦。沈瀝同時從請益。謂當石室祠高朕。便似風行分旦爽。誰知陵谷有變遷。攷據不完誠可惜。景屏存古吾所許。移取一二煩手拓。石遺詩老亦寄題。刻畫成數到雙隻。但恨

未鑿敏求意。倍好不盡登肉璧。安定治經并治事。征南武庫兼左癖。雄文相業盛當時。門下名聲亦甚籍。旁求舊學等甘盤。古文尙書傳孔靡。吾州古蹟本無幾。似此人文合拾撫。嗟歎不足更詠歌。付與諸生服無數。

題綠淨亭圖。并序

光緒乙巳。余由京尹改粵臬。官舍倒壞。謀捐資修葺。雪澄廉訪語我。吳維允丈權此篆時。亦有是議。以挑運煩費中輟。余公餘頗思以良法收納污穢。僱工挖坑。以渣填坑。土覆之。平以石碾。鋪草。雨後翦薦成茵。穿樹爲長廊。屬亭名綠淨。中一堂榜曰論思。費不及千金。覺嚮者之枯朽。亦可因爲高下之用也。陳弢庵師傅客遊。甚賞之。歸途寄題綠淨亭二絕。朱古微侍郎學署。僅一牆之隔。贈聯云。一宿林宗必掃地。謫居元九故爲隣。讌集吟詠。極一時之盛。余去粵三載。雪澄眞除此席。踵修齋舍。補植花竹。視前增勝。余未之見也。茲以繪圖屬題。香火因緣。喪亂之餘。感慨係之。敘緣起以歸雪翁。兼呈朱陳兩侍郎。求正和焉。丙辰七月廿八日。

平生閱傳舍。出入身如寄。一日葺牆屋。去之如始至。何緣廣州改。爲觸處仲忌。到官清塵牘。容膝要稱意。偶巡瓦礫場。欲補草木記。蓬蒿可人沒。蕪穢久弗治。華陽吾故人。語我延陵事。薄俸輟道謀。重勞益私累。顧此良躊躇。揣稱日三四。相度出新法。填塹掩棄置。取土覆高原。淺草翦蒼翠。穿徑緣長廊。誅茅出隙地。綠淨名吾亭。論思榜客次。一幄出濃蔭。重茵舒廣被。匝月營木石。苟美無求備。落成偶相招。失喜時一醉。盍簪將勿同。好事亦不易。矧茲不費惠。差免法士議。乃知丁艱難。亦可因便利。枯朽可爲患。神奇且少試。薄技倘見售。大雅亦驚異。退傅寄題詩。侍郎擘窠字。何期三載間。君亦蒙簡畀。官書修前缺。餘緒亦曲庇。訟庭詠落花。草閣舉揚解。遂成西園圖。如輯南粵志。滄桑一轉眼。風雅半失墜。相看皆白髮。得句聊報賜。干戈方日尋。藩鎮各自恣。狼籍問賓館。窺竊到神器。持此訊朱陳。會合忝氣類。撫圖三太息。一例成播棄。猶記刻舟痕。一掬憂時淚。

梁伯通姻世仁兄六十壽詩。

二老相從日夕親。門庭問字過君頻。拂衣已割桐鄉愛。索句同爲汐社人。偕隱家風仍舉案。諸郎詩筆亦如神。再傳天遣留耆宿。珍重明夷待訪身。

代魯兄一首。

蒙泉池館坐春風。早歲傳經共小同。今日尊前成老大。幾回異地話兒童。當官夙耳循良績。歸計慙隨嬰鑠翁。介壽登壇賈餘勇。猶能鬪險答詩筒。

林亮奇彌甥挽詩。

北海薦禰生。中郎迎王粲。但自賞俊才。遑復計長算。體弱未爲慮。相孱亦可換。况秉玉立身。懸作鐵幹腕。遊學逾十年。豁然通一旦。派別費調停。朝夕抒論斷。畏道方叱御。窮險且推按。豈有九衢通。遂成一蹶歎。祚善無主宰。遷流聽浩漫。昨攜推敲詩。要我甲乙竄。出門便長往。訣題僅得半。羸老虛倚望。婆稚待炊爨。李生哀康出。我亦憐嵇鍛。好學今則無。銜冤誰并案。舊稿檢叢殘。老淚蓄日盱。百年亦幾何。惜此搏沙散。



次裳弟偕李笛梅劉子楷往海寧觀潮。余以事不能從。子楷索詩和去年韻。送其北行。

孤憤潮頭來白馬。彷彿神光面如赭。一年容易又中秋。好事君真如我者。邇來世事不平多。後種前胥滿吳下。東人能與有司言。懸磬何憂青草野。將軍昨日罷樓船。逸興相從訪蘭若。後遊留滯我自惜。公事偷閒天所假。惠連豪氣與追陪。橫槩臨江酒重把。同遊裙屐忘主客。趁便舟車恣模寫。不見三千鐵弩鳴。空聞一派銀河瀉。胡服都攜椎髻裝。漢官倘震昆陽瓦。石塘邂逅飲淋漓。官舍歡娛歸或且。今年重和去年詩。小別匆匆不相捨。

九月六日。偕林貽書胡琴初遊湖。訪高莊。邀陳仁先俞恪士棋罷聚飲。明日劉香孫招遊文瀾閣。南屏寺。飲樓外樓。吳綱齋復訂八日遊韜光。余以重陽社集。與培老有成約。辭先歸。留詩索和。

幾回摹寫聖湖詩。欲脫白科索湖勝。此來拓館就湖光。愈覺陰晴難揣稱。固知鮮明由經用。只恐崢嶸翻敗興。竹莊願叩幽人居。棋局已送

清晝暝。廣衢燈火照湖明。太平以前無此盛。倦還偃蹇恣談笑。隔坐  
聲息雜醉醒。劉郎愛客厭山行。明日買舟謀不脛。沽樓魚菜不論錢。  
接席飲啖總餅罄。斬新結搆訪南屏。薄暮鐘聲滿清聽。窺簾一道練澄  
清。排闥兩峯鬪雄勁。南齋學士有佳招。爲向韜光先掃徑。風荷蟾桂  
此亦足。暫謝山靈吾計定。重陽社集怕愆期。歸向吾宗乞競病。

完巢席上口占。贈吳巽儀大令。

鐵甕江聲壯。金山月色清。廿年京口客。醉酒更談兵。

兩點中流柱。百金太守園。忍齋額府署園名。故人說遺愛。宿草覩陳根。

作宦流人地。巽儀補家儋州。籌邊幕府樓。甲午兵事。巽儀爲余司南北轉運。海南歸去後。任便住眞

州。巽儀昔歲舉家避兵儀徵。

舊尹逢人說。次公飲我狂。中冷清可薦。沂潤兩循良。潤人方謀合祀王忍齋丁恆齋太守於中冷亭。亭

本忍公爲守時所構。巽儀董其役。

董詢五屬題先德樂閒布衣畫冊。自布衣至詢五。五代皆以詩畫名家。

烟雨扁舟路。松筠五代圖。畫師宗北苑。詩派老南湖。絕業能傳世。  
高才只自娛。尋梅如有便。布衣之子畫梅。有黃梅花之稱。我欲訪潛夫。

希杜表兄六十壽詩。

中表况姻亞。年歲復相差。老榕數畝陰。兼庇吾兩家。兩母相愛護。兩小無疵瑕。沙哥與崔嫂。同根忝末葭。王郎與謝女。棣鄂當穠華。宦轍偶分馳。權鹽停漢槎。幕府重歡會。鐙舫繁箏琶。相思輒命駕。小別如轉車。劫後聚都下。季也亦餐加。示我行樂圖。抱孫相矜誇。一夕華堂醉。千重望眼遮。山妻方病起。補屋營生涯。舉杯祝阿兄。薄釀猶可賒。寄遠憶歲時。節物登紛拏。盤中紫蟹肥。冰下寒魚叉。兩翁想笑語。諸甥從喧嘩。陶情愛絲竹。投癢須搔爬。有時擊節賞。未厭纏頭奢。索句屈指近。刺船歸路遐。時將有歸問之行。詩成付急遞。昏花書畝斜。

雅扶招飲。酒罷。以車載赴別館。因謝其如君六月饋荔之惠。圍爐絮語。出示近書寸格。秀美與碧栖之亞禪相彷彿。皆閨秀之好學者也。亞禪亦喜余談詩。近聞碧栖解官入都。亞禪先歸。明日擬買舟訪之。約爲洪塘之游。

廣坐酒闌人意懶。老健豪情各蕭散。驅車不厭朔風寒。墜戶已就圍爐

煖。洛神試筆作圓潤。子建褻裘亦放誕。啖荔包裹報書遲。揮塵光陰  
防夜短。清輝驚起安枝巢。數點倘慰高田旱。三更月暗雲如墨。十里  
塲圍山不斷。人家沈夢客酣嬉。歸路繩直御舒緩。芳園未謀秉燭游。  
過訪健菴  
不遇。東山已約紅粉伴。更欲過江訪詞女。聞說碧栖猶假館。山園爲  
寄招隱詩。寫韻亦把凌雲管。洪塘山水續紀遊。眷屬神仙通警款。

和天遺見懷原韻。並簡公和。

蓬轉東南窟山水。人生那得長如此。官齋賓客盛當時。白首歸來餘二  
美。風流頓歇耐尋思。及門追懷進未止。郭少萊王鳴字  
皆作古人。料理西山致爽氣。

坐嘯南樓思老子。有感君兼念存沒。不癡我爲雜悲喜。青春已結杜陵  
伴。白衣誰餉柴桑里。不爲猪肝累邑人。肯馴龍性償食指。一時朋輩  
偶見推。百年叢殘誰與理。石城使君誠自惜。博物君子夙所耳。子遺  
吾道得干城。觸目橫流見清泚。閨集編皆署義熙。漫興音猶追正始。  
鬪捷廣坐傳觀弓。斂才幽齋鞭辟裏。正字何當索閉門。蘭成未用憂暮  
齒。不堪持贈景和形。一味舍藏吾與爾。

雅扶攜眷隨余至滬。復送其歸閩。兼示健庵。

匝月勾留旋復行。伯歌季舞亦宵征。蘇髯此樂黃樓夜。杜老餘姿白帝城。但得院中常乞食。不須江上更尋聲。歸途擁背禁寒甚。軟脚懸知坐到明。

丁巳元旦。爲培老題元人摹本靈武勸進圖。邀同社諸君同作。四海爲家無客禮。吾君之子謳歌啓。龍飛晉水頌河清。蛙陋蜀山入井底。耄期西狩正倦勤。間氣中興厚根柢。乞留太子繫人心。那復角巾歸舊邸。當時物論已卜枚。何物腐儒妄測蠹。况復勸進出父老。從此勤王皆子弟。浯溪臣結詞瓊琚。兵馬臣甫歌淨洗。事有至難誠天幸。神之所予惟愷悌。倉卒寧緣攀附心。軍旅猶可忠恕濟。一時擁載方鼓行。萬里起居煩急遞。翰林供奉罪長流。朔方老將肉生髀。吞聲凝碧客題詩。浪游淮南人問米。迎鑾天子本純孝。移宮舊官有流涕。六軍往日怨楊妃。四摘他年咎良娣。我謂宰相得其人。行見宮府皆一體。太平氣象再朝元。曼衍魚龍排角牴。君從歲暮得摹本。我念班行趨殿陛。本朝寬大邁前古。歷史功過許相抵。

正月十三日。海日樓宴集。分韻得餘字。

不剝胡復乘胡除。羲和失官史不書。由來休咎占星虛。履端斗柄旋帝車。元且日食。初二初三地變。徐家匯天文臺報警星見。故老憂時翻舒徐。衆星所拱猶宸居。元日口號殊起予。夏屋烏可無權輿。相公興會茅連茹。詩老擊節賞瓊瑤。千秋令節集寓廬。人心悔禍妄念祛。甘盤典學交口譽。皆見皆仰從其初。雲漢豈謂周無餘。側身修行難必紓。殷憂啓聖無躊躇。疏食飲水集簪裾。元良會合歌樂胥。後漢今周傳有諸。垂老幸民幸何如。綢繆隔戶忘拮据。吁嗟微禹吾其魚。

同散原鄧尉觀梅歸。會於培老海日樓。明日。庸庵尙書招飲花近樓。補花朝社集。敬和原韻。兼呈同社諸公。

尋芳瑣記書歸潛。呵凍春陰凌指尖。癯仙鬪冷亦久淹。買棹山塘宵窺蟾。吟肩屢聳酒頻添。得句忍俊誰能箝。歸來細雨已廉纖。海日謀集先同僉。良釀可沾隔村帘。花朝且走詩筒籤。健啖豪氣不受疢。敵此尊羹須鼓鹽。尙書中酒方掀髯。賓客溫語垂帷幃。煖老新得比翼鷄。食無不足心屬厭。天涯芳草綠已黏。王孫周道休顧瞻。廣平鐵石腸何嫌。漢家火德當重炎。聚星堂上號令嚴。禁體不厭寒齏醃。三巡更酌

杯重拈。得句明日書新縑。盤空硬語刪香奩。刻燭寸晷催風檐。不勝酒力敢卽慊。驚坐孟公二美兼。四圍花氣侵重簾。彷彿小舫遊葭蕪。卽席分韻成口占。風味已比崖蜜甜。實慰我心邑中黔。

陳弢庵太保七十壽詩。

先帝親擢骨鯁臣。當時朋黨憂積薪。一落江湖三十載。不用豈謂秦無人。蹙國方信瞻言重。晚召非復少年身。曲江老成言請念。夷甫誤國骨作塵。昔日黑頭今黃耆。往者執簡茲垂紳。正色夙爲權貴憚。虛懷要使儕輩親。師臣易地各有取。克己天下終歸仁。向師秦誓悔違蹇。降神周頌歌生申。萬劫不改晚逾健。一老告存時所珍。退直不遑日中昃。論詩還以宵達晨。雙星遠祝齊眉壽。十年常問末學津。春秋佳日如有便。酒狂重來吐車茵。

康南海六十壽詩。

更生早得不傳方。枕祕周身有大防。述作始知彭祖壽。期頤未羨褚淵長。相從不叛今誰信。忝附齊年與有光。紫氣無遺關尹喜。五千道德乞青囊。

爲吳巽沂大令題山深林密長卷。

平生徙江海。慣閱風波惡。偶乞骸骨歸。謂足罄澗樂。飢驅入城市。觸目皆鑄錯。遑復謀稻粱。還思侶猿鶴。淨地恐無多。仙人祕扇鑰。胸中有邱壑。意造窮搜索。尺幅覓具區。濃陰藏廣莫。縱令啓雄圖。未必恣量度。臥游與吾徒。耦耕酬夙約。俗士倘問津。掩關慎勿諾。八月十三日。媿室先生生日。畏廬設奠宴及門。余與子益陪席。卽呈畏廬。

鈎黨推排惜人物。是日爲晚翠野忌辰。沈泉道人有幽鬱。生爲大俠納亡命。死集門生作生日。虎賁懷舊存典型。牛耳司盟老奇崛。次公垂白尙窮忙。賤子浪遊等寒乞。影前對酒不成醉。天上修文宜有述。全憑文字薦酒脯。未合存沒異膠漆。報韓家世情豈忘。避秦遺民義無屈。魯連子房俱已矣。不祝生天祝成佛。

中秋夜。湯山浴堂示子益宗孟。

松栝周遭不見人。繚垣一水碧鱗鱗。開天營構留餘熱。來浴人間老病身。



高寒月色自澄清。宮錦宮城夢不成。隔院聞歌低可按。一杯剝啄到天明。  
時巡舊事說何堪。柱礎欹斜見兩三。此是雲林真畫本。當年捆載自江南。  
領略殘荷自在風。早來楓葉未全紅。不愁詩好無人和。司寇東家語最工。

偕次裳七弟同訪齋公同年。連日置酒公園。約游狼山林溪。皆比年家居苦心營構。四方言興學力田來取法者。踵相接也。歸途賦謝。

名場未算完明試。亂世躬耕君小異。滄桑再叩衡門棲。井里方求隱居志。壁立世頌狼山高。紀游古留天祚字。鑿渠環帶畝十鍾。倚石嵯峨人一醉。有園樂非君實獨。有詩體豈庭堅戲。講學兼營治事齋。觀鄉足知王道易。所惜望眼堆壯觀。愧乏濟勝登初地。卽此膏潤四達區。已盡梓桑百年利。通家感舊談淵源。肩隨垂白忝風誼。平頭虛度老無狀。健飲棣鄂人以次。北望咨嗟共年歲。南行細載多衣被。

方製棉衣振潮京畿饑民。

平月落我當行。秋晚詩成君將寄。

爲朱子涵題槐陰精舍夜話圖。

大衢騎馬歎雞栖。下直歸來苑日西。不問海天桴鼓起。當筵橫槩醉如泥。

綠陰滿地送春歸。却憶登樓看翠微。等是舊游龍樹院。僧雛應訪酒人稀。

斜街春事說紅闌。下番花開上番殘。半夜一鐙憂國是。因風遙想玉珂寒。

紅橋油碧買雙舫。尙記槐香作冷淘。各有東華塵土感。滄桑手版望金鼈。

濤園詩集義熙集終

光緒乙未。宣龔省視先君子於金陵籌防局。舅祖濤園先生實主局事。時南皮張文襄公總制兩江。崇尚風雅。以詩相鳴。公與梁節庵葉損軒鄭太夷諸君皆居其幕中。而公以籌筆旁午。初未暇爲詩也。丙申三月。中日事定。南皮還鎮武昌。公亦受代去。先後監權大通正陽。溯洄江淮間。遂與陳木庵林噉谷二君從容賦詠。有淮雨集。類皆行役之作。公之爲詩。實自此始。然淮雨集今已不得見。而所存春申正陽兩集。則固哀然成帙矣。其後補官淮揚道。擢尹京兆。因忤權貴左遷。迨提刑廣州。開藩江右。又以與當路牴牾。旋起旋罷。撫黔僅數月。猝遇國變。凡此悲喜得喪。與其志行懷抱。一皆發之於詩。有南州黔中義熙諸集。生平熟讀左氏傳。往往運用若自己出。且於同光以來。朝政時局。人物掌故。多所紀述。可作詩史觀。而非可以尋常作家相提並論也。辛亥以後。辟地海上。憤時嫉俗。日益憔悴。嘗手自編次其稿。語宣龔曰。子昔爲噉谷刻詩。可謂能盡後死之責。異日刻吾詩。亦舍子莫屬。當時以爲戲言。不意戊午秋。宣龔大病幾殆。病起視公。乃竟不及面訣。遺言在耳。往事疚心。嗚呼痛矣。今年彥侯表叔奉

使古巴。遂以公遺詩屬宣龔校印。惜黔中集一卷。不知如何展轉散脫。今所存者。亦多前後失次。然重以公自手定。不敢臆改。姑存其舊。俟編公年譜時。再爲釐正。或補收集外之作。則區區之微志也。庚申六月。彌甥李宣龔校畢謹跋。



濤園詩集卷五

補遺篇

侯官沈瑜慶愛蒼

二月二十七日。鄉人集龍蟠里祠堂。作文肅公生日。太夷感賦二首。次韻奉和。

保世盟猶冊府藏。桐鄉香火拜祠堂。忠經孝傳垂千古。故吏門生肅兩行。任子非才如我愧。良辰盛集待君襄。名臣文武看看盡。往復山高更水長。

好將卽事賦壬辰。潭影浮空滅石鱗。湘水功名長對宇。薛廬桃李有餘春。眼中歌罷思吾子。事後才難歎古人。謂是談言微中處。等閒莫負著書身。

石公復疊前韻見示。時將應吉林修志之聘。再疊前韻贈行。並示太夷。亦將赴日本也。

似此才名却卷藏。高文清廟與明堂。近聞皂帽過遼海。莫信鹽車上太

行。北徼彙篇書待輯。朔方備乘闕應襄。盤山集并三邊集。攷覈輸君史筆長。

若使詞科續丙辰。文章晚遇定攀鱗。故人不應明廷試。名士平分海國春。肅慎地靈瞻王氣。雞林賈客重詩人。此行千里應回首。我正匏瓜繫此身。

送林贊虞侍御出守昭通。

槐街花事幾經看。拙計風塵亦大難。一二鄉賢邦國念。如何席不暖長安。蓬壺高處不勝寒。檢校多年又轉官。量入早知必無負。不應著論擬蟬寒。登車攬轡負澄清。聚訟牴牾總不平。袞袞行看臺省盡。朝陽一鳳却飛聲。坐困公私進羨餘。計臣桑孔不勝誅。卽今宣室勞延問。厝火何人更上書。

長吉文心說嘔肝。昌黎正直似應難。治平第一看登考。白髮門生是諫

官。

更深門外尙停車。揮塵雄談我不如。傭保有心應惜別。酒人零落廣和居。

驅車薄暮聽烏啼。上鑰重門苑月西。今日武昌官柳道。一鐙相對憶緘齊。

旌旗未了眼中情。小苑芙蓉春水生。此去觚棱回首處。劫灰一爲問昆明。

焦餘金碧落澄潭。門外行官問豈堪。僧侶能談兵火事。月明雨霽善緣菴。

還朝無負故人期。我亦饑驅悔已遲。何獨西風吹淚感。閉門正字罷論詩。

丙申二月竹石世丈招飲經註經齋。出外祖林文忠公與先德侍郎公論漕務書屬題。值在方人。有觸於中。而系以詩。並請正律。

丈人示我文忠札。人物銷沈始欲愁。虎踞先臣遺愛地。龍門往日外孫



謀。兩家子弟思巡遠。前輩心期直宋歐。留記他年珍重意。當筵相顧話時流。

題張季子荷鋤圖（壬寅十月）

吾父老好士。得君方眼明。謂當紆世難。豈意退躬耕。去草嚴非種。滋苗達始萌。勞心與勞力。著論漸持平。

王漢輔觀察屬題所得羅塞翁兒樂園。（丁未十月）

三羅並秀皆以詩。錢王賓佐尤聲馳。塞翁過庭有別悟。獨搜畫苑窮精微。考牧一卷歌來思。餘姚所收見者稀。此圖繪樂具深意。隲括萬事歸兒嬉。春草如茵樹作幃。桃花醜面生光輝。捕蟲使作羸劉鬥。敲果甯參剝復機。翁乎貌此真神奇。一跳一盪生春姿。天全不傷猛虎怯。妙旨遠與蒙莊期。江東才名世所推。晚遊諸侯怨暮遲。雕鑿造化攫天忌。李賀方干空爾爲。失馬禍福翁其知。畫中詩意誰能窺。千年披圖殊色懌。宛若榆景觀朝曦。君門蘭茁稱家兒。封胡羯末如可追。雲頭雨脚詩句好。孰和強宗老紹威。

梁節庵廉訪屬爲邵栢泉太史題祖德

位西先生詩冊。邵曾之交

。心羨久矣。載塗雨雪。寒篋無書。記耳聞於當時。不勝今昔之感。知無氣誼者之不足與人家國。此退之所由媿詞於劉柳也。

成敗亦由人。撥反須名輩。嘉道弛綱維。宣南盛氣類。倭文端曾正文命世

英。立言要躬逮。邵公實畏友。切磋風雨晦。經濟能救時。漢宋相厲

淬。餘緒古文辭。浩然道義配。敵師昌黎愈。宗派桐城集。文正古文導源惜抱軒。常稱

昌黎爲敵師。既冠中書試。又轉樞密對。指陳無陸何。兒戲嗤徐賽。羣盜滿中

原。中夜發深慨。干戈急桑梓。湖山欽勇退。文正辦鄉國。公亦假歸。興復已有期。

頑懦誰振聵。豈必城守責。殉國義無貸。爲位哭寢門。風誼猶敵愾。

公殉杭城之難。文正駐師安慶。爲位以哭。死生兩不負。文采陵百代。遺書談付遷。通家沈及瀝。

冰炭爾何人。我正憂羣喙。胥溺何能淑。且暮閱興廢。自謀己不臧。

誤國詎可悔。陳古以傷今。苦語鑿肝肺。節庵爲我言。文孫如祖再。

舊學與新知。通澈無遮礙。繼起主齊盟。歌詩幸嘉賚。萬里行自茲。

燕黔路向背。爲我語同袍。鍼砭于焉在。展轉玩箋題。夢寐我心愛。

過岳州登岳陽樓。踐聘三廉訪之約。值閱堤未歸。留詩爲別。

失喜雲間縹緲樓。停舟蔽雨上前頭。故人有約遲相見。勝地無詩可暫留。此去黔山愁萬疊。他時燕水話曾遊。遙知蕩節關心處。棠蔭堤循橘頌洲。

出官無妄退之詩。劈箭風帆上水時。范老肯先天下樂。杜陵不復岳陽思。人生忻戚原隨遇。世路平陂未可知。似此區區甯足道。梯航大陸正交馳。

再和前韻。

高寒何處望瓊樓。八百羊腸天盡頭。元日故人詩見憶。春風客子夢淹留。多情知愛巡行舊。無事從誰汗漫遊。有道城南老那子。前驪一爲訪滄洲。

過武陵源。

歲暮道途走此身。匆匆未是避秦人。樵夫牧豎皆仙屬。韁鎖何人汝問津。故鄉風物總難兼。萬戶千頭紅壓檐。霜落洞庭三百顆。不如蔗味老來甜。

路人辰溪折百盤。蠶鹽蘿蔔食無單。黃紬夢裏逢逢鼓。知否雞聲霜月寒。  
沉水槐花驛有丞。捉人吏亦謝無能。老來枉自誇腰脚。不及荒山繭足僧。  
塗遇書生也據鞍。綠林豪客膽應寒。從知水懦爲民患。此是陽城下考官。  
江作牂牁曲水觴。羊腸鳥道控蠻疆。古來石壘嵯峨在。競說吳藩與闖王。  
夜郎天近鬼門關。黃李詩魂不可攀。北去潺湲如此水。夢迴七十二沽灣。

寄林畏廬。

飛來吉語却憂貧。自分道途走此身。洛社可無真率會。蠻方應念索居人。  
尋醫坡老終翻案。媿色中郎合受辛。和事尙須窮塞主。臺猶可避甌無塵。

如夢令壽陳馮庵

明日值公初度。三載客淮南路。燒筍話鄉園。穀雨門長無數。且住且住。風味可如煨芋。

平仲敢云兄事。姻婭忘年風誼。黃鬚亦尋常。長有不磨文字。不二不二。詩卷義熙編次。

餘緒刀圭時試。遊戲至人三昧。好著養生篇。薑桂老來無礙。自愛自愛。天上廣成儕輩。

橘亦逾淮爲枳。況是弄舟居士。印鉅鎮相依。護惜歲寒脣齒。且喜且喜。先把酒懷料理。

捧檄明年何處。老手好肩艱鉅。莫便戀微官。負却故人雞黍。好語好語。灣裏木奴幾許。

長祝尊前身健。幼婦好詞聲怨。絲雨惜流光。比較更成長恨。千萬千萬。他日瓣香如願。

暗香。題墨梅。爲崦樓作。次白石韻。

淒清一色。正客行日暮。鄰人吹笛。鼻觀自參。豈看纍纍聽羣摘。留我槎枒肺腑。不相稱當年詩筆。欲借得水墨徐熙。冰冷徹牀席。

鄉國近聞寂。使到沙驛書。心事堆積。有人啜泣。鐵骨冰心誓長憶。  
。知否西溝夜冷。仙子戀高寒金碧。願守作花下鶴。夢歸再得。

### 疏影

天然似玉。倘再生有分。桑下三宿。硯水淋漓。詩草留題。橫斜逸  
出叢竹。月中不共嬋娟鬥。恥索笑枝南枝北。賸畫檐雪碎琉璃。好  
伴一山黃獨。 峴強干卿甚事。一池蘸粉本。篙漲翻綠。敢說孤根  
不是調羹。辜負金盤華屋。烏啼破夢扶桑曉。怎省識玉奴哀曲。待  
一尊月地雲階。貌取素心盈幅。

### 金縷曲

艷質明秋水。妙年華筌篋絕技。何曾平視。爾日攜持不關意。人謂  
汝情欲死。後約怕愆期難俟。舊雨重來居近市。認翩翩絕世佳公子  
。又豈料。風波起。 豪情撒手空簪珥。得江東帳下身手。強知凡  
士。冷笑對門名絕代。浮梁居然射雉。猛不料摧殘穠李。待喚畫中  
人却。道崔徽落魄竟似此。試問訊。欲暮齒。

### 甘州。

憶故人玉盃怕招謠。垂老客諸侯。正鈴轅鼓罷。哦詩草檄。慷慨名  
流。料理依然江海上。無蟹有監州。一夕移官去。錯怨依劉。 邑敝  
催科政拙。更機絲待月。槎客停舟。看流亡滿地。腸斷白門樓。唱  
撤當時山光黃店。歎使君零落返山邱。遺書在。故人昏眼。細字蠅  
頭。

沈敬裕公年譜

公姓沈氏。諱瑜慶。字志雨。號愛蒼。濤園其別號也。行四又行十二。福建福州府侯官縣人。先世由浙江湖州竹墩移居杭州。至公五世祖子常公。於雍正甲寅挈子鴻範公遷閩。鴻範公子三。學圃公。東序公。幼新公。東序公無嗣。學圃公以子丹林公爲之後。娶林氏。爲侯官林文忠公第六妹。生文肅公。文肅公又娶於林。爲林文忠公仲女。子七。公其第四男也。幼新公之子廷元公。生爾康公。未娶卒。有老母。文肅公及林夫人憫之。以公爲之後。

咸豐八年戊午。一歲。

十月二十九日巳時生於江西廣信府。先二年丙辰。楊輔清大舉攻廣信。文肅公隨廉侍郎兆綸籌餉河口。林夫人血書乞援於駐玉山浙江衢州鎮總兵饒壯勇公廷選。執纛犒軍。城賴以全。是歲石達開傾巢道廣信入浙。公始生。與兄魯青公寄乳鄉間。

九年己未二歲

江西肅清。文肅公乞養得請。挈公兄弟旋閩。六月三叔父濱



竹公諱琦疾卒。

四叔父篤初公輝宗舉於鄉。

十年庚申。三歲。

朝命起 文肅公督信防。旋授贛南道。並辦江西全省團練。未應詔。

十二月 公弟璿慶生。字東綠。

十一年辛酉四歲

詔起 文肅公馳赴安慶大營。辦理軍務。

同治元年壬戌。五歲。

文肅公抵歐甯。拜命巡撫江西。抵鉛山。奉詔諄飭迎養 祖丹林公祖母林夫人仍留閩 公隨母 林夫人赴任。從沈竹坡先生樹樺讀。林夫人課摹圭峯碑。有所悟。

二年癸亥。六歲。

從陳蓮庭先生誥遠讀

三年甲子。七歲。

五月公弟瑤慶生。字荔虎。

四年乙丑。八歲。

林夫人挈兄魯青弟東綠回閩省親。公留南昌從堂叔第軒公讀。既文肅公聞母病。請假回籍。挈公行。及抵里。已丁艱。閩撫徐宗幹上聞。詔賞假百日。在籍穿孝。賞銀治喪。假滿改爲署理江西巡撫。辭。又詔督辦江西防勦事務。再辭未允。又以疾辭。乃允。

五年丙寅。九歲。

文肅公奉命總理船政

六年丁卯。十歲。

公歷年從梁舜卿廣韶。黃質夫倬昭。馮小若夢辛。陳彤甫上堡。李次堅起湘。陳雁江涵。邱彤臣書勳。王小樵元穉。梁禮堂鳴謙諸先生讀。按公十歲前後。所從諸師。年分未詳。悉記於此。七年戊辰。十一歲。母林夫人口授資治通鑑一卷。遂盡一年之力。點閱全部。

八年己巳。十二歲。

林夫人大病。絕粒者逾月。既而漸愈。林夫人妹爲鄭月亭先生配。有丈夫子八。望女心切。禱於神果驗。以與公同年同月生。相攸及之。兩家同里街。對門居。門前有榕樹。數百年物也。

五月。文肅公奏第一號輪船成及下水情形。

八月公弟琬慶生。字次裳。庶母吳氏出。

九年庚午。十三歲。

九月十二日。祖父丹林公卯時卒。詔文肅公百日後出視事。疏請終制。旨令素服從事。以病辭。乃許。

十年辛未。十四歲。

姨母鄭夫人病篤。召公來。勉勵備至。尋卒。公輓曰。愛姊及諸甥。童子何知。陶母許之以大器。謂姨只一女。遺言猶在。祖生敢不着先鞭。

十一年壬申。十五歲。

文肅公奏船政前後造成兵船十二艘。

公從祖母鄭氏早寡。撫遺孤爾康公。既冠而夭。母林夫人請於文肅公。以公嗣之。

十二年癸酉。十六歲。

母林夫人以道光辛巳八月十五日亥時誕於建州大蒙洲舟次。是歲以八月十五日亥時卒。三叔母陳恭人與林夫人。姊妹相友愛。病中聞喪而慟。後十九日卒。其子管樵周溪二公。丁艱在家。課公讀。

十三年甲戌。十七歲。

夏日本構釁臺北番社。文肅公奉詔視師。既抵臺。西鄉從道已登岸。勒兵相持數月。文肅公告之曰。兩國海軍方有萌芽。同種開戰。令西人盡窺虛實。不如各歸治海軍。二十年以後相見。西鄉感動。徼營壘器械。如約而退。文肅公亦於十二月內渡。文肅公在臺時。命子弟每旬作家書。覘言論。公謂中興以來。諸老厭事。且於外情隔膜。恐貽將來之悔。獨郭侍郎嵩燾丁巡撫日昌知時務。二公方以言事見排於清議。公獨推重之。文肅

公踐其言。

光緒元年乙亥。十八歲。

臺灣獅頭社生番滋事。文肅公復於二月抵臺。七月疏報凱撤淮軍。旋奉命總督兩江。十月莅任。公在閩。未隨侍。朝廷難船政替人。命文肅公舉賢自代。卒以郭丁二公應詔。用公言也。

二年丙子。十九歲。

三月鄭夫人來歸。

四月入庠。受知於學使高要馮展雲先生譽驥。九月挈眷省親金陵。讀書之餘。並習章奏。及古近體詩。文肅公手自改削。

三年丁丑。二十歲。

四月長女鵲應生。

四年戊寅。二十一歲。

十月長子生。文肅公命名成輿。後改成鵠。字曰引侯。後陳幼蓮先生改引爲彥。

五年己卯。二十二歲。

四月 文肅公述職入都。寓賢良寺。陛見後遷居上斜街管樵公宅。五月還鎮。十一月初六日薨於位。易簀前夕。命 公就榻前口授遺疏。惓惓於造鐵甲船。並及日本事。節終詔下。 公以主事用。

### 附錄文肅公遺疏

奏爲微臣病勢垂危。謹口授遺摺。叩謝天恩。披瀝愚誠。仰祈聖鑒事。竊臣自十月二十一日疏請開缺後。病勢日棘。羣醫束手。氣息慄慄。臣以六十之年。先犬馬填溝壑。復何所恨。獨念一介書生。受列聖特達之知。簡任封圻。以至今日。志事未竟。中道溘然。上念聖恩。歿有餘辜。謹乘未泯之隙。披瀝餘悃。爲皇太后皇上陳之。竊以天下之弊。在於因循。矯其弊者。一變而爲鹵莽。其禍較因循尤烈。倭人夷我屬國。虎視眈眈。凡有血氣者。咸思滅此朝食。臣以爲兵家知彼知己之論。二者缺一不可。未有一無備豫。而可冒昧嘗試者也。臣所每飯不忘者。在購辦鐵甲船一事。今無及矣。而懇懇之愚。總以爲鐵甲船不可不辦。倭人萬

不可輕視。倘船械未備。稍涉好大喜功之見。謂其國空虛已甚。機有可乘。兵勢一交。必成不可收拾之勢。目下若節省浮費。專注鐵甲船。未始不可集事。而徘徊瞻顧。執咎無人。伏望皇太后聖斷施行。早日定計。事機呼吸。遲則噬臍。臣尤伏願皇上以生安之資。躬困勉之學。勵精圖治。爲臣民先。俾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卽基於蒙養聖功之日。臣雖不獲身覩其盛。亦當無憾九原。所有報明微臣病勢垂危。並披瀝愚誠緣由。謹口授遺摺。叩謝天恩。面交代理江甯布政使桂嵩慶恭摺代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臣無任涕泣依戀之至。謹奏。

六年庚辰。二十三歲。

兄丹孫公瑋慶以毀卒。

公購明季許甌香先生濤園故址。爲文肅公專祠。又買施姓嚴姓蔬圃以益之。園中多宋元明及清初石刻。許甌香先生石林記。有清冷臺畔多昔賢遺墨一語。朱竹君學士金魚石壁記。有宋元題刻。自巔至此最富一語。公芟除榛莽。諸石畢露。船政大臣黎召民

星使兆棠檄孟仲京大令相度祠工。劉蘭洲觀察檄段培源都轉起席  
硯香方伯寶田均有助款。

林畏廬紆沈子培曾植均爲公作濤園記。沈記有黃莘田居之。題曰  
香草齋諸語。十硯爲許氏所出。讀書園中。容或有之。香草齋則  
別有所在。非濤園中也。  
附錄宋刻三節。行數仍舊。

程公闢陳述古沈  
公儀湛仲謀劉執  
中杜伯通馬損之  
熙甯元年冬遊

右宋石刻。楷書徑七寸。在園中清冷臺東。

靖康之間金人犯闕 二聖北遷逮  
建炎 中興 天子受命 吳國長  
公主始至睢陽明年寇淮甸遂浮江  
而南避於錢塘 車駕幸建康還復



入 觀繼適江表會胡騎奄至循贛  
水走湘湖瀕南海而達閩川館於福  
唐之神光因登烏石山觀李陽冰篆  
乃得古人之遺意越五日而赴 行  
在所男長卿粹卿端卿溫卿侍紹興  
二年仲春十三日河南潘正夫題

右宋石刻。楷書徑四寸。鐫霹靂巖前。已有裂痕。

霹靂巖

右宋石刻。隸書徑一尺五寸。據許甌香記。爲程師孟書。  
元明清初石刻繁多。未錄。

濤園記

林 紆

濤園舊名石林。爲許有介先生別業。先生明之遺老。隱居弗仕。朱竹  
垞謂有介才兼三絕。名盛一時。紆二十年前曾累見其畫山水似衡山。  
而人物彷彿硯田也。庚子歲復見先生自書石林記。有聽雲海寒濤聲。

若身立天際。故易此爲濤園。余於濤園凡數十至。前十五年餞葉桐侯鎮軍於是間。曾爲圖紀之。而園之主人則沈君愛蒼也。愛蒼詩筆魁桀。書法雄鷲。惟不能畫。後來之名。未知於有介何如。然其有此園無甚媿也。愛蒼久官於外。不恆歸。而余亦離家十有五年。每念松嶺霹靂巖諸勝。奇石峯巢。古木葑蔚。闌楯曲折。迴轉入山谷。廣堂豐然而高。松翠叢合。侵灑窗戶。夜深雨集。鐙火坐對。蕭然有物外之思。而有介當日所謂奇逸之堂。匏居之庵或未卽勝此耳。嗚呼。有介以明季遺民。專享是樂。終其身。今愛蒼飄泊江表。墟其堂。曠其庭。而松篁桂柏之被月得雨。雖景物萬變。愛蒼若無與焉。則享有遺民之樂。愛蒼之視有介。又似遜矣。顧山中文肅公之祠在焉。愛蒼忠孝人也。余度其必有歸時。今年相見京師。因爲是圖並記以贈之。心中則甚祝其能歸也。

### 濤園記

沈曾植

濤園先生遯世於北江之尾。漚鳥爲徒侶。蜃氣爲樓臺。誦經，詠詩，奕棋，作大字，冥懷古昔達人豪士聲音笑貌闕文逸事以爲作業。驅車

而出。壙垠莽眇。若無所之。俄而有酒食。有笑言。則油油盤桓不忍去。其意念灑然。顧好與余言其所居濤園。余常誦辛稼軒三山諸詞。玉塔澄瀾。碧浪平野。以質諸君。手畫口講如列圖。而語竟。必終以濤園之勝。許天玉之詩事。茲園誠君之西涯弇山園哉。自余初識君於乙丙之際。其時中興耆碩多在朝。金甌無缺。士大夫志氣昌昌。有唐元和宋元祐觀願。其致力於功名文采風聲。亦往往以唐宋諸賢爲識志。君有恢奇大度。自以名家治譜。親有傳承。又重以外家宅相之遺。規畫魁閎。不屑於刀筆簿書小廉曲謹以逢當世。最爲南皮新甯二公器異。應奇合變。意氣橫出。余嘗語君。緣在西南。假令建侯於屯見之初。先庚三日。經綸雷雨。南康長沙。豈其遠哉。天靳其時。而乖其豫。綜君一生遭際。不爲不偶。仕宦不爲不顯達。乃暨其終。而龍淵漢文之奇。卒有所鬱。而未能盡試。士之於仕。有遭命焉。抑非可更僕者已。濤園在烏石山南。按圖記。蓋明季許提學豸石林別業。其子友。名之曰濤園。友爲天玉從兄。其所爲石林記略。有奇逸堂，匏居庵，梵聞亭，吞江，松嶺，霹靂巖，諸勝。而其後黃莘田居之。題目

爲香草齋者也。園歸君有且廿年。而君王事驅馳。固未嘗得如賓之醉唱於西涯。尤不能如元美之致力增飾於弇州。繪圖作記。獨時時想像園中光景。與其中目巧之室。以寄鄉思而已。固與曩昔士大夫之想望太平。志有效，行有合。一發抒其平生蘊蓄者等無有異。然則天下之事。其可願者。固終爲不可覩者也耶。吾與君旅於海上六年。君今年六十矣。於尙書五行家說。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貧。我都人士之流離瑣尾於斯者。固已無不離茲三極。其爲言與視聽之咎何疑。而俾壽而康。乃多得周流於六甲五龍。幾終而更始若是者。其動極而靜。有合乎仁者之體乎。申甫之神。猶有靈乎。抑歛五福而錫汝保極。有立於五行之上。處不用之地。而神其用以大庇吾徒者乎。余有新居於湖沈烟雨之中。有閣曰駕浮。有樓曰鼉采。客久而寤思。或朕兆於余懷。若曰易之八宮。遊者必歸。周宣斯干。居處笑語。君子攸躋。其天且終復吾耕食鑿飲終堯時。其天清而日熙。其邀福於歌頌大業之餘。水吾溪。山吾臺。庵吾廡。厭飫於水聲松吹。而以適心期。而以忘世疵也。孔樂吾土。與子偕臧。日期頤已。

七年辛巳。二十四歲。

文肅公原籍專祠落成。南京龍蟠里專祠同時成。江督劉忠誠坤一聯語曰。「民不能忘。棠社長留千載後。盛難爲繼。荊州幸識七年前」。洪琴西先生聯語曰。「寬濟猛。猛濟寬。恩威胥秉仁心。待我官吏軍民皆一體。學優仕。仕優學。夙夜獨盟忠悃。如公志節風猷能幾人」。跋云。文肅沈公。仁人也。非忍人也。生前既蒙嗜殺之謗。身後復罹枉殺之誣。真是真非。誰與定論。明神鑒之而已。公平時視官如家。夙夜匪懈。人知目公爲忠。至其苦心孤詣。無可告語。自盟幽獨。人不盡知也。某舊撰此聯。自謂能略窺見公之衷曲。今將往粵東。以十一月初二日暮抵石城。初四日清晨出儀鳳門。趁船東去。行色倥傯。不及一拜祠下。爰取此聯。而屬上元陳諒山大令謨。敬謹摹刻。懸諸前楹。後世知言君子謂爲一人阿好否耶。抑有一字溢美否耶。

八年壬午。二十五歲。

嫡堂兄吏部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管樵公詠彤沒於京師 公

間關入都。迎其匱媿以歸。始與陳文忠寶琛在京訂交。論邊事輒至夜午。

十月次女蕪應生

九年癸未。二十六歲。

嫡堂兄周溪公詠濂沒於臺北淡水縣學訓導任所。公與兄魯青過海迎其匱媿。劉巡撫銘傳聞公兄弟至。禮數有加。

十年甲申。二十七歲。

正月。赴陳文忠江西學使任所。二月。抵南昌。主表兄薛詠山。時百花洲文肅公祠初落成。瞻拜後。晤同鄉葛和卿胡德齋兩大令。卽估修祠工者。與潘偉如中丞。劉芝田方伯。瑞芬周兼浦廉訪梅小巖河帥。啓照酬酢無虛日。陳文忠方按試饒州。潘中丞派內河礮船送行。抵學使行轅。晤王可莊仁堪。謝枚如章銓。陳叔毅寶珊。林戟卿際平。范中林。鍾洪蔭之。述祖諸君。沿途襄校試卷。抵廣信。與謝枚如舍人訪郡西信江書院鄭諮臣山長家。詢林夫人守危城故事。並以血書底稿與信人寫本校正同異。信江紳耆自諮臣山長以次皆

簽名。籲請林夫人附祀文肅公專祠。贛撫潘中丞據以上聞。旋奉  
本年六月初三日諭旨。准如所請。

光緒十年六月初三日諭旨

潘爵奏已故督臣沈葆楨之妻林氏。乞援守城。保全闔郡。請附祀沈葆  
楨專祠。並鈔錄該氏書稿呈覽一摺。據稱咸豐六年。賊匪竄擾江西。  
時沈葆楨爲廣信府知府。赴鄉籌餉。其妻林氏。因郡城危急。作書乞  
援於已故總兵饒廷選。沈葆楨旋卽回署。與饒廷選同守郡城。該氏躬  
親執爨。以犒將士。用是連戰皆捷。郡城得全。實屬深明大義。沈林  
氏著准其附祀沈葆楨廣信府城專祠。欽此。

林夫人廣信乞援血書稿

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海內有饒公矣。此將軍  
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預備城守。偕  
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勢已迫。招募恐無及。縱倉卒得募而返  
。驅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皇皇  
。吏民鋪戶。遷徙一空。署中僮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

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受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蔽。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孫吳不能爲謀。賁育不能爲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齋志。至今以爲心痛。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其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餉歸後。當再專牘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爨以犒前部。敢對使百拜爲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附錄 公游贛日記

元宵接星海都中來函。以選期到班。或投供謁選。或留待乙酉鄉闈。屬卽作覆云云。余以制策文字。素非所長。迫以不獲家食。租櫬名場。以博此不可知者。尤無謂也。不如徙居長安。得以暇



日習吏事讀遺書之爲心安理得。墜落之苦。所不遑顧。一二心交。亦極力勸行。遂決計北發。

正月二十一日束裝。往各戚友處辭行。

二十三日往謁制府何小宋年伯環。並告辭。蒙饋贖五十圓。二十五日已刻。拜辭烏石山先文肅公祠。卽往馬江候船。藕泉來訣。與訂丙戌之約而別。魯青希杜送至馬江。進謁何子莪星使如璋。贖三十元。十一點登舟。頤訪文波希杜魯青翊姪並登舟爲別。因思與忍庵有成約。往江西商酌先母林夫人附祀事。所以不及挾眷。希杜允俟豫章返棹後。代送眷於上海取齊。

二十六日。黎明展輪。

二十八日。十時到滬。泊金利源碼頭。礮聲震天。江水騰沸。則湘陰左公來視師也。往靖遠輪船。晤陳慕吳。午後同往慕吳寓所。將行李寄義昌行。並打電報告星海。是夕宿慕吳處。

二十九日午刻。往福森春訪子樂。始知芸敏病喘。在泰安棧未行也。偕子樂往視。邀其同往聚豐園一飯。是夜宿靖遠船上。

三十日黎明。附靖遠船往金陵。囑江僕在滬候。在船晤籌防總辦陳展堂鳴志。聞胡雪巖在金陵。囑向其索裕成倒票七白金。

二月初二日午刻到南京。往訪幼蓮。薄暮抵其寓。適他出未歸。作字速之。二鼓歸。談至夜分。

初三早鄭蘇戡孝胥來談竟日。是夕幼蓮設飲。申季鏡波蘇戡在坐。

初四日往下關待船。風雨大作。衣盡濕。夜宿靖遠船上。

初五日下午三點鐘太古安慶輪船上駛。附之行。慕吳遣水勇楊玉林護行。金陵人。頗得力。初六晚到九江。

初七早往謁九江鎮朱春山鎮軍淮森。前統領江南之新勁中營也。晤九江府達子修太守春布。亦先公撫贛時舊屬。意殊倦

倦。並屬將已卯所貽輓聯勒榜祠楹。允以函屬家中遵辦。朱鎮軍以所乘輿送至湖口。並向湖口鎮丁燕山義方借水師

船過湖。是夕湖口礮船未到。留宿吳姓民船。沽塘汎外委程元茂來謁。徽州人也。中夜湖口舳板到。並委外委李洪吉來護送。江西南昌人也。四更過船。

初八日五更解纜。一路風微。不獲張帆。二更到吳城。初月微明。人意殊倦。竟日閱蘇詩二卷。夜半雨甚。停槳不行。初九日黎明雨未止。風力尙健。屬舵工挂帆再發。已正。北風大作。不勝狂喜。未刻抵滕王閣。回首兒時風物。依稀在望。而去日逾二紀矣。僱輿入城。往督銷局訪薛詠山表兄。闊別五載。握手異地。誦夜合話舊之詩。不勝愴然。是晚下榻其處。總辦張公子衡。前任福建臬司。亦先子在贛時統領平江營舊部也。往金陵未歸。局係鹽商捐款新建者。花石亭榭。各極其勝。主人遠出。尙多牢鎖。不獲盡觀爲快耳。入夜較寒。雨未止。作謝湖口鎮丁燕山函。交其差官李洪吉帶

回銷差。

初十日晴。八點鐘偕詠山往百花洲先文肅公祠瞻拜。祠左有張文毅江忠烈祠。文毅諱芾。忠烈諱忠源。文毅官江西巡撫。咸豐年賊大至。文毅奏調忠烈。以軍符授之。合兵固守。如許遠之於張巡故事。城賴以全。厥後文毅忠烈殉節。經先公撫贛時奏請建祠。督兩江時。又奏請以劉公于潯附祀文毅公祠。先公祠地係百花洲之宛堂。李捷峯中丞榜以木扁。列以土具。奉主進焉。簡略殊甚。現聞陳伯潛學使擬略改拓。噫。桐鄉之愛。淪浹於邦人士者。既深且摯。樂社朱祠。幾於家有懸像。在天澹泊之懷。尤不於是介介。惟無以慰後賢景仰之思。亦地方官吏之責也。往學署。主人外出。賓從皆從。無與談者。留簡而去。謁中丞潘公。縱談。留一飯。飯後往拜劉芝田方伯。匆匆數語。謁署廉訪周棗浦。外出未晤。又謁前河帥梅公小巖。談到薄暮始歸。午間與劉紹亭約。今晚造其寓夜談。以他客來坐。不果。

十一日晴。七點鐘潘中丞來。並惠贖百金。力却之不允。周廉訪來晤。旁午與紹亭詠山在局內吟香亭（彭雪琴畫梅伯潛學士書額）少坐。飯後梅小巖河帥來。談極酣。未刻作信致可莊。撫署遣人以內河礮船送行。並委游擊蘇弁茂來謁。以方作信。未之見也。傍晚往學署寄信。並往眼光殿與紹亭縱談。二更始歸。

十二日往拜同鄉葛和卿胡德齋大令。二公方在估修先文肅祠也。是日日本局留飯。午後往謁潘中丞。並周廉訪上饒令胡澤。（己未年伯）此次與其同舟敘及。方伯招飲。未刻赴之。同席四君。皆素昧。梅小巖河帥約飯申刻。直到月上始獲往。同席者胡侍御。（丁未年伯）二鼓歸。方伯遣人送贖來。（百朋之錫作信并有零件）却之。並以先慈請祀事奉託。且爲紹亭乞京餉差。未得報也。

十三日晴。七點鐘葛和卿來晤。八點鐘向本局諸君告辭。張子衡廉訪之甥余雲濤代其舅饋贖百金。屢却之不允。梅小巖

河帥送贖五十金。作信却之。亦不獲命。並親到送行。謝之。飯後登舟。紹亭漱如詠山皆送至舟而別。二點鐘解纜。蘇詩四卷。落在詠山處。二更泊。已行二十里矣。

十四日晴。昨夕所泊之處。去饒州尙六十里也。是早風惡。舟行鈍。至午後抵碼頭。步至學使行轅。值方校射。進內與可莊坐片時。進晤幕內諸君。謝枚如文章銜（已酉年伯）陳叔毅寶璐（伯潛之弟）林戟卿際平（籌友之子）傍晚伯潛退食。商及廣信附祀事。謂必須一行方妥。

十五日晴。護送礮船之蘇弁來辭。作信謝潘中丞。交其帶回省銷差。夜半雨。

十六日晴。入夜月色甚皎。不免悵觸鄉懷。

十七日晴。學使起馬。余亦偕行。與枚丈孟光（伯潛堂弟。已酉世交）同舟。甚敞。椅棹牀几無不備者。枚丈出示擬先君濤園賜祠楹聯。（其心明白而無他。橫海操江。青史應留佳傳在。此地低徊不能去。哦松拜石。我公應念故人來。）

毫不作門面語。鋪敘何真摯乃爾。殊可感耳。春水漲綠。菜花作黃。兩岸桃柳相間。實畫本之麗者。東坡詩云。故鄉無此好湖山。余於此亦云然。

十八日晴。余解狐裘而著夾襖。猶頰汗。讀汪容甫述學內外篇。於經訓多未了者。幼年失學。曷勝心疚。是晚泊新津。餘干屬。與伯潛談。並出示歷年奏牘。讀之不能不佩其懇摯。進德修業。何其速也。借讀曾文正集七卷。

十九日晴。起讀曾集。午後作家書。傍晚風雨大作。覺有涼意。添著棉衣。是晚泊安仁縣。自饒郡至此官程二百二十里。實則不過百餘里耳。郭小巖挈舟過談。由西岸督銷局委緝此間鹽卡。據云在此間已八年矣。江西宦途之苦。亦可概見。地方大吏。瞻徇情面。挾京信者太占便宜。則謙退者苦其宜矣。安得厲風節者一挽積習耶。

二十日雨。臨圭峯碑。午後作致幼蓮信。並作家信。傍晚風惡。舟閣不行。

二十一日陰。到貴溪。臨圭峯碑五頁。閱蘇詩數首。  
二十二日晴。作孟修信。風雨愆期。  
二十五日到河口。叔毅由旱路回閩。以家信附之歸。  
二十七日到信。住考棚。  
二十八日考棚開考。余亦襄校試卷。

三月初八日文場徹圍。

初九日武圍諸生以弓重挾衆鬧考。闕堂塞署。是日停考。飭縣緝捕首犯。是夜獲弋陽武生王鎮波若干人。供認不諱。皆籍貫弋陽西鄉。(先公督信防時。曾經剿辦一次。)是鄉著名刁頑。歷次鬧考。習爲故常。地方官吏。恐興大獄。輒遷就了事。嗚呼。涓涓不塞。江河之憂將大。不獨庠序之憂。亦大非地方之福。伯潛學使。堅志以挽回風俗爲己任。思嚴懲之。以儆將來。未審贛省大吏能聽客之所爲否也。  
十四日徹武圍。余往拜此間紳耆。商就先母陪祀一節。諸君同聲謂然。自信江掌教進士維駒以次。皆許簽名籲請。足徵



闔邑人情之厚。謝枚如丈聞而義之。因憫予之孤露。貽之以詩。書於箠。令錄左。

丁丑歲九月。弭楫秦淮湄。賢尊適抱病。執手顏色怡。告我繁劇區。臥治非所宜。民病或有術。心病難爲醫。乞身旣未許。戀棧詎無譏。數語氣轉促。意重聲若希。少焉詢行止。撫席三吁歎。謂我堪千古。所惜生世非。清途半冗闌。要職多恩私。講堂等祠祿。荒蕪誰與治。何妨屈緒餘。來作諸侯師。恩威數大政。健筆足了之。略通中外法。勿舉毛與絲。致用二三策。義取千萬資。大者鑄著述。小則同寒饑。我性迂拙慣。欲答翻無辭。旣退就賓館。見子颯爽姿。周旋杯酒後。出扇求書詩。健忘無一字。急就聊相貽。事過愧塞責。子爲常挂頤。三日買歸棹。寒巢尋故枝。遷延又數載。世變驚雲馳。激昂家國念。倉卒生死悲。鉅室忽破碎。賢尊已騎箕。家督因毀卒。百口叢瘡庖。想子苦支柱。泪滿臯魚衣。好風二月半。春水長淪漪。快

槩上灘來。談笑相酣嬉。歎逝感知己。回首江南時。江南  
悵已往。信州良可思。賢尊昔守土。萬命一身依。平生好  
肝膽。巾幗亦鬚眉。血書鑿門出。妝鏡并右移。存亡角天  
數。救兵神鬼疑。至今老赤子。泣話父母慈。此城屬夫人  
。報恩合禮儀。溪山有盡日。俎豆無窮期。謹如郎君議。  
恨見郎君遲。嗚呼民情厚。端賴良有司。忠孝立門戶。繼  
繩視堂基。況子喜經濟。庭誥登所施。讀書先求靜。練才  
無嗜奇。締交歷三世。懷舊兼臨歧。慎哉荷天寵。肯負峴  
山碑。

枚老又贈伯潛學使詩。

紀羣交誼在。設醴及迂疏。附汝青雲後。嗟余白首初。求  
才期報國。立論可成書。方寸嚴涇渭。靈光不礙虛。  
平生吳季子。子儻捷徑具泥塗。每笑羊頭爛。自憐虎氣粗  
。論交誰似此。(子儻屢稱君善擇交)薄俗更何如。四海  
方多事。黃壚永慟餘。

向日崇微尙。消磨百不如。艱難走牛馬。瑣屑誤蟲魚。益友存無幾。虛堂愧有餘。知君行役處。離夢到匡廬。(時枚老將之白鹿洞講院。以留別也。)

范中林鐘。通州優貢。(壬午)曾在吳小軒幕府。與張季直朱曼君輩同事。茲以黃漱蘭學使薦至潛使幕。握手論家世。甚悉。亦贈予詩云。公子雄奇故絕倫。每思太保益沾巾。飢顏塵土翻今日。倦眼江湖更暮春。聽雨西江頻憶昔。看花北地獨傷神。聲名家世私相慰。身是吳江舊部民。又云張季直挽先公詩云。當代推無兩。侯官太保公。生能容杜密。沒更念陳東。(張朱二君。曾以書評大吏得失。末附一刺。而不書名。經先公以匿名揭帖干例禁。且非賢者所宜。嚴辭訓斥。二君以書謝。先公方疾。亟爲之首領。故詩云云。)遺疏傳天下。精誠滿腹中。□□□□□。此意更誰同。

與枚丈雨中游信江書院。枚丈詩云。「踐滑上危岸。牽扶勇

雙足。睇高神已馳。急步氣匆促。濕磴穿數盤。危亭敞層  
麓。積潤養新桐。怪石洗蒼玉。真蹟信可傳。（亦樂堂前  
有石。王賡言題蒼玉二字。蓋伊墨卿先生筆。）餘碑未暇  
讀。（堂後碑二。其一爲吳蘭雪所作。）選勝略前踪。（  
前六日徧游一次）扶闌供麗矚。遠餉萬峯青。近陳一庭綠  
。小蓋擎風行。浮橋掛江曲。不知村淺深。但見雲斷續。  
頗疑虎豹隱。豈無鯤鯢逐。涸轍枯可嗟。高陵莽或伏。庶  
藉詩書材。長豁溪山目。言歸篙師招。循途客子述。雷聲  
殷石根。雨脚灑舟腹。回首丹鉛徒。獨抱煙霞宿。側聞鄭  
子真。蕭蕭向空谷。（院長鄭君。素稱清品。是日以同臨  
者衆。通名而已。）

與二兄星海往杭州祭奠。五月挈眷入都。寓米市胡同。  
京師擊鉢吟方盛。公與焉。陸賈再使南粵題。公有句云（使  
者重來霜兩鬢。蠻夷大長亦龍鍾。）

十一年乙酉。二十八歲。

應京兆鄉試。九月十一日放榜。中第四十九名

正考官潘文勤公祖蔭。副考官翁文恭公同龢。奎星齋潤。童明硯華。房考孔少霑祥霖監臨沈仲復秉成烏少雲拉布。

洪琴西先生致曾惠敏公紀澤書云。沈少君瑜慶。字愛蒼。乙酉北榜舉人。前寄來硃卷。讀至有大臣乃有人才。有人才乃有國祚二語。爲之擊節。文肅繼起有人。公聞之當亦欣然也。

附錄第一場闈墨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

國有容才之大臣。國可長治矣。蓋大臣者。國之人才與子孫黎民共託焉者也。以所容爲所保。大臣之能事乎。國之利而已矣。且千古仁君誼辟。其欲延國祚以至於萬世之心。不異於中主也。而其務於人才常切。其望於大臣獨專。豈志在此而所事顧在彼哉。大臣者休戚同於朝廷。而耳目廣於人主。識見練於後進。而意量彌於億年。有大臣乃得有人才。有人才乃得有國祚也。若臣於有技彥聖之人若此。此其人豈

復博宏獎之虛名。規旦夕之速效哉。蓋其休休有容之心。寔能以天下後世爲量者也。志節聰明之士。其氣質容有所偏。而執一格以概賢豪。責備求全。當者有幾矣。則所以節取而調御之者。必有其術矣。束修砥礪之儒。其位置必不自薄。而舉衆人以例國士。虛文厚貌。受者瞿然矣。則所以獎掖而愛敬之者。必有其誠矣。是非有能容之寔者哉。夫能容之心。爲國家人才計耳。非私我子孫黎民也。然而天下後世賴之矣。天下之大勢。日競於富強。勢之所趨。雖僻在偏隅。欲以閉關爲自固之謀而不得。顧圖治者不必問天下之勢。而但問我所與圖治之人。誠使其人天資忠厚。而又能舉古今成敗得失之局。熟運於胸中。則輔台德而社稷尊。行故事而紀綱肅。人存政舉。列邦必不敢輕肆其憑陵。而朝野安於磐石矣。我子孫黎民亦安坐而收其成焉爾。天下之人才。每易於消散。才所不附。雖撫有四海。求爲匹夫於勢窮之日而不能。故圖功者亟欲得天下之才。乃不得不勲於相與圖功之佐。誠得其佐器識閎通。而又能以生平性情學術之純。包涵乎一代。則士氣靡而可振。人心渙而可歸。翁受敷施。易世且相與詠歌其豐采。而功

名壽於河山矣。我子孫黎民尙馨香以報其澤也乎。尙亦有利哉。大風之貪人可鑒。開誠心。布公道。詢茲黃髮。知任己不如任人。鈞天之廣樂方新。利後嗣。和民人。貽厥孫謀。固在此而不在彼。後世處大臣之地者。或徒容容厚福。其能弋延攬之譽者賢矣。而得人則昌之理。當局又弗悟也。嗟夫。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惟聖人能用財。過不及者皆非也。夫冉子與粟而不能當其用。原思辭粟而不能廣其用。一過一不及也。夫子裁之有以夫。且天地之生財也。均於衆人者其常。而屬於一人者其偶。而吾人之用財也。與其失之於太隘。不如失之於太寬。寬則與天地生財之心。猶其當也。夫寬則雖聖人亦豈有外也。而用寬之地。與我所必應用寬之人。其間正有權衡矣。何則。緩急人所時有。而我之緩急於人。必視其人緩急於我之

心以爲準。本當急而應之以緩。與本可緩而應之以急。其失均也。且萬一我之力已施諸緩。而待我之赴其急者。尙有至迫之人。後將何以爲情也。有無可以相通。而我之通有無於人。又視乎我能通有無之勢以爲準。強所本無而示爲有。與卻所應有而處於無。其蔽均也。且無論我之地難安於無。而望我之分所有者。皆有甚殷之願。又將何以爲情也。此聖人之所爲權衡也。而聖人之寬於用財可知矣。不然子華之富。其母非急。而因冉子之請。與釜與庾。卽不請命而與之五秉焉。亦但曉以君子所周所不繼。而初無譴詞。原思之辭粟九百也。其事與冉子先後不必相值。而夫子止其辭。又詔分有粟與鄰里鄉黨。何哉。人必能酌盈虛之數。而後因應乃常處於從容。取與雖微。吾心之義理見焉。使第慷慨好施。一矯薄俗之褻勸德色。情多爲累。力將有踣而難繼者。就使繼焉。而人之昧吾志者。甚或開兼愛之漸。否亦憂博施之窮。流弊胡可思也。以周急不繼富曉之。而有所不與者。乃能有所與。以是通義理之則而已矣。世苟成敦任恤之懷。而後運會乃日臻於隆厚。辭受誠細。斯世之風俗徵焉。使第尺寸自守。務爲上古之不相



往來。事不近情。勢將有格。而難行者即使行焉。而人之師吾迹者。上以狷介薄待夫朝廷。下以孤子屏絕夫人事。儒者何樂此也。以鄰里鄉黨廣之。而以我所與者。成人之與。以是攬風俗之樞而已矣。此聖人之權衡也。即聖人之寬也。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奉職惟稱。聖人且然矣。夫委吏乘田。其職雖卑。而不得謂非職也。會計牛羊。孔子何嘗不求其稱哉。且國家所以少任事之人者。以喜事之人多也。喜事則必好爲難事。而忽所易事。夫事亦何者可視爲易。易乎事者。豈真才有餘於其事。惟未周乎事之分際。而自以爲才。則心日軼於事之外而冀功。才並不足於事之中。以課績。而國家任事之人乃少。而國家廢墜之事乃多。曷觀孔子處卑且貧之時乎。孔子抱經綸萬物之才。簿書錢穀。庸足爲長。使得畀以建邦擾國之權。則酌盈劑虛。必有以均平乎萬物。孔子裕覆育羣生之量。勾萌胎卵。莫不待澤。使上處夫鳳舞麟游之世。則調元贊化。必有以蕃阜乎羣生。然方

其貧也。則嘗爲委吏矣。委吏者。禮所謂掌斂野賦。以稍聚待賓客。以旬聚待羈旅。以餘聚待頒賜者也。貧則爲之。又嘗爲乘田矣。乘田者。禮所謂掌牧六牲。祭祀供其享求。賓客供其牢禮。饗射供其膳羞者也。貧則爲之。爲之則有委吏之事。爲之則有乘田之事。會者由散而至聚。計者於合而見分。而聚散分合之間。乃罔不料量平而差分晰。子若曰治人之事者。固不必卽事居功。但使所治之事。俾其人不至有付託之悔。而吾責已可謝矣。會計當而已矣。茁者孳生相續。壯者蕃盛爲羣。而孳生蕃盛之際。尤能使飲食節而起居時。子若曰受人之物者。莫患於物捐其舊。誠使所受之物。如其人所甚欲愛養之心。而吾心已無憾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慨自計吏綜覈之風盛。而大體不明。其甚者至身秉國鈞。但日親乎酒醕鹽鐵之微。較量錙銖。而自爲得計。而措紳委蛇之士。又或舉國家所賴以度支財用者。聽諸胥吏。而漫不經心。始第迷其事之數也。終且并其事之意而忘之。往往然也。亦自長吏司牧之義墮。而物生益蹙。其甚者雖託以民命。亦且視爲草芥犬馬之賤。恣肆殘賊。而自以爲能。而園林闌冗之官。益得舉國

家所資以修明典禮者。任其疾蠹。而有所藉口。始第病其物之生也。終且并其物之數而滅之。往往然也。由是觀之。任事者。必不容事外喜事。而不能任事者。不當竊處重任之地。不曉然哉。

賦得盡放冰輪萬丈光得光字五言八韻

濯盡冰壺滓。今宵分外光。一輪秋乍放。萬丈燄何長。旋轉瑤樞表。高寒玉井傍。無瑕清不隔。有耀遠難量。銀海千花炫。瓊樓百尺涼。碾空開世界。灑漢富文章。廓蕩雲陰斂。霏微露氣灑。瞻依霄路近。浣筆詠琳琅。

第二場五經題 六二鳴謙貞吉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潛  
有多魚三句 昉之爲言儵也三句

第三場策問 論語古註 上古佚事 鄭學 貢舉 農務  
十年丙戌。二十九歲。

會試報罷。以恩賞主事。簽分刑部廣西司行走。

在都與陳芸敏 琇瑩 陳弼臣 與問 鄭太夷 孝胥 沈子培 曾植 沈子封 曾桐 張季直 蹇過從尤數。

十三年丁亥。三十歲。

十四年戊子。三十一歲。

十五年己丑。三十二歲。

三月三女蘋應生。

會試報罷。留京過夏。病暑幾殆。大姪翊清適來都朝考。在側服侍。就同年鄭肖彭比部診治。歷三月始愈。

七月與翁文恭公同餘同乘海晏輪船南下。

十六年庚寅。三十三歲。

會試報罷。薦卷房師王黻卿太史。

五月南歸過津。謁李文忠公鴻章。予一函使謁曾忠襄公國荃金陵。蒙委會辦江南水師學堂。

李文忠致曾忠襄函原稿一沅翁宮太保大公祖姻世叔大人爵前。二十一日泐覆一緘。日內計達籤覽。夏炎方盛。敬謫興居曼福。至以爲頌。刑部主事沈瑜慶。文肅第四子。會試報罷。南歸過津來見。少年明幹。才器頗佳。詢悉景况甚艱。不能久居京秩。以南

洋去家較近。差使尙多。將謁崇階。乞備驅策。以資歷練。且藉薪水以爲家計。竊意水師學堂。創造方新。當有用人之處。自文肅首開閩廠。今已三世。從事船政。規模得失。聞見能詳。若使備員其間。可收督察之効。否則上海機器局派以會辦。藉資練習。悉出栽培之厚。惟其門內食指繁多。必月得百金。乃資生活。尙冀優給薪俸。實感逾格之施。文肅歿無幾時。其子弟已不能家食。然皆器識通敏。謹守家法。秀孝相繼。振興可期。猶歎廉吏之可爲。兩江聲迹未遙。今爲其子謀位置。似尙人情所共服。我公篤念故舊。知必樂爲甄植。鴻章與文肅交好逾四十年。視其子弟。不同恆泛。故不覺其言之諄懇也。敬頌勳祺。諸惟壽鑒不備。

十月三子成式生。

側室張恭人來侍。

十七年辛卯。三十四歲。

改官道員。指分江蘇省試用。三月抵北京。四月十四日吏部帶領

引見。奉旨江蘇試用道沈瑜慶著照例發往。五月到省。試用期滿。甄別堪以繁缺補用。署江督沈仲復秉成檄總辦江南水師學堂。五月四子成麟生。張恭人出。十八年壬辰。三十五歲。

江督劉忠誠公坤一檄辦宜昌加抽川鹽釐局。遂往來江鄂間。

正月。李文忠七十生日。公壽以聯曰「干旄旌旗。貴壽無極。

江淮河海。麟鳳相隨。」並有壽文專敘文肅文忠微時交誼。皆聞諸文忠者。原稿附錄。

一代元勳碩輔予人以可見者。功名事業而已矣。性情行誼之篤摯。則非其微時之交。固無由知之。若其微時之交。既嘗舉其事。以詔其後之人。而其後之人。亦遂識之而無忘。言之而若有餘於言。是何其入人之深歟。開年正月六日。爲我合肥伯相年伯暨年伯母爵夫人七十覽揆之辰。海內人士。作詩歌以賡燕喜者。爛若雲錦。瑩慶兄弟。故人子也。若卽衆人之言以爲言。既塵露之於山海。亦非瑩慶兄弟所以爲言之道。無已。則請述兩家之故事。並今日小子所由蒙恩知者。以明

受祉之原。而致難老之祝可乎。相國爲世父緘西公癸卯鄉科同年。以先公公車過夏。爲相與定交之始。丁未同出瑞安孫藻田先生門下。改庶吉士。同居庶常館。時吾鄉陳心泉觀察。舒城孫省齊方伯。皆同年翰林之應館試者。先叔父濱竹公。與相國兄今兩廣督部筱泉公。爲己酉拔貢同年。相從居館中。盍簪之雅。盛于一時。先公留館後。賃屋居長安。俸入不足給。寓廬庠薄。器用空乏。客位坐具有缺落者。時外祖林文忠公開府於外。值歲餉未至。資斧時或不繼。相國時相過從。語先公。曷以情言舅氏乎。笑謝之。願以其安貧樂道。情好彌篤。先公轉御史。簡放杭州府遺缺知府。旋調九江。時湘鄉曾文正公以欽差大臣督師江西。相國以編修佐曾公幕。長公筱泉制府。亦以拔貢知縣留軍中。先公廣信解圍後。卸郡事。調管營務。始與相國兄弟重敘京國之歡。平江李次青先生。爲癸卯同年。同在曾公幕中。方廣信之以浙兵解圍也。浙中大吏意微不謙。嚴檄撤援回防。先公乞師填紮。大府久不報。曾公檄次青先生以所部平江營來戍。及茲同時袍澤。畢集幕府。次青先生以道義之交。申婚姻之請。相國兄弟實合兩姓之成。

。此瑩慶所由壻於平江李氏也。厥後先公由九江道乞歸。曾公疏調。辭未赴。相國私函敦促。旋有旨敕赴安慶大營。中途拜撫江之命。時相國以淮軍特起。復蘇常。巡撫吳中矣。江西以客軍肅清全省。先公申前請乞歸。相國既平捻。由兩湖移督畿疆。而先公在籍主船政垂十年。甲戌日本構釁臺灣。廷旨命先公綜臺防。先公聞命。以巡洋爲名。即日單舸東渡。臺地無可用之兵。無可指之餉。日人方窺臺北。事亟甚。相國以所部駐徐州之銘軍十三營。由提督唐定奎率之來臺。卽由上海招商局部署船隻軍械。利師行。凡可以爲臺謀者。無弗周。手書月必數至。臺地練土勇。合勢亦以嚮導淮軍。臺防屹然。倭人以淮軍之急難也。始奪氣輸款。先公奏議。謂生平得人之力。易危爲安。凡三事。一卽此役。先公所不忘者。而謂瑩慶兄弟忘之耶。迨督江命下。先公疏陳衰憊。籲收戍命。相國貽書以主恩之隆。時事之棘。重相勸勉。旣不得請。始於乙亥冬履兩江任。時江南留防淮兵。皆相國舊部。歷任督部。處之若賓客。相國檄諸將聽指揮。軍政之隙。捕蝗浚河。無弗從者。先公恒言。相國於我厚。故我深得淮軍之力也。中旨



劃諸省稅釐所入。分儲南北洋。供製船購械之資。先公疏請以南洋應有者。盡歸北洋。俾先成一軍。以鞏畿輔。而後推廣南洋。事未就。而先公薨。遺疏拳拳。猶以爲請。未幾北洋開學堂。成鐵艦。歲巡邊海數千里。有常期。水師之盛。爲外人指目。所拔海軍將領。爲先公任船政時學堂諸生。准右老將。間以客卿用事。少年積薪爲言。相國嚮之彌篤。北洋舟師旣成軍。至是南洋亦奉廷旨。催辦水師學堂。昔年五月瑜慶偕姪輩於禮闈報罷。過津趨謁。相國進而撫之。與談曩事甚悉。亟稱先時交誼。並先公處約時事。以勗小子。作書商前江督曾忠襄公。以南洋水師學堂見屬。瑜慶改官江南。仍執茲役。志廣術疏。常用懷懍。相國馳書開示勉其學識之未逮者。先公任船政時。奏設學生出洋肄業局。今夏任是役者。及瓜請代。相國函商閩督卞頌臣制府。以翊清充其選。并允明春試後行。提挈故人子弟。必使之各有樹立若此。瑜慶又忝與相國之二公子仲彭。爲乙酉鄉榜同年。璘慶琢清又與相國猶子爲戊子己丑鄉榜優貢同年。贊清以諸生遊粵。爲筱泉世伯招致幕府。羊舌郈咸之義。奚以加此。雖然。此非瑩慶兄弟之私言也。

趨庭之日。先公詔之。侍坐之日。相國又詔之。其後之事。則爲先公之所不及見。而相國固見之。此瑩慶兄弟所爲愈不能已於言者也。聞之。壽者醕也。醕有德也。相國功在天下。爲世所共見者如此。而性情行誼。爲瑩慶兄弟所聞諸先訓。而躬被之者又如此。然則醕德之券。當於是乎在。相國或爲欣然引一觴而以爲知言也乎。是爲序

十月女鵲應字孟雅。適同邑林嗽谷旭。

十九年癸巳。三十六歲。

孔少霑先生視學湖北。以宜昌學政行轅館公。時鄂督南皮張文襄公之洞臬司義甯陳右銘中丞寶箴皆好客。名流畢集。文酒歡會。極一時之盛。

女婿林旭由鄂回閩應試。以第一人入學。是秋領解。

叔父篤初公輝宗卒。

二十年甲午。三十七歲。

六月林文直公紹年出守昭通。陳右銘先生出示致滇督王文勤公文韶函。略云。昭通極邊烟瘴。守而沒於其地者。相繼已有九人。

林某以直言外謫。斷不宜使之赴任。以足十人之數。公問與林素稔耶。答未謀面。旋爲南皮督部述之。遂招文直到鄂。縱游琴臺月湖諸勝。勾留旬餘。盡歡而別。

張文襄移督兩江。檄公隨節。延辦督署總文案兼總籌防局營務處。時中東事起。南北徵調。事萃一身。延接批答。昕夕不遑。同居幕府者。柯巽庵逢時袁爽秋和梁節庵鼎芬黃公度遵憲鄭太夷孝胥葉損軒大莊而陳馮庵甥李次玉婿林嗽谷皆從。公於籌防局。

大東溝挫後。北洋海軍將領多依公至金陵。公委薩鎮冰爲吳淞總礮臺官。沈壽堃爲鎮江總礮臺官。曹嘉祥爲江陰總礮臺官。其委爲兵船管帶幫帶者。不一而足。收合全軍餘燼。以待恢復。

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八歲。二月五女鍾應生。

八月六女淮應生。張恭人出。

張文襄公以公才識穩練。器局恢闊。附片奏請擢用。於十二月十八日拜疏。」

附片原稿如下。「再江蘇試用道沈瑜慶。先於光緒十六年五月。經前督臣曾國荃委辦水師學堂。其時南洋創設水師之始。一切章程。均取於福建船政學堂。該員係已故兩江督臣沈葆楨之子。潛心考究。家學淵源。故於刪定章程。研求藝學。獨能得其要領。探討西法。能究精微。在事二年。成效卽昭然可觀。沈葆楨之治江南。流風善政。時繫人思。該員不墜家風。允協時望。上年冬間。臣奉命來江。適值海防事亟。飭委該員辦理江南籌防局務。均能實力籌辦。有裨戎機。茲當整頓水師之時。該員創始經畫。勞不可泯。臣查選用道吳仲翔。前充船政局提調。復調赴粵省辦水師學堂。經前船政大臣吳贊誠黎兆棠兩廣督臣李瀚章先後保薦。送部引見。奉旨允准。蒙恩錄用在案。查該員沈瑜慶。才識穩練。器局恢閎。由恩賞主事。中式舉人。既爲正途出身。復係蓋臣後裔。其顧念名義。感激報稱。必有遠過流俗者。當此時局需材。合無仰懇天恩。可否將該員送部引見。恭候擢用之處。出自逾格鴻施。理合附片具陳。伏祈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一年十二

月十八日專差附奏。二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差弁齋回原片。奉硃批沈瑜慶著交吏部帶領引見欽此。

甥李次玉六月病卒籌防局差次。公經紀其喪。停棺雨花臺安隱寺。令彌甥拔可扶襯回籍。公輓句有但摸牀棧一語。蓋傷醫藥之無策也。又輓曰「兄在勿以老母爲念。魂歸當與故山相依。」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歲。

張文襄公檄辦皖岸督銷。駐大通。

二月七女通應生。

有程某稟揭公總辦籌防局時。多提報銷經費。公據實直陳。劉忠誠批牘。再三慰勉。

原批如下。『該道爲名父之子。操履謹嚴。上承家學。前辦籌防局務。正值海疆多事之時。頭緒紛如。撥款繁重。該道斟酌因應。頗費經營。此中一切情形。本部堂亦所深悉。胸懷坦白。心迹本可共明。正不必憂讒畏譏。再三剖辯也。勉之。此繳。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

二月過吳門。朱竹石觀警之榛招飲經註經齋。出示林文忠公與其先德某堂侍郎公論漕務書札。爲題一律。

五月赴京引見。蒙德宗召對稱旨。（公陳有備無患亟宜練陸海軍特旨以道員仍發往江蘇儘先補用。並交軍機處記名。

五月十九日在都謁翁文恭公。

附錄是日翁文恭公日記。『門人沈愛蒼瑜慶來談。（江南道員。張帥明保。）此人識略極好。且有斷制。不愧爲沈文肅之子。坐一時許。』

六月十一日再謁翁文恭公。

附錄是日翁文恭公日記。『沈愛蒼來長談。尙有父風。』  
劉忠誠檄辦皖北督銷局。駐正陽。與陳馮庵林晚翠日課一詩。成正陽集。

八月赴杭州祭奠。

十月遣弟荔虎持書謁翁文恭公于北京。

十一月爲甥李畚曾作寶井堂記。

寶井堂記。

瑜慶讀先文肅公撰先母林夫人事略云。咸豐丙辰八月。寇圍廣信。余隨廉侍郎籌餉河口。郡人聞有寇警。具輿請夫人赴其鄉避兵。曰急則入封禁山。保無虞也。夫人笑謝之曰。太守爲天子守土。義無去理。我之不負太守。猶太守之不負國。指廳事前井示之曰。此吾所依以爲命者也。去又來告曰。太守已入閩界。去此不遠。今往就之耳。曰無欺我。旦日至矣。如是者日三四。堅卻之。泣拜而去。自是城中居戶一空。一吏一役無留者。飛書刺血。乞援於駐玉山之浙江衢州鎮總兵饒壯勇公廷選。初六晨。余單騎馳歸。得饒公答書。以河涸舟不得下。署中惟二人形影相對。夫人以劍授余。而自據坐井上。備非常。得以自達。已而大雨。河水驟漲。或報饒公前部至。徒步迎之。相與登陣城守。而寇亦至。連日大戰。破其長圍。寇氛挫。值中秋節。爲夫人初度。具酒脯祭於井。慶更生。酌之曰。此吾所託命也。不可忘。此井之所緣起也。事略已刊行。不具述。壯勇亦閩人。以鄉誼故。公不在郡。夫人作書告急。爲邦人請命。壯勇亦用忠義相急難。事後公

與壯勇約爲兄弟。壯勇嘗裝潢此書。張之客坐。以示賓客。及殉杭州之難。此書遂沒。瑜慶少時。壯勇次子仲馨孝廉。曾以鈔本相示。謂曾見原書。紙尾某氏百拜。血痕狼籍。公與夫人終嘿之。不爲家人言。孝廉歿京師。今其家及戚屬所傳寫者。多譌字脫句。甲申三月。瑜慶從陳伯潛閣學按試信州。晤都人士。出示血書鈔本。則又與饒氏所存略異。所云壯勇爲外王父林文忠公舊部。則意其或然。好事者竄入之。湘中王壬秋孝廉據以入湘軍志者也。壯勇與文忠雖居同里閭。素昧平生。卽公與壯勇。前此亦未謀面。信人思完土之功。將饒氏鈔本。與信人寫本。校正同異。呈請巡撫吳縣潘公進呈。並請合祠於朝。得旨報可。瑜慶從分交。在郡無多日。又與彼太守無故。所謂郡署之井者。無從往視。郡被兵時。夫人方懷曾氏姊。恐印污寇手。常懷之。姊以丁巳生。故名懷印。其年寇又至。戊午寇三至。終無可乘。瑜慶實以戊午生。寄乳鄉間。己未。公乞養得請。乃挈以歸。今年三十有九。距丙辰則四十有一年矣。歲月不居。嘗私願宦轍或一至其地。與邦人考論往事。甲申至今又十三年。憶在郡日。同長樂謝枚如舍



人游郡西信江書院。郡人鄭諮臣先生。方以進士知縣棄官家居掌教。公曾疏以學行薦於朝。蓋亦當年道義之交。而靈光巋然者。爲道曩時事甚悉。枚丈方校刊故人魏子安遺集。中有記休夫人協守信州事一則。語頗恢張不實。瑜慶以爲誤。枚丈不然之。就詢鄭公。乃釋其疑。今則鄭公亦歸道山。枚叟老居鄉里。瑜慶常侍談老輩。設或挂漏。不蹈退之巡遠子弟之譏耶。欲綜前後事實。存之家乘。并以畀之邦人。官事匆匆不果。茲月初三之夜。得李氏大甥畚曾太守信州來書。以寶井堂額屬爲文以紀其事。家訓且夙心也。詎敢緩諸。畚曾與余齊年。亦以戊午生。本年九月。奉檄權篆廣信。李氏姊今年五十有六。公出守時。姊年十五。中途折歸。省祖父母。明年歸李氏。以故不從之官。相距四十一年。以畚曾迎養到署。循視茲井。愴然於二老昔年事。命畚曾額其堂。以志不忘。瑜慶所不及往觀者。姊亦旣見之。姊不相從於隨宦之日。而追思於就養之日。豈公於此邦魂魄所依。其子女及諸孫行。亦相感於無旣乎。畚曾能以母教爲惠政。成此宅相。補瑜慶兄弟未副之願。則去思亦與此堂俱永可也。瑜慶方權鹽正陽關。畚曾

以書來告。因爲記以貽吾姊。並以質諸邦人。

命子成鵠娶婦林氏。

由甯赴正陽關途中。與陳馮庵林晚翠李拔可賦詩。名爲淮雨集。駐正陽後。與馮庵諸君始成正陽集。鄭太夷題句中謂「所積日已久。誰能默不言。探喉殊整暇。出手見淵源。軼事皆庭訓。高才豈夙根。」者也。

二十三年丁酉。四十歲。

人日與鄭夫人上海耀華樓攝影。

杭州先墳。在西湖東山街及錢塘門外許家窪。公以三百金托許子春貳尹董修。三月清明破土。逾月工畢。

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歲。

文肅公生前愛金銀花。誓歸田時。植此半畝。作亭其間。榜曰夜識。取杜子美不貪之意也。公是歲監建鹽倉落成。因就當地結茅爲亭。藉成故事。鄭太夷有夜識亭記。附錄如下。

沈文肅公晚在金陵。常有退志。從容語僚屬曰。士君子之操行。惟以

不貪爲主。則所持者簡而易全。取者澹而易置。以吾所見。當時功名之士。類皆嗜多務進。莫知所止。其於事爲行止之間。坐是潰決而不竟。岐出而不收者衆矣。某之去江西。行李囊橐。一如始來時。非矯以取名也。亦聊以檢制吾心。使不得放云爾。見今世卿大夫家居者。率得有園林亭榭之樂。使某遂得請。亦欲買小園。葺木爲亭。植忍冬覆之。取杜詩不貪夜識金銀氣之語。題之曰夜識。庶以粗完平生之意。然未幾薨於任。奉旨建祠於福州省城。因就烏石山許氏之濤園以爲公祠。光緒十八年。叔子愛蒼於金陵以語孝胥。且曰濤園有隙地。將如先子言。葺亭其中。吾子其爲之記。閩中偉人。道咸以來。海內所推服者。林文忠公及公而已。文忠恢傑綜博。而公簡遠峭深。議者或疑視林爲隘。其實不然。夫規模之闊狹。政視其人之意理耳。公以不貪爲旨。則於世俗所趨尙者。遺棄不務。專以擴其堅剛之氣。茲乃所以成其大也。世之鉅公。縱濫無制。或紛擾無度。自謂宏廓。迹其所營者。裁取驚悅流俗耳目。斯不亦猥瑣也哉。味公夜識之義。其足愧夫日暮途遠鐘鳴漏盡之徒。又足以悟君子晚節戒之在得之道。昔楊億

謂閩士輕狹。而章得象獨深厚有容。知爲公輔器。今日輕狹之風蓋猶是也。學者必法公之不貪。乃可幾於章公之深厚。此則孝胥之持論。未知其果有合於公否也。忍冬本草亦曰金銀花。胥爲之記。仍篆夜識二字。遺愛蒼以懸於亭。

女壻林旭以內閣中書加四品卿銜。參預新政。八月政變及于難。公憂家國。傷氣類。無復歡意。大沽舟中詩及寫經竟書後詩。多傷感之言。乃函屬大姪翊清與彌甥拔可爲晚翠規劃葬事。是年十月。晚翠義僕朱德貴輿尸達閩。主拔可家中。人皆禮重之。

二十五年己亥。四十二歲。

上翁文恭公書。附詠史詩七章。（見集中）

夫子大人座右。敬稟者。去歲秋初。順叩師門。聞函丈有西江之行。中途折歸。值親朋變故。公勞私戚。得病幾殆。歲暮奉飭交卸淮北差事。春半摒擋回省。僕僕奔走。所規之事。均不足以塵清聽。茲又奉差駐滬。晤弢甫兄弟。敬悉眠食如常。私懷藉釋。昔歐陽公居穎。門生故人。千里過從。雖厭談時事。詩酒因緣。

未嘗摒絕。賢者之善於自遣。以系人望。大略相似。謹寫呈詠史詩七章。以博莞爾。非有譏諷文字也。東修之敬。京紋百兩。尙乞晒納。敬叩節安。翁文恭公旋有覆書。附錄如下。

愛蒼吾友足下。僕交游遍海內。求始終不渝者。不過三數人。而足下其一也。孫輩述足下厚意。惋歎累日。僕則欲言而不能言者矣。山中默處。樵山汲水之外。亦或展卷。舊疾頻作。遂至中輟。朝夕之需。端賴惠濟。詠史詩不特風格高妙。兼得古人之心。已粘一冊。藏諸名山。草草奉候起居不一。

大姪翊清在船政提調任內。奉蜀督奏派往日本觀秋操。時西鄉從道尙在。談前事。且曰。日本海軍之麓有成績。不敢忘令祖之贈言。中國辦事者不能竟令祖之志。尤爲可惜。歸以告公。叔姪二人。相對搔腕。

十月孫女慧申生。成鵠出。

作直隸總督裕壽山制軍祿六十壽序

昔先公之督兩江也。在光緒之初元。今欽差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長

白裕公。實撫安徽。先公謂瑜慶曰。與吾共有是疆土者三人。蹤跡與裕公爲疏。然吾獨信其有操守而無侈心。不汲汲於功名。而事亦舉也。瑜慶則謹識焉。於是之時。距皇帝中興之期才十年。內亂既夷。外患且作。湘淮將帥。狃於常勝。不事事。或至驕蹇不能奉法。公則陽與之處。而陰束縛之。所部肅然。而先公則自巡視臺灣內渡時。卽疏請朝廷治海防。歲輸南北洋四百萬金。期以十年之後。各成海軍一大枝。分遣學生出洋肄業監製。俾船成而學亦成。弗鹵莽以從事。故有請移款治他務者。則力爭之。有請用兵東方者。則亦爭之。於是之時。匪但江以南。天下有固志焉。先公卽世。公再權兩江。在位日淺。亦未竟前事。昔之所持。寔以懈散。又躁用之。於是乎有甲申之挫。爾後謀國者日歧。或曰製船不如買船。或曰海軍不如陸軍。學生不如宿將。而五年停辦軍火之說興焉。君子憂時而無術。小人乘危而射利。暮氣相尋。各阿所好。於是乎有甲午之敗。三十年間。中興之業蕩然。而天下皇皇。或至仰望先公之時。邈然若不可及。庸詎知爲先公

所歎服而及今猶繫屬中外者。乃尙有公在乎。公以丙申調福州將軍。兼管船政。船政乃先公百計經營之地。當時歲須六十萬金。皆仰閩海關。而養船之費猶不在此。先公去而常餉亦不時至矣。閩海關將軍之所轄也。及是朝廷懲前愆後。壹以船政付公。公於是乎籌鉅款。招洋匠。遣遊學。將大有所爲。而兄子翊清適司提調。公爲國勛舊。誼同休戚。其爲天下計久長固宜。而獨眷眷於海軍。挫失之後。羅致船官子弟。棄瑕擇尤。拂拭而用之。責以一洗。豈偏愛故人。以及其孫子哉。君國之志。大臣之量。固宜綿昔賢締造之緒。而奠磐石之固也。翊清蒙公疏薦。將攜之入蜀。屬公內調。而翊清亦爲船政所留。瑜慶則與公子敬甫祭酒。爲乙酉京兆同年。需次江南。不得以年家之禮上謁。獨過庭之訓。無時得忘。海軍始末。非親切而共任其事。亦無可告語者。公以今年十月稱六十之觴。黃髮齊眉。金玉競爽。子姓蕃衍。此宗社之福。海內所尸祝。非故人子所得而私。而同舟共濟。足資得失之鑒者。載在盟府。傳之後嗣。則非瑜慶不能以此爲公壽。時賢亦

莫知前輩風誼。始終不渝。與國維繫。至於如此也。  
作兩江總督劉峴莊制軍七十一壽序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之吉。爲我兵部尙書兩江總督劉公七十晉一之慶辰。天子奉聖母之命。頒御書。錫珍物。娛樂老臣。意至渥也。而同時又有來京陛見之命。或曰此朝有大事。非公不能決。或曰非也。此必有以公老爲言者。二者非屬吏所敢擬議。然竊思公之一生。以書生從戎。年未四十而膺疆寄。五十而擁兼圻。當官而行。無撓避。亦無曲徇。中或不獲於權要。或不諒於新進。其退也牽於羣議。拂衣徑歸。其進也契於聖明。披袂卽起。進退之際。君臣之間。其已往者。可以無憾矣。今公之再出也且十年。其任天下也益重。而其爲時也亦稍久。然則凡民之擬於斯二者。亦豈得謂之無因者哉。長官之於下吏。天子之於大臣。其所謂一德一心者。皆由知之深而信之篤耳。知而不知。此不得用矣。若旣知而用之矣。乃亦有信而不信者。此不出於用之之一時。必其事之甚難而莫當。乃舉國而相委一人任患。萬口噤聲。中流遇



風。秦越相濟。及其稍有晏安之一日。則道謀築室。而上者亦不能無動於言。不獨君子與小人不謀。卽志同道合。如洛蜀諸賢。亦紛然聚訟矣。不獨老成與新進不謀。卽維屏維翰如周召二公。亦偶有不悅矣。黃髮老成。據鞍上將。晚節末路。身處其難。以道自持。以情自固。無爽尺寸。庶乎其免於後世之譏。君子讀書。秦穆悔蹇叔之誓。樂毅報燕王之書。蓋有慨乎遭際之難也。千古所稱魚水君臣。無若昭烈之與武侯。苻秦之與王猛。惟其大業未竟。故終任而不疑耳。若將統區宇而致太平。則二公亦豈能免哉。毅皇帝之中興也。曾文正之遇合爲最隆。其間亦不能無動於人言。及公繼任。則其事亦有略同者焉。惟公處今日。則其所負。視前者益大且艱。而其與朝廷休戚之誼。益固結而不可解。較之前十年情事。卽大有不同。此不能爲小丈夫之悻悻。而獨宜爲一個臣之休休者也。然則公但挾誠以往。固當息羣議而怡聖明。而兩江氓庶及我奔走百職之人。實於公有百年之賴焉。微但強鄰環伺。日暮汲汲。非晏安之時。卽我公欲稍自休。寤寐之間。其

可以恣然乎。瑜慶隨侍服官。在江南二十餘年。既習於此邦之人。而與公相知有在精微之地者。雖謏陋無所表見。而於公與國維繫之故。則固私衷所窺見。惓惓而不能自己於言也。願以此爲公壽。卽以祖公行。

十月覆余壽平誠格書。

壽平侍御同年大人左右。逆旅一別。倏又逾年。人事變遷。恍若隔世。公迴翔禁近。系念故人。捧讀手書。溫如挾纊矣。惟來書云。敝處累電以外洋新式軍火奉商左右。讀再三。未喻其故。繼而悟上海洋行買辦。以此爲利市。必有知弟與執事交厚。冒用賤名。以求聳聽。遂其私圖。此等情弊。尙祈明察。勿墮其狡謀也。（此次蘇子熙到津。貪用各洋行四萬金。遂與立合同訂購七十餘萬軍火。可懼哉。）近來礮火船隻。以德國爲精進。一日千里。他國不能望其肩背。上海各洋行經手。則萬靠不住。故弟卽力主僱匠自造之說。欲各省一律。臨事無子母柄鑿之病。而利權亦不至外溢。然此非於中取利者所願聞。故福建船政上海製造局

湖北鎗礮廠。雖承辦者未能推拓前規。而詆毀者亦未免各懷其私見。鄙意宜責令承辦之員。購新圖。覓善匠。毋拘守故步。必不得已。而向外洋購用。亦須擇人。與其謀之買辦。不如令駐洋使臣察看。學生監造之爲有利無弊也。練陸軍不如練海軍。緣鐵路未通。陸軍不能赴急。保甲未清。丁口無籍貫可稽。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雖練如不練也。海軍衽席風濤。非捨死不足以求生。但使有兩軍更番休息。各省既有學堂練船以教習水生水勇。得期年操演。足以任戰矣。雖至強如俄法。亦不能兩枝海軍長駐中國洋面。如我兩枝海軍能一氣呵成。各國均不敢輕言戰事。否則陸續添購。未及成軍。忌者日伺其旁從而阻其萌蘖。甲申甲午之前車可鑒也。無論如何稱貸。總以早日成軍。購求現船。爲目前救急之法。雖未足以抗俄英法。而意奧之屬。當不至效尤而踵起。不然則援例要素。豈有窮期哉。狂瞽之論。辱蒙詢及。敢一言言之。先父之職官。尤不敢以名不知爲辭。不足爲湘淮諸將黨同伐異者道也。弟本年二月由正陽卸差回省。值使者南來。委查辦

各事。以此招怨。遂至頂補之淮揚道缺。亦不獲敘補。意冷心灰。尙復何心與袞袞熱客較量得失。而目前所辦之吳淞清丈會丈並開埠工程局。此事頗費周章。前辦者以此得罪外人。又四方掣肘。上游又不允其辭差。求去不得。是以難耳。記注既久。除日猶虛。殞越之虞。積薪之感。公愛我而知我者。能揄揚而提挈之否耶。林棣如同年到此。以田姓名片送公信來。其人不知何往。尙未得見。倘有可以爲力。必盡力推轂。以副尊屬。茲有懇者。鄉人汪刺史喬年。係船政頭班學生。精於製造。此次奉委解校騎營鎗礮入都。順便引見。渠相隨多年。人甚穩練。可與細談。左文襄張南皮均甚賞之。公試之何如。伊初次到都。人地生疏。諸貴人處有可以招呼使公事順手者。幸推愛玉成。此後如有賜信。寄上海中虹橋自來火棧隔壁謙吉里沈公館便可收到。倘賜電亦祈先以密碼見寄。以免他人假冒。近來鬼蜮百出。防不勝防。憂患餘生。不能不格外慎重。夙好如公者。海內無幾人。甚願有道不棄。千里咫尺。音問常通耳。專此奉復。敬請侍安。惟照不盡。

江督劉忠誠檄辦上海吳淞清丈工程局。

二十六年庚子。四十三歲。

上李文忠公書

中堂年伯鈞鑒。敬稟者。違侍左右。倏又三年。世故變遷。柱躬貞固。以此卜之。國未有艾也。職道奉公一書。需次江南。於今十年。內外要差。均已備歷。而保送記注。除目猶虛。雖以不才爲世所棄。亦我公厭事宏獎。稍倦齒牙餘論。或未及之耳。目前淮揚開缺。職道係特旨在前。理應頂補。此缺繁而瘠。無足戀。而中流容與。不進則退。聊以勝無。情難中立。大有非得不可之勢。峴帥未嘗無意。而謀之者多。不得碩德一言。恐無以謝於衆口。茲謹呈節略兩扣。乞公函致峴漕帥。切實說項。遲恐無及。榮相夙許培植。得公獎借。其用情自有着落。職現當之吳淞清丈工程局。本係沈道敦和所辦。惟委查參案。卽委接辦。嫌疑所在。輕重爲難。果久於此。必不討好。不能不早求擺脫也。杏蓀京卿念舊。有意爲之汲引。得於江海量移位置。尙可爲公指臂之助。

。古今得一知己。以之終身。我公之不能忘情於故人子。猶故人子之不敢自外於公。縷縷上陳。當蒙鑒許。

旋得李文忠公覆書。附錄如下

愛蒼世兄大人閣下。昨得手書。以淮道見缺。屬爲道地。詞氣敏銳。循誦欣然。此書到日。聞此缺已經補人。且係到省新班。更不能無汲黯後來居上之訟。承示以需次十年。要差備歷。而除目猶虛。由於鄙人不能爲言。過相責望。夫某也賢。某也能。此當言者也。某應署。某應補。此不當言者也。執事到省以來。上游委寄如此。其爲賢與能。知之稔矣。固不待於人言。至於一官之遲速。則令伯之詩。所謂因緣。蕭遠之論。所謂運命。當局者或尙不能自主。而謂局外人能司其券乎。薦賢與得官。有時固分爲兩事。獨不聞包慎伯說蔣襄平趙毓駒之事乎。昔時從事曾文正軍中。中興之初。人才蔚起。薦達之盛。流聞至今。文肅公卽在其中。當時未聞有竿牘之投。更不聞有囊錐之喻也。執事年少雋才。進退之間。固當以文肅爲法。卽所以責望於鄙人者。庶幾文正

之事。不當以今之從政者相期。使僕今日所處如文正當年。能以汲引爲已任。則故舊才器如執事者。豈其暫忘。而無如當路諸公。本無網羅之盛心。顧欲以八十之年。分舍人之餘光。越尸祝之樽俎。所不能也。執事現充之差。新經查辦。利弊洞悉。故藉熟手。以資整頓。何嫌何疑。而欲引避。不獨宋人譏包孝肅蹊田奪牛之事不可爲比。卽乾隆中裘叔度在閩。和致齋在滇各舊案。亦情事迥殊。勉盡職業。守已待時。至爲企屬。專泐布復。順頌籌祺。諸惟亮照不宣。

五月拳匪亂作。北方糜爛。公與武進盛愚齋宮保宣懷以東南半壁。華洋雜處。萬一有變。鹽梟土匪。借以爲機。全局不堪設想。宜與外人定約。租界內地。各擔責任。俾宵小不得滋事。東南又安。足以補救西北。遂電武昌。並入甯面陳。於是東南互保之約成。又代表忠誠蒞滬與各國領事定盟。並請忠誠奏請畀李文忠全權。

海軍將領南下。公言於劉忠誠。亦如甲午戰時辦法。上劉忠誠

電文。原稿如下。

據海琛管帶林參將穎啓面稱。在烟臺途次奉東撫袁二次電云。大沽礮臺。已與各國開衅。屬兵船速南行等語。該管帶遵卽到廟島。與薩幫統鎮冰商酌。薩因廟島之美教士懇留保護。一時不能遽來。飭海琛海籌飛鷹復濟通濟先行南下。海琛通濟本日已進口。泊下海浦。海天到吳淞。海籌飛鷹復濟明日可到。統領葉鎮駐海容。船在大沽。英國水師隊中各國兵輪。問此船係團匪抑係官兵。葉告以係中國國家水師。答云既係國家水師。當不助團匪。請照常停泊。惟三雷艇在大沽口內因升火裝雷。爲英水師所拘。尙有一雷艇并飛霆獵艦。在船塢爲俄人所據。此次我兵輪在海上遇各國兵輪。不認失和。彼亦未以失和相待。該管帶等以北洋電已不通。東撫又促南來。伊等無所稟承。此數船所值不貲。本日此間又有據礮臺及製造局之謠。愚見不如飭令駐紮江陰。以壯南洋門戶。可收將來之用。京畿亂未定。各省司關應解京餉。應飭一律截留。勿爲盜齎。開平煤礦被據。煤源將竭。船無煤不行。應



飭支應所及早儲備。事機間不容髮。請公與香師合力主持飭遵。職道本擬趨轅面陳。因滬上多謠。候示進止。職道瑜慶稟宥。

二月七子成武生。張恭人出。

四月女鵲應毀殉。公有題崦樓詞卷。及與崦樓寫詩之作。同時鄭太夷孝胥輓云「歸彼詩人。翻悲罪人婦。謚曰詞女。難慰孀女魂。」李拔可宣龔輓云「淮水東流。語怨不曾傷小雅。夕陽西匿。魂歸何以慰孤忠。」

六月沈寐叟由京南下。主 公上海虹口沈家灣湯恩路六號寓所。九月次女繁應適王忍庵太守子孝縉。

十二月翁文恭公貺王石谷寒林雪霽圖。偕王旭莊太守仁東沈子封太史會桐詣謝。在常熟住兩日。文恭又出示石谷長江萬里圖及宋槧施註蘇詩。屬題卷末。暢論文字。

二十七年辛丑。四十四歲。

秋補淮揚海兵備道。乞假回閩展墓。

營生壙於福州北門外義井。葬林晚翠夫婦左側。題碣曰「千秋晚

翠孤忠草。一卷崦樓絕妙詞。」又曰「北望京華。曩臣涕淚。

南歸邱首。詞女倡隨」

做林文忠親社及文肅致遠堂家課故事。集親屬子弟課七律三首。以裴晉公李衛公王保保命題。拔從孫觀宸第一。葉恂予學士大焯在籍病卒。公輓之曰「拂衣竟歸。垂老不言夢得恨。家祭有待。後來莫負放翁心。」

八月孫女韻申生。成鵠出。

九月二十七日李文忠公薨於位。公輓之曰。「舟楫共濟。袍澤同心。並世遂無其人。天步艱難。公欲九原作隨會。始因飢饉。再誤土木。當時亦非不得已。國殤憑弔。我有一篇哀餘皇。」十一月沈子封會桐范肯堂當世中林鐘兄弟同時到清江浦。皆住淮揚道署。流連累日。有贈答詩。

二十八年壬寅。四十五歲。在任辦學堂。興市政。設農事試驗場。奉旨護理漕運總督。

大姪翊清奉命爲四川礦務大臣。加四品卿銜。專摺奏事。旋奉命暫留閩會辦船政。

曾氏姊迎在淮揚道署。病卒。公輓之曰。「仙佛生有自來。母氏劬勞。指井誓天君記取。仕宦與人何事。官書奔走。燎鬚進粥我緣慳。」

鄂督張文襄公電囑舉薦洋務人才。以張元濟等應。來往電文如下。

淮揚道沈道臺。敝署洋務文案需員孔亟。閣下交游素廣。有通洋文。明習洋務。品行端謹。筆墨明暢之人。無論官階大小。或英文。或法文。均可。祈示知。以便斟酌招致。此事甚急。卽望電覆。洞真。

武昌張宮保鑒。真電謹悉。如公所言。無逾於張元濟者矣。能拂拭用之否。又英文賈凝禧嚴璩。法文陳寶煊。皆閩士之年少可造者。賈在浙江洋務局。嚴隨其父在北洋。陳充船政教習。詢之鄭道孝胥魏道瀚。當知其詳。職道瑜慶稟元。

九月五日劉忠誠公薨於位。公輓之曰「少年任俠。晚節持重。不能無憾於時流。廣坐味遺言。蹇蹇神明應念我。庇主危疑。和我倉卒。敢期必免乎世議。臣心繫國脈。區區生死未妨人。」  
二十九年癸卯。四十六歲。

兼代淮安關監督。

有英德浪人。以洋旗包庇內地奸商。帶私貨闖關。據約拘其人貨。交領事依例懲辦。

山陽縣人因捐滋事。罷市毀府縣署。單騎赴淮城慰諭。稟撤辦理不善之副將知縣。人心悅服。

四月得翁文恭書。並夜識亭楹字。

附跋。（沈文肅公欲治一圃。徧種忍冬籐。作亭命名曰夜識。而未果也。公子愛蒼觀察治鹽倉於正陽。得隙地。築亭申先公之意。題楹識之。癸卯三月常熟翁同龢書。）

五月八女清應生。張恭人出。

漕運總督陳筱石夔龍附片奏保。請加恩錄用。附片原稿附錄如下。

再准揚海道沈瑜慶。徐州道桂嵩慶。兼管河務。每遇伏秋大汛。均能督飭廳員。竭力防護。獲慶安瀾。而其平日整頓地方。講求洋務。尤能卓著勤勞。查淮海一帶。水陸衝途。自內河馳行輪船。洋票充斥。因應稍有未宜。動成交涉鉅案。該道沈瑜慶。閱通練達。熟悉公法。條約舉重若輕。保全地方權利不少。平日振興庶政。奮發有爲。徐州一府。距蘇甯省會窈遠。界連東皖豫三省。爲會匪盜賊出沒之區。州縣城鎮。教堂林立。彈壓保護。幾有應接不暇之勢。該道桂嵩慶。才識沈毅。治徐有年。盜會因之斂跡。民教尤極相安。洵能獨當一面。銷患未萌。查沈瑜慶桂嵩慶。均係實缺大員。核其勞動。不僅以河防表見。應如何加恩錄用之處。恭候聖裁。謹會同兩江督臣魏光燾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旋奉旨擢授湖南按察使。卸淮揚道任後。由內河經無錫蘇州到上海。在滬奉旨升授順天府府尹。時大姪翊清交卸船政。公電陳文忠公。趣大姪同行。九月挈眷

乘招商局安平輪船赴津。入都後宮門請安。孝欽召對。有你在江南官聲甚好之褒。

時南皮張文襄公由鄂督入覲。留定學堂章程。住畿輔先哲祠。

公與樊樊山增祥于晦若式枚翁弢甫斌孫周少樸樹模徐菊人世昌沈子封會桐李亦元希聖文謙過從無虛日。

蒞任三日。卽奏得雪。樊山贈句及之。附錄於下。

贈沈京尹詩 一往歲行都見書札。早知緯武復經文。綢繆國用勞心計。指畫邊情視掌紋。秦爵亟登樗里子。燕臺重起望諸君。百年文肅遺風在。冊府標題續舊勳。千載風流說尹京。張韓異代與齊名。跨驢漫作推敲勢。拊馬還將便面行。奏草頭番稱雪瑞。官梅垂發覺詩清。龔官十日能停待。木李箋箋索報瓊。京尹次答前韻再和 一近人誰得臨川筆。此老真能北宋文。綠脚試參溪茗味。黝光細辨漆琴紋。七言銀海能知我。一半鍾山早付君。欲作鄭箋知不易。注家應策雁湖勳。曩慕詞人宋子京。少年紅杏亦知名。近觀江表英雄傳。重作幽燕老將行。東閣花時憐我去

。西山雪後逼人清。都將往復籠紗句。凍作昆湖一片瓊。一愛蒼詩頗及西幸時事。三疊韻奉呈。一淋鈴一唱歸秦曲。列檄爭傳詛楚文。辭廟御衣惟有淚。觀河佛面已生紋。中原誰信民皆盜。諸夏翻愁夷有君。保土收京竟誰力。請看褒詔答忠勳。五月紅燈照玉京。九攻九距太無名。誰令麥飯前途具。早辦麻鞋間道行。哀痛詔書傳朔漠。徬徨帷幄感西清。北門可但萊公少。扈從曾無太尉瓊。一

嚴幾道復出都。公與郭春楹曾所張珍午元奇餞別江亭。作詩送之。和者十餘人。林畏廬紆作圖記。

收京之後。四郊積匪尙多。疏請各省解還順天府協餉。募馬步隊各一營。資游繳。旨報可。

三十年甲辰。四十七歲。

日俄戰爭。朝旨宣佈中立。公以練兵籌餉爲急。疏請加徵地丁錢糧。專爲海陸軍之用。又片請徵土著爲兵。及管兵人員不能兼管糧餉。（疏稿如下）

請加徵地丁錢糧專爲海軍陸師之用摺

奏爲日俄軍務。勢難久持。宜飭各省官商紳民。合籌餉儲。以赴事機。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此次二國兵爭。爲東三省而起。以現象言之。俄讎而日鄰。日客而我主。以變態言之。則鄰讎皆求自利。主客可以易置。操縱周旋。間不容髮。一舉足而左右重。興復之機。亦存亡之會也。日俄以全力相搏。雖有一勝而一敗。必有局外之國。出而干涉。若我之勢力不均。彼時將不與樽俎之列。又烏置喙。無論俄之老羞成怒。棄疾於人。將爲國狗之瘼。卽日本所收地方。問我以能守不能守。亦非無所根據。而可以空言而坐受之也。萬一彼駐重兵。而責我索餉。亦情理之無可辭者。則同一供餉。而我之主權全失。竭蹶奔命。俯仰由人矣。然則居今日而言急救之策。誰不曰練兵。而餉不能籌。則兵無從練。民不能親。則餉亦無可籌。此中之維繫銜接。其端專在於用人。亦斷非節縮釐剔於數十百萬之間。而可以有裨於全局者也。此次 深宮特沛恩施。節內廷之用。赦黨籍之禁。曠典浩



蕩。血氣之倫。驚喜相告。暇呂飴甥之稱君命以賞。王係賈之朝國人而問。激勵而振刷之。此其時矣。查赫德之議。謂按面積。每畝稅二百錢。比肥磽多寡而一之。窒礙多端。非測量警察。辨有八九分氣候者。此事亦無從上手。此畫餅之不可以充飢也。求其可以救一時之急者。莫如將地丁錢糧加倍徵收之一法。最爲簡便易徵。議者曰。聖祖有永不加賦一諭。今日之倍收地丁錢糧。非顯違祖訓乎。不知康熙年間。米一石值制錢千文。故按當時之價值折徵。今則每石之米值制錢四五千文。亦按千錢折徵。則加倍徵收。實較康熙年間猶減也。以地丁而論。由乾嘉以迄於今。戶口將增數十倍。譬如人家子姪蕃衍。而所資以養贍者。尙據祖宗舊時所輸入之數。幾何其不支絀也。然此舉出之朝廷。或疑爲違訓。出之臣民。則視爲報恩。商書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聖祖寬歛薄征。食報正在今日。百姓赴軍國之急。卽所以奠其室家之謀。髮捻之役。藉釐金以戡亂。則出於商民之報國也。彼逐末者猶知公誼。况其爲重熙累洽休養

生息務本之農民乎。各國之賦稅。惟中國爲最輕。越南臺灣。一經改隸。增賦數倍。可爲前車之鑒。設使以他人而代我經理財政。其必不守吾舊制也明甚。朝廷固不忍重累吾民。亦何忍視吾民爲他人所累。善理財者無錙銖之較。善爲政者無姑息之愛。民氣之不振久矣。與其弱肉強食。忍泣吞聲。何如赴義急公。以固吾圉。聞日本與俄人開釁之始。其在中國之傭婦。各向其僱主預支工食兩月。以助其國家兵費。普法之戰。法國國破師燬。而婦女各出簪環助輸賠款。彼獨非爲人臣子乎。亦我國士大夫國人所宜矜式而效之也。側怛宣示。行路感泣。祖宗之深仁厚澤。原爲子孫救敝扶衰之地。若使當危急存亡之日。而不知顧其食毛踐土之義。則非民之無良也。地方官所以激發之者。未得其道耳。今請以原徵之數。由州縣徵收。爲國家經制之用。加徵之數。由紳民徵收。專爲海軍陸師之用。原徵之數。由戶部核銷。加徵之數。由官紳合立預算表。先期公布。用後由各省紳民簽字核銷。則彼冒濫者。雖可以欺部臣。斷不能逃衆紳民之耳目。所收之款。

專儲各省官銀行。聽候撥用。由紳民中公舉公正者經其事。則民所出者仍用之於民。亦卽西國下議院之用意也。朝廷與各省紳民。日以璽書勞問。則感激圖報。惟恐後時。就中品第其期會之遲速。亦可以占紳民愛國之殿最。辦事之敏鈍。拔擢而黜陟之。民與國日親。則官吏無所用其蒙蔽。公舉則無偏私。公銷則無虛糜。各省督撫司道。以聯絡紳民爲盡職。各省在籍紳富。以勸導士民爲盡職。各省士民。以爲國家籌款爲盡職。俟國勢富強。庶務振興之後。再行普免天下錢糧。上以踵修祖宗太平之盛典。下以酬答野人曝獻之微忱。則我皇太后皇上所以法祖愛民之心。乃爲信而有徵也。應請旨寄諭各省督撫。及在籍紳富。切實辦理。刻期具奏。其海軍陸軍應辦之事。先照現在所徵地丁錢糧之數。先列按年預算表。進呈御覽。候旨施行。庶不至倉卒因應。坐失事機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請徵土著爲兵。管兵人員。不能兼管糧餉片。

再兵忌暮氣。忌烏合。三代澤宮選士。取其少年精銳也。寓兵於農。以其有田可耕者。皆有籍可稽也。德國日本。無人不兵。兵有一定年限。方其當兵年分。本無室家妻孥之累。除衣食由官備給外。其餘零費。月給甚菲。蓋人人知當兵爲本身應盡之義務。不因受僱。而始爲之。故逃無所歸。死爲定分。無所用其趨避也。我朝開國以來。兵制亦屢變矣。八旗舊制。亦無人不兵。後定地方綠營。亦用土著。有籍貫之人充之。髮捻事起。綠營暮氣。湘淮團練起而承乏。初亦來自田間。逮出省剿匪。立功後遂爲駐防客軍。久役不歸。緣事被革。以及遣散失伍。流落江湖者。遂成游會匪。蔓延天下。大受惡名矣。當時勇營初起。若不痛除綠營積習。則湘淮無朝氣。今日之常備軍。若不痛除勇營積習。則練兵亦不能有朝氣。四時者運。功成者退。其勢然也。至統領營官。其始多以書生充選。所定規制。本屬倉猝草創。兵勇按月除食用之外。酌扣存餉。俟將來事定。遣散資作歸計。免其浪費。藉以鈐束。用意亦不謂不厚。而不肖將官。遂有利其犯事。而侵

沒其存項。此缺額扣餉之所由來也。臣歷攷古書所載。將帥流弊多端。有虜掠。有騷擾。有暴戾不愛惜士卒者。從不言及缺額扣餉之事。有之。實肇自湘淮。湘淮之獨被此名者。皆統兵統餉之說誤之也。一時救急之計。初不料其流弊之至於此極。後人以其用此立功。遂欲沿之。以爲大經大法。廷旨懲前毖後。嚴切曉諭。不啻三令五申。而犯者如故。將領之不肖者。固不免以身試法。卽其賢者。亦日處嫌疑之地。憂讒畏譏之不暇。何暇講求訓練。有錢在手。朋好之責望者多。稍不如願。謠詠四起。是非亦因之混淆。管兵以嚴爲主。若終日自處疑殆。嚴將不行。待兵以恩爲主。若終日與較錙銖。恩亦將不治。且古來名將。能衝鋒陷陣者。貪財好色。是爲小疵。負攻城略地之長者。必不能持籌握算。資糧屝屨。取備於臨時。與先儲於平日。其值十倍。馬匹草料。則更甚焉。往往一人購辦之而不足者。全軍合辦之而有餘。此則又營運伸縮之有專長。而非蠱才之所能兼顧者矣。嘗見有統營數十。左右支絀。吞聲忍氣。終其身爲債帥。家亦不名一錢者。

不必皆坐擁厚貲者也。外國輜重工程隊。各有專官。不使營官統領兼任之。豈不以此哉。我朝定制。督撫雖兼理糧餉。而出入管籥。則專之藩司。綠營欲開革一兵。非知照藩司不可。亦可知最初之命意矣。積習之緣染。甚於癘疫。欲摧陷而廓清之。非劃清界限。由各省自選土著。未經入營之少年。則無往而非哥老會及青幫紅幫。斷無能脫於向來習氣者。欲去扣餉缺額之弊。非分管兵管餉爲兩事。則將領斷無能免爲貪黷。而申其忠憤者。以一介取與之嚴。責之跡弛不羈之士。無異欲南轅而北其轍。綜理糧餉軍火。其繁重更難於前敵。亦非專學者不辦。無半年訓練不成之兵。無十年可成學識兼到之將。日本此次立功。皆由於小兵官之得力。則皆武備學堂畢業之學生也。此項學生。非過萬人。亦不堪一戰。非前敵與後路。分頭並辦。亦難於一人之身。求全而責備之。此亦求艾之刻不可緩者。以上各節。如蒙飭下練兵處王大臣妥晰籌議。通飭遵行。於兵事未必無萬一之助。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請設測繪及丈量學堂片

再山海險要。戶口田畝。及海陸師畢業學生。均須有圖有籍。有憑有表。而後可以赴徵調而資比較。謀國者計生產。稽軍實。坐論而借籌之也。今則僅沿海通商口岸。由海關每年繪航海之圖。遞年以舊圖出售。中國兵商各輪。皆資以應用。其餘非商輪所經者。潮痕沙線。外國寄泊軍艦時。令小艇載學生日試測量。以爲功課。而歸報其本國海部。而中國之海軍。未之聞也。內地之江湖港汊關塞隘口。教堂或有詳圖。刊賣城市。而陸營未之聞也。至於州縣所本之魚鱗冊。就當時已非精本。日久散失。更無可稽。每歲徵賦。部臣責之疆吏。疆吏責之州縣。州縣所恃者糧書。糧書所與朋比者。董紳之包攬。及積年之陳簿。視強弱爲伸縮耳。幾何其不百弊叢生也。水師學堂設立已三十餘年。學生卒業者。並不領憑。兵部亦不列籍。不惜重資延教習設學堂以課之。而未嘗爲之謀出身之途。或散而爲洋行之買辦。或爲各局所之繙譯者。比比皆是。所業皆非所用。而各省之礮臺輪船。表線之升降

。機簧之精巧。斷非粗才所能領會。而地方文武。巧借名目。象養其左右使令之僕從。第求其頤指氣使之便。幾何不令利器敗壞。學人氣短也。應請旨飭下兵部練兵處。設立測繪學堂。廣招生徒。刻期學習備用。一面招募其已能者。分赴戰地。或購洋圖。先行鈔繪印刷。按季呈進。各省督撫有典軍之責者。一律辦理。戶部設立丈量學堂。並查列戶口號數簿表。按年呈進。各省藩臬司有財賦保甲之責者。一律辦理。各省有水師學堂者。查明從前已卒業學生若干班次。若干人數。其現存者。無論官之大小。按其畢業等第。補給憑照。而藏其籍於兵部練兵處。此後各省礮臺及大小輪船。除商船不計外。用管帶若非得有水師卒業文憑者。所委之上司。照違制例。給予重處。各省陸師將弁學堂。設立未久。目前勢不能不參用不學之員弁。然亦宜逐漸升用有憑照之學生。以期漸除習氣。並以爲後來向學者之勸。凡此圖籍憑表。不拘舊式。愈改愈精。隨時可以改本進呈。務使宮寢之內。屏慢之間。阨要虛實之數。官吏之勤惰。人才之消長。蓋然於聖主耳目



之前。而後徵調黜陟。不患隔膜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奏陳。伏乞聖鑒訓示施行。

聞大姊李太夫人訃。設位法源寺誦經祭奠。輓曰『閩笈付豪家。却後滄桑。回憶憲英真長德。信祠傳小影。鬢邊霜雪。失驚無忌亦衰顏。』代星海兄輓曰『舊德在人心。信贛板輿。傾耳謳歌懷二老。我家無長物。江湖宦轍。白頭涕淚念諸昆。』代東綠弟輓曰『典貸助之官。茗雪清風。敢爲艱難慙舊德。讀書貽後起。崇陽瘠壤。不將逋負累衰宗。』代次裳弟輓曰『聞彼都有載道口碑。愛屋及烏。宅相多才堂蔭遠。勗諸甥爲讀書種子。指金市義。懷清罷築債臺高。』

爲弟東綠書杭州修墓詩於筵。跋曰。東綠五弟卸桐鄉縣事。來都視我。頻行出筵屬書舊作。時在座者。六弟荔虎。七弟次裳。姪翊清毓彬。姪孫觀平觀宸觀宣觀冕。客中聚首。可謂極盛。此後宦轍東西。慎勿忘此會也。甲辰重陽後三日。『  
撰陳子授太守母壽序。高嘯桐林畏廬夙與公狎。詆此序非古文體

。公曉以左史義法。二君終不屈。適子授大守又來求壽詩。公成七言一律。末句有『更有新詩傳不朽。時賢切莫誚吾文。』相與大笑。

三十一年乙巳。四十八歲。

奏請聯合現有海軍。亟圖擴充。因條陳軍事。爲項城所忌。遂有左遷晉臬之命。公赴闕謝恩。疏請設立度量衡並造紙官局。又請京師創設馬路。並請親王出洋游學。孝欽召對。稱公忠。詢及家人在京者誰。公以胞弟瑤慶胞姪翊清對。朝罷。蒙賞食物。（疏稿如下）

請聯合海軍摺

奏爲時事日急。請聯合各省現有海軍。亟圖擴充。以壯聲勢。而維危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兵貴合不貴分。日耳曼小國也。威廉第一爲之盟主。卽以聯合而勝法。北美僑寓也。華盛頓爲之盟主。卽以聯合而勝英。戰國七諸侯之却秦。唐九節度之潰於相州。雖有良將勤兵。不得展其尺寸之長者。勢分而力渙也。中國海軍濫觴於福建船政

。甲申法越之役。船廠被燬。再造於北洋。甲午中東之役。北洋亦燬。同一不競。而甲午戰事之較勝於甲申。海軍戰事之較勝於陸師。中國士大夫昧其所以然。而西人之觀戰者。則有評隲矣。古語云。三折肱知爲良醫。又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方今列強環伺。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所恃以起死回生者。全在海軍之一脈。而兩強相恃。予我以旦夕之隙。孟子所謂及國家閒暇者。若狃於所見。以款無可籌而不勉爲其難。存亡聽客之所爲。則斷無幸免者矣。各省雖無海軍。而沿海各有供差之輪船。及朽腐之艇船。糜餉項亦頗不輕。其餘沿海半洋式之礮臺。廣東福建江南北洋。尙有歷年增置之船廠。若聯合一氣。尙足以張吾軍。查海軍雖效法泰西。而自有海軍以來。中外合計。其實經戰陣者。亦以中東日俄兩役爲最鉅。則得失勝敗之故。我海軍子遺之將卒所閱歷者。亦尙不在各國之後。海上爭權。非海軍無以立國。無論戰事。卽與各國尋常交接。及守局外中立。亦非就目前現有之資產。整齊而畫一之。亦斷不足撐拄於其間。以船隻言之。除北洋尙有船政新造之建安建威并舊存之鏡清登瀛洲外。每年江南籌防局報

銷薪費。亦不下七十餘萬。福建廣東所剩數船。雖不足爲兵船。尙堪爲運船練船之用。以人才言之。除老班學生外。尙有南洋船政廣東水師學堂陸續卒業之學生數班。不下二三百人。卽日可上練船。趕習練船船科。較之學堂堂課。尤爲切實。使練生練勇。儘此數船趕習。三五年之內。亦足供三兩支海軍之用。是培才較之買船更急。有才不患無船也。以根據地言之。必須有現成船塢。廣儲煤炭工料。以爲造船修船之用。北洋除威海旅順船塢未收回外。有大沽船塢。不能造船。尙可修船。上海製造局經費。每年江海關二成洋稅。總在百萬之外。旣分提七十萬爲新設鎗礮廠之用。則此局無工可做。而養廠經費尙餘三四十萬。徒供各省製造鎗彈。而不足自立。福建中岐羅星塔兩船塢。將軍總督互相推諉。幾若贅疣。洋匠坐食薪資。每月二萬金經費。閩海關照解。絲毫不能短少。儲料一空。工匠四散。法人袖手無爲。反客爲主。此次俄人波羅的海艦隊東來。洋報有據借風聞。就其蠻橫情形觀之。法俄交誼素密。空穴來風。實不能無意外之慮。廣東黃浦船塢電局。每年養廠經費。亦不下數十萬。若合數處根據地。調集數

省輪船。並各省養廠經費。設一提督總兵以綜理之。徑隸練兵處王大臣。及南北洋大臣。則事權不分。有船有塢有人有經費。瞬息之間。號召靈捷。旌旗變色。沿海礮臺。均歸節制。電線電話脈絡貫通。首尾相顧。海軍提鎮巡洋之便。隨時可以到京請觀。管船學生。隨時可以測繪海圖。進呈御覽。朝廷藉此可洞悉海上情形。統籌布置。至於買船經費。則賠款中蘆漢鐵路已由比國索回者。一千五百餘萬。據路透報謂美國尙擬交還浮收中國賠款有三千餘萬之多。其事當不盡子虛。此有着之款。可儲以爲推拓海軍之用。他事不得挪移。至賠款已攤至三十九年。如果不辦海軍。則將來索賠之案。實無已時。就此國勢。欲求三十九年之後賠款淨盡。成一完全無債之中國。斷無不能。則何如多展五六年攤賠之款。由後挪前。本利并算。卽令舉合合賠之債。目前先得全備之海軍。亦可省許多要挾掣肘之事。各廠兜攬生意。有國債票可賣。必有利而爲之者。每廠各定數船。或託甲國經手定乙國之船。乙國經手定丙國之船。紆其途行之。彼且不覺。三五年後。三大支海軍。一呼可集。無論何等強國。斷不能以三大支海軍并

駐中國。以與我爭衡之理。其餘中小之國。懾吾兵力。不援利益均沾之說者。則又不在此論也。總之。海軍強則國強。此次俄國自旅順海一挫。失其海權。雖以哥爾薩著名步隊。亦無用武之地。蓋陸師板滯。無海軍則轉輸應援。勞費萬倍。此其得失之顯然者。國強則有債不足爲慮。國弱則無債亦不能自立。俄人於未敗之先。西伯利亞鐵路。全取資於法國之債。而不失其主權。印度無外債。猶太多富人。其國亦墟。則騰挪而支持之者。豈不在人哉。吝於出納。爲理財之大忌。紛其事權。爲兵家之大害。國初諸王八旗。勢均力敵。必待睿親王多爾袞統率入關。而後混一區夏。粵匪初起。賽尙阿徐廣縉烏蘭泰裕泰等。崎嶇於湘桂之間。向榮張國樑勝保袁甲三等奔命於江淮之表。卒待曾國藩總督兩江。節制四省。而後手奠中興。則非無人才之患。有才而不能用之患也。西人之經商者。恐商力之微。合羣力而專一之。謂之公司。英國國家。尙借此以傾印度。摧列強。况謀軍務乎。甲申之役。南洋大臣奉旨派船援閩。而不能行。甲午之役。北洋海軍全失。而各省無赴援者。此皆前事之可鑒戒者。西人譏中國十八省爲十

八小國。不得謂其爲過言也。微臣夙從先臣生長兵間。於海軍尤深悉締造艱難。及歷次債事始末。非切實有據而且夕可行者。斷不敢妄瀆於聖主之前。此次兩江總督周馥奏請南北洋海軍歸一統領統率。蓋有見於此。臣獨惜其於沿海各省之根據地。未及通籌而並計之。畛域攸分。聲威不足。仍於大局無補耳。所有各省船塢輪船。水師學堂。沿海礮臺。及養廠養船各經費。可否特設海軍提督統率。徑隸練兵處及南北洋以謀推擴。以一事權之處。應請旨飭下練兵處王大臣及南北洋妥議具奏。候旨遵行。微臣爲大局起見。敬陳管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請設立度量衡並造紙官局摺

奏爲請設立度量衡並造紙官局。以一民聽。而裕國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虞書曰。同律度量衡。今以中外之不同律。致坐失其治外之去權。業已奉旨飭令參酌中外更定新律矣。孟子以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則其國爲幸存。今工部既頒營造之尺。而木工復自守其魯班尺。衣工自守其裁尺。又有所謂海尺平尺京尺等。不下十餘種。今通

商碼頭。及製造局所。寔參用法尺英尺矣。晏子以家量大。公量小。爲陳氏盜齊之隱憂。魏武以小斛大斛爲動軍心之厲禁。今則京倉之斗斛。與州縣收漕之斗斛不同。而民間之斗斛。則內地與沿海不同。而折色與本色徵收逕庭。關卡之擔數出入差池。由無一定限制之故。貪官污吏。得上下其手。老氏至欲剖斗折衡以息爭端。蓋亦有慨乎其言之也。今中國之衡則更雜。戶部既有庫平。而復有公砵平海關平。而發饟又有湘平漕平京平之不同。各省商人所用之平。則更歧出。漢口一隅。平名有五十餘種。通商碼頭。則又寔用鎊數噸數矣。推原其故。皆始於奸商猾吏之因緣爲奸。破國家畫一之政令。以便其巧取豪奪之私圖。使外人得窺伺以攘其居間之權利。此皆民之巨蠹。而國之蝨賊。考西國之政令不同。至律度量衡。卽有主權所在。不能聽客之所爲。無論何國人通商其地。皆必折節以就其範圍者也。今欲一新耳目。掃除弊竇。莫如仿日本之法。由國家設局製度量衡。頒發各省售賣行用。自發之日起。一切私度私量私衡。皆廢而不用。則民聽不惑。而國家統其製造之權。除工本之外。酌收其十中二三之贏餘。以資國



用。此皆比戶所必需。而官造用機器。價值工料。又較私造爲廉。又何慮小民之不從令哉。又聞日本官紙之製。爲國家特權。除京師及郡縣官署所用官文書之紙。由官局創定格式。一律頒行售賣。其民間信紙及帳簿用官紙所售者。詞訟方准申理。其外不涉官事者。聽民間自行製造售賣。此亦籌款之一法。而與民間不相侵戾。官局所定格式。既歸一律。而郵政驛遞。可一望而知。則不特有便於官書。亦大便於郵政矣。大抵籌款之法。無所與而取之謂之虐。虐故窒礙難行。若民利其便。而官收其贏。則其所贏者本爲官之特權。而非攘奪刻剝而得之者。因所利而利之。所輸出於情願。而不覺其病。况郵政已創立十年。而文書不改歸一律。商約方定錢幣。而度量衡家自爲政。不特非聖朝大同之治。將來勢不盡趨外國之法令不止。小民皆有向外之心。而國家之大權。日就旁落。所關非細。應請 旨飭下財政處王大臣。調取日本度量衡並官紙局章程。由京師設局用機器製造。務極精工。使民間難於作爲。頒發各省售賣行用。則一切政令整齊畫一。公家按年可添千百萬進款。以辦地方之事。變法之便利。無過於此者。微

臣職任首善正始之區。心殷一道同風之治。不揣冒昧。敬陳管見。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請京師創設馬路片

再西國政治商務。以道路爲始基。道路既治。而後巡警衛生。次第興辦。生機以暢。物產以饒。左氏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孔子美蒲治。單子決陳亡。無論復古變法。前聖西哲。均不敢以爲緩圖也。查各國通商。從無給予租界之事。因我道路不修。故外人得以藉口籌費修路。兼設巡捕。而治外之法權。遂以旁落。今通商碼頭。均設會審。則中國人與中國詞訟。亦歸其判斷。其實捕捐鋪捐車捐。何一不出之中國人。同一輸捐也。我失其政。使食毛踐土之民。轉有寄食託居之苦。喧賓奪主。人扼咽喉。我據心腹。氣息不便。俯仰由人。茲商約有京城撤兵之後闢爲通商市場一條。是向之所以待津滬者。亦將以施之京城。現交民巷已成洋界。彼又自造馬路。若我不興修。彼必推擴。擴一馬路。卽設一巡警。則直謂之蠶食鯨吞可也。輦轂之下。使人司其管鑰。豈各馬路之比。此其有關於交涉者也。西國街道溝渠。市政各

有專司。安插貧民。以免流爲盜賊。掃除污穢。以免蘊成癘疫。此皆於居民有迫切之關係。朝夕起居。不可須臾無者。居民因陋就簡。而當官者亦以爲末節而不加意。而不知吏治之要。無過於此者。夫道路平坦。一日可辦三日之事。夏秋泥潦。堂司各官。車殆馬瘁。形神俱敝。城內消息阻絕。刻晷趨公。有畫諾而無論思。則接遇賓客。又安望其折衝樽俎。各國使館。電報電話。瞬息可達。而我由各署以達內廷。雨雪阻滯。往返商榷。動輒經旬。警急之事。或有限時刻待報者。因此草率誤事。亦復不少。警察無駐宿之班房。當道有礙行之列肆。是官司之禁令不行於市廛。又安能稽客館之出入乎。奸商莠民。祇求便其私圖。而不復衷諸公理。梗令鬧捐。層見疊出。然亦官不以取之於民者用之民。故不相信至於如此也。此其有關於吏治者也。昔歲朝廷一新觀聽。特旨派肅親王善耆督辦其事。於今逾年。所以不能刻期赴公者。由於人情尙不免疑忌。而款項亦不免支絀耳。辦事苦心。欲成一段再做一段。其難其慎。斂費躊躇。不知築路之費尙易。養路之費最難。若不一氣呵成。則此段方成。彼段已毀。民未見利。

安肯捐輸。且籌款監工。頭緒紛繁。凡有地方之責者。皆應通力合作。不應使賢王空拳孤立。獨爲其難。擬請旨飭下五城街道御史。并地方各官。隨同肅親王善耆。將應修幹路支路之必不可緩者。先行繪圖估工。再令分段投標。刻日竣事。并如何設立巡警以資保衛。設立工程局。購置各項器用。以資修補。添蓋蓬廠。聚列攤肆。以免阻礙。應需之款。除戶部已撥之二十萬外。應飭直隸總督先向銀行借款墊發。一面由各省督撫。無論何款。每省先墊解四萬兩。官商合籌。准照昭信股票核獎。其有不願得獎者。路成之後。由所收之房捐車捐。清還本息。京師戶口。倍於各碼頭。商旅輻輳。道路不平。地價騰湧。斷不致有捐數不旺借款虛懸之理。天津金陵武昌。馬路業已四通。不聞報銷部款一文。况都會之臨上都而觀萬國者。非各省所當任其責者耶。微臣職司地方。爲交涉吏治維持主權起見。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請派親王出洋游學片

再我朝龍興東土。太祖太宗。親歷行間。王公貝勒。勝衣以上

。無不躬冒矢石。用能乘塵旄鉞。混一區夏。乾隆嘉慶年間。西北軍務。猶時遣親王爲大將軍。而以滿漢知兵大員副之。藉以閱歷軍情。不忘武備。今則不特此典久已不行。上書房讀書。亦幾有名無實。諸王公春秋方盛。日昏於嬉。耳不聞絃誦之音。身不親藥韃之役。於祖宗用意。無乃遠乎。戰國策左師公觸讐請以長安君質秦。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不能恃無功之封。無勞之奉。周公之告成王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外國王子。無不身入學堂。與水陸師將弁等。其意有合於古。其兩君相見。以奉贈水師提督職銜爲榮。龍。殷之高宗。舊學於甘盤。俄之彼得。充工瑞典。此皆中西貴人。經驗有得。以身作則之盛事。况處臥薪嘗膽之日。而可無困學勉行之思乎。擬請 特旨飭下宗人府。將近支王公年在二十五歲以下。十五歲以上。質地聰明。身體精壯。讀過漢文者。三四十人。 欽派前往德國陸軍英國海軍學堂。同其學生一體練習。五年之後。學成歸國。整軍經武。號令一新。天命天聰之烈。庶幾再見。外人見我掃除積習。發奮爲雄。覬覦之念。亦可少戢。所謂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勝敗存亡之機。轉移莫速於此。此列祖列宗在天之靈。所啓佑我皇太后皇上之教忠教孝。正本清源者也。諸王公上念祖宗。下察時局。應亦慷慨請行。不以廷臣之責難爲過舉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旋奉命調粵臬。五月蒞任。因粵省辦理鐵路。官紳有違言。公調護其間。溝通意見。上下咸和。旬日間集貲千萬。

公雖外遷。歲時及萬壽日內廷賞賚。相屬於道。

粵臬官舍蕪廢。土渣堆積。挑運維艱。公僱工挖坑。以渣填坑。土覆之。平以石礮。鋪草如廁。又穿樹爲長廊。屬亭名綠淨。中一堂。榜曰論思。朱古徵侍郎祖謀學署僅一牆之隔。贈聯曰。一宿林宗必掃地。謫居元九故爲鄰。陳文忠游粵。主公。甚賞之。歸途寄絕句曰。一滿歲平亭有頌聲。西江萬日屬韋平。獨憐綠淨亭中月。曾照論詩過四更。」

林文忠公會孫惠亭炳章議建文忠公專祠。公寄千金爲助。

三十二年丙午。四十九歲。

五月擢江西布政使（具摺謝恩）

謝恩摺稿如下。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奉署兩廣督臣岑春煊行知。恭閱電鈔。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內閣奉上諭。江西布政使著沈瑜慶補授欽此。又於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電寄。奉旨江西布政使沈瑜慶著卽迅赴新任。無庸來京請訓。欽此。恭錄行知到。臣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現經督臣檄飭廣東布政使胡湘林兼署按察使印務。俾臣得早日馳赴新任。卽於六月初二日交卸。由粵起程。伏念臣世受國恩。早叨門蔭。始備兵以巡淮海。暫假節而視漕河。甫轉楚湘。卽司畿甸。旋移官於山右。仍迴轡於嶺南。不三歲而已五遷。曾萬分之無一效。茲復仰承簡畀。晉筦藩條。分維垣敷政之班。蒙便道赴官之諭。竊維江西地當衝要。藩司職重承宣。憶先臣作鎮之年。爲少日趨庭之地。時逾三紀。事際中興。實與兵事相始終。深爲人情所愛戴。長懷天語。勛忠孝之兼全。每聽輿歌。念勳勞之未泯。臣忝膺朝命。益懍家聲。

。溯江水而記韋丹。猶有士民之語。媿蜀人之思葛亮。望其子弟之賢。渥被恩榮。彌增感悚。臣惟有勉承先志。奉作官箴。風靜江湖。敢忘茹柏飲冰之訓。星馳驛路。無任瞻雲就日之誠。所有微臣感激下忱。并交卸廣東按察司印務日期。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贛藩到任謝恩摺。  
臣猥以疏庸。迭蒙簡擢。膺屏藩之重任。愈隕越以滋虞。查江西地接楚吳。界連閩粵。民氣素健。激勵之可以發其忠勇之心。先進可師。表率之不難返其循良之習。維值財用之支絀。正待新政之設施。計非大法小廉。勢難循名責實。如臣構昧。深懼心有餘而力不足。敢不殫竭愚誠。隨事隨時。稟承督撫臣認真經理。事業本於學問。期無忝於良知良能。庭訓可作官箴。詎敢忘乎教忠教孝。勉策駑駘之駕。冀酬高厚之知。所有微臣到任日期。並感激下忱。敬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三十三丁未。五十歲。



江督以振務爲名欲提贛藩及關糧庫款。公據例駁之。贛州有拳民滋事。毀教堂。江督欲小題大做。派兵勦辦。公與贛撫電奏。贛民以疑懼生事。地方官寬嚴得宜。懲辦首要一二人。即可消弭。無煩重兵。廷旨責成撫藩辦理。不旬日而定。外人無間言。蘇松太道瑞澂新擢江西按察使。尙未赴任。屢請提案在滬議結。亦峻拒之。

七月覆瑞鼎臣中丞良書。

昨奉鈞諭。並金定邦等懇求禁米一稟。查此次運米。係蘇撫憲電商紳局李蕪垣方伯。旋由商會定議。稟請弛禁。蘇撫憲據以奏請。是弛禁准運之議。出於紳商之公允。非官之初意也。弛禁之後。方值收成。工作正忙。未遑做米。故米商近日尙無米可運。出口者寥寥。卽蘇省委員向外縣定購者。數雖十萬。到者不過二千餘石。是豈足以牽動米市。不向本城定購者。卽恐牽動米市之故。現在米已全數訂齊。價尙不貴。提價屯積。其病在奸商之觀望居奇。非由外省之搬運而然。農民終歲勤苦。冀得善價而沽。若第爲城市之購食較貴賤。不爲南畝之胼胝者償勞

苦。是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矣。日來城內雖未報得雨。四鄉尙非旱象。未可據以定晚收之歉。而朝弛夕禁。似非政體。彼允此悔。何以告人。所壅在奸商。而農民承其敝。此亦非情理之平者。司中正擬准此批駁。不知憲意以爲何如。至蘇省商情。與江西同弊。初紳局報藏米只有萬餘石。及撫藩毅然發款辦米。委員初行。常紳卽揚言有藏米十三萬石。首府奉諭電飭委員減辦。委員初以奏案爲準。恐米價再湧。故到贛之初。卽予一律訂定價值。按期交米。現在交者無多。起運者不過千餘石。而減辦之言亦甚。准首府傳諭酌量。又不敢決然舍去。是彼此均在摹擬觀望。市儈藉此漲落取利而已。鄙意市情未定。不必遽下斷語。紳允官悔。貽人口實。委員所運之米。亦不必遽予退辦。蘇撫亦止請以十萬石爲限。並無定辦十萬之說。如果蘇省自行減辦。贛可留爲義倉粥廠之需。卽蘇省不減辦。而本省實在歉薄。彼時截留。彼帥系念桑梓。亦萬無不允之理。屆時再請憲示遵行。是否有當。尙求鈞酌。金定邦原稟奉繳。司中亦遞一份。經伯年信謂自辦之議

。似尙有見地。俟晤面熟商。再請憲定。

上蘇撫陳筱石中丞（新升川督）書

筱帥尙書大人鈞座。敬稟者。前奉賜諭。以不腆之儀。蒙逾情之獎。感佩弗勝。閱電鈔。恭譔榮膺簡命。節度四川。此益陽爲湘鄉經營累年而不得者。礦產富饒。人民蕃庶。綜理得宜。一蜀可以灌注天下。望公勤求佐治之人。於路礦兩事。全力赴之。行之十年。可以得志。以視蘇浙之虛負富名。多方掣肘者。氣象不侔矣。午帥寄財政於裕甯銀號。蘇垣不免大受其影響。近且侵及贛省禁烟之舉。英使極力阻止官賣。然則何從扼要而得其遞減之實耶。贛省月餘不雨。祈禱無靈。晚收恐無望。家兄奉鈞委辦米。恐牽動省垣米市。改分向吉瑞撫建一帶購辦。均訂定合同。而河水乾涸。船戶不能應期。有辜殷盼。日來運上輪者。不過二萬石。盡八月內陸續可齊。好在價錢甚公道。銷之滬市。總大有贏餘也。遵諭運五萬石。餘者留爲贛省之用。甚感盛意。似此旱象。亦不能不豫爲儲蓄之計。家兄擬回省稟明詳情。並蒙允先接閱行

差使。推愛體恤。無微不至。所有經手未完之事。瑜慶應妥爲經理。贛省官銀號並印刷所及贛州礦局。辦理尙有頭緒。惟州縣太窮。百舉俱廢耳。中峯已請假。而又展假。憂勞太過。大有不安其位之意。日內恐不免調動。相處經年。叨公揄揚。甚爲水乳。去德益遠。若再易帥。恐不足以供驅策。有負期許。惟公始終成全之。

與梁節庵鼎芬書

林之遴歸。述公脫略儀文。優禮故家。令人起敬。鈔示文件。使有所依據。匪特推鄙人之愛也。良法美意。贛人受福無盡矣。蒙賜食物書籍。謹已拜登。盛季瑩來。又得畫扇。並左文襄像。此間搜索枯腸。無以報答厚貺。所謂波及者。皆君之餘也。容謀得當。以爲後圖。季瑩原函奉繳。其事已責成豐城縣與洋務局爲之料理。渠不及久候。今日行矣。馮少竹之叔委新昌縣丞。甫棒檄卽出缺。書生命薄。無可如何。茲貴鄉人謀代之者。有所資助之。其實此間佐貳缺分。皆饗殮之不給。奚暇及人哉。南皮公聞於

昨日北行。樞相綜理密勿。不敢揚電致賀。想不怪及舉主也。王彥強中學堂已畢業。欲往西洋留學。非端趙之力辦不到。公與鮮庵愛念故人之子。幸贊成之。

八月致程雨亭儀洛書

平園老兄左右。連奉兩次惠函。蒙垂愛種種。復推及其兄弟親戚。雲情高誼。近日朋輩之中。所不經見者矣。離間滿漢。慫恿黨人。皆敵國陰謀之發見。我朝野上下不悟。而聽其播弄。安得不爲之奴虜耶。四國挾約。有令我盡撤礮臺輪船。列爲保護國。實行殆將不遠。救急之道。吾略知之。而無可告語。南皮公年高。恐不遑及此。餘則自鄙以下。嘉州從韓蘄王游。猶自可人。公與通問否。馥莊無理取鬧。不特不講私交。亦且大違公道。其釐廠委員欠解公款。係二十七年事。乃咎及三十一年到局不管事之會辨。此何理耶。舍間兄弟才具鈍拙。天實限之。惟七舍弟未嘗疾苦。性稍縱逸。餘皆謹守家法。不敢錯行一步。二家兄在湘。一署沅州。兩署郴州。勤政愛民。彼都人士。各有公道之語。公遍

詢之。可得其大凡。乃垂老來此求全之毀。又出之少年交好之人。其爲不平。不亦甚乎。承公念舊。冰節二公主持公道。滋愧抑無恨也。南皮公本日傳電。爲吳祖椿解圍。古道熱腸。似爲彭剛直以後所僅見。以視近日新進。以參人爲裝點門面者。賢不肖何啻霄壤耶。敏生無顏上書公處。而長電以干鄙人。無緣爲之說項奈何。我與乖崖。分際談不到此。子質亦無能爲也。新吾調玉山已多日。尙未得部覆。不知何以濡滯若此。星海家兄。極感厚德。兄弟相依爲命。不擬再入仕途。公有驅策。尙願効力。節公兼藩篆。賢勞可想。未敢以俗情致賀。晤時致意。問前數函到否。最後則託盛太守帶呈者也。

九月上瑞鼎臣中丞良書

奉手諭。日本辦米一節。督憲意在九江分購十萬石。則與湖口以上釐金無礙。米旣在九江。則在江西已爲出口之米。似不必與之爭執也。江西今年早收。究爲豐稔。米谷得價。官民俱利。然地方紳士。祇較本人食米之貴賤。不爲終歲勤苦之農民計。議論岐

異。所不敢知。好在連日透雨。亦可補救。持禁口之說者。亦無辭可藉矣。江蘇採辦。奏明十萬石。嗣因蘇省米價大落。改爲五萬石。前稟奉憲諭。以五萬石變穀。留爲本省儲蓄備荒。彼時原因天久不雨。不能不爲卒歲蓋藏之計。如果督憲以救災恤鄰爲重。鄙意不妨移緩急也。作又據沈守璘慶來電。蘇省米價。現祇四元餘。前購之米。統盤腳計算。將近五元。恐耗折。若果未全起運。或酌留萬數千石。就九江變價。較爲合算等語。當以蘇省米價之落。非當初意料所及。並非委員理不善。公家不能不任其耗。贛省認留五萬石。爲仰體後帥臨行爲難之意。情理俱到。若奏之米。在潯變價。易滋物議。不敢擔承云云答之。今若以蘇省之願退者。以濟東人之願受者。彼此皆有便宜。請督憲就近電商蘇撫。此米已陸續運滬矣。似此辨理。於本省並無出入。盡交鄰之誼。紳民亦不至執爲口實。是否有當。伏乞鈞裁。

致程雨亭書

接奉賜書。知五六月款已解分號。尾數亦於月內清給。方在百孔

千穿。得此稍資應付。非公關照。不及此也。近日時輩。皆崇拜蘇龔季直。鄙人屏息。不敢與之上下議論。惟節庵喜吾筆札。伯嚴許吾古體詩。公則以所信節庵者。亦揄揚其寬假之辭。若三公子皆由衷之言。鄙人將辭官。歸卒業此二事矣。承示一節。此語傳自金陵。皆此間不得意者思所以中傷之。當年或不免平原豪舉。然非心之所好。邇來霜雪蒙頭。在贛年餘。日困薄領。素性復鈍拙。卽閱新聞紙。亦非勾點不能卒讀。倘以此爲言者。但問在贛官紳之中。有一人曾與鄙人同局過。卽對不住先人。對不住良友。並對不住舉主梁節庵。端四爺因爭新湘營協餉。怒鼎帥波及鄙人。亦以此爲口實。而屬俞恪士考察。行將以微罪行。他人不與辯。公與節庵愛我之摯。不妨一及也。贛州教案。初獲神拳者三人正法。逮案訊問者百餘人。不可謂不辦。因保護教士。死營官一人。哨弁二人。不可謂不力。而瑞莘如來電。謂迥非南昌教案可比。必使鼎帥電奏委其在上海議結。端午帥亦有非瑞莘如做巡撫。江西不能安靜之言。但欲贛案抬價在南昌之上。則教士公



使均未有此志願。而紛擾者必以之自任。則無可如何。凡今之人。不特無熱心愛國之誠。卽江湖氣誼。亦大非曩昔之比。求可以露面。君友均不計及。弟怨憤久矣。不爲此事發感慨也。充國已視事。曾經冒犯。不敢致賀。冰堂得行其志。必不肯聽公歸老。遵節庵之教。敬璧督撫。柯帥前乞代聲謝。容再稟陳。

上安慶馮夢華中丞照書

奉讀手諭。略分言情。不勝感激。祇以我公未忘子卯之悲。故下吏亦未敢遽申輪奐之賀耳。報發大疏。聲震朝野。近日達官爭面子。而不顧僚友。悅權貴而排搆異己。以視公之直節如風。愛才若命者。其度量爲何如哉。此次贛州之亂。始由地方官耳目不靈。繼因當事者張皇太甚。今則地方已略見安定。又各爭面子。貽外人以口實。重地方之虧累。大臣全無忠君愛國之誠。以處強鄰環伺之日。國僑不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日內南京大兵將至。沿途州縣。方忙供億。若不討好。則參革隨之。做此違心之官。行此違心之事。恨不得早日受代而去。從汪段之末。乞公幕府

一席也。公既以身許國。例不得顧其私。尙乞強節憂懷。以慰中外之望。毛巡檢迺鑿。謹當遵示妥籌位置。惟贛省參佐。佳處有限。若耐貧勤事。亦尙足以資事畜耳。林貽書提學。對付學生教習。盱夕不遑。彈棋賭酒。偶亦有之。然往往爲催租敗興。不似都下往年之豪縱也。承公念之。當具銜本上候起居矣。署巢縣林令瑋琨。侯官文忠公之孫。篤實詳慎。當在鑒中。惟近况奇窘。能使蟬聯。以舒積困。則公之惠忠裔。逮及鄙人也。

致梁節庵書

累從伊川處讀批答紙尾。感愛我之誠。視十五年前尤摯。過情之譽。揄揚之。非嘲謔之也。鄙人外爲通脫。中實孤介。蒙公於立談之頃。謬許以當時之務。嗣復介我於南皮。公歸粵。我中讒。幾爲小丈夫之悻悻。南皮又曲意慰藉。旋復安之。終金陵一局差。無愆過。無人乎穆公之側。而能若是乎。公起廢之後。龍性尤昔。彈劾親貴。評隲公卿。賤子無狀。鮮所建樹。媿負期許。伊川先生於憂患之餘。重念膠漆之誼。察之於衆惡。申之於尊前。

然夷吾不乞憐於鮑子。叔向不告免於奚祁。况僕得罪趙三端四。又爲公所厚者。公亦何必袒一故人。失二子歡。此間前撫以萍案遲一日電聞。奉嚴飭。今撫復踵故轍。吾王孱王。言之殊憤。然萍贛皆纖微事。一哨弁足以了之。危言聳聽。爲愛憎之私。試抑揚之術。不惜勞師糜餉。貽外人口實。遺地方鉅耗。不過爲一人露頭地耳。此鄙人所由旁觀不平。起而攘臂者也。金陵已奉明詔援勦。滬道又連電迫奏。將贛案由滬議結。並云此次教案。迥非南昌教案可比。小題大做。民不堪命。鄙人請吾帥據實上陳。並密請南皮主持。幸收回成命。此等越俎舉動。宜乎今之從政者不優容之。平園前聞之謠。首座面命查贛案俞道明震之言也。其語俞明震云。贛省吏治腐敗。我不能不干涉。瑞不中用。沈日門牌。不管事。贛撫非瑞莘如往不可云云。鄙人到官以來。夙夜不遑。鴛鴦竭蹶則有之。豈復有此逸興。公試問貽書便知。陶齋非素稔我者。未必有此疑竇。殆志爽輩偶述舊事爲戲。值所不快。觸機以爲口實耳。以上皆秘密事。不合形諸筆墨。緣公與伊川深語

入我肺腑。不覺傾吐於前。不足爲第二人道。付炬可也。李子申同年來此。持其弟喪歸。除遵教以百元交易柔甫爲之料理後事外。巡警局與地方均有卹款可領。弟與貽書共贖百元。知念附陳。致程雨亭書

遵教馳書節庵。慨乎言之。魯國男子。拂衣便去。無所避忌。吾將覓舊督湖上。作當初惡少年舉動。老友幸勿再以禮法繩我。髯公批答之箋。襲什珍藏之。足以貽垂百世。公之家寶。不敢巧取。謹以奉繳。林敏生從龔仙洲冒險往欽州。要官不要命。聞吳雲笙不遠千里訪公。何盛德入人之深也。晤時乞道念。並述鄙狀。十月上瑞鼎臣中丞書

昨奉鈞諭。並幕府節略。仰見憲台慎始圖終。欽佩莫名。當交官銀號妥商簽復。敬呈鈞覽。查此間錢店無行市。銀錢價值。全視漢市爲漲落。官局有現銀。而錢店無現銀。此市僧抵制之無足慮也。官號存款。有壹百餘萬。加以行一票卽有一票票本。非如商家之抽空者可比。但行銷官票。必須州縣爲倡。征糧收票。代兌

票錢。全仗各牧令之力。而推廣暢銷。錢多價賤。實爲各牧令之累。然我不鑄銅元。而外省鑄之。我不行銀錢票。而商人行之。是公私皆處於坐困之勢。所以官銀號擬章程條款。將銷票與免提兩事並行。各牧令利於免提。不能不實力奉行。以解目前之困。官票因此得以流通。免提之款。不患無所出。此鄂省已先我行之。成効昭然者也。第未來之利。不能不格外慎重。自應恪遵訓示。行之以漸。較爲妥協。查各局征解丁漕。搭解平餘。分爲錢價平餘。學堂。練兵。經費三項。其錢價平餘一項。每丁一兩。初提銀七分。每米一担。初提銀一錢。嗣以錢貴。復各加提八分。繼因錢賤。又各減提四分。現在初提續提並計。每兩實在搭銀一錢一分。每担實共搭解銀一錢四分。應請一概免予提解。地丁免提。請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爲始。漕米免提。請自三十四年二月初一日開征爲始。此外地丁項下。應解學堂經費四分。練兵經費四分。漕米項下。應解學堂經費四分。練兵經費五分。仍飭照舊搭解。俟官票暢行。官號盈餘之款。倍於免提之款。再請全

數免提。如或牧令奉行不力。行銷不暢。而錢價漸次增漲。則此次免提之款。仍令照舊搭解。以復舊章。而重公項。是否有當。伏乞酌奪。訓示遵行。

十一月謝吳翊庭增祺書

久別殊念。惟起居多福。著述日宏。昨寄賜壽文十二幅。往復情深。感海軍將佐之念我不置。藉慰往歲哀餘皇一詩之不虛作也。大手筆重以夔伯先生法書。義甯陳伯嚴見之。以爲並世無兩。頑鈍如鄙人。何以得此於君子哉。比來治行無狀。馬齒徒增。霜鬢蕭蕭。憂心悄悄。讀公獎借。氣王神怡。何梅生兩篇。亦散體傑作。琴南有文。爲郵所滯。尙未得見。高嘯桐除商務印書館高持市價外。恐無餘慧以逮友朋。故人高誼。以公爲最矣。生平酷愛文字。鄙湯斌爲矯情。不知後來之置我何等耳。手此道謝。敬請著安。

覆林朗溪瀨深書

朗溪表姪如晤。別來得兩三信。又語焉不詳。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況在摯愛。何乃較量之甚耶。鄙人學品。無足表見。豈敢言壽。閣下詩文。均有可以名家之資。而荒廢不治。烏得以衰朽之暴棄者爲口實乎。京堂折節於藩司。豈爲失其崖岸。故惠一聯。抄襲通共之辭。不足見爾我之深情也。季武貪戀美眷。既不出洋游學。亦不自治國文。亦非鄙人所望。閣下之待我且然。又敢望高自位置如肖韓徵宇者耶。琴南口惠而實不至。肖雅有文。聞爲郵驛所滯。惟弢老春榆。各有一律。海軍一序。爲吳翊庭手筆。義甯陳伯嚴以爲傑作。此間同人。散體一篇。何梅生作。又清江駢體一篇不知作者何人。各處所寄聯語。好句甚多。殆閣下所謂交游賢豪長者之明効大驗耶。平生鄙湯斌爲不近人情。願閣下學韓愈之善爲介壽。下走不足以辱大筆。好題目甚多。幸勿錯過。季武所屬之傅君。已委釐卡。雖非上等。尙過得去。甯負軍機大臣。不負親戚也。贛州教案。小題大做。午橋欲推倒瑞鼎臣。爲瑞莘如謀贛撫。此其隱情。洋人窺其隱。亦遂高抬價錢。恐非二三十萬金不了局矣。若聽其派兵赴贛。提案在滬議結。則所費必在

百萬之外。近來督撫欲挈持一二人。每不惜毀壞大局以殉之。大略類此。鄙人當官而行。祇知利國利民。不恤其他。不過使我不做官耳。

有旨飭江督派兵赴贛。瑞華謂此案重大。非南昌教案可此。必欲鼎帥奏派其在滬與法領事議結。二事皆鄙人力持不可。端瑞甚憾我。鼎帥魄力稍差。而精細不正。實在端瑞之上。前託茲

虎博南皮電。見之否。談 時事有可聞者。隨時示我。手此道謝。即請著安

致俞恪士明震書

來往匆匆。未盡所言。昨奉來電。謂尙書釋然。而鄙意未釋。將如之何。難兄官銀號事已下委。又有兵備處文案。(似係令弟)亦已派定。鼎帥得旨省親。撫篆由弟暫護。督部若果不相信。則此後事多棘手。弟惟有奉身而退耳。茲有懇者。舍弟浙江候補知府璿慶。人極刻苦高尙。合浙之人皆知之。去年蒙張筱帥札委瀏河掣驗局。(原由督銷劃出)原屬創辦局面。涓滴歸公。而往返奔波。虧累甚重。近聞上游又將此局併入督銷。舍弟前勞未酬。轉致提空。年關尤爲著急。望公速電喻方伯。即予賞調優等釐差。以資彌補。舍弟未過班以前。雖屢任地方。皆爲人作嫁者。故積累甚重也。舍弟與馮中丞亦係親戚。不便干求。故望公電懇喻



方伯。如蒙允可。幸卽電知。

上鐵寶城尙書良書

舍姪翊清來贛。備述鈞意。極佩關心軍國。下詢芻蕘。鄙見表面課程演習。已得梗概。尙武精神。則非開體育場。專選良家弟子。教授精淺文理。不爲功也。外省兵丁。曾經入伍者。非幫卽會。欲革變之。必使劃清。不令沾染。方有合軍人資格之一日。鼎帥主意。尙與鄙意相符。已飭令遵照辦理。循是以往。可望漸臻一律。不知代者見解何如耳。陸軍小學堂。以前均未開辦。瑜慶到任。始發款動工。大約須俟明春方可竣工。槍枝尙未能畫一。鄂省槍彈。工手不純熟。多不過火者。且價須全付。貨却未能尅期。洋廠貨既精。價可勻年撥付。外省利便者。職此之由。茲既奉通飭。只好先購一批。爲模範隊。其餘以俟鄂廠之改良也。鼎帥回京晤談。可以詳悉一切。瑜慶暫時庖代。不敢多所建白。以犯時忌。惟於公前。不敢不少貢愚誠耳。蠡才薄植。惟公始終提挈之。翊清校閱已畢。候示進止。靜待培植。

十二月上張中堂孝達書

中堂府主鈞鑒。敬稟者。前奉鄂藩臬電傳鈞諭。爲吳守祖椿事。當卽持謁中丞。允遵照位置。吳守人極長厚。惟老病頽唐。所屬三縣。無不虧空甚重。中丞恐其延誤。故令調省。却無參劾之意。其缺分本不好。回任亦無甚意味。昨已委派九江釐差。同事較簡。歲收較豐。足以娛老。呂令用賓署廬陵。當初爲最優之缺。近以銀價過貴。仍不免虧累。現已飭赴玉山調任。稍資彌補。贛省州縣。困於銀貴。欲整頓吏治。非恢復丁漕舊規不可。且原奏爲銀賤減價。聲明銀貴請復。奉旨允准有案。本省明白有閱歷之多數紳士。無不以此議爲平允。廖侍郎有意作難。亦未實究地方利病之故耳。州縣窮無復之。流弊百出。力求節省。置諸事於不辦。教案潰決。亦卽省事一念誤之。茲中丞第三次頂奏。求中堂一力主持。則贛省大局之幸。不然則交議。部中又不下斷語也。贛州戕教。亦歷年積憤釀成。上官嚴限州縣結清教案。不暇詳究是非。州縣求免參革。賄教求結。彼時州縣缺分尙有盈餘。以應

取求。今則情見勢絀矣。南贛兩屬。民愚而悍。然無整股抗拒者。實係緝捕之事。而非軍隊之事。奏報過於張皇。被人以爲口實。瑞臬司初以爲與法領事交情可恃。堅欲移案在滬議結。若果聽其移滬。需索必不止此。若不加派瑞。則略予撫恤數萬金。便可了事。探報中確情。初意並不奢。小題大做。全係隔省誤會。致成此錯。前月上電瀆陳。幸蒙主持。紳民均感鈞賜。贛省財政困難。所冀望者。贛州銅礦尙旺。俟鍊銅師到贛驗實。方可放手辦理。南昌徐守。辦事過於持重。不爲中丞所喜。飭其遵旨戒烟。以張守檢調署首府。經司道再三調停。允俟其戒清後呈請回任。目前張守有不能不接之勢。若過謙讓。恐上游動疑。於徐守轉有窒礙。此意昨已告張守矣。今年上忙。幸叨福庇。收成豐稔。下季缺雨。頗有歉薄之處。知關注念。謹以附陳。

致梁節庵書

得公電傳鮮耗。與貽書痛哭失聲。繼又知公得旨放還山。不禁鄉思大動。第恐歷年知交。皆在江海。今因江海寂寥。歸而求之里

閩。恐其城郭猶是。而人民已非。將奈何耶。廣雅內召。武昌壇  
坵。風流雲散。江潭楊柳。搖落生悲。昔也今也。詎不在人乎。  
程士使維揚尙有宅。公歸卸眷何所。到處爲客。卻非中年所宜。  
恃愛不能不代費躊躇。公之自決。斷不如此瑣瑣也。弟爲人看印  
。不免數月勾留。受代後卽步公後塵。前蒙代墊二百金之款。繳  
還查收。

十二月護理江西巡撫二十一日受篆。謝表有「汲黯以淮陽應召。  
曾躋內史之班。韓愈自嶺外量移。遂溯西江而上。在聖主惓懷喬  
木。原期稽古而象賢。而微臣負荷析薪。倍慄攝官而承乏。」諸  
語。

福州西湖宛在堂。祀明以後詩人。歲久堂圯。公創議修建。寄  
千金爲倡。有詩。陳文忠和之。附錄於後。「菱蕪彌望損湖光  
。誰更荒龕訊瓣香。失喜詩人今岳牧。得閒鄉夢在滄浪。晉安風  
雅吾能說。天寶呻吟事可常。兩紀蕭條攜手處。百花洲上舊祠堂  
。」（江西東湖有文肅專祠。）林謝（歐齋枚如二丈）耆英不可留

。邳州（損軒）博野（俶玉）亦山邱。十年里社斯文盡。萬事滄桑我輩休。史料一朝正陽集。才名並代海藏樓。天然壇坫雄旗鼓。下視螺烟是橘洲。」

大姪翊清奉命考察燕齊晉魯汴吳鄂贛八省軍事。於公生日前抵南昌。

三女蘋應適陳玉蒼尙書璧子繹。在南昌成婚。

獻廣信府天后宮楹聯曰「雙忠戡亂。託庇靈旗。丙辰中秋。父老能談兵火事。千里還鄉。相依寶筏。武夷精舍。往來長護宦游人。」

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一歲。

正月上瑞鼎臣中丞書

十一日由摺差帶上一稟。計登鈞鑒。南贛自葉黑古何傳浩二匪拿辦之後。地方業已靜謐。此二匪與教案無涉。全歸匪案一邊辦理。地方大亂之後。非立予就地懲辦。不足以鎮懾人心。值在新春。故緩至十三日始以稟聞左右。而憲電垂詢。是用相左。江教士

郵案。係柏教士令徐穆兩教士在南康與毛令議結簽約。因全案未出詳。午帥來電。必欲由南京奏結。以符由甯查辦之旨。故未便先期電達外部。以啓猜疑。憲節未歸。屬吏不能不格外慎重。以滋咎戾。而陳得龍選帶弁兵赴甯。瑞莘如尙多方挑剔於其間。甚矣共事之難也。此次贛案創鉅痛深。不能不太息痛恨於躁進者之急於露面。公若倦懷舊治。系念屬僚。老大人康復之後。尙望旌纛重臨。庶官民有所依賴耳。邸堂處蒙公格外嘘植。琴相又荷加意周旋。提挈獎借。不遺餘力。自維不馴之性。向不以人爲然。而人亦鮮有然之者。獨心折於公。而公亦優容而涵護之。人生針芥之投。雲龍之逐。固有非其類而不能強以相從者。皆如是也。贛案雖奏准酌保。而奏結之案未出。獎案不便先行。結案王道來電本日始出詳。批司核擬。展轉非下月中旬恐不能具奏。獎案擬將官階稍崇者附片。餘分文武爲兩單。協勦者另爲一單。則不見其多矣。粵電已覆。湘開單未到。柏主教查案獎給寶星。以符憲台前諾。舒令龍夔。當項奏請補。望公先告樂峯尙書。頃陳巡捕

帶同戈什衛隊回省。詳述憲意。體卹周至。出示函諭。傳示軍民。均盼還我使君也。署中家具。一切照舊安排。瑜慶每日必到署辦事。至晚始歸。未敢一日間斷。省中亦無甚更動。肅此敬請侍安。諸惟惠鑒。

致梁節庵書

聞鄭在莪世兄言。公二十四日交卸。此後寓居何所。幸示我。在莪兄弟。依公以活。惜公之去。甚皇皇。恐後之人。無復憐恤之者。武昌人文聚會。二十年於茲。南皮內調。公又掛冠。鮮庵長化。名士過江。稅駕無所。能無今昔之感乎。林琴南來贛。談半月。擊三小兒入都考畢業。云取道漢上。必渡江見公。晤之否。王司直差使是否仍舊。上游相待何如。馮少竹補官可喜。此公之終始玉成能自樹立者。以在莪託之何如。

二月上瑞鼎臣中丞書

正月中旬由三小兒成式呈上一函。計登記室。惟高堂健勝。天眷優隆。諸符私頌。昨奉鈞電。續假一月。官民企望。還我使君。

但慮新政諸待翊贊。則大雲非一隅所得私。此新年輿頌感戴之實情。亦卽我公期月已可之報最。想惓懷民物。系念僚吏。不能無所動於中也。徐關張周各守。遵公所命。各飭回任。胡守署臨江。江道飭回本任。陸臬司聞初十前後可以履新。省中一切安靜。可紓憲廬。

與柯遜庵逢時書

別久思深。祇以蘊結之懷。未敢煩瀆左右。昔歲年關窘迫。得公惠濟。如釋重負。贛省財政。敗壞於夏菽軒。非大力整頓稅務。設銀爐。開官號。則驟增輸出之款。不知從何支持。至今官民猶戴公賜。不才從公後。不敢妄參己意。但求就公擘畫數事。慎守而擴充之。變故相尋。意見參差。亦終鮮效。足見才分之懸絕。有未可以企望者。不容假借也。教案則誤於胡李之不問理由。但催結案。州縣求免參劾。賄結以副期限。彼時銀價廉。州縣景况較裕。今則捉襟露肘矣。萍鄉贛州兩案。則皆緝捕之事。並非軍隊之事。當事私愛於一二人。不惜糜費勞師。貽人口實。就中曲



折。公當滿聞之。勿俟贅述。鼎帥續假。恐無意於此。此間受迫吳楚。遂成畏途。以視公之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者。氣象不侔矣。官土局未易脫卸。公能否再以冬臘之餉見借。緣贛案償還屆期。無可挪動。不能不求將伯之助也。瑜慶渥蒙我公一日之知。私懷願白者甚多。違侍日久。未卜憲懷之眷注如何。亦報於徑陳。家兄瑩慶。以道員需次湘省多年。去歲乃以釐金局二十七年委員之虧空。追究及三十一年到局不管事之會辦。奏請以同知降補。可謂曠古奇談。家兄耿介謹守。土藥局差使尙可不負委任。不知允否曲予成全。間住湘垣。電召便可趨前也。

致高嘯桐鳳岐書

奉書狂喜。去歲琴南來。特電招公。不答何也。鄙人不見容於上官。思欲從嘉州於湖上。此其事程京堂知之。公不枉過。以爲賢賓主亦棄之如遺。降吳不可。歸蜀無路。信乎吾道之窮矣。不圖復蒙收錄。感媿之至。督部初意爲奇侯之孫謀贛撫。擠瑞不遺餘力。鄙人左袒瑞。謝絕其援贛之師。乃大怒。奇孫亦逢人便說。

慍於羣小。吾無懼也。懼不爲有道所容耳。復吳翊庭書。贊美其文。以不得大手筆爲恨。其餘公聞之外間者。遁辭。知其所窮。外間無此說也。葛馬曾李。此等新舊名詞合纂。可謂創格。繼而思苻堅拿破崙。張宗伯已開此例。則英雄所見略同矣。聞新且連日酣宴聚春園。與弢老縱談。羨姪至不可言。鄙人欲爲文壽弢老。枯腸無可搜索。非公捉刀不可。然非以我意語公。則能者亦不盡如我意之所欲出也。一水之遙。幸不吝垂教之。子益不見容於項城。遂爲萬里之行。吾謂天不絕雲南。子益應以存滇見功耳。不然何以天緣湊合。爲法人樹此勁敵耶。大小兒成鵠。去冬甫歸。頃又爲汪伯唐星使電調赴英。月底由西比利亞鐵路行。此子狂言。乃欲我函請嘉州出洋。彼自任譯員。我不敢告嘉州。姑述之博公一粲。手此卽請道安。夢旦兄統此。

擴充江西方言學堂。 改建罪犯習藝所。 設立調查局以備憲政館編製統計之用。 借調江亨兵輪駐守湖口。

遣子成式成麟成棟分赴英奧留學。

新撫馮星岩中丞汝驥蒞任。公八月初四回藩司任。謝表有「才歸器使。卽或疑引用之私。款不虛糜。必致誚出納之吝」等語。馮撫欲援南北洋例提庫款辦貢品。公守正不阿。撫軍不能奪。撫軍固黨於項城者。未幾。遂有開缺來京另簡之命。先是南潯鐵路乏資。久未就。公以地方利害所繫。不能坐視。遂斥俸金相號召。州郡嚮風。輸資者絡繹。及公去。復觀望解體。

大姪翊清輿疾還京。卒不起。冬。公入都視其孤。寓東城椿樹胡同。

宣統元年己酉。五十二歲。

陳文忠奉詔入都。寓南橫街。公晨夕過從。相與論詩。

附錄滄趣樓寓齋雜述詩。「隔巷車轆轤。知是沈十二。入門便說詩。晷盡秉燭繼。坐月綠淨亭。此景猶夢寐。因語百步廊。却憶信州試。(愛蒼爲粵臬。有綠淨亭。爲贛藩。作百步廊。愛蒼訪余南昌。同至廣信。余游粵亦主愛蒼。)半生較仕隱。一笑總兒

戲。離合雖偶然。心情逐年異。莫辭會面數。待暇正不易。淨拂竹間牀。少須嚴羽至。（幾道新來）

張文襄公卒於京師。公輓之曰「收京定策。口不言功。薦士孰分憂。坐覺梁公徒夢語。」繼往開來。學祇救世。距邪疑好辯。

更堪孟子絕微言」

冬簡黔藩。請訓後乘京漢車南下赴滬。

卓芝南守杭州 公攜樽就飲。劇談竟夕。東緣與焉。

十一月偕鄭夫人輕裝取道武昌赴任。過武昌時。與梁文忠詩酒流連累日。巡警道馮少竹荆襄水師統領李子申派小輪護送到常德。

十二月朔登岳陽樓。留書並詩致王聘三。（時任岳長澧道。新升臬司。）

致王聘三書

聘三老兄廉訪大人左右。在滬在都。匆匆客次。未盡所懷。出京回滬。接都寓轉來手書。眷注種種。不勝感激。公扶搖直上。翱翔近畿。尙念及黔山風雪故人行役之苦。肝膽照人。直如挾纊。

滬上曾上一電託向武陵縣代僱夫馬之事。不知曾否入覽。本日冒雨登岳陽樓。留詩別公。尙乞賜和。語雖不工。不能不識此一段緣起也。台從何日履新。尙須入觀否。天假之緣。尙思追陪談讌。茲行在蘇州與朱古微侍郎一宿之談。述公與秦幼衡廉訪近事。最爲詳悉。留此恭賀大喜。並叩勛安。

十二月致梁節庵書

節庵先生大人左右。岳州舟次。寄上一函。并題邵冊詩一首。計登尊覽。行笈無書。潦草塞責。就中有不妥之處。乞改削寄還。另行寫呈。向叨摯愛。幸勿客氣。名賢在前。若彼此遷就。獻醜者固作神羞。而氣誼不固。亦恐邵曾之不我恕也。日來道中消遣者。曾文正日記。元遺山詩集。此外毫無聞知。朝報尤斷絕。明日登陸。漁父入武陵源。不知有漢。安知有魏晉。而塵心未淨。尙乞公常以人間事告我。少竹偵探家第一。已切託之矣。瀕行匆促。在坐鐘友。均未造謁。晤時均乞代爲致意。將來此教盛行。江湖上亦須有口號。庶行客皆有掛單之處。鐘王可風行遠近。執

牛耳主壇坫。公與弢庵其狎主齊盟乎。風雪漫天。灘淺行滯。益念公與少竹之惠。真挾纊我也。專此道謝。敬叩道安。臘月六日。常德舟次。

又致江西鹽道慶筱山書

在都兩奉手書。蒙眷注種種。感激不盡。海軍事非急辦不可。非大辦不可。然欲待度支部籌款。則雖將部庫全行交付。恐亦無濟於事。惟衆議不同。始則會議之肅鐵不以爲然。繼則樞廷度支亦不以爲然。終則中外上下皆不以爲然。蓋無提綱挈領之辦法。而多處張羅。人人受影響。各省雖勉強答應。而不知此款出於何處。此囂然不靜之所由來也。南皮意以茲事重大。須派資望而有閱歷者助理。此亦老成應有見解。而不見採納。鬱鬱以死。而內中水火。薩一聽譚學衡之所爲。譚除植黨以外。一無表見。譚薩又深忌鄙兄弟與聞其事。故深祕之。當來函時。正交訁最急之秋。恐涉是非。於弟大不利。故久而不答也。實應辦一氣呵成。不宜草草。若枝枝節節而爲之。則稍有萌芽。又遭燬燬。甲申甲午。

其殷鑒也。鄙意賠款已定三十九年還清。今各省攤派。已還九年。各省均無異辭。豈有能攤賠款而不能攤海軍。現在向外洋所定之船隻軍港款項。均指三十一年至四十年之賠款以爲應付。彼時賠款已清。此項不得另籌。就各省每年所攤派者。如數展攤。其便一也。外人借款。日期長。取息輕。各國工廠林立。爭相兜攬。斷無有可指之款而不做生意之理。其便二也。我有海軍。則三十年還清庚子賠款之後。便無他項應攤之款。若無海軍。則還未及半。各國又將以他事索賠。則以三十年以後之攤款。挪辦海軍。不啻作保險之用。何樂不爲。其便三也。此等輕便之思想。人皆不見及。而力持異議。究竟持異議者。亦絕無把握。可斷言也。二王年少。無有聲望之人協助。此事又將敗於垂成。公何不與木齋諸人立圖之。弟黔中之行。大非所愿。而不能不就道。由滬十一月十八日起程。鄙夫婦而外。僅帶婢僕六七人。餘均留京滬。其不作久計。公當知之。如有機緣。彼此想法擺脫。萬不能費精神於無益之地。更虛擲此光陰也。大樹參案。與弟全不相涉。

。彼致南皮書。謂爲弟運動言官。與之爲難。且謗毀之不遺餘力。南皮以其原函交我。今尙在篋。異日可與公一閱。亦淺之乎爲丈夫也。我豈其人哉。近日伊明白否。公晤時試一問之。弟本日由常德登陸。年內可到黔接印。知念並聞。臘月初七。常德舟次。

### 由湘入黔日記

十二月初六日傍晚五點鐘。舟抵常德。作函謝馮少竹觀察。梁節庵廉訪。楊俊卿護院。除中途遣歸兩船業已犒賞外。賞坐船三十元。另犒差官葉惟斌十元。償其沿途護送之勞。是夕常德府譚承元。郴州直隸州升署。武陵縣劉鉞來見。譚號震青。江西南豐人。劉號豫侯。浙江紹興人。略談。託僱夫。定明日陸行。蓋升任岳常澧道王聘三廉訪已爲余電託在先也。

初七日陰。因僱夫束行李。遲至十一時始行。府縣稟送。謝之。行十五里。至周溪。市頗熱鬧。未停輿。至桃源縣。七十里。知縣楊瑞鱣率巡警隊來迎。住宿城內育嬰堂。頗寬敞整齊。楊號集



三。雲南太和人。甲午舉人。乙未進士。新委署理。十月初到任者。送酒席一棹。辭不獲已。受而犒之。飢甚。晚食仍不能多。十點鐘睡。四點鐘起備行。初擬趕站。本夕可以到新店。

初八日陰。行三十里。到桃花源打尖。讀壁間石刻陶淵明王摩詰韓昌黎蘇東坡各詩記。屋中堆集雜物。昏黑未辨何人所書。中間有吳清卿中丞撰書一記。讀未終而雨至。輿人催下山。緣石路階窄。苔滑恐輿難行。余徒步下山登輿。輿中口占一絕云。歲暮道途走此身。匆匆未是避秦人。樵夫牧豎皆仙屬。韁鎖何人汝問津。又行三十里。二點鐘至鄭家驛公館。夫未齊。蓋爲辦差家人所誤。余亦乏甚。暫憩。議明日行事。點元遺山七律十葉。十點鐘睡。

初九日雨。自夜三點至曉。雖不甚大。而簷滴有聲。關心行李有沾注者。夜中喚僕輩起視。八點鐘雨稍止。天陰不開。僕夫囂然促行矣。路皆傍山而俯田。高下原濕。水流湯湯。泥濘尙不礙行。三十里至楊溪橋。輿夫吃飯。復行又三十里。三點半鐘至新店。

驛。住公館。亦桃源縣所備。蓋三宿方出縣界。傍晚復小雨不止。巡檢嚴毅藩迎謁。江蘇吳江縣人。點元遺山七律十葉。十一點鐘睡。寒甚。北風作。中夜雨化爲雪矣。

初十日四點半鐘起。大雪。光澈窗紙。七點鐘衝凍行。沿路山青水綠。樹木亦不改柯易葉。與北方大異。故瓊枝銀海。尤覺炫人心目。惟亂峯如插。恐前途泥潦。行路正復不易。未免阻人詩思耳。將至界亭驛。五里有一關。石闕聳立。中經羊腸。役夫吁喘而上下。告予此爲辰龍關。由此去雲南四十八關之一也。無地志爲考。驛傍有石橋。溪流如雷鳴。震動山谷。橋工亦寬廣整齊。惜居人不以作水碓。碑石無佳題識。遂使勝迹不彰。余因雪景溪聲。徘徊久之。三點鐘至驛。沅陵縣丞曾澳迎謁。江西甯都州人。是日行七十五里。桃源沅陵各界其半也。點元遺山七律十葉。十一點鐘睡。

十一日六點鐘起。吃點心卽行。雪霽未見日而消。路滑。鳥道入雲。輿夫前呼後答。蓋勞者之歌也。乃始坡馬鞍山兩處爲最高。

餘尙多下臨無地者。余夫婦四人肩輿。兩班夫八名。而給十二人之值。尙屬壯健。然下坡亦偶有失足而仆者。其餘各友與僕輩所乘三名兩名。則往往以吃烟者充數。沿途顛躓剔換。在輿者甚有戒心。竟日晴陰。四點鐘至界亭驛。是日行六十里。飯罷。點元遺山七律十葉。入夜月色甚好。十一點鐘睡。十二日六點鐘起。飯罷卽行。嶺路險峻。甚於昨日。而石磴稍寬舒。雪晴不滑。所歷地名。輿夫口音不清。不能備識。三點鐘到辰陽驛住。是日行七十二里。隔河卽辰州府城。知府景方昶。號明久。貴州遵義人。乙酉鄉榜同年。沅陵縣張惟寅來謁。號子敬。雲南通海人。癸巳舉人。曾往東洋留學。在學部當差。以通判指省湖南而署理此缺者。談及本府以方考學堂未及來見。差帖謝之。張送酒席。辭謝不已。受而犒之。又送土物四件。受普洱茶二包。楠木拜匣一隻。餘璧還。鄉人林炳清來謁。據稱住文藻山。爲許豫生之戚。充此間釐卡司事。求隨往貴州。辭之。點元遺山七絕二十葉。食蔗甚甜。與福州無異。橘則甚劣。月色如昨夕。

。十一點鐘睡。

十三日晴。六點鐘起。沅陵張令來送行。致謝東道。景守亦至。談數語。揖之行。朝陽甚麗。蓋自漢口登舟以來。第一次見霽色也。四十里至馬家店。輿夫停輿吃飯。余買二雞子吃之。又行四十里。五點鐘至船溪站住。倦甚。是日經行。除離站十餘里之掃箕坳一集頗熱鬧外。餘皆蕭索。居戶亦無多。站傍有巡檢衙門。據辦差人云。司官赴省應戒烟局調驗去矣。缺苦。實缺不願到任。署事者已五年於茲。故雖赴省。亦不另派員接署。冷官苦況可憐。點元遺山七絕十葉。月色尙好。惜道路太壞。無可步處。十點鐘睡。

十四日晴。六點鐘起行。三十餘里至辰溪城外。縣令鄧榮輔

號翼伯  
廣西

臨桂人。癸卯進士。與典史徐祐迎謁於五里外。並於路傍神廟設有茶座。下輿

揖謝之。卽登輿行。蓋離城十里。卽辰溪與沅陵分界之處。四點半到山塘驛。沿途亦無食物可買。驛破屋壞。不蔽風雨。好在天晴亦無風。不然苦矣。夫役疲懶。行李十點鐘方到。點元遺山詩

十葉。廚子煮蘿蔔番薯食之。十二點鐘睡。

十五日晴。六點鐘起。因縣差夫價加至一倍不止。心頗不懌。無理可說。祇得聽之。半路有高峻。列石如城堞。當時想係戰壘。輿夫云此係四十八關之二。俟檢地志補詳之。相距里許。有大橋完整如初十日之所歷者。五點半鐘至槐花驛。是日行九十里。轎杠壞。換坐小轎。飭買轎杠。並整理零件爲明日行計。點元遺山七絕十葉。芷江縣張令其鎡差接。始知此爲芷江界矣。芷江沅州府之首縣也。十點鐘睡。是夜月色更佳。

十六日晴。五點半鐘起。聞今日路平坦。而站亦短。以爲可以並日而行。乃夫頭領價而逃。遲至十點鐘。夫零僱。價逾倍而不集。頗怪地方官高臥。而不恤客行之苦。中途逢張令。便衣輕騎督隊行。下輿相見。以僱夫事託之。問傍人。知其昨在一水灣有湖名甲子湖辦盜未歸。今晨又往槐花驛驗命案。此邑之煩難。亦可想矣。著名盜賊。賢勞如此。宜其不遑過客。又聞張令在此三年。兼帶巡防隊。頗有能聲。緝盜尤嚴。少年吏才。殊爲難得。連日輿中得絕句六

首。一故鄉風物總難兼。萬戶千頭紅壓檐。霜落洞庭三百顆。不

如蔗味老來甜。蔗味不減閩中。柑橘皆酸，不可食。路入辰溪折百盤。齏鹽蘿蔔食無單

。道路不平。居戶少而苦。鹽菜蘿蔔外。無可食者。黃紬夢裏逢逢鼓。知否雞聲霜月寒。沅水槐

花驛有丞。巡司王允阜。捉人吏亦謝無能。夫頭領價而逃。吏亦無如何。老來枉自誇腰脚。

不及荒山爾足僧。塗遇書生也據鞍。張令以廣西進士出宰。綠林豪客膽應寒。

從知水懦爲民患。此是陽城下考官。江作牂柯曲水觴。羊腸鳥

道控苗疆。古來石壘嵯峨在。競說吳藩與闖王。吳人能指李闖與吳三桂勝處。夜郎

天近鬼門關。黃李詩魂不可攀。北去潺湲如此水。夢迴七十二沽

灣。一過一水灣，市頗熱鬧。有縣丞翟文楷號子彬邀人其署。謝之

。五點鐘到工平驛。是日行六十里。飯後點元遺山七絕十葉。十

一點鐘睡。

十七日晴陰。六點鐘起。七點鐘行。一點半鐘到沅州府城。住善

堂。蓋郡太守新建。旁有倉以儲積穀者也。榜爲省倉。屋兩層。

完整而高爽。太守姓王名瀛號步洲。揚州人。曾在刑部。改外選

。授茲缺。到任已五年矣。談刻許去。詢知爲卞柳門同年之戚。

貴州保河委員候補同知陳世傑常總人來見。據稱前充清溪礦務局轉

運。因接礦務總辦陳明遠信。屬其前來照料。芷江令張其鎧。號

子武。廣西人。癸卯舉人。甲辰進士。尙勘案未歸。送席辭之不

已。受而犒之。下午少睡卽起。往拜王太守。衙署尙完整。歸晚

飯罷。點元遺山七絕十葉。十點鐘睡。

十八日晴陰。六點鐘起。七點半鐘行。王守來送行。城外有橋。

長數十丈。石柱駕以木梁。兩旁以木欄圍之。三點鐘到便水站。

驛屋欹斜湫隘。蓋被火而新修者。工程亦不小。椅棹亦不全。便水司巡檢豐年迎謁。

貴州曹家溪委員知縣龔啓蓀。幫辦開州吏目趙立綱請謁。並呈履

歷。以無會客坐處謝之。曹家溪爲貴州出湖南第一卡。距此四十

里。聞每年比較五萬六千。在貴州爲大卡矣。龔令浙江金華府東

陽縣人。乙亥舉人。曾選修文縣。經潘偉如中丞奏參革職。林贊

帥保奏開復。留省補用。本日經行之路。離站數里有一關。亦甚

高峻。過此忽險窄。關名輿夫言不清楚。殆亦前記四十八關之一

耳。本日行七十里。飯後點元遺山七絕十三葉。十點鐘睡。

十九日陰。六點鐘起。七點鐘行。十二點鐘到曹家溪。委員龔趙迎謁。卡屋三層。尙完整。局固對江而臨江。又有涼亭。俯視下溪船隻。歷歷可數。詢知近曹溪一里餘。又歸貴州玉屏縣所管。其外四圍。則皆湖南晃州通判轄境也。名爲插花。黔省似此甚多。其詳俟考。涼亭少坐。茶罷遂行。二點鐘到晃州。圍外通判陳坤迎謁。廣西桂林人。堯階中丞之戚。號幼簡。以試用而署理此缺者。晃州湖南界。貴州盡境。縱橫各百餘里。係直隸廳。收錢糧而理詞訟。以兩省交界。盜匪出沒。故又有巡防第二隊駐紮。管帶參將郭俊武迎謁。謝之。陳幼簡坐談少時而去。送席二棹。受而犒之。貴州候補通判黃羨鈞來謁。湖北施南府人。丁酉拔貢。前在四川署過順慶府儀隴縣。又改省貴州。委平彝釐卡。辭差假回過此。飯後少憩。圍內百餘戶。皆廳署吏差居之。居民皆在城外。此外尙有數處稍熱鬧。村鎮居戶聞亦不多。署思州府玉屏縣張積善。專人送官冊來。傍晚微雨。是日行六十里。十點鐘睡。



二十日晴。四點半鐘起。擬破站。故趕早辦行。五點半鐘行。過渡行十餘里天始明。三十里至高坡。輿夫指示此湘黔分界。又行數里。有貴州巡防隊來迎。玉屏縣張令迎謁。謝之。二點鐘到縣。晤張令并思恩府江守志伊。江守安徽甯國府旌德縣人。甲午舉人。戊戌翰林。以保送知府。捐指貴州。而補此缺者。云前在大通。就館於其本家候補知縣江夔號矩亭處。見過一面。江夔蓋余辦大通督銷時充本局文案。後爲鹿芝帥奏參革職者也。張令湖南靖州會同縣人。由廩生報捐試用知縣。而署理此缺者。飯後因夫不集。停留二點鐘。余夫婦先行。薄暮至距青溪二十里之村鎮。青溪縣趙國璠迎謁。並設有茶坐。江守張令亦送至此。候燃炬照行。九點鐘到縣。是日行一百二十里矣。爲挑夫所誤。鋪蓋未到。余不解衣而臥。

問青谿礦務。云卽在縣城外不遠。初由前撫潘偉如中丞以三十餘萬金開辦鐵廠。以運送不便。費盡而工輟。嗣偉帥之女兄與浙人廣東候補道陳明遠介吾鄉陳敬如名季同帶奧國人戴馬佗並

法國礦師來勘過。定議包辦。并承認黔省前用之官虧銀三十萬。先交十萬。後不開青溪鐵礦。又旁及銅仁之硃砂。前數年又賣與英德公司之瑞記商人。不知何以無成效。聞洋人只留二人守廠。餘均回去。想亦欲罷不能也。

二十一日陰。晚微雪。七點鐘起行。聞昨夕行李尙有一半停在青谿未發。託趙令張令沿途派巡防隊催之。趙令雲南蒙化廳人。由吏部司務截取分發同知。而署理此缺者。英年明白。行三十里。鎮遠縣陸令德滋迎謁。並備有尖飯。饑甚啖之。五點鐘到鎮遠。沿途山石敖牙。重巖疊嶂。卽較湘省辰沅兩屬亦大異。湘山蒼翠。而黔山黃落。樹少石多。恐可任森林者少也。丁夫亦湘人壯健。黔人孱弱。而下等苦力。吃烟者尤多。昨夕晃州所發之行李。終夕仍未至。城外石橋甚長而闊。工程亦完整。聞下水者。皆由此登舟。鎮遠總兵范德元。號春庭。知府雙壽並陸令出城迓。疲甚謝之。雙守陸令來公館晤談。雙滿州旗人。總理章京給事中。京察一等。簡總巡缺而補授者。陸順天大興原籍。江蘇吳縣人。

生長四川。又在雲南曾署永昌保山縣。奏參以縣丞降補。開復原官。保知州。代理騰越同知。旋捐指四川。復改貴州。補廣順州。署普定縣。升署平越直隸州。調補番州。丁憂起服。委署茲缺。現補黃平縣。似有才幹。而幕氣頗重。是日行九十里。鋪蓋未到。仍蒙衣而睡。向官銀號委員從九彭樹勳借三百金。開發夫價。

二十二日晴。九點鐘起。出城五里許有一關。甚高。三十里至劉家莊。亦高坡。施秉縣遣丁設尖坐於此。飯後下坡。離城十里。李令保蘇迎謁。入行臺。局面宏敞。此等結構。爲常德上路所僅見者。照坐梅花一瓶。尤爲得氣之先。欲作詩。因筆墨未到。敗興而止。是日行七十二里。李令及同城文武均來謁。李令順天大興籍。以通判到省。曾署鎮甯州威甯州。本年二月間又奉委茲缺。人尙安詳精細。兵備處隨員魯令昌禧以奉委會審案件。過此來見。魯雲南開化府文山縣人。由附生歷辦各營文案。帶過續備軍。人尙明幹。十點鐘鋪蓋到一分。喜而解衣高臥矣。二十三日晴。七點鐘起。八點鐘行。十一點半鐘至蘭橋。李令亦

送到此。並設尖飯。辭謝而行。是日山路平坦。離城十里。署知州盧嚴方迎謁。下輿揖謝之。先歸。四點鐘到縣。行館不如昨遠甚。而掛翁覃溪臨歐虞褚薛四家書屏四幅。又王夢樓直幅一。均精美。瓶叟一對。亦真蹟。盧雲南臨安府通海縣人。由附生捐知縣。初次委署茲缺者。是日行六十里。筆墨到。補前四日日記。不作書三日矣。十點鐘睡。魯令函來。遣差官兩人護送到省。謝之。聞爆竹聲。始晤今日醉司命。人家祀竈矣。聞州治本有故城。胡文忠爲守時移今治。以便控制苗疆。二十四日晴。六點鐘起。聞行李於昨夕五更到齊。甚慰。七點鐘行。十一點鐘至重安汎。盧令設尖飯。並親送到此。清平何令樹焚迎謁。蓋黃平青平交界處也。飯後過渡行。聞此河亦通鎮遠。大約不能載大舟耳。本日山行。岩皆頑而無秀氣。路見苗人男婦衣黑布而甚乾淨。所僱挑夫多係苗民。價廉而健步。視漢人之吃煙者強多矣。從入黔境以來。十里五里均於山高處設礮樓。疊石爲方式。上露臺有礮堞。下可伏一棚人。問之皆唐炯所作以防苗者。聞邇來苗皆順化而不滋事。無需此矣。五點鐘到縣。行李亦

集。苗夫之力也。何令樹焚。卸此缺之熊令士青。交卸平越直隸州李牧應華均來謁。何令湖南郴州人。三十四歲。丙午優貢。曾署八寨廳同知。十月調署此缺。熊令六十六歲。湖南鳳凰廳人。曾署甕安縣普安縣興義縣。補青平縣。署黃平州。十月奉飭調省。李應華號兼三。福建長樂縣人。六十二歲。庚午舉人。辛未進士。卽用知縣。籤掣貴州。最近改江西。署吉水。丁憂服滿。歸原省。署普安。補玉屏。調畢節。署湄潭。調貴筑。署綏陽。又委湄潭。飭赴貴筑。署黃平州。署開泰。卓異升平越直隸州。署鎮遠府。調署松桃直隸同知。飭回任。此次十一月奉飭調省。林贊帥之戚。雖同鄉而素未見面。科分官資俱老。而官話仍不長進。飯後點任淵黃山谷詩註。十點鐘睡。是日行七十里。二十五日晴。七點半鐘起行。四十里至楊老汎。郎牧承謨李牧應華迎謁。並設尖飯於此。李係本任。初交卸。郎係新接署者。青平何令亦送到此。此爲青平平越交界之處。謝何令。促其先歸。飯後行。陽光射人頗熱。四點鐘到馬場坪住驛。是日共行七十里。

。郎李二牧坐談。語及此次湄潭縣匪案。兵備處派哨官帶十二人並快槍四桿。而管帶爲匪所戕。問以匪有若干人。云據縣報有百餘人。均手持快槍。問以黔匪何以有快槍。則不能言其所由來。問以管帶所攜者是何等快槍。亦茫然。告以此間聚落人數無多。而過境之匪。集至百餘人。沿途地方不應先無聞知。且匪所攜者亦未必有快槍。此地崇山疊障。較沿海邊之有接濟者。情形大不相同。地方官若肯留心。盜不難治也。郎四川忠州鄆都人。己丑舉人。庚寅進士。庶吉士散館。籤分戶部主事。捐知州。指分貴州。以解黑白鉛勞績。改歸候補班。補正安州。署遵義縣。古州同知。回任復調署茲缺者。人近長厚。晚飯後點山谷詩註十葉。十點鐘睡。

二十六日晴。七點鐘起。八點半方行。以輿夫刁難之故。十二點鐘到黃絲尖站。李郎二牧送至此辭歸。謝之。是日上落最多。人頗不支。飯後入貴定界。過谷蒙關。路尤斗絕。山皆焦額而礪齒。似曾經火煨水刷者。無秀潤之氣。故草木不生。殆所謂不毛者

歟。四圍高壓。如行井底。殊覺氣悶。貴定金令壯春半路迎謁。下輿揖之。六點鐘至縣住。共行七十里。金令同煙釐委員尹令治光來見。金湖南長沙人。癸卯舉人。肄業京師大學堂。經學務大臣咨送日本游學。光緒三十三年由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歸國考試。奉旨以知縣分省補用。本年夏間委署茲缺。尹雲南大理府趙州人。捐指到省試用。此次奉差過此。飯後點山谷詩註十葉。十點鐘睡。

二十七日晴。六點鐘起。吃點心卽行。十點半到新安塘。貴定金令送至此辭歸。署貴陽府陳鴻年龍里縣廖映旭迎謁。坐談片刻。陳請定接印日期。先歸。陳浙江海甯州人。捐戶部主事。又捐知縣。中丁酉順天舉人。選印江縣。振捐獎直隸州在任候選。開缺修墓。捐升知府。林中丞派赴日本考察政治。署興義府。奏請試署黎平府。復委署茲缺。三點鐘至龍里縣。眷住宿。茶罷余先行。七點鐘至谷脚站住。離省尙有四十里。今日行一百零五里矣。調署銅仁府大定府吳嘉瑞。思南府趙士琛。本署文案試用府李傳

統。署青谿縣准補開州李鳳元。另補知州趙一鶴。貴筑縣陳介白。本署奏銷委員縣丞沈鐘來見。吳湖南長沙人。丙子舉人。己丑進士編修。癸巳充雲南正考官。乙未會試同考官。保送知府。指省貴州。署都勻府思州府。又署都勻。派赴日本考察學務工藝警察監獄諸政。補大定府。調署銅仁。伯嚴與之素交。稱其開明淵雅。新舊學皆好。趙直隸天津縣人。辛卯舉人。壬辰編修。丁酉會試同考官。赴日本學政治畢業。加侍講銜。升祕書郎。升撰文。選思南府。茲奉飭赴任。李四川資州。原籍福建汀州武平縣。由附生會典館謄錄議敘通判。先掣籤江西。捐升知府指貴州。本年九月委本署文案兼督催。李雲南蒙自縣。乙酉拔貢舉人。捐知州。保候補班。准補開州。十二月委署青谿。趙雲南大理府浪穹縣附生。捐工部員外郎。乙酉舉人。降改知縣。選開泰縣。卓異升定番州。鄧中丞奏開缺另補。林中丞奏補鎮甯州。署羅斛同知。經龐中丞奏開缺另補。陳四川重慶府巴縣人。乙丑舉人。戊戌大挑知縣。捐指貴州。署開州清鎮荔波等州縣。補修文縣。龐中



丞奏補首縣。沈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自費往東洋入法政大學。兩年畢業。以歲貢就職縣丞。捐指貴州。現委茲差。十點鐘睡。十二月二十八日抵貴陽。接印視事。

二年庚戌。五十三歲。

正月上滇督李仲仙經義書。

在滬在都。累次叩謁崇階。蒙青睞有加。曷勝感激。憶少日以年家子進謁。爲公家丞相所知。揄揚過江。幸接名流緒論。比年以來。到處未能諧俗。始悟前此日託優容蔭庇中。而不自知也。我公兼圻世守。領袖羣英。凡在故家。均在省錄。况滇黔湘桂士夫婦孺有口皆碑。瑜慶雖爲隸方新。而文章德業。心儀而嚮慕者久矣。瑜慶幸托帡幪。憑仗吹噓。敢以跋涉艱難。自餒初志。王尊叱御。柯則在前。雖無米爲炊。公與劬帥噢咻而提挈之。當不至無可託鉢之處。譬如農夫。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此理可信。黔省一切。仰給於人。無可自主之權利。新政追隨人後。又須應有盡有。烟禁實行。民間一年驟失千餘萬。官短三十餘萬。在都陳

松山給諫持議。謂舍鹽釐外。無可謀抵補之法。名爲四川協濟貴州。實則貴州食四川之極貴鹽價。本省又不能稽查其實在銷出之引數。川局以鹽行黔中。未便遙制商價之漲落。黔官以權操川局。不復過問商價之低昂。以致藉口成本加價。脚費過重。抬價病民。公私俱困。此無益於蜀。而大有損於黔之實在情形也。惟有秦永仁涪四岸交界處所。各設一局。由蜀局委員。將鹽移交黔局。核計成本。發商銷售。并札各地方官照價曉諭城鄉。一體周知。除川局原日代收釐稅照章辦理。卽於鹽斤定價外。每斤明定加價五文。以萬引核算。歲可得五十萬串。矧銷引尙不止此乎。較之商人之自爲增漲者。便宜多矣。公家實得加價之利。民間不受暗抬之害。此採取此間同人之議論。上備采擇。究竟如何辦法。尙待劬帥與公熟商。鄙意總以由內發端。較無痕迹耳。各屬盜風。經兩次痛辦之後。尙安靜。惟桂邊南丹州。因禁烟起釁。亂民有毀署戕官之事。日內正飭獨山各處邊防戒備。堵其旁竄。餘均靜謐。可紓憲廬。度支部電催平餘漏規歸公。酌定公費。查滇旣

定於先。黔自應一律遵辦。但不知滇省當初憑何依據酌定。黔能否援例。通省府廳州縣佐貳。是否一律派給公費。此事尙待公與劬帥主持。龍丞弟亡母老。昨又催之。尙遲遲吾行。陳守聞卽日可行。肅此敬賀新祺。并叩崇釐。

二月上度支部尙書澤公書

都門叩謁。蒙虛懷延接。使得傾吐於前。姬公握髮吐哺。於今再見矣。比聞疊膺簡命。綜理澁綱。府海官山。全局在握。任賢使能。摧陷廓清。千載一時之會。信乎非常之事。必待乎非常之人也。瑜慶生長海濱。入幕服官。在江南三十餘年。淮北淮南鹽務差使。均已備歷。謹將前後得失。及官場風氣。備陳鈞聽。庶效千慮一得之愚。髮捻未平。疆吏權宜就地籌餉。淮綱淪陷。蜀鹽下注。胡文忠撫楚。於宜昌榷蜀鹽供軍。遂成積重之勢。賊平之後。雖歷任江督。銳意規復。鄂湘兩局。百費經營。卒不能占據尺寸。西岸皖岸。則本在轄境。似爲權力所及。而船戶夾帶。無法禁止。遂多設掣驗卡。以提取重斤之鹽。員役緣以爲利。岸銷

愈不可問矣。淮北之五河正陽。則因苗李舊卡。因陋就簡。無所更改。五河則掣驗而不銷鹽。正陽則掣驗而兼督銷。然鹽船自西壩入洪澤湖。沿途灑賣無釐之鹽。以灑賣之餘。到岸守輪。輪未到仍盜賣。則官銷完釐。其餘幾何。各岸出江出湖鹽船。非半年不能到岸。皆以沿途阻風爲詞。其實皆因夾帶之私。不多延時日。賣不脫手。此弊爲淮南北之所同。若果將鹽船編號。用輪船拖帶。計日而至。雖有夾帶。亦不及賣。其弊可以盡絕。至於淮北鹽池。向來旺產。芒種前後。放十日之晴。足以供一年之用而有餘。近年屢報歉收。一由於鹽池漏而不修。官不恤竈戶之困。一由於放私太多。向者拒潞私衛私如讎。今轉買潞衛以濟銷。開門揖盜。此近數年來之破壞鹽規。爲向來所未有之弊混也。至於蘇浙。則緝私之礮船。卽窩盜之淵藪。向來隱忍相安。比年販私之外。兼以搶掠。乃煩大兵。實則鼠輩有何伎倆。辦理者張大其詞耳。南省官場風氣。中興諸老。皆潔已勵屬。向不假借僚吏。曾忠襄乾修稍濫。鹽務大局。尙無更改。自剛相提款之後。各局皆

裁卡撤船。以應報効之數。所撤者十。所繳者四。故愈提而局差愈好。上下交征。藩籬蕩然。沿至今日。殆亦剝復之極至乎。爲今之計。改絃而更張。能辦到就場徵課。涓滴不漏。爲第一義。前數年盛杏蓀宮保。曾派人往印度查取英商徵課章程。眼前我國力量。能否做行。尙未可知。然研究其法。總有可以實行之一日。其次則嚴守引界。得廉潔自愛而熟悉地方情形之監司十餘人。假以便宜。掃除積弊。如以上所列鹽船編號。用輪船拖運到岸之說。切實行之。亦可以歲增鉅款。查有翰林院修撰張謇。於就場徵稅之法。夙有講求。亦持之甚力。前兩淮運司候補四品京堂程儀洛。於淮浙鹽務。皆所諳習。清操絕俗。可以矜式浮靡。二君者皆高自期許。志不在祿仕。如鈞座以人事君之義。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則巖棲穴處者。亦當投袂而起耳。下此者就地取材。但求其熟於地方情形者。皆可駕馭而用之。黔省僻在方隅。仰給於人。荒棄義務。然救死之方。亦在鹽務。茲擬輕便辦法。呈請大力主持。則闔省官民。所禱祀而求者。附上節略一扣。乞酌奪

施行。

附節略

查黔省除黎平一府外。概行川鹽。釐稅兩項。於光緒三年奏定由川省綦永仁涪四岸共認解釐稅銀一十八萬兩。歷有年所。從前川鹽積弊甚深。自丁文誠創爲官運商銷之法。議定每引一道。配鹽五十包。每包重百六十斤。核計成本。加入運費。准商人每引加息二十兩。以銀合錢。定價牌示。俾衆周知。立法至嚴。稽查亦便。此四川計岸商人所以不能私行加價也。至行黔川鹽。名爲邊岸。由官運局將鹽運至黔界四岸。發商分運銷售。開辦伊始。尙能恪守計岸章程。沿襲既久。操術遂工。謂運道之遠近各殊。腳價之增減不一。利權在手。漲落隨心。抬價病民。於今爲劇。下游等處。有每斤昂至二錢零者。貧民無力購食。往往燒草爲灰。藉熬滷味。淡食之患。無地無之。夫每引取息二十金。利己不薄。乃變本加厲。取至百兩有餘。以川引萬六百張計之。除去成本商息。年取贏不下百萬。况當時兵燹初經。戶口凋落。今則承平

日久。生齒繁增。計口授鹽。人數諒逾一倍。是無引之鹽。其獲利更不知凡幾矣。前以賠款無着。商請加價。年另解二十萬兩。核計每鹽一斤。不過加價二文。商人因緣爲奸。且加至十餘文而未已。是黔省受協於川者有限。而川商之取巧於黔者無窮也。顧官民交困。商實厲階。探本窮源。究亦無官督查之所致。在川局定章。邊計本無歧異。不過道里遼遠。卽極力限制。終有鞭長莫及之虞。黔則鹽行內地。本易稽查。乃以權限所關。不復過問。夫釐稅由川徵取。辦法已屬權宜。至銷鹽之多少。成本之重輕。調查在所不禁。習焉不察。一任奸商剝削。重累吾民。責任在躬。自甘放棄。此固黔省官吏所百喙難辭者也。聞川中以私鹽充斥。請黔省實力嚴緝。而滇省迭次咨黔。又以川私由威甯水城等處灌入宣威一帶爲言。夫川私既可由黔入滇。則黔境之亦有川私可想。惟川鹽自四岸入境以後。以分銷各屬之故。鹽與引已多相離。緝私勇丁。旣難處處索引爲證。則卽遇有私鹽。亦且無從辨別。若川商能將運至各處之數。分別報明。則每次入境若干包。

有數可稽。必其逾於應運之數。卽爲私鹽無疑。庶不至官私混淆。無可分析。然卽令緝私有效。商價難平。亦補苴罅漏之圖。而非正本清原之計。去年欽奉諭旨。整頓鹽務。似此商奸民困。百弊叢生。若不設法清釐。鹽政日將紊亂矣。現公爺旣直接督辦。劬帥亦與會辦之列。此黔省一息生機。可否由部札派貴州財政監理官彭某。并由會辦再派熟悉鹽務道員一人。就近馳往就綦永仁涪四岸。設局稽查引數。酌定平允脚價。并由部札飭川官運局。將鹽包運至四岸交黔局委員轉交商號分售。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不特引數可清。而賣價亦無由私漲。兩省公私俱沾。利賴於無窮矣。此舉輕便。於川省有益無損。川省官吏當無異辭。第商人窟弊已久。全力運動。熒惑官聽。在所不免。是在公爺維持於上。黔省大局幸甚。仲帥劬帥。往返電商。均謹是說。祇以難於由外發端。故特具節略。密呈鈞鑒。伏乞酌奪施行。

二月致度支部右侍郎陳瑤圃邦瑞書

瑤圃侍郎長兄大人左右。落拓都門。諸叨愛護。瀕行復荷盛饒。



感不去懷。拜別後由火車赴漢。折而回滬。將眷屬安置妥帖。或留京。或留滬。大費部署。鄙夫婦攜僕四人。隨身行李。買舟上水至常德登陸。重巒疊嶂。歲闌風雪。極行路之難矣。恐人議我嫌瘠嫌遠。故負氣鼓勇。京華故人。知其離索之苦乎。服官數十年。皆處江海之衝。舟車四達。垂老跋涉。困頓萬狀。臘月二十八到貴陽接印。官場晤面。除龐中丞及財政監理官彭子嘉本係世交。曾經識面。餘皆素昧平生。貴州局面。本不足以立省。向來仰給於人。財政尙易清理。本省丁糧並百貨釐金。不及三十萬。向靠土藥稅爲大宗。禁烟之後。民間所短者。將近千萬。官虧亦在四十萬上下。無術抵補。鄙人適承其乏。可見數年來運氣不好。無所往而不拮据也。新政繁興。凡百步趨。顛蹶可以立待。鹽務爲本省應有權利。全委之四川。川官權其釐。而不稽查其出入。商人藉口脚價。騰湧其值。小民食貴茹淡。而莫可告語。黔省官吏利四川每年四十九萬之代釐協餉。而置應有之主權於不問。而黔民輸出川省每年鹽價。不下千數百萬。茲者日夕不給。托鉢

無門。衆議非稽核鹽引。無從得大批餉款。川省商人。恐其實行。允以報効八萬兩而寢其議。僅付三萬兩。議寢而背約。茲尙有人調停其間。其愚弱爲可憫也。仲帥劬帥皆注意於此。委弟經劃挽回之法。窺其隱衷皆不願首發難端。開罪蜀帥耳。弟處此窘鄉。死中求生。雖捋虎鬚。詎得避哉。實於蜀無損。於黔大利。次帥明白人。必不瑕疵我也。冒昧上澤公一函并節略。乞爲代遞。實則弟於江南情形較熟。若得駕輕就熟。則所以收效。豈百倍於此而已乎。溯自光緒初年。隨任江南。嗣入張文襄幕。歷辦宜昌皖岸淮北鹽局。任淮揚道兼理淮關。護漕督。於江南官場風氣鹽務沿革情形。當無人較熟於我者。昔歲督府因振款欲挪江西庫藏。靳而不與。百計擠之。此夜郎長流之所由來也。今則時移勢更。我公愛我。異於儕輩。能否設法量移。免其萬里投荒。或改作鈞部顧問官。可以常貢芻言。外人不至疑我多事。兒子成鵠在京。望賜見而教誨之。尤感。敬請勛安。

二月覆順天府尹王聘三乃徵書

聘三京兆大人左右。接元日手書。并賜和章。蠻方得此。真空谷足音。令人氣旺。叨公庇蔭。常德辰沅地主。均推愛有加。雨雪關山。溫如挾纊。比閱電鈔。知己召對履新。風稜不減行臺之舊。惠政一如治郡之時。引領鈴轅。曷勝企望。舊政屢已翻新。無可告語。順天中學堂諸生。不乏翹楚可造之材。此次瀕行。於弟尤眷念不已。幸公始終培植之。以期遠到。前金臺書院山長林畏廬先生。著書風行海內。古道熱腸。於當世人物。每傾耳足下。下車伊始。就訪之可與長談。亦尹京者應有之故事也。其子候補知縣林珪。需次順天。敦品勤幹。并能以畫世其家。乞公從優位置。必不同俗吏。又舍甥王鴻琛。天津大學堂師範畢業生。懇代謀教習一席。諒蒙允諾。疊前韻一律。再請教政。敬賀新喜。并請勛安。

覆度支部電。

度支部鈞鑒。沁電敬悉。飭財政局遵辦。惟據該局調查。三十四年入銀共一百五十三萬二千餘兩。歲出銀一百七十九萬餘兩。比

較不敷銀二十五萬八千餘兩。宣統三年。土藥停征。又短收入二十七萬三千餘兩。合計不敷銀五十三萬一千餘兩。除地方行政經費外。預算國家行政經費。比較上年。尙未加閏。已應籌備銀九十九萬四千餘兩。統計不敷一百五十二萬五千餘兩。黔省就地無可籌之款。豈能與各省並駕齊驅。而憲政俱有期限。惟有恪遵鈞部。量入爲出宗旨。力求縮小辦法。想各大部亦諒其不得已之苦衷也。然無論如何縮小。不敷亦在一百二三十萬。未有新政之先。尙專恃協餉支持。況在羅掘俱窮。百端待舉之日乎。各省每年奏定協款共七十四萬四千。除四川照辦外。九江關年解銀一萬二千。各省多年分毫未解。疊經奏催無應。本省入款。祇丁糧二十二萬餘兩。百貨釐金十餘萬兩。餘則專賴四川鹽釐五十四萬餘兩。所差甚鉅。惟有仰請鈞部。極力維持各省欠協。除前不計。自宣統二年起。飭令各省按年如數照解。在各省所短。不在一毛。黔省非此。則百舉俱廢。蓋得所憑藉。猶須易衣并日。各省可撙節以爲挹注。黔則向來託鉢度日。非足語於此者。亦鈞鑒所及者。

也。正趕辦預算總冊。先將大概情形電聞。容冊成詳細電咨。并希賜覆。

九月致陳松山書

松山先生侍御大人左右。都下勾留。叨陪文讌。瀕荷珂鄉諸公宴集。感何可言。別後鼓勇西行。洞庭水落舟滯。常德以上。改由陸行。鳥道羊腸。不勝犖确之苦。平生狎侮江海。到此狼狽。不值山靈一笑也。年暮抵省受事。凡百叢集。裁併預算。擘畫半年。一一就緒。瘠區待協。清理非難。所病者無可生發耳。本省權。侵削最甚者。莫如鹽務。黔人受其擡價之苦。而不能訴其冤抑。公私皆困。春間商之度支部及鹽政大臣。請由部會同黔省派員查引督銷。部將原件發川省議復。聞尹都轉盛怒。主痛駁。部又來文屬自行函商蜀督。此與虎謀皮之說也。庸有濟乎。茲將上澤公函稿寄上。能由內奏陳。或可有爲也。尊意謂然否。資政院電屬黔省派員與會。正惟不在齒數之列。愈不能不強自支厲。以貽邦人之羞。茲派黎平府陳太守鴻年到都與會。尙祈指教一切。

陳君海寧故家。蘊蓄亦尙可談。弟承乏珂鄉。將屆一年。民事吏事。一無裨補。尸素滋媿。賤軀亦不服水土。明春或可引退矣。時事可聞。幸惠示一二。專此道謝。敬請道安。珂鄉諸君。統此致意。容再函達。

十一月上滇督李仲仙書

奉讀賜諭。并印本前後疏草。忠愛溢行間。元氣入肝脾。其文則千本萬遍。其事則一匡九合。前電固云。非游夏所能贊一詞也。乃高深之量。必察邇言。猶復不惜委曲獎進。挈之以就於道。自揣生逢並世。不捐棄簿領。親炙門牆。真錯過也。唐書陸宣公奉天制草。雖武夫悍卒。亦感激流涕。此祕蘇長公得之而未竟其用。曾文正用之而効。諱言其由。公獨昌之。以覺悟聖明。提倡後學。瑜慶雖相從日淺。倘以世末得忝序會昌制集。於公之事業文章。當可略舉其大凡。誰謂文學之無與政事哉。就中政策以相維而進。人才以交激而成。又官與民不相磨勵。雖百年亦無所進。四語該括無遺。春秋多外交人才。周秦諸子多絕學。莫不由外患

內憂歷試而出。一統專制時代。兼容並包。不復聞矣。我公游刃於艱難之中。而不自厭倦。並欲以此磨礪天下。孤誼苦心。豈獨回天之功。爲社會崇拜而已哉。邇來官場積習。日就晏安。有心思有手段者絕少。而士紳指摘。皆客氣而非事實。故兵變民變。兩敗俱傷。前此當路者。氣誼不及老輩。黨附傾軋。敗壞風氣。此豈足語於政黨者。及身不能自保。國何賴焉。瑜慶自隸麾下。行將盡年。秉公堅忍之訓。就事論事。劬帥推誠。寮友亦幸能相諒。款項雖屬支絀。騰挪尙能應手。今年敷衍過矣。明年不可問也。蜀中督運。咄咄迫人。處此不勝之國。忍氣吞聲而已。生長江海。於邊地情形不熟。居處亦頗不適。望公特別超脫。不足爲外人道也。

三年辛亥。五十四歲。

三月上滇督李仲仙書

安順禁烟事。連上數電。均蒙鑒及。瑜慶昔年歲暮抵省。卽聞禁烟委員到各州縣。皆奉行故事。取結而歸。視同例差。因此未禁

者蔓延。已禁者亦以未禁者爲口實。此事既與外人訂約。勢難以空言塞責。此去歲派員實行查禁之緣起。明知查禁必起風潮。利之所在。民間以性命相搏。故委員稟辭之日。再三誥誡。以此行係功名性命關係。剷除不盡。顯干功令。稍有煩擾。立觸衆怒。苦口慈心。耐煩耐勞。庶幾惡拳不打笑臉。幸可濟事耳。委員前行。卽以軍隊繼其後。示以介冑不可犯。不待生事而重煩兵力。致陷山左山右之覆轍。並以軍隊之報告。互證印委之勤惰。而新軍聲價。向不爲委員任驅使。故委員羣起訴新軍之不便。而願挾巡防以偕行也。嗣因安順一屬。遍地皆烟。丁旗木崗扁担山一帶。聯絡二十餘寨。聲言阻抗。有匪類多人。按畝歛費。鼓煽其間。於中取利。鎮寧州至有私造軍火。支解違剷之民人王潤發。剖心和酒爲盟。其餘各寨。似此妄殺。不一而足。安平普定。毆官殺差。日夜肆劫。官吏瑟縮。匪燄囂張至此。非痛懲之。必釀大亂。勸業王道。行抵安順。民間初尙震懾。經分派差弁。四出安撫。痛責委員騷擾。而阻抗者一無所問。鎮寧州趙國璠。匿報支



解妄殺各鉅案。亦若不聞也者而過之。由是鼓吹歡迎。而官紳大譁。以爲勸業道不來。民間尙有畏憚地方官之意。勸業道來亦掩耳盜鈴。地方官吏。無從着手。安平傳令。平遠林牧。來省哭訴不公。王道所帶之委員王德銑。(陳列所科員)巡防管帶宋運樞。皆本地人。到省憤激不平。遍謁院司及諮議局。謂如此禁烟。不啻勸種。黔民烟毒。安望廓清。安順匪患。更不可問。紳士錢登熙稟劾帥。力揭王道。謂非另改辦法不可。然非派軍隊。斷無實力辦匪。派軍隊而不對衆宣言。難免事後唇舌。匪不難辦。不民不匪則難辦。辦匪之人不難。能分別良莠勿令株連則難。故開正初四於撫署會議廳。官紳會集。決議由紳開會分途勸剷。官派標統袁保義帶新軍數隊前往督剷。瑜慶因宋運樞卽安順人。於本地路徑匪情皆熟。令其隨同前往。並告以民匪未分。斷不可輕易開槍。總以解散脅從。嚴拿首要爲要義。若果抗犯。則民宜愛惜。匪不足惜云云。此次該將領等尙能體會此意。故除陣擒數人外。餘或招撫。或購線擒致。宋於匪類姓名。如數家珍。藉此可以

搜剔積匪。安順向來文武不和。匪徒窟穴。愚民以爲可藉抗烟禁。故從亂尤多。憲電謂非虛威所能收效。真洞見癥結之言。王道辦事勇往。此次偶偏見。卽上此大當。明後日當可抵省。再詳告之。渠離安順往威寧。尙不知日來變幻曲折也。袁保義人格科學。均在新舊之間。緣各省將弁學堂。原爲調停舊軍人起見。科學本不完全。憲台若爲內地防匪計。現有精利軍火。雖十萬匪徒。不值五分鐘之機關礮。如以禦外侮。非取科學完全之學生。加以實地練習。未見其可恃也。瑜慶比年以來。綜理營務。於新舊軍情狀。身親歷之。斷不爲虛矯之談。滇黔絕地。軍火非半年不達。勞費萬倍。所不待言。外患更非虛威所能收效。弱國尤不可以僥倖無事。國僑以有備息晉楚之爭。菑公以鄙陋安在夷之習。幸公不以此說爲迂遠也。叨公摯愛。又親見愛才如命。雄心鬱勃。不覺言之過分耳。

四月覆滇督李仲仙書

接前月十六日手書。謹悉。三月滇官報未到。籌邊樓高詠。尙未

捧讀。同爲僚吏。不獲隨班賡和。恭祝純嘏。企望何如。秦幼衡詞采異常。必有佳章。以稱盛意。倘不棄葑菲。當追步呈正耳。遼藏危局。付常山兄弟。廷議斂費苦心。終慮非二十世紀人物。墨裁尙沿歷科程式。破格文字。不意人選。輿論失望。議者或以爲故立異以智免也。其謂之何。辦事有擔任。斯能集權。胡文忠教曾文正以把持。公獨何辭於跋扈。然片馬一事。無實能測繪之學生。及諳習國際法之將官。則開談卽貽笑柄。何論交綏。根據若不切實。尤令人齒冷。望公留意。不能聽外部之自爲。滇黔非路礦不可自立。路礦非借材借款。必無成就。拒款之說。非二省人士所可從同。須有機關以破其謬見。一面廣集出洋畢業武備生。練兵以爲預備。兵工廠廣造軍火。朝發夕至。庶副十年內堅苦任戰之願望。議路廢礦。朝四暮三。羣狙喜怒。詎有意識。礦學深邃。何妨以一部分畀能者分潤。以爲先路之導。而後急起直追。以隨其後。否則廣田自荒。垂涎欲試。情不自禁。勢無如何。公能以口舌扁之乎。袁保義剷烟辦匪。月半可以竣事。卽令趨前

。果獲見賞。黔中尙不患無替人。劬帥新舊學均留心。而不爲發揚蹈厲者。殆其天性。此次安順及黃平辦匪。却未稍鬆勁。學界警界。累次爲個人衝突。小題大做。不值過問。緣法政學堂教員曹興蘄。（遵義舉人）曾充報館主筆。巡警區官周篆訓。挾其登載私嫌。乘醉滋鬧。賀道已將該區官撤差。曹未滿意。又稟控各署。周則揭曹匿喪以相抵制。學司調處。和平了結。堅屬各署勿批。此一事也。黔向有自治會憲政會兩派。自治會多寒酸。憲政會則唐華兩巨家組織而成。內閣中書任可澄舉人張光偉實利用之。黔報者。憲政會之機關也。西南報者。自治會之機關也。昔歲西南報揭載唐家殺子鉅案。因此兩派水火。張光偉稟爭諮議局議長。劬帥不直而痛駁之。任可澄求兩級師範監督不得。創爲憲政學堂。據劬帥所以許兩級師範丁公祠之校地。廣告招生。兩不相下。學司左右爲難。素偏信任意。主均分。公立法政學堂乘間插入。冀成鼎足。用武構訟。學司無可如何。集司道於學署。計議籌付。嗣決議。以劬帥當初批給師範學堂命令。如果不合。學界

彼時應卽敘明理由。稟請取消。當時既未請取消。則今日爭者。固屬不合。調停者。亦爲違背命令。仍請劾帥飭照原議辦理。若再有非理把持。惟有奏請參處。此憲政會控鈞署。并電訴學部之所由來也。電費數百金。聞皆華所出。怨劾帥波及賀道。二憾求洩私憤。謗書由此發生。學司討好。反若置身事外。實則弄巧成拙。(理路本不甚清)劾帥一怒息爭。迫爲仁者之勇。瑜慶自惟生平好爲出位之思。取厭南北。淪落至今。豈敢再越權限。如公毅力之說。殆有誚其攘臂者耶。黔省前定府廳州縣以下公費。較各省爲薄。此次集議員役公費。府廳縣分三科佐治。曰主計曰行政曰庶務。行政庶務兩科。由其自行稟請。主計則由司署財政公所考取。派充專管征收丁糧事。將各附城之釐金府稅稅契責成一手經理。隨時稟報司署。以爲將來直接收稅之基礎。與公無人監收。不肯儘解之慮正同。將同城佐貳裁撤。歸行政或庶務兼攝。以節糜費。其辦公經費。照公費減半發給。首府縣差務較繁。仍給全分。佐治三員薪水。并書差工食。均在此項開支。惟主計員

另由財政公所核計贏數。另有獎章。已稟劬帥并鈞處批示遵行。所有考取主計員。并令先到財政公所研究。呈一照片。換給文憑。隨時候委。倘有弊事發覺。重則參處。輕則弔銷文憑。永遠不得再給。卽永遠不准重充財政差使。此大略試辦之法。是否可行。尙求詳悉訓示。自媿未諳計學。徒以理想範圍之。未見其有合也。除稟鈞案外。遵諭咨滇藩一分。互相印證。肅叩鈞祺。夏。調河南布政使。未赴任。留升貴州巡撫。公以貴州孤懸邊鄙。遠斷聲援。圖興築黔渝鐵路。爲運輸徵召之用。

五月。致倉場侍郎林贊虞紹年書

贊老親家大人閣下。兩奉惠書。並蒙謙賀。正擬束裝北行。又拜留黔之命。自慙非分。尤悵不獲親聆德教耳。此間暇時。略以詩鐘聚集同人。免隔閡柄鑿之弊。非敢廢事也。畏廬護親家。叛舉主。殊大不可。仍望舉主爲賢者屈。百年家學國粹。不可廢也。公與叟老當然鄙言。鄙人頑鈍。屢以滿卷被黜。終無怨言。畏廬

祇須壓倒神童親家。便可無敵。何憚而不出哉。廖令玉墀。已委天柱。求回本任。未之允耳。王侔其光。已委主計員。李牧應華。縮正安釐差。歸時再設法位置。渠以土音爲帥所厭。然尙無他痕迹。必不使失所。以副殷意。舍間年來多故。弟又不獲歸家一視。筍玉簣基兄弟奔喪百日之後。亦須出來謀食。近況皆不能一日無事者。望公與弢老春老。惠顧戚屬。爲之設法。感戴隆誼。實無旣極。子久是否仍在督幕。詩學文牘。必大可觀。文孫家學淵源。居東多年。精造當未可量。忝叨戚末。幸略示之。專此道謝。敬請勛安。同社均此致意。

五月致陳弢庵書。

弢老吾師姻世大人賜鑒。連張龍三子。各持公書來。就中連爲舊人物。張極俊爽。龍次之。門下多才。曷勝欽佩。連已如願奉母赴官。張充藩署科員。龍派主計員。此間頗需才。略有知識者。不患投閒置散。惟薪水微薄。發財無其事也。弟到此經年。爲簿書所困。偶有所作。皆率意應酬。無一語足爲公與伯嚴道者。虛

勞責望。我心滋愧。滿擬量移展覲。奉教有日。復拜新命。自慙非分。想公亦惜其久別。而慮其負重也。舍甥曾仰豐。蒙允與徵宇合謀位置。甚感。記壬寅歲在清江。先姊扶病攜家相託。逾月卽病故官廨。彼時此子年方十四。送入學堂。次年帶之入都。肄業五城。王少泉又挈之往天津。幸而卒業。於茲十年矣。吃苦勵志。文字志節。皆醉心於東漢。憑虛摸索。精進如此。殊爲可異。故馳電爲公言之。茲接其來函。陳義過高。阿身不敢迫視。考列最優等。不願引見得官。但求爲川漢粵漢鐵路工程師。自食其力。鄙意不做官可也。不引見則廢君臣之義矣。林子莊少女。亦中西學俱佳者。與伊年歲相若。前數年爲之說合。有成議矣。近聞炳南兄弟云。其妹留東洋。學醫已數年。頗有不嫁意。似此以節相高。不仕不嫁。並廢夫婦之倫矣。公主持禮學。人士所宗。凡此畸節異行者。必軌之大中至正。鄙人相隔較遠。壓力無及。徵宇步溪。其家所自出。畏廬少泉。其受業之師。(不能爲兒女英雄傳之鄧九公耶。)惠亭朗溪。愛妹之情。似不應聽無父無母



之孤男少女。淪落不偶。尙能勸其引見完娶。弟可不負亡姊垂危之託。（引見費婚費。弟任之。其讀書全無師承。公與幾道畏廬羅之門下。可一日千里也。）嚴光中婦。曠代美談。諒熱腸者不忍漠視也。至鐵路局面。公爲甸齋言之。必不難分一席。以膳其夫婦。望推愛合謀見覆。以釋鄙念。近來新舊痕迹太重。張文襄洋翰林之說。頗有關而外之之意。融洽之者。其在公平。後生心醉東學。中東人反間之計。聞此次粵亂。各省世家子弟。殘殺甚多。雨亭之弟。香雪之子。皆在其內。確否。公與朱艾卿劉幼雲諸君。當延攬後進。扶國家元氣。挽青年厄運。勿令載胥及溺也。投荒之人。干預朝事。并干涉及貴衙門。尤不知量耳。專此敬叩暑安。

丁在君文江在英留學。是年畢業回國。因考察地質。取道昆明貴陽赴漢口。七月過貴陽謁公。留居撫署。縱談四日。派馬隊四人護送之出境。並函介其謁端忠敏公方於漢口。武昌難作。公屢電請嚴辦失守之大員。並責成海軍提督助守漢

陽。規復武昌。又派兵援川。節節進行。劃策中梗。遂引疾歸滬。十月取道重慶。於十一月行抵上海。十二月長媳林氏卒。

民國元年壬子。五十五歲。

依汐社故事。與瞿止庵鴻襪樊山增祥沈子培曾植周少樸樹模陳伯嚴三立諸公結超社。倡酬爲樂。又手鈔杜詩點校文選以自遣。乞書者接踵於門。

五月門人海軍部長劉資穎冠雄。函請出任福建民政長。謝之。劉資穎函原稿如下。

濤園夫子大人左右。敬肅者。現在聯邦制既已取消。軍政民政。自應查照國令。劃分爲二。庶幾各清權限。查閩中吏治。腐敗已極。非得一威望素著大員。不足以資整頓。本日據福州國民協會支部長劉君桐卿見過。商及民政長一席。冠雄意以爲舍公莫屬。雖局面稍小。未免暫屈。惟日前弢庵子超談次。謂各省都督。均係公舉本省之人。吾閩獨受制於人。殊不足以昭公允。曾議勸公

回閩主持一切。大家幫同組織。庶亦可獨樹一幟。正擬以此意上達。適劉君來商及此。公爲桑梓治安計。應不吝先屈一行。然後徐圖進步。茲乘桐兄回閩之便。特泐數行。交其齎謁。幸進而教之。所有未盡之言。諸由桐兄面達。公幸與從長計議。不勝翹盼之至。祇請鈞安。伏惟慈鑒。門生冠雄謹上。

八月。成式自英國回國抵滬。

二年癸丑。五十六歲。

三月命成式娶於林氏。

四月入都。奔赴孝定景皇后喪。

五月回滬。

成麟成棟自歐洲回國。先後抵滬。

八月命成鶴續娶倪氏。

三年甲寅。五十七歲。

四月孫女沈燕生。成式出。

八月撰郭春榆宗伯六十壽序。

余讀桐城聰訓齋澄懷園父子家訓。歎其揚風扞雅。非重熙累洽之朝。搢紳不能有此氣象。吾鄉郭春榆宗伯。累世詞林。一門鼎盛。而自奉儉約。一如寒素。日手一編。至老不倦。子弟服官中外。不染習氣。亦不爲矯激之行。其家法所世守者然也。令祖遠堂尙書。由翰林御史敷歷疆圻。值時中興。坐鎮吳楚。清風亮節。父老謫思。至今未沫。尊甫穀齋年伯。亦以名孝廉起家郡守。歷任繁劇。所至有聲。旣觀察衢嚴。陳臬全浙。風流爲政。一本家學。宗伯領班中樞逾十年。朝廷大興革。大典禮。草創潤色。多出其手。然于世運之日新。無不洞見幾先。邪說亂正。從不輕爲假借。德宗景皇帝懲甲午之敗。銳意圖強。擢任英年。掃除暮氣。貴近不便。慙慙東朝。宗伯周旋其間。百計調停。而黃柑寸紙。仍有出自宮中。不由票擬者。善類不及保全。輒引爲心咎。庚子之變。累次召對。力陳團匪不足恃。袒拳仇教之草。誓不預擬。事機極難之際。馳書各疆吏。密諭以北都情勢。南中諸老。得以權宜保護。以待挽回者。宗伯力也。朝議將加東南主持者以嚴譴

。宗伯力爭。始寢。繾綣行在。比及回鑾。辛苦維持。皆外廷所不及知者。諸王公貴人。意見歧出。掌機宜者。其難其慎。猶不免人雜言。若憑當時閣鈔紀載。聖主賢臣。苦心調護。幾不見諒於中外。此讀史者所以急欲白真偽而求事實者也。幸兩宮鑒其誠悃。嚮用日隆。宗伯感激恩知。又值貴近悔旤。特疏請將袁許諸公昭雪。以塞羣望。詔舉經濟特科。所保薦皆一時人望。又疏請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三先生從祀文廟。皆先時中外重臣所力請而不得者。至是亦曲從其請。而兢兢自矢者。尤在德宗實錄。奉命總裁。幾閱寒暑。兵火間關。鉛槧不輟。尙書中年勇退。掌教鄉里。課文之外。集故舊子弟。刻燭論詩。絕句折枝。評第甲乙。自道成以迄同光。主盟壇坫。擊鉢吟之刻。已二十餘集。而未有已。至今鄉人士官于朝者。公餘清課。如東坡秉六一聚星堂當時號令。莫敢歧趨。瑜慶等從事都門。躬逢其盛。比歲出入展觀。過闕。宗伯宴集授簡。猶踵承平故事。斷句留傳。成爲典要。初以名輩傾襟。祇事宏獎。逮丁世變。始知汐社月泉。栖遲晚節。

上領一朝實錄之重。下備百年文獻之徵。集中感事之什。忠厚悱惻。讀者泣下。國史耶。詩史耶。信今傳後。豈獨邦家之光已哉。東朝悼心國步。祇以讒寺奸人。造作蜚語。以圍園煽亂告變。遂至變置新政。冤戮英蓋。激釁播遷。九京遺恨。天下終于不可爲。興亡關鍵。莫爲表微。豈不惜哉。匹夫匹婦。銜冤未雪。猶將崩城隕霜。况共主臨御三十餘年。爲社稷生靈含悲忍痛。漆雪不分。伊誰之咎。煌煌手詔。斑點猶新。詞而闢之。豈非秉筆世臣之責。文字之氣。千載不磨。重以先皇在天之靈。喬木故家。良史世業。又非桐城父子謹小慎微者。所足希其萬一也。是爲序。

十二月十三日德宗景皇帝孝定景皇后崇陵奉安。入都奔赴梁格莊行禮。

四年乙卯。五十八歲。

正月作逸社第一集。

回閩展墓。

三月致祭宛在堂。自撰祭文。惟乙卯三月立夏之日。里人沈瑜慶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宛在堂三十二先生之靈囿。丁戊鴻冥。實葺斯堂。毘陵銘新。矯首太康。乃祀詩人。在水中央。懿惟膳部。吐音琳琅。配食羣公。振響彌昌。越數百載。於閩有光。榱桷再敞。泉壑斯堙。竊思風雅。不殖將淪。用度荒址。輒議明禋。舊十五子。今倍其人。惟諸先生。峻節高風。苑枯顯晦。各有遭逢。覃思游菽。亮無不同。自明及今。前替後繼。機杼轉新。平步相蹴。間有殊趨。正資磨琢。異世雲龍。一堂追逐。有儀靈蹤。峯顛水曲。尤念平生。游釣於斯。身前煙艇。去後苔磯。千花獨樹。甯或忘之。試拂朱絃。遺音未希。青山有約。華表來歸。毋恫往時。藤枯松死。湖天蕩蕩。獨羅筵几。襄陽耆舊。義熙甲子。飛蓋題襟。不魯前軌。顧嗣雅言。起衰邑里。年年勝集。獻荔陳蕉。此水長碧。芳壘無祧。尙饗。

與幾士惠亭同游小雄山聽水第二齋一宿而返有詩

受聘爲福建通志局總纂修。局設文肅公祠內。陳石遺衍爲副總纂

。陳陶庵元凱爲提調。回閩部署事畢。又來滬。

盛愚齋尙書宣懷卒於滬。公輓之曰。「捫蝨話酸辛。煮酒英雄

。卿與桓溫生並世。屠龍爛絕技。趨庭賓客。我知衛國自當年

。」

壽陳石遺衍六十生日「草堂踵秀野。佛日拜經神。」

夏赴北京。作戒壇潭柘之游。

張季直先生嘗。時方卸任農商部長。專任水利局總裁。欣賞梅畹

華蘭芳藝術。欲識其人。就公商命成式代爲介紹。於是約定某

日在東安市場吉祥茶園觀梅劇。由季直先生特煩梅演雙齣。爲尼

姑思凡及長阪坡。在座者有梁任公啓超馮幼偉耿光諸貞壯宗元張

孝若公及成式。戲散後。季直先生再邀同座及晚華在東四牌樓

三條胡同醒春居晚飯。是爲張梅訂交之始。

八月回滬。林畏廬先生南游雁蕩。歸途過滬。晤公有詩。附林畏

廬喜晤濤園詩。「當年老猛今遺老。海上相逢話故林。流寓眞成

棲隱地。先皇早鑒謁陵心。艱難不死天非靳。酸梗無言味轉深。



明日別君過建業。霜風又向鬢毛侵。」  
得岑雲階先生春煊函約赴粵。謝之。

岑雲階函原稿。「愛蒼四哥先生惠鑒。抵粵匝月。諸事草創。營畫未周。形式麤具。瘡痍之餘。絕續之際。曲突徙薪。益增慄懼。先生當代耆英。斲輪老手。前有成約。共挽艱危。務懇稅駕蒞粵。作我師資。何時啓節。乞先電示。附上川資四百元。並乞察收。專此肅候邇綏。年世小弟岑春煊敬啓。八月八日。」  
五年丙辰。五十九歲。

四月命成麟娶於陳氏。

五月回閩。爲成棟娶於林氏。旋即回滬。

爲洪幼琴先生題文肅公與琴西都轉手札曰。「右先文肅公與先德都轉公手札二十通。稟批二通。皆光緒戊寅己卯間往還商榷日行公事者。距今四十年矣。末附瑜慶上都轉公一書。爲丙戌秋間事。距今亦三十年。先輩道義之交。老而彌篤。幼琴老世兄裝潢寶藏。紙墨如新。瑜慶中間與幼琴同官清淮。叨教情好。亦如二老

當年。比歲僑棲海上。板蕩子遺。披覽遺跡。曷勝隕涕。敬注數語。以歸幼琴。附諸家乘。世世子孫勿變也。丙辰十月。瑜慶謹識。┌

十月作陳爾履母薩宜人七十壽序。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古人言治平。必本於修齊。然則積功累仁。起家居有。歷數艱難困苦。求康強逢吉之所由來。以風鄉人。以勵薄俗。亦士大夫之所有事。匪獨一人一家之慶已也。今歲十月二十九日。爲陳母薩宜人稱觴之辰。其子爾履兄弟。以狀乞言。余與陳氏中表之親。兩世官京朝。朝夕過從。令祖幼農先生。爲先叔已酉拔貢同年。官刑部。與兄亦香太守相友愛。幼農先生沒。賢翁可齋先生。與仲氏緘齋先生。奉母依亦香太守於河間。甲子庚午先後舉鄉。少年競爽。名聲藉甚。凡亦香先生所以惠恤諸姪與諸姪之所以佐其伯父爲循良之治者。先輩每樂道之。以爲子弟勸。故余於趨庭時習聞之。而宜人潛德懿行。亦已於是時知其梗

概也。可齋兄弟既世篤孝友。值母喪。兩妹殉孝。亦香太守沒後。挈眷南歸。宜人綜理家政。間關况瘁。與姒劉宜人相愛。數十年無間言。乙亥可齋兄弟從先公於船政工次。此後常與余相過從。爲文酒之會。戊午緘齋典試山東。差旋。適余留京過夏。緘齋夫婦招余商爲可齋謀乞外事。余實憇憇成之。可齋既謁選抵都。兄弟出入游譙。未嘗一日相失。與余及王忍齋丁恆齋鄭太夷論文選勝。無間昕夕。今惟太夷與余在耳。其伯仲壘篋。有唱輒和。令人欣羨。可齋得官宜興。誦坡公惠泉山下之章。緘齋和以逍遙堂後之什。至今洋洋盈耳也。余與緘齋居都下。始隔巷。繼又同舍。故知其家事獨詳。劉宜人嬰疾。其子爾彭割臂療親。血肉淋漓。余實親見而悚然憐敬之。緘齋因爲余言其妹當日殉母事。天性之愛。前後一轍。相與欷歔者久之。此余感陳氏之內行。非一朝一夕之故。虛譽溢美之辭也。茲爾彭之子及弟。亦學有成就。薩宜人年登古稀。含飴弄孫。視聽步履。有過中年。爾履操行清苦。爲鄉里所敬愛。振振繩繩。方興未艾。而其調護曾祖以下

兄弟。一如幼農可齋之舊。是真可以風世矣。歐公歸美其親之言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太宜人丁曩者之辛勤。及見子孫之蕃衍。此天道之不變也。蘇公傳方山子之言曰。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爾履兄弟。娛親敦族。不欲其外。此人事之不變也。世教雖極陵夷。世家遺俗。從來不變。斯世道人心所恃以不敝者也。人以爲陳氏積善。天獨鍾福。而不知耳熟能詳。宜人所秉先訓以課其子孫者。否極泰來。世或未之知也。時事變幻。人情厭故。余所述事。有並爲爾履兄弟所未及知者。老病頽唐。家常絮語。爲賢母侑觴。當不嫌刺刺也。是爲序。

六年丁巳。六十歲。

康南海先生有爲六十生日 公壽以聯日。「三百篇之中。興觀羣怨。十九年在外。險阻艱難。」

八月至北京。同高子益爾謙林宗孟長民游湯山。有詩。宗孟有和詩。附錄林宗孟和詩「百年禁院闕無人。柳不吹花栢長鱗。只有溫泉終古滑。爲君拂拭劫餘身。」八月秋高天宇清。開襟樓閣

構新成。姮娥却解悲歡意。宿雨收時分外明。看棋斂手意難堪。急劫爭持已再三。一局未終燈火燼。遠聞鴉鵲噪天南。歌喉宛轉送微風。我亦吹簫對小紅。但恐年來詞句少。新涼上譜不能工。」

九月回滬。

十月 公及鄭夫人均六十生日。成鵠等撰啓徵文。海內名流多以詩文爲壽。陳弢庵先生自撰書壽序寄滬。

附徵文啓原稿。

家君名瑜慶。字愛蒼。先祖文肅公第四子也。因營 文肅公賜祠於福建省垣烏石山。購許甌香先生濤園別墅。遂自號濤園。家君少嗜學。有經世志。先祖文肅公。先祖妣林太夫人。最鍾愛之。年十一。林太夫人授資治通鑑一卷。遂盡一年之力。點閱全書。自此文思銳進。博覽本朝掌故。旁及唐宋小說。各家詩文集。不屑爲制藝之文。然每出一篇。皆爲長老所稱賞。蓋於呂晚村方望溪批本。丹黃殆遍矣。外祖鄭月亭先生。外祖母林太

宜人。爲先祖妣林太夫人胞妹。生舅氏八人。望女心切。禱於神。得家慈。愛其明婉。必欲得佳壻。以與家君同年同生。中表襁褓。遂聯姻好。甲戌。文肅公視師臺灣。命子弟每旬必作家書。以覘言論。家君方弱冠。暢言時事。謂中興以來。諸老厭事。且於外情隔膜。恐貽將來之悔。時郭侍郎嵩燾。丁中丞日昌。方以言事見排於清議。家君獨推重之。喜讀其摺奏函牘。屢爲文肅公言之。文肅公韙其言。舉二公爲船政替人。乙亥。文肅公移督江南。丙子三月。家慈來歸。四月。家君入庠。受知於學使高要馮展雲先生。九月。挈眷省親金陵。讀書之餘。兼習章奏及古近體詩。文肅公皆手自改削。侍談終日不倦。故於前言往行。吏事軍略。及江南北利弊。洞悉無遺。得力於庭訓者深也。己卯。文肅公薨於位。恩旨以主事用。庚辰。伯父名瑋慶。以毀卒。由是家務集於家君一人之身。壬午。堂伯吏部主事名詠彤。沒於京寓。家君間關來京。扶其柩眷以歸。堂伯臺北淡水學訓導名詠濂。復沒於任所。又過海扶其喪眷以歸。

文肅公宦後。無一畝之植。一家百口。食指浩繁。又值頻年骨肉多故。家君奔走於外。家慈摒擋於內。弟兄妯娌。辛苦支持。至今一門團聚。甲申三月。因信州紳民爲先祖母林太夫人請合祠事。謁陳弢庵學士於信州。因與長樂謝枚如。通州范中林諸先生唱和。五月挈眷入都謁選。乙酉。中順天鄉試舉人。座師爲吳縣潘伯寅。常熟翁叔平。四明童明硯。長白奎星齋先生。房師則曲阜孔少霽先生也。丙戌。簽分刑部。己丑。試後留京過夏。病暑幾殆。幸鄭壽彭年伯醫診。三月始愈。庚寅。試後以道員改官江南。署兩江總督沈仲復制府委辦江南水師學堂。辛卯。劉忠誠公督兩江。壬辰。委赴宜昌辦理鹽局。遂往來鄂渚。時督部南皮張文襄公。臬司義甯陳右銘中丞。後官湖南巡撫。皆好客。名流畢集。文酒歡會。極一時之盛。甲午。南皮移督兩江。檄令隨節。詳詢江南應興應革諸務。條陳無遺。委總督署文案。兼總籌防局營務處。時南北徵調。運兵運械。事萃一身。延接批答。昕夕不遑。與嘉應黃公度。錢塘袁爽秋。同鄉陳馮庵葉損軒林晚翠諸

君唱和。亦未嘗一日廢詩也。丙申 委皖岸督銷局。三月明保赴部引見。五月到京。召對稱旨。特旨以道員發往江南卽補。並交軍機處存記。九月回省。作西湖之遊。旋經劉忠誠檄委皖北督銷局。駐正陽。與陳馮庵林晚翠日課一詩。成正陽集。戊戌。晚翠遇禍。庚子四月。孟雅長姊毀殉。 家君憂邦國。念友朋。無復歡思。內外震撼危疑。日夕焦慮。寸簡干劉忠誠公。無不立見施行。所維持不少矣。其秋。兩宮西幸。各國聯軍入京。合肥李文忠公奉 旨入覲。過滬。不得要領。 家君與武進盛宮保。倡議爲東南互保之約。與外人訂立合同。租界內地。均有擔保。李文忠。劉忠誠。張文襄。均趨其議。由劉忠誠奏請簡李文忠爲全權大臣。大局乃轉危爲安。辛丑秋。補淮揚海兵備道。壬寅春。劉忠誠以外交事繁。將與蘇松太道對調。 家君以 先文肅公有貴而能貧之訓。據情力辭。在任辦學堂。興市政。設農事試驗場。修公路。以達板浦。百廢俱舉。頌聲大作。有英德浪人。以洋旗包庇內地奸商。帶私貨闖關。據約拘其人貨。交領事照例懲辦。



山陽縣人因捐滋事。毀府縣署。單騎慰諭。紳民香花載道。稟撤辦理不善之副將知縣。人心大歡。奉旨護理漕督。兼淮安關監督。改編制。除苛雜。軍政稅務。積弊一清。癸卯。升湖南臬司。未到任。授順天府尹。奏請修京城道路。並釐定度量衡制度。皆得旨允行。日俄構釁。召對詢地方守備。請募馬步隊各一營。兩旬集事。近畿盜賊。由是斂迹。嗣因屢忤權貴人。外簡山西臬司。未到任。調廣東臬司。粵省因辦理鐵路。官紳頗有違言。家君嚴備軍警。溝通意見。上下咸和。旬日之間。竟集貲千萬。丙午。升贛藩。丁未。護理巡撫。時江督某。以振務爲名。欲提贛藩及關糧庫款。據例駁之。贛州有拳民滋事。毀教堂。江督欲派兵勦辦。家君與撫部電奏贛民以疑懼生事。地方官寬嚴得宜。懲辦首要一二人。卽可以消弭。無煩重兵。廷旨素成撫藩辦理。不旬日而事定。外人亦無間言。臬司某。新由滬道升任者也。尙未履新。屢請提案在滬議結。亦峻拒之。後有嫉廣東言官某以蜚語中傷者。嗣經查復。知其誣妄。新任撫軍蒞任。欲援

南北例。提庫款。辦貢品。家君守正不阿。撫軍不能奪。頗快  
快。撫軍故黨於中樞某要人者。未幾。家君遂有開缺來京另簡  
之命。己酉冬簡貴州藩司。辛亥夏調河南藩司。未赴任。留升貴  
州巡撫。正圖興築黔渝鐵路。以便通商用兵。而武昌難作。屢電  
奏請嚴辦失守之大員。並責成海軍提督規復城垣諸策。不幸均未  
蒙採納。遂引疾歸。僑寓滬上。不預聞世事。日與同社唱和。手  
鈔杜詩並箋註。點校文選。以自消遣。而求書行草者。日不暇給  
。不以爲勞。家慈素性儉約。治家嚴整。遵先祖妣林太夫人  
遺訓。手鈔詩經及詩譜詩小序。以課成鵠兄弟等。以坊刻無詩譜  
並小序單行本也。督成鵠兄弟讀完經書。先後分遣出洋遊學。幸  
均畢業歸。今歲十月初六日。爲家慈六十壽辰。二十九日。爲  
家君六十壽辰。老人以時事多艱。不欲稍事鋪張。成鵠兄弟  
以家君退居以來。日夕以文字自娛。故略敘事實。求海內諸長  
老。及朋儕相知者。慰寂寥。舒抑鬱。亦却病延年之一助也。

沈愛蒼先生暨德配鄭夫人六十雙壽序

陳寶琛

吾聞百年來名臣最著者。數侯官林文忠沈文肅二公。壽園沈丈。文肅第四子。文忠公之外孫也。配鄭夫人。爲公從母兄弟。同年同月生。今歲竝六十。僑居滬上。戚好咸寄詩文爲祝。寶琛於公年家世舊。而夫人又先君中表。相知垂四十年。自謂能言公者。宜莫寶琛若。請卽以所能言公者壽公可乎。公少負奇氣。習聞中興諸老言論行事。隨宦江左。又於當代人才。中外情勢。及吏事軍略。江南北利病。皆瞭然心目。嘗有志於經世。及舉京兆試。官刑曹。其時法越事初定。朝野宴娛。一二公卿。號稱宏獎。所進類浮誕之士。而學術踏駁。文字勦散。寢以芽蘖。公心危之。三試禮部。遂改官江南。年甫逾壯也。不數年而甲午事起。公夙爲張文襄所器。文襄權江督。日夕引公諮度。治牘籌軍悉倚辦。事平回鄂。則疏揚公於朝。庚子之禍。大局岌岌。長江上下。伏戎幾遍。公奏記於劉忠誠。多關至計。而東南互保之議。公實與武進盛宮保倡之。且代忠誠蒞滬定盟。復請奏畀李文忠全權。始轉危爲安。公伉爽無城府。廣坐論事。常斷斷爭。雖權要弗爲訕

。每用是致忌諉。然愛才服善。臨事能決疑。持大體。特見重於當時。公亦以此自多也。既補淮揚道。擢湘臬。未至卽授順天府尹。駸駸嚮用矣。直督袁世凱。以東朝優眷。握重兵。遙執政柄。朝貴事之惟謹。公獨抗禮不爲下。會俄日構衅。公召對。請自練兩營。用代游徼。益中其忌。出公仍爲臬司。久之。升贛藩。護巡撫。臬司瑞澂恥下公。構陷無驗。新撫故黨袁。袁又方柄國。卒傾公去位。及簡黔藩擢巡撫。而時事已無可爲。公亦垂垂老矣。寶琛初識公京師。實光緒八年。朝政清明。公意氣正盛。論邊事輒至夜午。越二載訪予江西。而朝局已變。寶琛卽以其秋歸。自是至宣統改元。始與公再會都下。相視容鬢。非復疇昔。而親貴方競典軍。文襄以爲不戢且將自焚。至憂憤以終。吾兩人晨夕過從。論詩而已。黔藩命下。公不欲行。寶琛勸以世臣之義乃行。詎意未再期。而文襄之言遂驗哉。公故雄於詩。既歸滬寓。集同志十數。依汐社故事。月必一聚。然老健親筆硯。手鈔杜詩。點校文選以自遣。曩歲嘗奔赴孝定景皇后之喪。復因會葬崇陵。

過都。袁氏稱制又一至。今歲八月又至。懃懃以吾皇典學爲問。常誦女叔齊晏子之言。謂夫禮之不可以已也。所爲詩。出入杜蘇。可爲光宣間史料。蓋必傳之作。夫以詩傳。豈公志哉。雖然行藏成敗有天焉。俯仰不愧怍。無忝所生。可自主也。公自言少受經書於文肅公。通鑑經林太夫人口授一卷。遂點閱全部。故至今背誦左傳。如瀾翻。時時舉經史文義以餉親故子弟。而夫人亦嘗手鈔詩譜詩小序課諸子。宜乎彥侯兄弟之賢且才也。寶琛又聞公官淮揚時。大府欲調爲滬道。夫人曰。若忘阿翁貴而能貧之訓耶。歲入鉅萬。君亦揮手盡耳。孰若以受諸先人者遺子孫乎。其高懷遠識。負戴偕老。又何所往而不自得也哉。此莊周氏所謂不導引而壽者。敢質之以諭於賓座。獨惜愚夫婦相望南北。不獲登虹口之堂爲公與夫人手進一觴也。

瞿文慎公鴻禩卒於滬。公輓之曰。「三年京兆追隨。方謀宿衛新軍。我忽左遷。公旋罷相。一日興元急詔。同是遯荒殘客。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偕次裳七弟赴南通州訪張嗇公同年。連日置酒公園。並約游狼山精舍。歸途有詩賦謝。嗇公亦有詩。濤園見過。與游狼山。直其六十生日。一風雲激蕩戰春秋。六十飛騰到沈侯。歷劫未教巖電過。故人相惜鬢霜稠。求田問舍真吾事。對酒當歌待子謀。歲歲南山堪作壽。莫辭辛苦渡江舟。」

七年戊午。六十一歲。  
正月孫維基生。成鵠出。

沈寐叟七十生日。公壽之曰。「遺老守先。本師稽古。饒饒主敬。賃春相莊。」

公退居以來。文字山水友朋之樂。世罕其匹。梁任公啓超言。東南壇坫。實公主之。然萬變震撼。憂憤填胸。遂成不治之病。九月初二日寅時卒於上海虹口沈家灣寓所。遺摺上。奉旨予諡敬裕。並准附祀文肅公專祠。附錄遺摺原稿。

奏爲微臣病勢垂危。伏枕哀鳴。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父原任兩江總督沈葆楨在任病故。仰蒙天恩優卹。賞臣主事。服闋後籤分

刑部。中式舉人。旋以道員改官江南。督臣劉坤一張之洞先後薦舉。補授江蘇淮揚海道。護理漕運總督。擢湖南按察使。順天府府尹。山西廣東按察使。江西布政使。護理江西巡撫。調貴州河南布政使。升任貴州巡撫。自惟才質凡庸。毫無報稱。下藉先臣餘蔭。上荷兩朝厚恩。濫廁封疆。慚悚已極。辛亥後蟄居海濱。驚聞孝定景皇后大喪。奔赴來京。崇陵奉安之日。復奔赴梁格莊行禮。驚心世變。追念恩知。數載以來。憂憤填胸。悲傷過度。遂成不治之症。延至今日。醫術俱窮。伏願我皇上修身日慎。典學日新。勤求世事之艱難。深察人才之消長。天心有屬。國運終回。臣病難醫。臣心不死。臨危瞻戀。涕淚隨之。謹授遺摺令臣子臣沈成鵠恭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旋奉諭旨（附錄原稿）。貴州巡撫沈瑜慶。持躬謹慎。練達老成。由部曹洊升道員。歷任巡撫。宣力有年。克勤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著加恩予諡敬裕。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以示篤念盡臣至意。

沈敬裕公墓誌銘

陳三立

公諱瑜慶。字愛蒼。自號濤園。兩江總督沈文肅公第四子也。母林夫人。爲文忠公則徐女。文肅當世名臣。林夫人亦以智略俠義助文肅守廣信。卻賊稱天下。公卽生於圍城中。脫乳哺。林夫人課摹圭峯碑。年十一。口授資治通鑑。稍長。遂博覽羣籍。習掌故時務。文辭敏贍。文肅最賞異之。及文肅視師臺灣。充船政大臣。公屢進說：以爲中興諸功臣寢驕。類蔽於海國情勢。恐遺他日之悔。今獨有郭侍郎嵩燾丁巡撫日昌明達習外事。是時二公方以言事爲清議所排詆。而文肅卒舉二公自代。用公言也。文肅薨於位。恩旨錄公主事。用諸生舉光緒乙酉科順天鄉試。分刑部。尋改江南候補道。委辦水師學堂。宜昌鹽釐局。歲甲午。張文襄公自湖廣移督兩江。延公入幕。兼籌防局營務處。時與日本構釁。調軍食治文書。日不暇給。戰敗。海軍燬。領艦將吏率南奔。公以海軍文肅所經營。爲立國根本。言文襄分別留置。使自效。後庚子之變。言於劉忠誠公者亦如之。兩收海軍餘燼。稍保聚於南紀。公之力也。事定。又歷充皖北正陽關督銷淮鹽諸權員。拳匪亂。東南互保之約成。公首奔走預其議。補淮揚海兵備道。護漕督



。凡舉辦學堂市政農事試驗場暨築馳道達板浦。一隅賴其利。擢湖南按察使。未及赴。授順天府尹。京師浩穰。一切督奸倚步軍統領應故事。公自請募騎步。編隊督捕治。由是盜賊斂迹。嘗疏治輦下道路釐定度量衡制度。皆得旨允行。性伉直。不苟同異。屢忤權貴人。乃出爲山西按察使。移廣東。總督某公厲鋒棱。百僚畏憚。公輒盡言無所避。下上格阻。所調護甚衆。旋擢江西布政使。江西故文肅舊治。德澤在人久。又公兒時嬉遊地。其至撫視。比鄉土。父老亦爭迎謹呼相告曰。此沈公子也。以故興革利弊。情通而事集。聲績大著。明年護巡撫。會贛州有戕教士燬堂之獄。總督懼。上請移江南軍戡亂。公亟奏止。極陳不煩兵力狀。未幾議結。遂無事。蘇松太道瑞澂者。初擢江西按察使。自詡長交涉。張皇居奇。務移獄辭判領事。尸功上海。公復堅拒之。於是比總督中傷公。坐罷去。先是南潯鐵道乏資久未就。公曰。繫地方利害大役。甯能坐視乎。遽斥俸金相號召。州部風靡。輸資者絡繹。及公去。復觀望解體。至今士民猶惜公未獲少留。以責成功弭後患焉。久之。朝廷終察公能。起任貴州布政使。調河南。

留升貴州巡撫。公憂亂萌日滋。貴州懸孤。遠斷聲援。圖興築黔渝鐵道。便通商用兵。而武昌難作。九服崩潰。公畫策中梗。遂避而流寓上海矣。居數歲。集父老縱飲聯吟。盪激哀憤。遇孝定景皇后之喪。崇陵奉安。皆一再躬赴。年六十一。以戊午九月二日疾薨。遺疏上。予諡敬裕。賜祭葬。公讀書癖左氏。喜言兵。妙擅章檄。詩歌具體子瞻。眞行書磊砢有氣勢。爲政一本文肅。綜核名實。威重嚴整。差不及。然懷奇敢任。有度外之略。遭逢末運。摧殘牽制。勳效止此。抑惟深知公者。能悲其不幸。而信爲未盡試其所長也。幼嗣爲從父後。自高祖由浙遷閩。遂爲侯官人。本生曾祖大鏞。祖廷楓。所後曾祖大銘。祖廷元。考佑宗。咸以文肅及公貴。贈如其官。娶鄭夫人。檢約惠順。後公數月卒。側室張孺人。鄭夫人所出男三人。成鵠成準成式。成準殤。女六人。長適已故四品卿銜內閣中書林旭。次適王孝縉。三適陳繹。四殤。五字劉崇鋈。七字何孝元。張孺人所出男四人。成麟成棟成龍成武。成龍殤。女二人未字。孫二人。戊午十二月卜葬公福州北關外義井何家山之原。余父子累世獲交於公。余益文酒狎習。自

許能深知公者。爰敍而鎮諸幽域。系銘曰。烈烈文肅。聲譽垓埏。公起承之。度蹕騰騫。孕蓄偉略。以破拘攣。樹績中外。龍螭蜿蜒。接鎮南州。膝上依然。雙流新波。滌疊舊恩。政成祠畔。父老謳傳。遭時忌害。移繫荒蠻。禍延瓦解。旁伺陰姦。計挫控馭。脫命間關。逢迎海市。萬劫一尊。涕洟吞腹。溢寫吟篇。遺響歇絕。安訪成連。英霸之氣。寤寐未殘。天轉五運。光發幽鑄。

福建通志本傳

沈瑜慶。字愛蒼。父葆楨。自有傳。瑜慶因營葆楨賜祠於省垣烏石山。購許友濤園別墅。因自號濤園。讀書專喜左氏傳。檀弓。庾開府哀江南諸賦。杜詩。蘇詩。吳梅村七言古詩。行坐背誦。餘不屑措意。留心當代掌故。翻閱一時曾胡諸巨公奏議。學爲章奏書牘。下筆動千百言。嘗論中興諸功臣類閩海國情勢。恐遺他日之悔。獨郭侍郎嵩燾丁巡撫日昌。明達喜言外事。方見排於清議可惜。屢言葆楨。葆楨躓之。舉二人自代。光緒元年。葆楨督兩江。瑜慶隨侍。飫聞軍務吏事及江南利弊。己卯葆楨卒。瑜慶恩賞主事。入都謁選。西中順天鄉

舉。丙戌簽分刑部。庚寅以道員改官江南。委辦水師學堂。壬辰劉坤一督兩江。委辦宜昌鹽局。往來鄂渚。時督部南皮張之洞按察使義甯陳寶箴皆好士。名流畢集。時與文酒之會。甲午日本構釁。之洞移督兩江。檄隨節。詳詢江南應興應革諸務。條陳甚審。延充督署文案。兼籌防局營務處。時南北徵調餉械。文書旁午。延接諸將領僚屬。昕夕不遑。海軍既燔。領艦者率南奔。瑜慶以皆葆楨舊人。言之洞分別留置。使自効。後庚子之役。言於坤一者亦如之。用稍收餘燼。保聚於南紀。方聯軍之入京也。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倡東南互保之約。瑜慶奔走參與其議。辛丑秋。補淮揚海兵備道。辦學堂。興市政。設農事試驗場。修馬路以達板浦。護理漕督。兼淮安關監督。癸卯升湖南按察使。未到任授順天府尹。奏請修京城道路。並釐定度量衡制度。時日俄構釁。京師浩穰。一切督奸。倚步軍統領。瑜慶自請募騎步。編隊各一營。督捕治。近畿盜賊斂迹。簡山西按察使。未到任。調廣東。丙午升江西布政使。丁未護理巡撫。兩江總督端方以振務爲名。欲提贛藩及關糧庫款。據例駁之。贛州有戕教士毀堂之獄。

。江督欲移軍勦辦。瑜慶亟奏止。極陳不煩用兵狀。廷旨責成議結。遂無事。按察使瑞澂欲提案在滬議結。新任巡撫馮汝驥欲提庫款辦貢品。瑜慶均峻拒之。於是比而嗾言官中傷之。遂罷去。入都數月。乃簡貴州布政使。調河南。升貴州巡撫。辛亥革命軍起。引疾歸。僑居上海。憔悴皤然。遽然一老。一時海內遺老。多羈於滬。瑜慶朝夕過從。恃以遣日。以戊午九月胃病不食數日卒。年六十一。予諡敬裕。晚喜爲詩。丙申權鹽皖岸及正陽關。與同里陳縣令書女夫林京卿旭日課一詩。不數月成正陽集一巨冊。後併爲濤園集。